

三联
耳关

生活周刊

® 2015.11.23
2015年第47期
www.lifeweek.com.cn

巴黎在燃烧

恐怖主义进入3.0时代

8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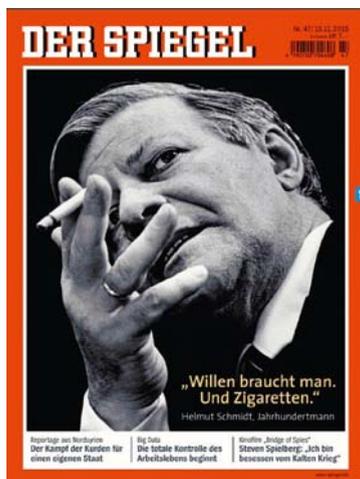
9 771005 360000

47



生活周刊

生活·观察·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2元



《明镜》2015.11.16

赫尔穆特·施密特去世

1974至1982年任西德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德国享有崇高的威望，被誉为“欧洲的基辛格”。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历史功绩很难一言概括，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说他是“思想着的行动者”，前副总理根舍认为，他的政治智慧对于当下的德国依然具有很大的意义。施密特在反恐行动中的坚决态度为人称道，1977年他毫不妥协地派了一支特种部队拯救了一架汉莎客机上的全部人质。



《纽约时报杂志》2015.11.15
如何预测未来？



《金融时报周末版》2015.11.15
马德里竞技能否走向全球？



《纽约客》2015.11.16
严酷的话题

许多人都假装他们搞清楚了明天的事情：技术专家、政治家、首席执行官以及记者。但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未来的景象从未如此模糊。这是因为对于如今最令我们感到困扰的问题——气候变化、污染、不平等和战争——来说，长期以来刺激我们想象更美好未来的技术更像是它们的成因而非解决之道。车祸已经很常规，估计其比率的事情已经做了几十年；预测恐怖主义、海平面上升等极端事件的成本则需要更多判断力，除了科学还要运用技艺。

成立于1903年的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希望走向全球。其首席执行官吉尔的方案类似于英国俱乐部上世纪90年代所做的事情：寻找外国投资、建一个漂亮的新球场、增加收入。该俱乐部2017年建成的新球场将有7万个座位，耗费2.2亿欧元。马德里竞技还将从西班牙足球一个革命性变化中获利：电视转播收入的分配将更加平均。马德里竞技的转播收入将从上一个赛季的4000万欧元增加到明年的9500万欧元。

3年前奥巴马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曾经发起一项调查，寻找本党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中一项关键的发现是候选人需要控制对移民问题的严酷批判。但事实上，如今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并未采纳这个建议，特朗普甚至要求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拉丁裔移民支持严厉的枪支管控和更高的最低工资，他们也关心气候变化。他们并不会不由分说地支持有拉丁背景的政客。这些都是共和党的短板。



《经济学家》2015.11.14
永无结局的故事

美国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10年了。距离希腊触发的欧元危机也已经6个年头。关于债务问题的第三章编年史正在书写。现在问题出在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不是个新话题。它并不比80年代和90年代的货币贬值和债务违约更有戏剧性。现在的新兴市场，都在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持有更大的外汇储备。他们手上的外汇债务的比例也比过去更小。但是，债务危险的冲击依然可能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并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

P32

恐怖主义进入 3.0 时代 巴黎在燃烧



- 36 “我碰见了恶魔，这就是他的歌”
- 40 把比赛进行下去
- 42 空无一人的热闹街区
- 44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 3.0
- 48 巴格达迪：新一代恐怖头目
- 52 新恐怖主义的社交网络时代
- 60 巴黎，生活仍在继续
- 64 那些愤怒的年轻人
- 68 法国：谁在塑造“敌人”
- 76 欧洲的反恐困境
- 80 法国“9·11”：“大西洋同盟”复兴的契机
- 84 政治的报复：“新中世纪时代”的恐怖主义威胁



P114



P124



P138

专题报道

- 92 最后的发审
- 94 IPO 重启：回归常态

社会

- 96 教育：清华附小课改：小学怎么教

经济

- 102 收藏：迪耶家族
- 106 商业：雷克萨斯的中国目标

文化

- 110 话题：“请问我们是什么阶级？”
- 114 电影：老炮儿，冯小刚
- 118 电视：权谋剧的阴影和光明
- 124 电视：客从何处来：走近历史之镜
- 130 音乐：卡奇社，慢板的美景
- 134 时尚：奢侈品，何种未来
- 136 时尚：智能穿戴的“潮”流
- 138 科技：寻找机器人的自我意识
- 144 思想：古希腊人的开放性
- 146 书评：展示中国
- 148 书与人：谁是 T. S. 艾略特？

专栏

- 142 张斌：足球：捍卫自由的战争
- 143 宋晓军：对“伊斯兰国”军事打击的问题

- | | |
|------------|----------|
| 2 环球要刊速览 | 23 声音 |
| 10 读者来信 | 24 生活圆桌 |
| 14 天下 | 28 好东西 |
| 20 理财与消费 | 151 漫画 |
| 22 好消息·坏消息 | 152 个人问题 |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舒可文 Shu Kewen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阎琦 Yan Qi 吴琪 Wu Q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曾焱 Zeng Yan 陈晓 Chen Xiao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王星 Wang Xing

朱步冲 Zhu Buchong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魏一平 Wei Yiping

蒲实 Pu Shi 庄山 Zhuang Shan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杨璐 Yang Lu 何谦 He Xiao

徐菁菁 Xu Jingjing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记者 Reporter

李东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阿润 A Ru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邢宇 Xing Yu

龚融 Gong Rong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尤帆 You Fan

艾江涛 Ai Jiangtao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设计总监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徐睿洛 Xu Ruihan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发行事业部 Circulation

荣誉总监 Honorary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大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Southern China

雍江 Yong Jiang

北京区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Beijing China

周旭 Zhou Xu

发行拓展经理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品牌经理 Brand Manager

肖丽媛 Xiao Liyuan

客户经理 Sales Accoun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渠道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Marketing Channel

于硕 Yu Shuo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付新林 Fu Xinlin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潘姮 Pan Heng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产品部 Products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张莉 Zhang Li 袁媛 Yuan Yuan 连子君 Lian Zijun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罗启宏 Amy Luo 陈陌陌 Chen Moyang 孟佳 Meng Jia

内容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王晶 Wang Jing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技术部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韩雅丽 Han Yal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广州办事处地址：

广州市海联路6-8号银珠商务中心405室

邮编：510230

电话 / 传真：(020) 34283562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2.00 \$6.00 港币 16.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347099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017749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楼兰
- 3 · 暇步士
- 7 · 海天一舍
- 9 · 童颜面具
- 11 · 言茶
- 13 · 言茶
- 35 · 周刊征订
- 51 · 周刊20年
- 91 · 三联新知广告
- 105 · 比音勒芬
- 108~109 · 野生救援
- 123 · 一汽大众
- 129 · 书店广告
- 封三 · 力度形象
- 封底 · 霞公府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SL 到 10655111，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8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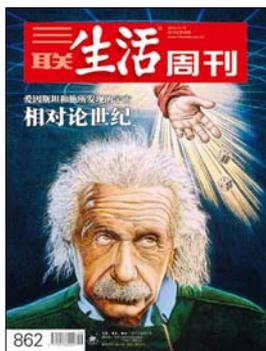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No.862

相对论世纪

2010年拜访洪堡大学，严肃的校园，艰深的课业，却不乏幽默。校园食堂外墙有幅巨大的招贴装饰，是走来的爱因斯坦，他对学生说：“如果你觉得弄懂数学很难，那么，请你相信，我遇到的困难比你更大。”我好奇在这位天才的视界里，数学究竟有多美，物理学究竟有多魅惑，能够牢牢绑住他的一生，并让他思想的结晶在一个世纪里被众多研究者奉献一生去证实或证伪？百年后，科学究竟证实了什么？终于有机会跟随贵刊做了一次梳理。

北京 林欣然

要不要“二孩”的纠结

虽然离“全面二孩”政策真正落地还有些时日，可如今“要不要”的问题已然成为夫妻之间、婆媳之间讨论的焦点话题，也逐渐成为育龄男女好友见面时的交流内容。关于这个问题，我也说说自己的所见所感。

我的老家是鄂西一个土家山村。由于是山区农村，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政策允许每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也就是说，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初期，我老家便已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可是，当时以控制人口增长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老家实行十多年后，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少生”已成为乡间小夫妻的自觉行为，不仅没有超生的，从小范围估算来看，还有30%以上的夫妻都选择了只生一个小孩。据说，我们那里还曾经执行过一段时间的“土政策”：领取结婚证时，要收取200元的二胎保证金，生二胎后返还，不生二胎则充公——这是变

相鼓励生育啊！岂不是与当时的计划生育国策相违背？

事实还真不是这样，家乡的确有自己的特殊性，“二孩”政策是当时乡村人口得以基本平衡的保证。几年前，有媒体曝光我老家一所外地援建的希望小学被用作养猪场的事，当时口诛笔伐者众，实则大家不了解情况。以前针对一个村建的小学，现在可能6个年级总共都不到5个学生，学校如何办？教学如何组织？用作养猪场也算是物尽其用了。我老家所在的镇，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上小学时有30多个行政村，每个村至少有一所小学，甚至部分面积较大的村子为避免低年级孩子上学过远还单设了一、二年级的分校。那时，全镇小学有40所以上，学生最小要到五年级即11岁时才开始寄宿。不到20年，如今全镇由此前30多个村整合成了19个村，全部的小学加起来也只有5所，在一个近400平方公里的乡间小镇，小学生上学的距离普

遍在十几二十公里以上。我哥的小孩，远在30公里外的小学上学，每周往返接送一次，今年才8岁，却已度过了两年的寄宿生活。

从我老乡那里，我看到了“要不要二孩”的部分答案。再看看自己，我在湘西一个小城生活，属于混迹于小城边缘的“农二代”，作为“70后”，从年龄和生理上还能搭上“全面二孩”的末班车，可是我却想都不敢想这个事。记得在2008年时曾与老婆开玩笑：“再生一个呗！”老婆白了我一眼：“生一个容易，怎么养啊？先拿出60万元的存款出来再说！”到“全面二孩”即将出台的今天，我知道，当初老婆提出的60万元存款估计得涨到200万元了。不能怪老婆太现实，毕竟，以前那种养个小孩就是“做饭熬粥多加一瓢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湖南怀化 章光明

老刘的就医

朋友老刘早年患有肝

病，经过治疗后病情趋于稳定。前几天，老刘到市里某医院做定期检查，类似的检查他基本上每半年都在县里医院做一次，这次出于对市里大医院的信任，提前一天从县里赶过来，休息一晚后，一大早就跑到医院排队取号做检查。由于前几次体检都无大碍，老刘心想这次体检也就是个“例行公事”，无非做个B超，然后请大夫看看，给提些建议而已。谁料想，到了中午，检查做完后的老刘是一脸怒容，谈及检查过程气得直打哆嗦。

原来，老刘做完B超后，把片子拿给大夫看。大夫接过片子看了看，然后对老刘说：“没事。一切都挺好。”短短两句话让老刘又惊又喜，还有一丝疑惑：肝病难以根除，只能控制，难道医学奇迹在自己身上实现了？感觉有些不真实的老刘，又试探性地问大夫：“您看看我的肝部有什么问题？”大夫听老刘说完，又把片子拿来看了看，然后皱着眉头说：“就是，你这个肝部有些纤维化

呀。”这一说让老刘感觉哭笑不得：“大夫你刚才到底看片子没？”然后，老刘又问道：“大夫你看看我的脾有问题没？”大夫又把片子拿近一点看了看说：“哎，就是，你这个脾以前做过手术呀。”没等大夫说完，老刘把片子一把夺走，对大夫说：“咱俩到底谁是大夫，难道你看个片子还都需要病人提醒？”

老刘说，自己理解大夫工作的辛苦，但大夫辛苦，病人难道就不辛苦吗？自己为了看病，提前一天从县里赶过来，一大早就到医院挂号、做B超、请大夫诊断，每一项都需要排队，一上午的时间也许就能听到大夫两分钟的诊断和医嘱，难道大夫不应该认真、细心一些吗？听完老刘的吐槽，我只能劝老刘想开些。我对老刘说：“市里医院病人多，大夫一忙估计也就马虎了，其实你这个是常规检查，在县里医院做就行，也省得车马劳顿的。”老刘听了我的话，长叹一声说：“我就是对县里医院不信任，才到市里来，谁知市里情况也一样。”

老刘说，年初他十几岁的女儿不慎用刀切到了手指鲜血直流，老刘拉着女儿来到离家不远的县医院，此时女儿疼得直哭，老刘又着急又心疼，连忙请大夫给包扎止血，大夫不紧不慢地看了看说，这个刀口比较深，我看需要缝针。心急的老刘便问大夫缝针好得快还是

不缝针好得快？大夫说都一样。老刘说既然都一样，那就不缝了，你给包扎止血就好了。谁知大夫又说，不缝针没法止血，只能等血自己不流。老刘一听就火了，怎么会没有办法止血？“我这里没有灵丹妙药。”看到老刘发火，大夫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看着流泪的女儿，无奈的老刘只好妥协，觑着笑脸给大夫赔不是。最终，老刘还是接受了大夫缝针的建议，以及随之而来的七八百元的账单。事后，老刘说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小时候出现类似情况，用点锅底的草木灰敷在伤口上都能起到止血的作用，怎么医学发展到了今天，反而还不如从前？难道每次就医，都要说：“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河南 回回

惹人忧的乡村治安

乡村，相较于都市丛林，作为熟人社会的乡村，治安大体上应该是好的。不过，过去让乡村引以为傲的这一点，当下也渐行渐远。

表哥在村头开了一家养鸭场。上周的一天中午，表哥回家吃中饭，鸭场便只剩下16岁的表侄一人看场。表哥走后没多久，一辆面包车便驶进了鸭场，车上跳下来三个年轻人，拿起鸭圈边的几筐鸭蛋便往车上搬，在屋里玩手机的表侄听到动静后，还没有走出屋子，就被一个年轻人一把推倒，然

后便被从外面锁在了屋里。一会工夫，装完鸭蛋的面包车便跑远了。等表哥吃饭回来，鸭场已是一片狼藉。养鸭本就劳心劳力，不仅要给鸭子按时喂食、打针、清扫鸭舍，还要担心是否有禽流感、鸭蛋价格是否会下跌等等，可以说每一个鸭蛋都凝聚了汗水，现在一下子被抢走了大约1000块钱的鸭蛋，这让表哥如何不心疼。心有不甘的表哥，连忙到派出所报案，民警倒也热情，表示一定会努力破案，不过也劝表哥别抱太大希望：乡村公路四通八达，又基本没有安装摄像头，破案希望渺茫。这让表哥的心又凉了半截。

表哥的遭遇在村里并非孤例。两个月前，村里刘婶到村边河沟里放羊，也遭遇了类似的一幕：一辆农用三轮车驶停在羊群边，下来两个年轻人，一个人上来抓住一只羊，用绳子熟练地把两个羊前腿绑在一起，然后背起羊来便往车里放，刘婶大喊起来去制止，还没走到车边便被另一个年轻人拦腰抱住摔倒在河沟里，疼得刘婶半天起不来，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三轮车扬长而去。

这几年，村里抢劫案件时有发生。由于村里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留守的大多是老弱妇孺，鲜有反抗之力，加上当下乡村公路畅通，作案者开着车一会儿便

跑得没影了，路上、村里又没有安装监控设施，治安力量薄弱，使得歹徒无所忌惮，胆子之大令人瞠目。村里年逾六旬的王叔对我说，有一次家里进来两个年轻人，根本就无视在屋边晒太阳的王叔，便径直进屋翻捡东西，坐在屋外的王叔，自知无力抵抗，便连站也没站起来，只是对着屋里喊了两句：我这儿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两个年轻人看王叔家也实在穷，翻了一会便各自离去。王叔的这段遭遇，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它并非虚构。

记得小时候，放羊是专属于小伙伴们的快乐时光。特别在秋收之后、冬小麦播种之前，地里暂时没有农作物生长，此时三五小伙伴结伴而行，把各家的羊群汇集起来，往田里一赶，任由羊群捡食秋收时遗落在地里的大豆、玉米。而小伙伴们则忙着逮蚂蚱、烤红薯，玩得不亦乐乎，丝毫不担心羊群走丢，都说老马识途，其实羊儿也认家，更不用说被抢了。可现在，谁家还敢让孩子单独去放羊呢。虽说村民被抢财物的价值普遍不大，很少超过万元，从经济角度上看都属于“小案件”，但难道一定要等到不仅羊儿被抢，连放羊的孩子都被抱走时才引起重视吗？

郑州 关晓海

本期截稿时间：11月16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美国 | 人狗情

22岁的华盛顿女孩阿曼达·特洛普经常遭到男友的殴打，她收养了一只哈士奇，在这只狗的陪伴下，她领略到了世界的美好，结束了与男友的关系。

印度 | 排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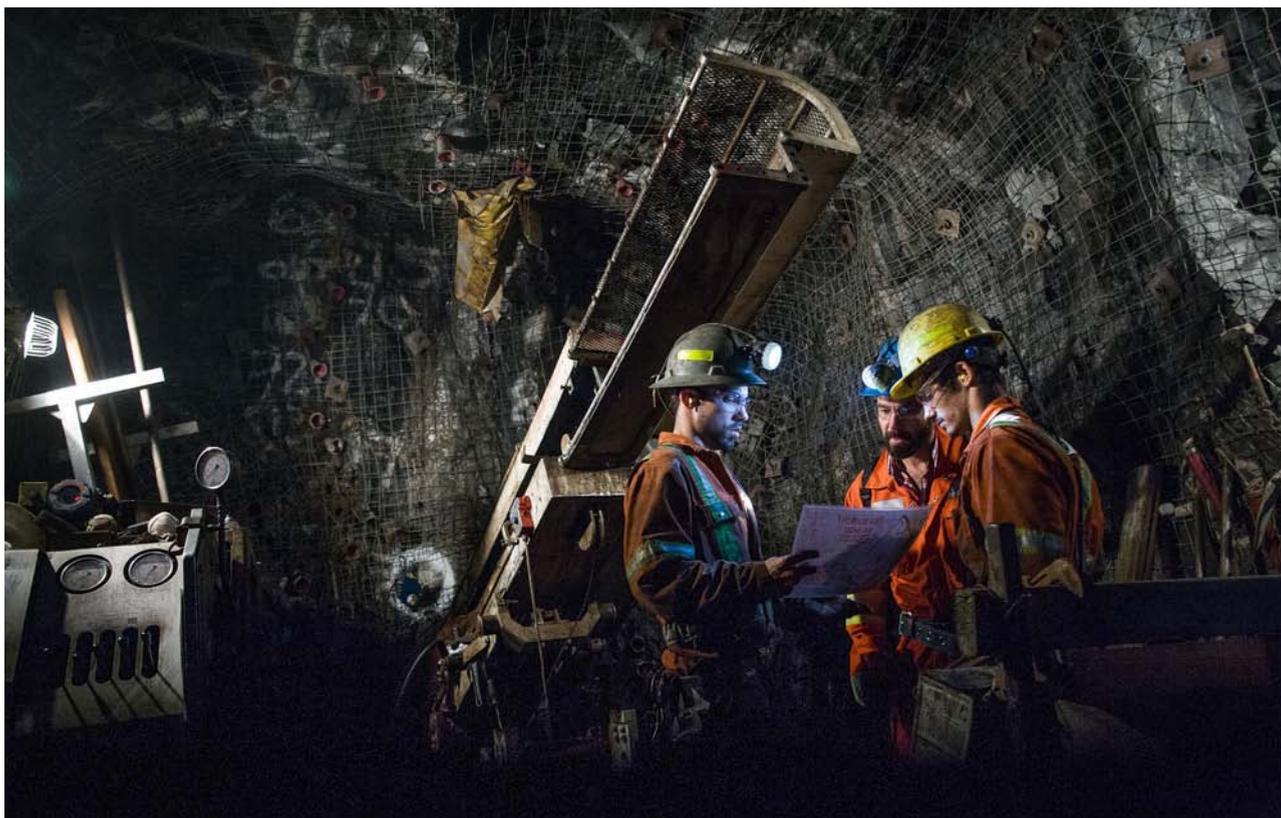
11月7日，排灯节前夕，印度“宝莱坞”演员兰比尔·卡普尔和迪皮卡·帕度柯妮在孟买班德拉区的一家咖啡馆接受媒体专访，录制节日祝福。兰比尔说：“成为明星并没有改变我们庆祝排灯节的方式。我们依旧跟家人一起庆祝这一节日，依旧继续工作，做好的工作。”排灯节是印度教四大节日之一，相当于新年。按照习俗，印度民众会在节日前后用象征光明、繁荣和幸福的灯光、烛火、金盏花串装饰住宅，互赠甜食、干果等物品作为礼物。





叙利亚 | 前线

11月10日，在西库尔德自治区的一个前沿阵地上，有一支库尔德女兵部队，她们在伊拉克边境附近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西库尔德武装在美国的空中打击和武器援助下，正在收回之前被“伊斯兰国”从叙利亚政权抢占的领土。





印尼 | 非法焚烧

10月2日，南苏门答腊，一位消防员在泥炭地和田里灭火。这一地区有人为了获得造纸业和棕榈油所需土地而非法焚烧树林和泥炭，造成空气污染。



马来西亚 | 人体模型

11月11日，吉隆坡，一位工人在制作服装展示用的人体模型。

西班牙 | 不列颠化装集会

(左页上图) 11月12日，狂欢者在巴伦西亚区贝尼多尔姆镇参加不列颠化装集会。这一集会始于20多年前，如今每年都有约3万名居住在西班牙的英国人和游客参加。

加拿大 | 锌矿

(左页下图) 位于魁北克的一个锌矿里，合同工人在工作。近来魁北克重新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矿业勘探地区。



消费担纲

今年前 10 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2%，较前值的 10.3% 有小幅回落，再度刷新 15 年来最低增速。而受汽车类商品增速提振，10 月零售增速创年内新高，同比增长 11.0%，1~10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6%。小排量汽车减税，汽车类商品同比增长 7.1%，增速比上月提高 4.4 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约 0.8 个百分点。另外商品零售和餐饮消费双双提速，餐饮收入增长 12.4%。2013 年反腐以来，餐饮业已经出现了显著的趋势性回升，回到了 2012 年反腐之前的水平。

徐翔家族

继徐翔之母郑素贞所持大恒科技与文峰股份股权被冻结之后，11 月 10 日晚间，宁波中百、华丽家族相继发布公告称相关资产被冻结。徐翔家族被冻结的总市值已逾 61 亿元。徐翔曾以其个人及父母账户抢筹退市长油，亦曾大举买入罗牛山。退市长油转板后，徐翔曾收获 10 个涨停。今年 6 月，徐翔母亲大手笔包揽大恒科技全部 30 亿元定增曾惊动证监会。公安部对徐翔家族持股冻结截止到 2017 年 11 月 9 日，徐翔概念股获得喘息，多有上涨。

贬值未振出口

10 月出口同比增长 -6.9%，比 9 月的 -3.7% 扩大。自“8·11”人民币贬值以来，出口降幅连续两个月扩大，可见贬值对出口提振作用有限。和我国出口结构较为相似的韩国、越南等国的 10 月出口数据，均出现了同比 9 月回落的态势，显示外部需求的大环境仍是出口的主导因素。以出口品观察，煤及褐煤、矿物肥料及化肥和成品油出口同比出现大幅下滑；从主要出口国看，对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出口仍在改善，但对其他主要贸易国均现较大回落。全球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外围需求增长乏力。

长周期复苏

美国 10 月非农报告远超预期，新增就业 27.1 万人创年内新高，失业率降至 2008 年以来最低，时薪创 6 年来最高增速。12 月加息板上钉钉。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已经 76 个月，扩张周期为 1900 年来的第五长，同时也是平均周期的两倍，欧债危机、中国经济放缓都没能阻止美国经济复苏。在对 14 个经济体、355 个扩张周期研究后，高盛认为美国经济扩张周期有 60% 的可能长达 10 年。1950 年前，经济扩张平均周期仅为 3 年，1950 年以来，美国平均的扩张周期为 5 年，而 14 个经济体的平均扩张周期为 8 年。





始祖鸟 lithic glove 户外运动手套

手掌手指采用 TPU 压胶加固，防水耐磨，手掌和套口部分采用 Gore-Tex 材料，有效防风，Tri-Dex 剪裁技术将拇指与其他手指部分分开独立设计，不会影响穿戴者的抓握功能。内层护腕拥有额外的保暖层，以及可调节式弹性腕带。



Moncler & New Era 特别合作系列棒球帽

New Era 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官方指定供应商，与 Moncler 合作推出此款经典造型棒球帽，共有纯粹白、悦目红、炫酷黑三款设计，以 Moncler 独家亮面尼龙织物精制而成，并附有妥帖舒适的纯棉衬里。



Chloe 2016 早春系列

设计灵感来自上世纪 70 年代的伦敦，那些穿着单排扣外套、低开口衬衫、身型纤细的男生。具有女性意味的都市华丽摇滚态度混合飘逸丝绸裙的水洗质感，轻盈的薄纱，同时与漂洗的皮质面料混搭在一起，材料包括双面羊绒、填充面料、半透明薄纱、印花蕾丝。



碳排放的价签

对于许多人来说，碳排放所导致的全球变暖更多只是一个遥远模糊的学术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多个经济学研究小组日前详细列出了碳排放可能带来的社会与经济代价。数据显示，假如不采取措施遏制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全球人均收入到2100年时将比预期减少23%，而位于温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将首当其冲。此外，由于气温上升会导致生产力下降，一项针对125个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年平均气温每增加1摄氏度，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降低1.4个百分点。全球农业、工业和政局稳定都会因此而横生变局。

好消息



守望之爱

美食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牛津大学的动物学研究小组针对17对大山雀进行的观察实验显示，当一对伴侣中仅有一只可以进入特定的喂食器获取食物时，另外的一只不但没有飞走另行觅食，反而会在旁守候更长时间。而当两只鸟都能获取食物时，它们相处的时间反而较短。



天命基因

虽然人体中仅有2万余个基因，但它们的变异重组却令我们成为形形色色、各自不同的人。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的遗传学研究小组日前发现，在这2万个基因中，有3230个基因是几乎从不变异的。这些基因的任何突变都会导致胚胎死亡或拥有者失去生殖能力。

坏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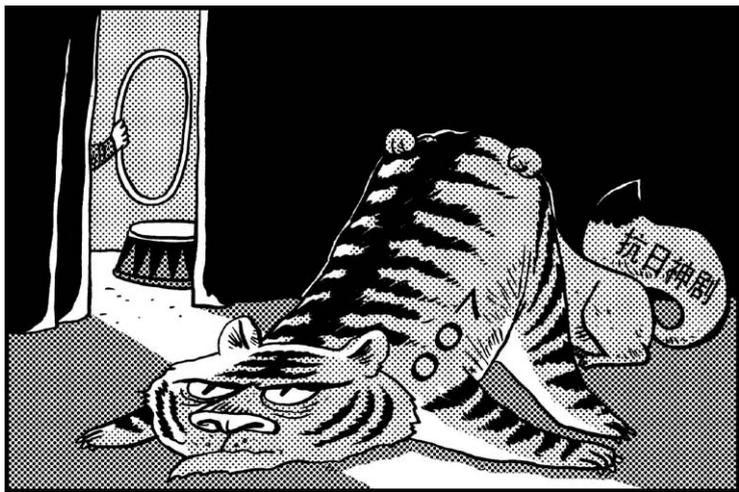
巨鱼的消失

发表于《科学》上的最新研究结果指出，距今3.6亿年前，地球的海洋中曾到处可见长达数米、类似《庄子》中描述的冥海巨鱼。但在发生于泥盆纪末期的大灭绝中，由于海平面急剧下降，超过九成的大型鱼类和脊椎动物灭绝。在这场灭绝后幸存的大多数生物身长都不超过40厘米。



螃蟹好疼

虽然鱼虾螃蟹的大脑中没有与人类感知疼痛区域相对应的部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知道疼。发表于《生物学通讯》上的最新论文对40只螃蟹进行的对照实验显示，被电击后的螃蟹血淋巴中乳酸含量是未受损伤的螃蟹的3倍，这是疼痛应激反应的明确证据。



(插图 山羊明)

数字

10岁

美国足球协会建议禁止10岁以下儿童练习头球，并计划要求在对11岁到13岁小球员的训练中限制头球顶的运用。这项措施的目的是预防脑震荡。一些美国父母认为，在2010年约有5万名学生足球运动员遭遇了脑震荡，这一数字高于在篮球、棒球和摔跤运动员中受到同样伤害的人数。

39岁

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可能24岁就开始头疼或者偏头疼，33岁会背疼，39岁就可能长出第一根白头发。30多岁的人可能在32岁时觉得关节脆弱，37岁膝盖出现问题。研究还发现，一般人每年生病三次，但是并不去看医生。

615个

阿联酋航空刚刚发布了配备615个座椅的空客A380客机，这是全球载客最多的客机。此前的纪录是法航的A380客机，配备了538个座椅。阿联酋这架客机不设头等舱，还取消了一些商务舱座位，以便为经济舱增加座位。

125万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1月15日就“世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纪念日”发表致辞，指出全球每年有约125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其中90%来自中低收入国家。交通事故成为15岁至29岁年轻人的主要死因。此外，交通事故死者中有一半是行人、骑自行车和摩托车的人。



“不计后果”是一个愚蠢、可怜的年轻人口号，我在写作中经常喜欢祭出它。但是，在生活中从来就不会“不计后果”——总会有一个要比绝对性原则可更取、更明智的出口。人很容易讨价还价，很容易为讨价还价找到“道德”上的解释。

——马洛伊·山多尔，《一个市民的自白》

生活总会报复 / 那些否定她的人 / 我家乡的历史 / 由生命的残暴之敌上演……一个无理性的民族，自古就被灌输 / 认定理性太过傲慢 / 在理性前肆意呼喊：/ “知识去死”，这民族已预先注定 / 以崇拜锁链告终 / 而这淫秽的崇拜必将它带向 / 我们今天所见之处：锁链加身，/ 无欢乐，无自由也无思想。

——塞尔努达，《西班牙双联画》

那堂没有年龄、永无止境的课，假若真要结束了，黑夜就会来笼罩我们。为何再天亮呢，假若泪水沉沉？……我们的身影为何不能隐匿呢？我们终生都在忍受着那种在诱惑的摇篮和可疑的大地之间的生存状况。对未来事件我们只能研讨，而无从推测其时日，我们不能预卜它们，只会未至之前事先体验它们。

——勒内·夏尔，《泪水沉沉》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这既不是基督教，也不是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的教义。这只是自私，这种自私把我们的社会和地球带入了深渊。要拿起笔而不是冲锋枪来改变这个社会。买一支枪要花250欧元，买一支笔却只要不到3欧元，其影响力却比枪大1000倍。把握住权利，按照规则来游戏。恐怖主义永远不会胜利。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写的公开信

诗铭像蜜蜂，应具三件事：一是刺，二是蜜，三是小身体。

——拉丁文学里对诗铭的解说

和黛茜小姐同桌

文 / 尚小右

图 / 谢驭飞



今年“大三”的我，“亚洲文化鉴赏”课的同桌是我那年方72岁的奶奶。她报了我校“长者培训计划”的名，每选一门课收费300港元。对于“活到老学到老”这事，奶奶显然心怀壮志。甚至如大多香港本地学生般，她取了个洋气的英文名。第一堂课，本名阿珠的奶奶字正腔圆地说：“我叫黛茜。”

按照培训计划，奶奶只要出勤率达到50%，无须参加考试或完成作业，便可拿到文凭。可我万万没想到，她念起书来还是个赫敏式的人物。不但整堂课三个小时精神高度集中，而且还极爱与老师思维互动。有时老师没看到她想发言，她便会高举手臂，五指分开，做大把抓取状，引人注目地快速震颤。而且奶奶习惯站着回答问题，时不时激动得像弹簧般跳起来，总惊吓到散漫惯了的异国同学。好几次，她右臂高举着震颤，左肘用力袭击我：“你不是看过《枕草子》吗，老师在问谁写的，你干吗不说？”

有祖母上进如斯，我也没法落人太后。她提前半个小时占好前面的学霸专座，叫我别缩到最后一排：“你学费交得比我还多，坐前面坐前面！”不过她因耳背而略大嗓门，声音于是乎响彻整个教室；上课时，旁边有个精神矍铄的“万事通”，我只能逼着自己不分心，眼睛别离开老师，没开过一次的手机冷得像冰，我的手却痒得发烫。在奶奶的强烈要求下，老师把她纳入普通本科生的队伍，

指派和我一起准备报告。我本想上网找资料应付了事，毕竟只是门通识课程。“可是老师说要去博物馆，要有field trip（实地考察）咯！”奶奶一发话，便把我的懒惰斩立决。也许因为听课实在认真，她将新加坡籍老师一口粤语英语夹杂的普通话学得惟妙惟肖。上台报告当天，奶奶换新衣服涂了口红，十分紧张激动。报告完，老师对我说：“你奶奶讲得比你好好。”奶奶有点不好意思地笑：“在这里大家都是同学嘛，叫我黛茜就好了。”

自从奶奶学有所成，旁听的长者便多了起来——全是她的麻友牌友、爬山队成员、广场舞舞伴等，这导致全班平均年龄约50岁。此时我才发现，奶奶竟是各个小团体的灵魂人物和颜值担当。第二次她独立做报告，其中有个虚假的提问环节，一群大爷大妈踊跃举手，甘为她的“托”；某次上课时她手机铃声大作，后排几个大爷争着帮她关机。其中有个大爷很可惜，动作慢了半拍，因为得先戴老花镜。

本周课后，我跟奶奶一起坐地铁回家，看到新电影《实习生》的海报。罗伯特·德·尼罗饰演70岁的时装公司实习生，身上有行印刷字：“经验是永不过时的履历。”我本想指给奶奶看，只听到她说：“我下周要请假，你爸要带我去汕头玩，笔记到时候借我。”她又摇摇头，叹了口气：“你爸也真是的，这时候说出去玩，明知道我要mid-term（期中考试）嘛！”

长安某

文 / 三千代
图 / 谢驭飞



其实N城并不远，自驾5个小时，火车5.5个小时，骑行78个小时，高铁开通后就显得更近了，只需2.5个小时。可是在高铁开通之前，Y小姐就再也没有去过N城了。

N城于Y小姐，算是旧识了，闭着眼睛，她都能细细描绘出N城的地图，具体到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地标，并能准确标出比例尺。在那里，她曾到闹市，吃遍每一道特色小吃；至小胡同，尝秘制咖啡与茶；达北郊，赏夏季成片的油菜花；临南区，看褐色鸟群听取蛙声一片；历粉巷，反复单点一种名叫姜汁撞奶的甜品；游小西湖，在密密的垂柳下坐很久很久；登九峰，摘红肉的蜜柚和火龙果，看养蜂人忙碌地收集蜂蜜；住北亭，强忍无数的蚊虫叮咬，只为听文艺青年们在露天广场彻夜朗诵诗歌；谒博物馆美术馆，默默记下每一张有趣的凳子和设计别致的标签……当然，这一切，都是与H一起完成的。

后来她离开了H，便也离开了N城，N城便成了一座不能回去的城。她自动关闭了一切收听N城信息的渠道以及自己的脑洞，不闻不问，刻意抹掉了N城在地图上的位置。其实单位不乏与N城的项目往来，有个别项目偶尔也会委派到Y小姐头上，开个会培个训什么的，但Y小姐都找借口推脱了，次数多了，同事便问她是讨厌N城么，或者N城有讨厌的人么。Y小姐笑而不答，只说N城很好，可她更愿意去偏远的城市和地区。这

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但日子久了，也就无人考究了。

后来，H也离开了N城。Y小姐就似乎更没有理由去N城了。N城彻底成了一座碰不得、说不得的城。世人谓我恋长安，其实只恋长安某。可某早已不在长安，Y小姐也不明白N城于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可是有一天，她清理房间，打开杂物箱，一沓厚厚的火车票散落下来，火车票上的日期从2007年到2011年这段周期里密集地以半个月为间隔错开。她发现，原来自己曾经那么地迷恋N城，那么频繁地去过N城，就像凡·高致提奥的信中写的：“我带着我的热情，我的冷漠，我的狂暴，我的温和，以及对爱情毫无理由的相信，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结结巴巴地对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从你叫什么名字开始，后来，有了一切。”Y小姐拥有相似的开头，后来，却没有了一切。

Y小姐望着眼前散落一地的火车票，仿佛看见自己曾经徜徉在N城和H身上的青春，密密麻麻火树银花。其实H的脸早就模糊了，她也许久不曾想起。她默默地看着那些有些发黄的火车票，一张一张地数着，一共168张。时光早已让N城从一个让Y小姐上气不接下气的“所指”变成一个心平气和的“能指”，可当看到这168张泛黄发旧的火车票，看到自己曾经如此用力的青春，她还是被自己感动得哭了。■

因为芥末

文 / 德琨若鱼

图 / 谢驭飞



L说新开的一家自助餐厅里三文鱼很新鲜，补货很及时。L知道R喜欢吃三文鱼，特别在自助餐里可以不肉疼地吃，但往往同好三文鱼的食客多，有些餐厅补货很慢，吃得很憋屈。于是两人意兴盎然地赶去，果然，三文鱼切得厚墩墩的，红艳艳排在冰块上，没人排队。R拿了一盘，挖了一大勺旁边碗里的芥末，红绿配，R脑门上已然有一飞冲天的感觉了。

可是，把蘸好芥末酱油的三文鱼颤巍巍地送进口里，R把两手放在脸边，以防自己受不住芥末的辛辣做怪相，好遮掩一下。奇怪，好坦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又好失望，失望的是三文鱼虽然肥厚，但芥末不辣，好似绿色的面粉，只咽下去了一团冰冰黏黏无味的蛋白质。L问R想通了没有？她知道R情感困扰多时，偏偏暗恋已婚男士贾。R和贾是同事，贾玉树临风，工作出色，对R也是关照有度。这样的故事已经老套得连剧作家都不屑编写，但对R来说，却是走不出的泥淖。

“为什么那么多妖精想吃唐僧肉？”L吃三文鱼从不蘸芥末，所以吃兴盎然，居然想到了唐僧。“唐僧肉的口感是不是糯的？”L像妖精一样张开血红大口送进一块三文鱼，接着说：“唐僧被捉好几次了，妖怪并不马上就吃，要洗刷干净、等唐僧不惊吓了吃，并且一定要活着蒸，不加各种调料、一片片吃，这样才能延年。妖怪如果修行得道也可延年500年，还可升级为神仙，但都想走捷径，所以只能是妖，非但不长寿，还误了性命。你想

想吧，人家阖家幸福，有孙悟空保护，一路要西行修得真经。你不要空想耽搁了自己，青春没有保质期呀。”

“这里的三文鱼不好吃吗？”L问R，看她吃得索然。“那边还有烟熏的三文鱼，要不尝尝去。”烹制过的三文鱼从口感上走向另一个极端：老到好像吃木屑的感觉。“对呀，真的吃到嘴了，要不没味、要不嫌老，所以最美味的还是幻想，你的幻觉是那管芥末吧。”

正如川菜，不论什么主菜，只要有花椒和辣椒这“绝代双椒”，豆腐、甲鱼的味道都相去不远，食材本身并不是重点，有时配菜、佐料有喧宾夺主的自信。R所依恋的不过只是芥末罢了，芥末所含芥子油是强挥发性的，虽然呛辣，但会到你的心里挠痒痒，待你伸手想捉她时，她扭腰从你鼻孔逃走了，脑门也快被她撑破。虽然不适，却有种捉迷藏的淘气，“看我下次抓你不到？”便有准备地再吃一口，这次却被她从眼珠里逃出去了，还带出两行清泪。

“有观音相护，唐僧一定要为大唐李世民取得真经的。李世民到奈何桥走过一遭，被他害死的多少生灵等他取得真经来超度，他也是答应的事了。众多妖精不明就里，牺牲卿卿性命，这些不知该不该算到李世民头上！”L沉浸在自己的逻辑中，沉浸在美味的三文鱼中，她吃出了三文鱼的真味。而R爱的不过是芥末吧，爱的是自己青春的幻想。☑

小蚂蚁

文 / 小刀微微
图 / 谢馥飞



“小鸡被踩了脖子”——每逢幼年刘阿全蛮不讲理尖声惊叫时，刘爸爸和刘妈妈会这么形容他的声音。刘阿全的童年早在上个世纪，那时候周围的人不会用“海豚音”这个词。“小鸡被踩了脖子”——如今小刘阿全耍无赖尖叫的时候，他爸爸就会板着脸严肃地批评道。“小鸡是什么？”儿子反问，“它为什么被踩了脖子？”这种时候，大刘阿全只好无奈地摇摇头，掏出手机搜索小鸡的图片。

和全世界的小朋友一样，小刘阿全也不喜欢睡午觉。确切地说，是不喜欢在大人安排的时间、大人安排的地点睡午觉。刘阿全吓唬他，说如果不乖乖睡觉的话，蚂蚁会爬到耳朵里。“蚂蚁是什么？它长什么样子？你拿手机给我搜搜看？”

刘阿全觉得自己和这代小朋友们代沟深不见底。想当年，自己小学两年级的時候，才吃到人生第一根泡泡糖。而小刘阿全3岁不到就学会吃完口香糖吐渣了。每次小家伙吃薄荷口味的口香糖，还会每嚼两下就停下来，稀溜稀溜地吸几口凉气。但是小刘阿全们成天手机手机的，连书也不看，更别提去和实际的小蚂蚁玩耍了。

蚂蚁在刘阿全的童年生活里，根本不是个事儿，好像进小学之前就认识了好几种，大的小的。那时候刘阿全住矮矮的楼，走路上学，玩玩唱唱打打闹闹也就10分钟。小学好小——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依山而建。小学生们的体育活动也全和山有关：冬天，山里的水潭冻结实了，

刘阿全们就可以在上面溜冰；秋天爬山，孩子们自由捡获各种各样的稀奇玩意儿；夏天基本就是暑假，刘阿全那时候最喜欢春天，感觉满身是劲，满山遍野地跑。10岁那年的春天，同班一个女生在练合唱的时候笔直摔倒，结果鼻子下仁丹处留下浅浅的瘀痕，远远看着就像一撮小胡子。女孩很伤心。刘阿全在后山上体育课的时候，撒腿跑满后山，为女生捧来了一大捧玫瑰红色的山丹丹。

如今搬入高楼，小区里的树都是园艺师精心设计，花大价钱买了种好的，人造花园，景色错落有致，春夏秋冬样样都有物业公司悉心摆弄。住了好几个月，刘阿全才在散步小路上逮住一条蚯蚓给小刘阿全看——之前的一天，物业给绿化喷施农药，小路上蚯蚓横尸了数十条。

隔年春天，刘阿全去小区物业取快递，路过一个花坛时听到后面嘻嘻的笑声。原来是一个小小女孩子躲在花坛后面，巧笑倩兮，浮出的半个小脑袋瓜上是个小花环——刘阿全定睛一瞧，乖乖，全是物业栽在花坛里的花被撸了给编的。也是玫红色，就像刘阿全小时候的山丹丹。刘阿全想起了那次合唱练习，冲小女孩咧了咧嘴，一路笑眯眯地回家了。

“走，儿子，我给你买冰淇淋去！顺便看看小蚂蚁！”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栏目插图 | 范薇

“双11”七年之痒

天猫“双11”交易额达912.17亿元，其中无线成交占68%，再次刷新单一电商平台单天交易的世界纪录。可投资者不领情，阿里盘中一度跌4%。原因不难猜：2009年开办至今，爆发性的互联网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试图通过营销轰炸方式极度提升网购市场已不太可能。平台搭台唱戏，最后买单的却是商家，而超过90%的“双11”参与商家却只是赔本赚吆喝，除了赚到销售额和用户量，利润实在乏善可陈。也就是说，光棍节的互联网启蒙意义已然消失，“双11”变得不可持续。

香港楼市虚实

多家投资机构预测香港房价会大跌。太平戴维斯预期，香港的豪宅楼价未来一年可能下跌10%，而一般住宅楼价跌幅更可能达15%；摩根大通预计，从明年开始，香港住宅价格可能以年均5%~10%的速度下滑。不过，尽管住宅市场开始趋冷，香港商业地产的表现依然强劲。三季度，内地企业在中环租下了280万平方英尺的A级办公楼，较2008年底时的水平上涨了75%。香港顶级办公楼的租金目前达到每年每平方英尺255美元，世界第一。投行巴克莱预计，2015年，香港的办公楼租金预计将上涨15%，明年预计将上涨7%。

17天230亿

A股喷发，外资却加速流出。截至11月11日，沪股通资金已连续17个交易日净流出，230.16亿元资金出逃。沪港通开通一年来，绝无仅有。沪股通资金规模不大，但在本次暴跌中，精准抄底，8月末市场大跌至底部期间，沪股通反而大幅净流入280亿元。11月11日，沪港AH溢价指数报143.51，逼近今年7月9日创下的152.03历史高点，89只AH股中，A股折价的只有4只，溢价率超过100%的高达41只，近半数之多。有港股这个估值洼地，总能买到折扣股票的海外投资者游刃有余，资金撤离也颇精准。

“供给侧改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虽只五个字，但背后含义丰富，或意味着经济治理思路的重大转变。供给侧管理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侧管理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关注点从管理总需求转向管理总供给，或意味着“三驾马车”概念慢慢淡化。供给侧管理本质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





ARQUISTE “凯罗琳四百” 香氛

与瑞吉酒店及度假村联名定制，调香灵感来自凯罗琳·阿斯特夫人，也就是瑞吉品牌的创始人阿斯特家族的女主人、纽约黄金时代社交圈名媛。这款香氛首先体现出阿斯特夫人宴会厅内的异国木质香调，其次是走廊两侧点缀着的盆栽棕榈和苹果花芬芳，随后调和宾客手中香槟酒散发出的淡雅清香。

耐克 Zoom Hypercross 训练鞋

前掌采用 Nike Zoom Air 缓震，4 个特别放置的可见六边形 Zoom 气垫为前掌带来贴近地面的减震功能，轻质网眼鞋面辅以柔韧的泡棉材质的搭配，保证了专为训练提供的支撑和极佳贴合。动态飞线 (Dynamic Flywire) 为前掌带来超凡的锁定效果并在所有动作中提供支撑。



富士 X-T1 相机

适逢富士胶片诞生 80 周年，所以 X-T1 这款单电旗舰产品被视为一款功能强劲的复古机。富士 X-T1 配置了 APS-C 格式的 X-Trans CMOS II 图像传感器，尺寸为 23.6 毫米 × 15.6 毫米，有效像素达到了 1630 万，该传感器被广泛用于富士的 X 系列，具有富士独家开发的彩色滤光阵列。富士 X-T1 的感光度范围达到了 ISO 200-6400，最高可扩充至 ISO 51200。除了拍摄性能，富士 X-T1 还配置了优秀的 EXR 处理器，处理速度比先前版本的处理器提高了一倍。最显著的特点在于，X-T1 具有 0.08 秒的最快自动对焦速度。



华硕 E202SA 笔记本

19.3 厘米 × 29.7 厘米的轻薄机身，11.6 英寸高清屏幕，轻至 1.2 公斤，薄至 2.1 厘米，面积小于一张 A4 复印纸，配备全尺寸无缝背装键盘和超大面积智能触控板，采用无风扇静音设计，为满足用户的多类应用需求，华硕 E202SA 配有前置 HD 高清摄像头，采用 USB3.1 Type-C 10GB 高速传输。C 面和 D 面均采用了类肤涂层，在提高手握触感的同时，又可有效缓解汗液、油脂对外壳的损害。



涂鸦旅行箱

纽约涂鸦大师凯斯·哈林 (Keith Haring) 的作品充满街头艺术的活力，新秀丽因此把它们搬到旅行箱上。哈林笔下独特的线条与具有象征性的图像符号，让旅行箱更易于辨认。

药丸扬声器

Beats by Dre 与德国时尚品牌 MCM 合作的特别版“药丸”扬声器，中间是 MCM 的醒目标志。长着一对大眼睛的“药丸”独具个性，肩上还背了一个带金属铆钉的迷你版 MCM 背包。



俱乐部手袋

“Miu Miu Club”手袋名字代表自由不羁的夜生活，以 Matelassé 羊羔皮革制作，搭配帕拉第奥风格的链式肩带。横置于手袋正面的第二根链带被刻意等比例放大，为整体设计增加了粗犷的元素。



完美的平衡

Flos 的 IC 吊灯以平衡为主题，不透明玻璃吹制的圆球灯罩，停留在倾斜着的铜杆边缘。如同魔术一般，虽然吊灯获得了完美的平衡，却给人随时会掉落下来的错觉。

像一块岩石

设计师阿里克·勒维与意大利品牌 Serralunga 合作的 Meteor 系列家具，取材自岩石的不规则切面，以随意摆放充当咖啡桌或椅凳。Meteor 把自然景象带入室内空间，选用不同色彩的灯泡还能改变它的表面颜色。



护身符戒指

戴比尔斯“护身符 Talisman”三环戒指，白色切割钻石与未打磨的钻石以及粗糙的宝石并置在一起，每一颗都独一无二。设计师预先选出各种未打磨的宝石，从中排列出完美的组合。

蝴蝶腕表

Graff 品牌的 38 毫米“迪斯科蝴蝶”腕表，密镶钻石的表盘上，榄尖形及梨形蓝宝石勾勒出六只展翅的蝴蝶轮廓。当腕表走动时，蝴蝶开始绕着表盘奇妙地翩翩起舞。





恐怖主义进入 3.0 时代

巴黎在燃烧



11月15日，人们在法国巴黎的共和广场悼念恐怖袭击遇难者

主笔 魏一平



11月14日，人们在法国驻伦敦大使馆外摆放鲜花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的复制品，以悼念巴黎遭恐怖袭击的遇难者

梦幻之城巴黎永远充满热气腾腾的生活之气。拥挤的音乐剧院，嘈杂的街头小餐馆，狂热的法兰西体育场，这些地方是巴黎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构成了这个城市生生不息的命脉所在。自358年罗马人来到塞纳河畔建造宫殿开始，巴黎这座城市就以其富饶的文化、艺术与思想而被世人所向往。我去过两次巴黎，印象中这个城市永远是躁动不止的，无论何时，街角的咖啡馆总是坐满了夸夸其谈的人。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艺术、文学、诗歌、哲学与爱情，叫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啤酒就能聊上一整个下午。

枪声在最热闹的周五夜晚刺穿这些躁动之地，没有警告，没有谈判，赤裸裸，直接屠杀。伴随着摇滚乐队《亲吻恶魔》的歌声，恐怖主义的幽灵从天而降。伏在地板上躲避子弹的西莉亚（Célia）一边想着女儿们，一边观察到了恐怖分子的模样：“我看到那四个人，他们也就20多岁，

很年轻，有一个留着阿拉伯式胡子，但他们说的法语一点口音都没有。”年轻，没有口音，事后查明，其中一人就是在巴黎长大的，属于阿尔及利亚二代移民。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野蛮的仇恨？这个问题也让法国当代哲学家、思想家扎卡百思不得其解。他尝试着解释，一方面是社交媒体的教化构成了一种社会驱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道德沦丧，伴随欧洲的理想光芒不在了。

这些狂躁的行凶者一边高喊着“真主伟大”，一边大开杀戒。很多人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14年前的纽约“9·11”事件。有一种评述说，纽约与巴黎，一个是西方世界的资本中心，一个是西方世界的思想中心，恐怖主义的这两次进攻，是对西方价值体系的全面挑战。

所以，在巴黎枪声过后，全世界震怒了。法国派出航空母舰参与空袭

凶案制造者“伊斯兰国”，美国等大国也纷纷站出来表示同仇敌忾，承诺共同打击。但是，这声势浩大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悖论——关闭国境线、派出战斗机、冻结银行存款，所有这些都是民族国家在面对传统恐怖主义时所采取的常规回击手段。而施暴的“伊斯兰国”早已脱胎换骨，成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型恐怖组织，它的内部治理、对外宣传、精神内核、运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它，我们需要放下成见，重新审视。

全球恐怖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破坏、对抗之后，进入了“建设”阶段。就像一个能够自我繁殖的生物体，“伊斯兰国”用伊斯兰主义这一精神内核，利用无处不在的社交网络，一夜之间就能向全世界有激进倾向的年轻人灌输“圣战”思想。一旦这种“草根‘圣战’”的风潮蔓延开来，传统的国界疆域、军事武力、金融对抗等手段，其效果都将大打折扣。

好在，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面对恐怖主义，我们的态度，唯有镇定与勇敢，这是对一切恐怖主义最有力的回击。

那一晚，我们也见识了巴黎的勇气。在近8万人欢呼的体育场里，法国总统和他的幕僚们决定暂时向观众隐瞒场外的爆炸，让比赛继续进行；在巴塔克兰剧院，男人用身体为自己的女人挡住了子弹；枪声过后，巴黎人立刻发起了“向陌生人打开家门”的行动，收留那些惊魂未定的路人。巴黎的伤是惨痛的，但巴黎人没有失掉骨子里的那份优雅与勇气。

套用《巴黎烧了吗》一书里边那句话：“历史绝不会宽恕毁灭巴黎的人。”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荣获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期刊协会颁发——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官方商城



微商城



淘宝店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11月14日，人们聚集在巴黎遭恐怖分子扫射的Le Carillon小酒馆外悼念遇难者

“我碰见了恶魔，这就是他的歌”

21点49分，巴黎巴塔克兰剧院。

记者 张星云

美国乐队Eagles of Death Metal来自加州，属于典型的硬摇，却起了一个死亡金属般的乐队名字。乐队用了7年时间推出了新专辑《解开拉链》。带着新专辑，乐队打算在欧洲进行一轮巡演，直到圣诞节前。巴黎本是巡演中的一站，如今却成了最后一站。

周五晚上可以容纳1500人的巴塔克兰剧院座无虚席。这座已经有152年历史的老剧院没有空调，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格摇滚乐队理想的演出场地。属于硬摇的时代早已过去，在巴黎看他们演出的观众从20岁到50岁都有，50多岁的大叔听的是自己的青春，而20多岁的年轻人则去感受他们从没有经历过的年代，有的父母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看演出。

21点演出开始。乐队有着自己的幽默细胞，演出气氛非常好，就这样演出进行了将近一小时。乐队第六首歌演奏完，乐队成员凑近话筒对台下的观众喊道：“我爱你们，巴黎！”下一首歌开始，是他们旧专辑中的老歌《亲吻恶魔》(Kiss the Devil)。“我碰见了恶魔，这就是他的歌。”主唱唱道。

21点49分

舞台上的灯光特别强烈，乐队鼓手朱利安·多里(Julian Dorio)看不清台下的情况，但首先他听见了剧院门口的巨大响声，“枪声盖过了乐器和音响的声音”。

恐怖分子从正门进入剧院，保安首先倒下，他们经过卖饮料的吧台和卖T恤的柜台最终走进音乐厅，一路所有见到的人格杀勿论。

本杰明和西莉亚(Benjamin、Célia)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20点30分就在剧院里等着演出开始了。此时随着枪声从门口传来，他们像所有人一样都以为出了什么技术故障。“我一开始以为哪台音响爆炸了，但后来我闻到了火药味，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场地里灯亮了，我看到他们，穿着黑色衣服，拿着枪，用兜帽和围巾蒙着面。”恐怖分子开始向人群扫射，观众们趴倒在地上。本杰明倒下，一具尸体随后压在了他身上，尸体流出的血染满了他的裤子。在左侧，他看到一个女人倒在地上，满脸是血，“但那时她还活着”。右侧，一名50岁左右的男人头部正中一枪，脑浆喷溅到本杰明的眼镜上。“我听到子弹飞来飞去的声音，我看到地板上全是血，我当时很冷静，觉得接下来马上就该轮到我了。”在他旁边的夫人西莉亚则努力在想着女儿们，她说：“我看到那4个恐怖分子，他们也就20多岁，很年轻，有一个留着阿拉伯式胡子，但他们说的法语一点口音都没有。”

屠杀在继续。恐怖分子拿着自动武器扫射，扫射持续了10分钟到15分钟，观众席满是恐慌，人们听到他们喊着“Allah Akbar”(真主伟大)。“他们换了三四次弹夹，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干所有事。”记者朱利安·皮尔斯(Julien Pearce)回忆道。袭击者用肩膀架住枪托，瞄准舞台下的观众席射击，人们都趴着不敢动，只要有人动就能听到枪响，所有拿出手机的人都被立刻击毙。“我们躲在舞台后面，当他们停止射击换弹夹的时候，我们通过安全通道跑了出去，我看到街上全是满身是血的人，

身上是被子弹击中的伤口。”

恐怖分子换弹夹的时间成了人们逃生的窗口期。一名幸存者在听到枪响后躲到了音乐控制台旁边，他说：“所有人都弯下腰压低了走，20声至30声枪响后，他们漫无目的地射击，我踩在尸体上向外走，到处都是血，街上也全是死人。”本杰明和西莉亚也是在没有枪声的间隙从剧院入口处跑出来。

恐怖分子整个过程都非常冷静。

此时剧院外的伏尔泰大街，周五晚上转场于电影院、剧院和酒吧的行人还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只配有手枪的警察赶到现场，躲在汽车后面逐步推进，随后被一阵自动武器的枪声逼退，警察只能大声叫喊着让附近行人赶快离开。剧院内的恐怖气氛正在向巴黎街道上蔓延开来。此时的法兰西大球场、La Belle Equipe咖啡馆、Le Petit Cambodge餐馆先后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巴塔克兰剧院附近的居民关上了窗户，酒吧关门，人们甚至关上灯，以防剧院内的恐怖分子发现房间内有人而开枪袭击。很快，周末夜晚异常热闹的Oberkampf街区完全安静了下来。随后汽车的警笛声充满了所有人的耳朵。法国黑豹突击队、特警部队赶到了。23点，剧院外围起了一圈黄色的警戒线，警戒线外记者和举着手机的老百姓围成一圈。

天窗

剧院内，杀戮才刚刚开始。4名恐怖分子完全控制了剧院。恐怖分子将倒在地上的伤者一个个击毙。尸体一具挨着一具，手机不停地在震动，



11月13日，巴黎巴塔克兰剧院发生枪击事件后，警察护送一名身上沾染血迹的幸存者离开

但再没有人会接听。

场地内的幸存者开始尝试自救。格雷瓜尔、托马和尼古拉（Grégoire、Thomas、Nicolas）三个好哥们儿枪击时在二层看台，他们在扫射间隙下到一层成功躲进了演员化妆间。“在二层看台上往下看，你会感觉人群像风吹麦浪一般的景象，死者、伤者，以及摔倒的幸存者全都挤在一起。”另外也有约70人顺利安全地躲进了机房。

一名在一层观众池中的女观众在扫射开始后跟着一名现场保安跑到了二楼看台。“上了二楼我才清楚那里没有紧急出口，我们成了瓮中之鳖。”她说。此时二楼看台的人群中一名现场的舞台监督找到了一个通向屋顶的天窗，这个小天窗最后救了至少60条人命。约翰（John）是最早几名爬上屋顶的人，他们随后将二层看台上的观众一位一位拉到屋顶上，这60多人中有人肩部受了

重伤，大量流血，有人腹部被子弹划破。约翰在屋顶上看到相邻公寓楼中一户窗户亮着灯，人群随后爬进了这户人家躲避。“二层看台上有好几名孩子，我在楼顶上再次看到了演出时坐在我旁边的一对母子，但后来在那户人家里却没有再遇见他们。”约翰回忆道。

不是所有在二层看台的观众都找到了那扇奇迹般的逃生天窗。达维德（David）在扫射开始后到处寻找安全出口，但他没有找到。一扇朝向剧院后门的窗户开着，但离地面有7米高，他没有勇气跳下去。但此时身后传来枪声，恐怖分子已经上了二楼看台，他爬到了窗户外，手扒脚踩着十几厘米的窗台边沿悬空躲在窗户外，这一幕后来被剧院对面楼上的《世界报》记者用手机录了下来，如今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恐怖分子走了过来，让达维德和其他观众回到二层看台，让他们坐下。

与此同时，这名恐怖分子的同伴还在继续向一层的人群疯狂扫射。就在此时，剧院外的警方谈判人员开始通过剧院的窗子与恐怖分子交涉，并提出等待20分钟的要求，恐怖分子同意了。“太不可思议了，就像电影一样，恐怖分子有武器，可以随便开枪，但他们却同意在窗边谈判。”达维德后来想。

35岁的皮埃尔（Pierre Janaszak）是和朋友一起去看的演出，他幸运地买了二层看台的票，扫射开始后，他和另外四个人躲进了二层看台的厕所中。他不敢出来，但他听到恐怖分子说一共有二十几名人质，恐怖分子还通过窗户和警方谈判。“我清楚地听到恐怖分子对人质说：‘这是奥朗德的错，是你们总统的错，就不应该介入叙利亚。’他们还提到了伊拉克。”

接近凌晨1点，警察的营救行动开始了。特警部队从John他们一行人



11月14日，英国天空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在巴塔克兰剧院外做报道

逃生的那扇天窗进入剧院。光火四溅，子弹横飞，特警攻入了剧院，其中三名恐怖分子引爆了自己身上的自杀炸弹，另一名被警方击毙。随后控制局面的警察把二层厕所的门打开，皮埃尔和其他人被要求脱去上衣撤离，确保他们身上没有自杀炸弹。

最终特警部队只救出了十几名被绑架的人。躲在屋顶上的人通过消防车伸出的云梯获救。巴塔克兰剧院至少80人死亡。大部分获救的人都没穿大衣，裹着铝制保温毯，在街上接受治疗 and 问询。一名救援人员从剧院走了出来，他说：“里面的惨状完全就是一场屠杀，但我们不能移动这些尸体，那是重案组的工作。”

警方疏散了周边的餐馆和酒吧，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法国总统奥朗德、总理瓦尔斯陆续赶到现场。发表声明、与警力部队会面、缅怀逝者，法国经

历了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但一切又都像似曾相识，1月7日的《查理周刊》袭击事发的编辑部离巴塔克兰剧院只有500米。

伊斯迈尔·奥马尔·穆斯塔法

恐怖分子引爆自杀炸弹身亡，一段被炸飞的断指在现场被找到，从而确认了剧院内一名恐怖分子的身份。他叫伊斯迈尔·奥马尔·穆斯塔法。1985年出生在巴黎郊区，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后代。穆斯塔法有两个兄弟、两个姐妹。2004至2010年间，穆斯塔法先后因无证驾驶、伤害风化、贩毒等嫌疑被8次起诉，但都躲过了牢狱之刑。第二代穆斯林移民、巴黎郊区问题少年，这些身份与年初《查理周刊》和犹太超市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

穆斯塔法2010年便被法国情报部门以伊斯兰极端化列入国家安全档案，但从没有因与恐怖分子联系而被纳入重点跟踪档案。穆斯塔法最近几年搬去了巴黎西南不远的夏特尔市。夏特尔市长让·皮埃尔·乔治说：“自从2012年起，他在夏特尔市就没什么动静了，也没有工作登记。”穆斯塔法曾经住过的住宅附近的居民说，他两三年前就离开了这里。法国情报部门2013年秋天在土耳其发现了他的行踪，那是去叙利亚的必经之地。人们再次看到他，是2014年春天在夏特尔市的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的聚会上，法国情报部门只把他归为“团体中的简单成员”。后来一名摩洛哥裔的伊斯兰信徒经常从比利时到夏特尔市，穆斯塔法与他一同布道。如今穆斯塔法的父亲和哥哥均已被法国警方逮捕，调查还在继续。☑

把比赛进行下去

21 点 17 分至 23 点，法兰西大球场。

上半场补时阶段吉鲁进球，下半场吉尼亚克头球得分，法国队在法兰西大球场利落地 2 比 0 战胜了德国队。23 点，球员们离开球场通过球员通道向更衣室走去，法国队边后卫雅莱首先停下了脚步，他紧盯着一台挂在通道墙壁上的电视屏幕，浑身僵硬，法国 LCI 新闻台正在播放特别节目。随后门将洛里斯、前锋吉尼亚克等所有球员都站在了电视旁边，一条一条看屏幕下方滚动的信息条。此时他们才知道巴黎市中心和他们的球场周边都遭到了恐怖袭击。

三名恐怖分子本来就计划好要死，但不是自己一个人死，也不是在球场外面死。他们本想在法兰西大球场的看台上引爆身上的炸弹，并让电视机前上百万观众看到这一恐怖场面。但因出现非其所愿的情况，三名恐怖分子最终使 1 名平民死亡，15 人重伤，1 人轻伤。

法国队与德国队的比赛开场已经几分钟了，像往常一样，球场为了安全起见关闭了 15 个入口，除了 2 个 VIP 入口外，只留了 3 个入口给迟到的普通观众开放。从入口撤下来的安保人员全都被派到看台上维持秩序，毕竟法兰西大球场将近 8 万名观众更需要这些安保。21 点 5 分，两名恐怖分子分别尝试从东区入口和北区入口进入球场，但没有成功，他们被入口处的安保人员礼貌地拒绝了，因为他们没有球票。没能进入球场，更不可能在看台上引爆炸弹，恐怖分子的原计划没有成功。

被拒绝入场后，21 点 17 分，其

中一名恐怖分子在球场 D 入口外的 Events 酒吧旁引爆了身上的炸弹；3 分钟过后在球场 J 入口旁的 Quick 快餐店，另一名恐怖分子也同样按响了自杀式炸弹。这是他们的 B 计划。位于巴黎北郊的法兰西大球场与巴黎市内相连的主要公共交通是城铁 RER B 线，从球场走到城铁车站的路上有一家麦当劳。恐怖分子的计划是，先由前两名恐怖分子通过引爆自杀式炸弹引起球场内的恐慌，使球迷们慌乱撤离球场，而麦当劳是撤离的必经之地，第三名恐怖分子躲在麦当劳附近，当人群撤离至此便展开炸弹袭击。但 B 计划也没有得逞。球赛中场休息时，最后这名恐怖分子身上的自杀式炸弹在麦当劳爆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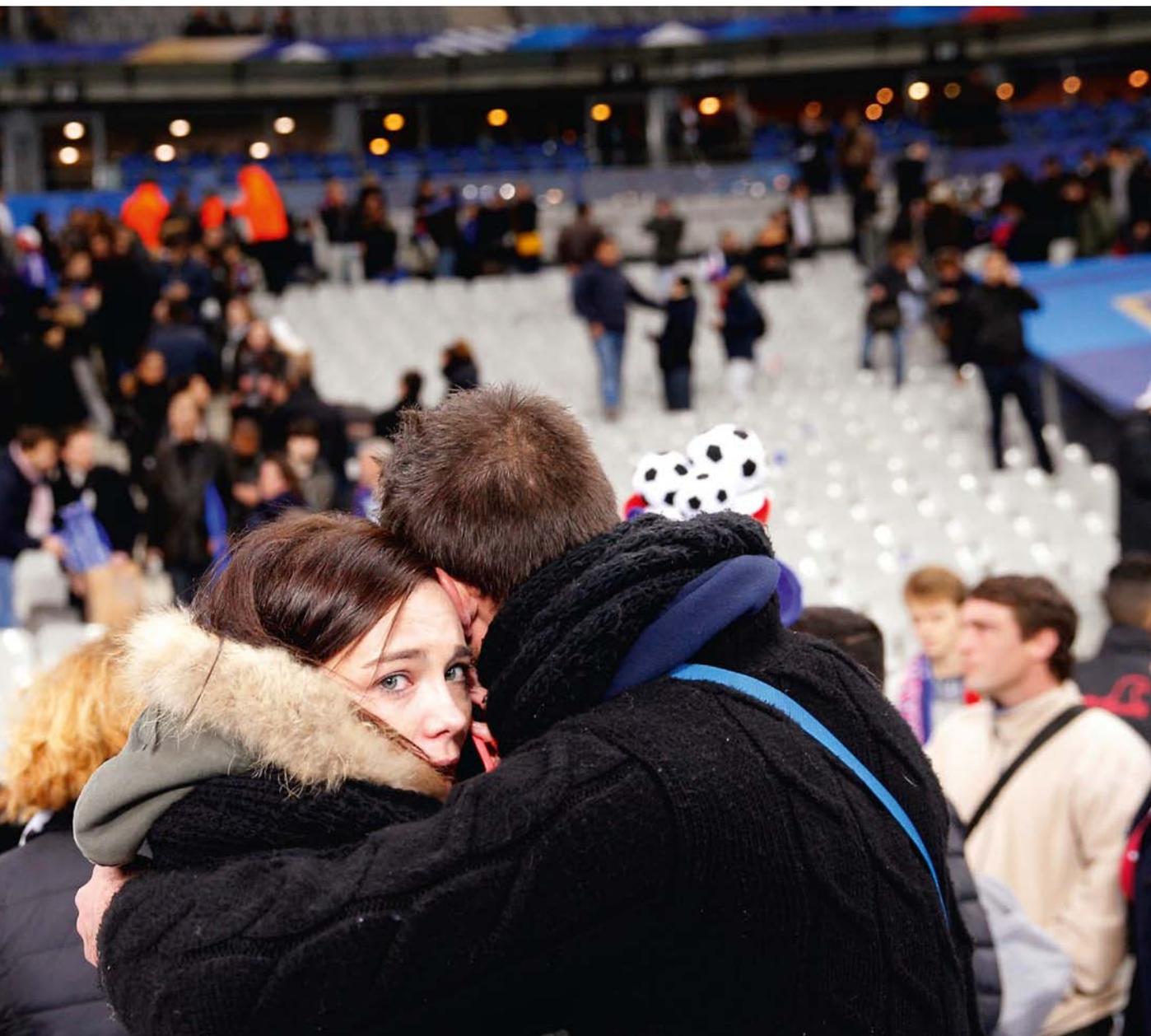
正当场外第一枚自杀炸弹引爆后，球场内的球迷还以为是卖炸薯条商贩的煤气炉爆炸了。透过广场上的监视器，只能看到一缕白烟升起。而 3 分钟过后，第二枚自杀炸弹爆炸后，球迷们依然没有慌乱。但球场的安保部门感到情况正在急转直下。

一切都发生得特别快。在主看台席，法国总统奥朗德身边坐着国民议会主席巴尔托洛、农业部长及政府发言人勒福尔、专管体育方面的国务秘书布拉亚尔。此时一名安保人员走到主看台，凑在奥朗德身边耳语了几句。奥朗德的脸马上变得僵硬无比，但他在座位上继续坐了两分钟，才起身走进看台正后方的一个房间。这里已经被临时安排成了总统的指挥室，从市中心赶过来的内政部长卡泽纳夫已经在这个房间中等着奥朗德了。两人随



后走进球场的总控制室，在那里和球场所在地区塞纳-圣-丹尼省省长，公共安全主任，以及法国足协负责人立刻商量办法。大家一致认为确保球场内人们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此决定谁也不准离开球场。

21 点 17 分，同样坐在主看台席上的法国电视一台 TF1 总经理保利尼



11月13日，法兰西体育场外发生爆炸袭击后，一名男子在球场内安慰女友

和该台体育部门负责人裴里希也听到了场外第一次爆炸，他们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但第二次爆炸之后，他们看到奥朗德和周围的一众官员起身离开，两人意识到出大事了。

中场休息时，总统临时指挥室里，奥朗德和内政部长卡泽纳夫主持了一场紧急会议。足协主席勒格拉埃、专

门负责国家队的球赛组织工作的足协官员，以及法国电视一台的保利尼和裴里希都参加了这场会议。正是在那时，他们决定比赛继续，无论从电视转播，还是从比赛现场，都不要通知大家恐怖袭击的消息。如果直接通知现场，球场内7.8万名球迷将很有可能因恐慌陷入混乱。当晚有570万名

观众在电视机前看法国电视一台直播这场比赛，如果在直播中解说介绍了恐怖袭击的情况，很有可能球场内的球迷将不断接到亲人朋友的电话进而引发恐慌。

即使偌大的球场内手机信号再不好，一些球迷还是通过手机知道了离他们十几米外发生的自杀爆炸。但球

场出口的大门紧锁，没有人能出去。这一决定让场外的另一场比赛顺利进行，法国黑豹突击队和国家宪兵特勤队正在全面排查，确保球场附近不会再出现第四名恐怖分子和自杀炸弹。

直到比赛结束前10分钟，法国电视一台解说让皮-埃尔和嘉宾利扎拉祖才在电视上确认了巴黎十区、十一区咖啡馆、餐馆以及巴塔克兰剧院的恐怖袭击，并表示不会有赛后采访，而是立刻直播该台恐怖袭击特别新闻节目。

比赛哨声响起，安全排查工作也已经做完，总统在临时指挥室决定只开放部分出口，让观众绕开三处自杀炸弹袭击的地点。球场内的大广播响起，通知了人们巴黎恐怖袭击的消息。球迷们撤离得很平静，直到有人在人群中点燃了鞭炮。惊慌失措的人们四散逃跑，很多人又逃回了球场，工作人员赶紧打开了通向球场草坪的通道，这一刻，空旷的草坪比哪里都安全。

比赛结束后法国队球员们回到了更衣室，此前没有任何一场胜利后会是如此安静。主教练德尚表扬了球员们的表现，并告诉他们恐怖袭击此刻依然在巴黎市中心进行着。球员们每个人都紧盯着自己的手机，看着各种消息。德尚的赛后新闻发布会取消。另一间更衣室里，德国队主帅勒夫和经理比埃尔霍夫同样铁青着脸，德国队原本打算周六一天游览巴黎，周日再乘机回德国，如今决定全队留在法兰西大球场过夜以保证安全。德国汉莎公司一架专机飞抵巴黎戴高乐机场，德国队于第二天早上6点半乘机飞往法兰克福。法国队球员凌晨4点回到训练基地克莱枫丹，随后当天中午法国足协宣布两天后17日与英格兰国家队在温布利的比赛照常进行。■



11月14日，巴黎市政工作人员清理 Le Carillon 酒馆外的爆炸现场

空无一人的热闹街区

巴黎街头餐馆和咖啡馆，24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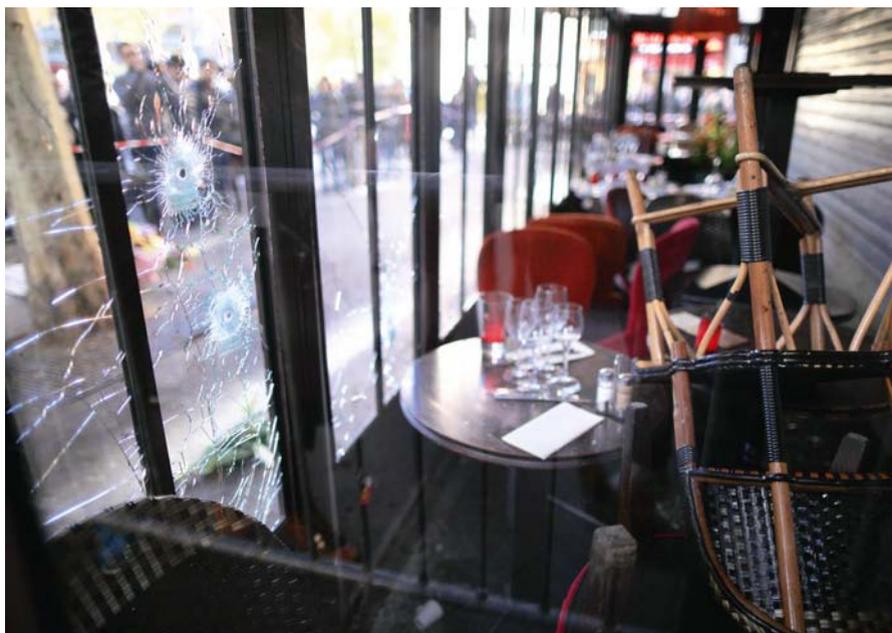
露天酒吧和咖啡馆是巴黎人的爱。一年八个月的阴雨天，只要一有太阳，所有巴黎人都会停下脚步，赶紧在街边找一家邻近的露天酒吧或咖啡馆，要上一杯咖啡或者葡萄酒，与朋友尽情分享那最奢侈的阳光。巴黎人爱抽烟，因此即使没出太阳，露天座位也是普通烟民的首选。

10区和11区是巴黎波波族青年的爱。这里是如今巴黎城市士绅化的前线，曾经破旧矮小的房屋使得房租相对低廉，年轻人不断搬进这个街区，也带来了宽容的多元文化以及丰富的生活方式，特色的小餐馆、咖啡馆、买手店、设计品小店鳞次栉比。城市士绅化的完成也使得这里的房价水涨船高，如今即使是住在郊区的穷学生，也要坐城铁、转地铁长途跋涉到这里参加朋友们的周末夜晚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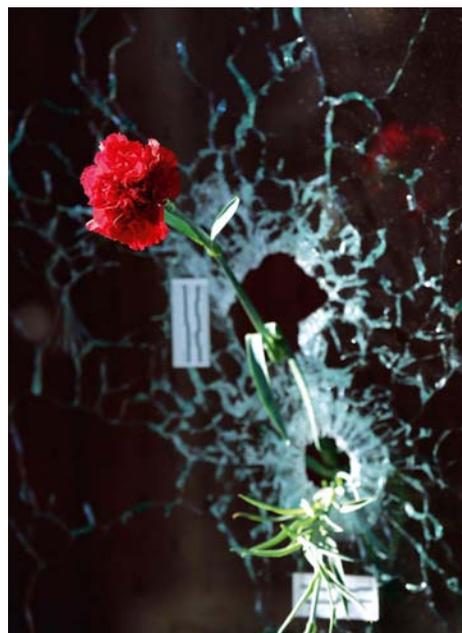
11月14日21点29分，星期五夜里的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24个小时，在这个周六夜里，往常热闹非凡的巴黎10区、11区街头杳无人烟，即使非周末的夜晚，巴黎市中心也没有过如此的荒芜感。

Bichat街和Alibert街的交汇十字路口，柬埔寨餐馆Le Petit Cambodge大门紧锁，窗帘挡住了所有的窗户。餐馆外人们摆放着鲜花、蜡烛。入冬的巴黎刮起了微风，人们蹲下身子用手为蜡烛挡风，蜡烛熄灭，人们用打火机重新点燃，再熄灭，再点燃。花束中插着各种各样的卡片，“悲惨地逝去”、“让爱充满街道”、“唯一的解决办法：教育”、“不要动我的越南米粉”。24小时前，正是在这里，恐怖分子开始了在巴黎市中心对平民的疯狂袭击。

由于移民的关系，东南亚餐馆在



Bonna Biere 咖啡馆是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地之一



人们把鲜花插在 Le Carillon 酒馆受损的玻璃上表示哀悼

巴黎很多，也越来越流行。年纪大的人也许会在这样的餐馆里回忆旧时殖民地时期的家族岁月，时髦青年也愿意去猎奇由薄荷、咖喱和椰奶混搭而成的东南亚菜。Le Petit Cambodge 就是这样一家典型的东南亚餐馆。

13日21点29分，两辆黑色轿车突然停在了这个十字路口，恐怖分子向 Le Petit Cambodge 餐馆门口的露天座位和旁边的 Le Carillon 小酒馆扫射，随后扬长而去。一名30多岁的女子看到了袭击后的景象，当时她和朋友骑着小摩托到餐馆外。“那是一种极度的安静。我根本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我看到餐馆的玻璃全碎了，我一开始以为一辆车开进了餐馆。很多人躺在地上，起码40个人，只有四五个能站起来。我没有看到血，只听到一个女孩大叫‘Gunshot Gunshot’（枪击，枪击）。”另一名女子在听到枪声后跑到自家窗边，看到两辆黑色的轿车载着袭击者离去，她说：“我看到一名恐怖分子坐在副驾驶，特别年轻，也就不到20岁，他们用的是比利时车

牌。”警方后来确认起码15人死亡。

21点32分，la Fontaine-au-Roi 街上的 Casa Nostra 意大利餐馆同样遭到扫射，起码5人死亡。21点39分，一辆车突然停在 Faidherbe 路和 Charonne 路的十字路口，一名恐怖分子从车上跳下，端着枪向 La Belle Equipe 咖啡馆的露天咖啡座扫射，周五晚上的咖啡馆挤满了聚会的人。一名目击者就住在咖啡馆街对面，听到响声后跑到窗边，他说：“袭击者用自动武器扫射，我听到的全是哭喊声，随后他跳回车上，车开走了。”此地至少有19人死亡，14名伤者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24个小时，附近居民脑子里依然充满了很多疑惑。“在10区，街道上的小餐馆小酒吧就是我们家的延伸，因为在这里几乎所有人住的地方都特别小。”30多岁的艾拉就住在 Bichat 街，三年前她刚搬进来的时候，家里连灶台都没有，等商家到家安装电磁炉期间，她在 Le Petit Cambodge 吃了一周的越南米粉。“我真的不明白。这里不像 Lappe 街或

者 Oberkampf 街那样满街都是酒吧和咖啡馆，这里的小街道相对安静。像 Le Carillon 这样的小酒馆，你必须是附近的人，认识它才会来。”

巴黎的盛宴气氛没了。Le Point éphémère、le Comptoir général、le Dude，这些响当当的演出、聚会场地如今都关上了大门。樊尚和艾曼纽（Vincent、Emmanuelle）住在奥斯特利茨火车站附近，遵守戒严令待在家里24小时之后，他们从家一直步行走到10区的案发现场，想以此种方式“散散心，换换脑子”。他们发现这个周六夜晚的巴黎街头并不正常，但同时，开门的咖啡馆露天座位上依然坐满了人，人们喝着啤酒聊天。

27岁的年轻记者马尔戈（Margaux）在网上发起了“占领露天咖啡馆”的活动：“我们已经躲在家里盯着电视看了一下午新闻直播了，周六的晚上我们就应该出去聚会喝一杯！”巴黎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抵抗着恐怖主义。☑

（本组文章材料来自：法新社、路透社，法国《世界报》、《费加罗报》、《队报》）



2003年8月19日，一辆载满爆炸物的货车冲进了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造成22人殉职。图为爆炸中受伤的伊拉克人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 3.0

制造巴黎恐怖袭击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是由“基地”组织孕育出来的，但在斗争目标和斗争手段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是“基地”组织的升级版，将全球恐怖主义带进了3.0时代。

主笔 魏一平

“伊斯兰国”的目标是什么

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美国就打着不能让共产主义占领伊斯兰的旗号，利用伊斯兰世界的反抗精神，扶持了一批“圣战”组织，主要目标是对抗苏联。到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被美国所抛弃的

“圣战”组织很快将矛头调转方向，对准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里的“腐败政权”。1988年，本·拉登正式成立“基地”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活动。

如果说反苏的“圣战”游击队属于恐怖主义1.0阶段，那么，以反对美国及其盟友为目标的“基地”组织，

就是典型的全球恐怖主义2.0阶段。本·拉登的主要目标是驱逐西方入侵者，在塔利班政权的庇护下，“基地”组织以游击队式的方式来对抗美国。虽然本·拉登也曾经描述过建立一个“纯净的伊斯兰国家”的构想，但在他看来那将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宏大构想。

但是，去年6月29日，“伊斯兰

国”的领袖巴格达迪直接在伊拉克向世人宣布了建国的消息。与一般以破坏为目标的恐怖组织不同，“伊斯兰国”具有明确的领土目标和治理理念。他们力图在控制的领地内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依照其诠释的伊斯兰主义模式，有意识地实行社会改造、恢复奴隶制度、创建奴隶市场等。“伊斯兰国”还公布了一张未来的领土地图，声称要在5年内占领整个中东、非洲东部、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黑海东部、南部和西部，以及亚洲中部和西部，其“终极控制区”的面积比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还要广大。

目标不同，由此决定的袭击策略也有所差异。这一点，早在扎卡维时期就显露无遗，以至于本·拉登和扎卡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貌合神离。2003年8月，扎卡维一口气策划实施了两件大案——先是让一辆载满爆炸物的货车冲进了联合国在巴格达的办公室，造成23人死亡；10天以后，又让自己的岳父驾驶着装有大量爆炸物的汽车冲入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地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导致85人死亡。

身为逊尼派的扎卡维认为，袭击什叶派穆斯林比袭击美国人重要得多，这也是他和本·拉登的分歧所在。2003年8月到2004年12月之间，扎卡维和本·拉登之间多次通信，内容主要是讨论究竟什么是“圣战”的基础。起初，本·拉登反对袭击什叶派目标，并敦促扎卡维尽量避免平民伤亡。但扎卡维在回信中明确表示，如果本·拉登不支持他的想法，他就退出“基地”。

后来，双方都做出了让步，扎卡维宣布效忠于“基地”组织，成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首领。尽管如此，扎卡维与“基地”组织领导层之间在恐怖袭击的策略上仍有不小分歧。“基地”组织希望更多地将攻击目标集中在西方势力上，尤其是美英在伊拉克的驻军。而扎卡维则主张更多地袭击包括什叶派在内的伊拉克平民目标。



“伊斯兰国”2014年1月8日发布在网上的照片。左为人称“首席刽子手”的沙克尔·瓦赫伊布

他宣称穆斯林内部的“叛教者”是“圣战”首先打击的对象，什叶派是一种“与逊尼派伊斯兰毫无共同之处的宗教”。扎卡维认为，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已经被异化，需要通过暴力方式重新清洗和组合。

2006年扎卡维被美军击毙之后，伊拉克的几个极端主义武装在协商之后成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ISI），他们推举巴格达迪为领导人。他是伊斯兰大学的神学博士，并且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一直都在伊拉克境内的清真寺做教士。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与“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和扎瓦西里相比具备更大的舆论和道义优势。尤其2011年本·拉登被美国击毙之后，略显温和的埃及眼科医生扎瓦西里接班，他对巴格达迪倡导的汽车炸弹和自杀式袭击存在保留意见，双方分歧越来越大。

矛盾终于在2013年底被激化。当时，“伊拉克伊斯兰国”趁叙利亚内战之际不断壮大，派往叙利亚的“圣战”人员与当地反政府武装联合成立了“解放阵线”。巴格达迪有意将“伊拉克伊斯兰国”与“解放阵线”合并，但“基地”首领扎瓦西里更倾向于两者分开运行，分别作为“基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分支。双方僵持不下，2014年2月，扎瓦西里公开宣布“基地”组织与“伊拉克伊斯兰国”没有任何关系，双方

关系彻底破裂。巴格达迪则将“伊拉克伊斯兰国”与“解放阵线”合并，成立了“伊斯兰国”。

脱离“基地”组织之后，“伊斯兰国”的目标更加聚焦在贯彻伊斯兰主义之上，对于一切所谓的“叛教者”都格杀勿论。“伊斯兰国”的成员一般露面的时候只露出两只眼睛，但在其发布的斩首和枪决视频中，总有一名男子会公开把自己的面容暴露在公众面前，他

就是人称“首席刽子手”的沙克尔·瓦赫伊布。瓦赫伊布留着标志性的大胡子，一字眉，眼神冷酷，他1971年出生于巴格达，除了首席刽子手外，他还是武装组织的战场指挥官和战术官，多数情况下他都亲自审讯或处决俘虏。在一段视频里，他端着冲锋枪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大卡车，把三名司机叫出来询问他们每天祷告的仪式，发现他们并没有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做祷告后，他眼都不眨地开枪射杀了他们。

他们屠杀的目标并不简单地以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区分，巴黎的枪手冲进剧院扫射的时候，人群中也许会有穆斯林，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聆听重金属摇滚乐这件事就是一个反伊斯兰传统教义的现代化行为。

与“基地”组织所对抗的西方而言，“伊斯兰国”将对抗目标铺展到了所有现代性的方方面面。他们虽然提出了建国方略和领土目标，但是，这与现代民族国家对地理疆域的倚重完全是两个概念。在“伊斯兰国”看来，国家是没有疆界的，所谓领土都是为其意识形态的传播所服务。因此，在“伊斯兰国”面前，传统的国家概念将面临挑战，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青年，都可以依靠更先进的社交媒体和网络传播投奔而来，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之后又可以返回本国，传统的国境线，再难成为阻隔恐怖主义的有效屏障。

本土化与专业化

2010年，“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巴克尔·巴格达迪宣誓就职，为了壮大组织，他采用了两个主要举措——本土化与专业化。

首先是本土化。巴格达迪注重招募伊拉克本地人充实力量，不再像扎卡维那样只依赖于外籍极端主义分子。巴格达迪提高了“圣战”成员的薪金标准，每月向领土管辖区内的年轻人发放200~600美元不等的酬劳，增强该组织在伊拉克逊尼派中的吸引力。

取得当地民众支持是“伊斯兰国”的一贯策略。“伊斯兰国”声称代表伊斯兰教逊尼派，旗帜鲜明地打出反对什叶派的旗帜，所以，它选择的进攻地区大多是传统逊尼派控制的区域。被占领城市的逊尼派老百姓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恐怖分子进来了以后没有一声爆炸、汽车炸弹和枪响，这个城市很安全，但我们现在怕的是政府军，因为政府军会用大炮和飞机轰炸我们，所以我们选择逃跑。”

拿下费卢杰之后，“伊斯兰国”并没有贸然向首都巴格达挺进，而是以此为基地不断巩固势力。“伊斯兰国”组织很善于破坏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他们把幼发拉底河上的水闸关闭，导致洪水泛滥，淹没了巴格达郊区，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后来政府实在没有办法，就另外挖了一条渠，把水引出去，才算解决了这个事。

另外一个就是专业化。巴格达迪挑选了两名萨达姆时代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做自己的副手。其中一位是曾任伊拉克陆军部队少将的图尔马可尼，现在主要负责“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另一位是曾经在萨达姆时代主管伊拉克情报部门任中校的安巴里，现在负责“伊斯兰国”驻叙利亚的事务。这两位贴身副手之外，还有超过1000名来自萨达姆军队及叙利亚政府军的

指挥官，他们有着很高的战斗素养和战场指挥经验。

从武器装备上，“伊斯兰国”除了基本的步兵装备外，还配备了坦克、装甲车、重型火炮等大型武器。此外，“伊斯兰国”的情报工作也相当专业。在叙利亚内战中，“伊斯兰国”不同于那些单纯作战的反对派武装力量，而是借用强大的情报网络配合前线的作战行动。它不仅关注作战部队本身，还关心指挥官、士兵家属、对方领导人等一系列信息，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对待。

在日常事务的管理中，“伊斯兰国”也展现出了一般恐怖组织所不具备的管理能力。“伊斯兰国”通常将社会治理系统分为管理系统和服务系统，前者主要负责安全、宗教政策的宣传和执行、法院和惩罚、教育计划、公共关系和部落事务；后者则主要负责卫生、人道主义援助、食物供给、道路清洁、水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维护。

内部治理结构上，“伊斯兰国”共分为四层权力组织，位于顶端的是哈里发巴格达迪，其下就是巴格达迪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两个地区代理人，他们三人组成了“伊斯兰国”的决策层，制定战略目标，决定何时何地发起行动。第三层权力结构由舒拉议会和沙里亚委员会组成。前者的主要任务是将决策层命令传达至具体指挥官，以确保任务完成；后者则由巴格达迪亲自监管，负责宗教事务。最底层是“伊斯兰国”的六个职能部门，分别为安全情报、军事、地方、宗教事务、宣传与财务，负责具体工作的执行。

“伊斯兰国”的社会治理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建立宣传中心和初级法院，在军事上巩固之后，一般会制定严格的宗教政策和惩罚制度，配备专人及投入一定的资金。当“伊斯兰国”在军事上完全控制领土时，通常会扩大服务范围，提供城市公共服务。总之，“伊斯兰国”自视为一个无

所不包的管理者。

动员与筹资

早在2012年，“伊斯兰国”就在推特上开设了自己的账户——“喜讯的黎明”（The Dawn of Glad Tidings），用阿拉伯语在上面宣传和发布信息。“伊斯兰国”还专门任命了一位负责媒体宣传的专职人员，由他控制着一支由作家、博客主和社交媒体监督者组成的信息工作小队。他们一方面雇用市场营销、公关和视频制作领域的专家，另一方面也教人们如何避开政府网络审查。在利用新技术方面，“伊斯兰国”丝毫不落后。他们不仅能轻而易举地获取推特用户的电子邮箱并向他们发送宣传材料，而且还时不时抛出一些温情画面，以消除潜在支持者的抗拒感。

“伊斯兰国”的运行也与“基地”组织有很大不同。“基地”组织一直以来奉行严格保密的封闭式运行，其筹款和招募等活动都是“黑箱操作”，外界不得而知。而“伊斯兰国”则采用了类似于跨国公司那样的运行方式，甚至像上市公司一样，发布年度财政报告，详细记录每次袭击活动的内容及其参与者信息，方便领导人了解每位参与者的家庭状况，以便在他们死亡或者被捕时支付赔偿金，同时也是为了向捐款者展示“业绩”。根据“伊斯兰国”的“年报”，2013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发动过近万次行动，其中包括1000次暗杀、安装4000枚土制炸弹、释放了数百名激进囚犯。

“伊斯兰国”的国内战斗人员是骨干，主要来自原“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和车臣伊斯兰武装。不过，“伊斯兰国”的国外战斗人员数量要远远高于其国内战斗人员，至2014年底，共有80多个国家的外国武装人员为其效力，他们大多都是青年人。美国中情局2014年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伊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能召集的人员在2万至3.1万人之间，此外，超过1.5万外国战斗人员抵达叙利亚。另一份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追踪研究显示，截至2014年底，加入“伊斯兰国”的外国战斗人员总数为2.073万人，这一数字是自1945年以来极端组织在伊斯兰国家动员的最大规模人数。其中，欧洲大约有4000人，他们通过东南欧国家进入土耳其，然后从土、叙边界进入叙利亚。

“伊斯兰国”招募成员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劫狱。2013年7月21日，“伊斯兰国”同时袭击了巴格达以西和以北的两所监狱，释放了500多名囚犯；2014年6月11日，“伊斯兰国”攻占提克里特市后，又释放了数百名囚犯。这些囚犯或自愿或被胁迫，基本都加入了“伊斯兰国”序列，成为更具破坏性的血腥成员。

与组织动员能力相匹配的，是“伊斯兰国”灵活多样的筹资能力。“伊斯兰国”早期的资金主要来自海湾国家的资助，马利基曾公开谴责沙特和卡塔尔的富翁，通过捐赠的方式来洗钱。但是，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的攻城略地，它开始拥有了更牢固的财政基础。现在，“伊斯兰国”已经控制了伊拉克最重要的炼油厂，并控制叙利亚富油区代尔祖尔省70%的面积，对于无法控制的炼油厂，他们与当地部落达成协议控制石油出口。在拜伊吉炼油厂的血腥争夺战中，他们安排停火让工人能安全撤离，以便战斗结束后工人还能工作。据估计，叙利亚和伊拉克被占领区的石油产出为每天3万~8万桶，按照每桶20~50美元的价格出售，“伊斯兰国”每天就可以获得200万~400万美元的收入。

此外，勒索、抢劫，以及强征税收是他们另一个资金来源渠道。在其控制地区，“伊斯兰国”向每个成年男子征收720美元的人头税，仅在摩苏尔，该组织每月就征收800万美元

的“革命税”，逃亡的什叶派遗留下来的企业和资产也会被他们征收和变卖。联合国报告显示，仅仅2014年，“伊斯兰国”通过绑架等方式就获取了4500万美元赎金。最重大的一次活动是抢劫摩苏尔的国有银行，捞到了4亿美元和大量黄金，使得“伊斯兰国”的总资产达到20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最富裕的恐怖组织。

现在，随着多国部队对油田的打击以及国际油价的下跌，石油收入减少，“伊斯兰国”加大了对历史古迹和文物的搜刮，将其走私到文物黑市倒卖。筹措资金的通道转移至灰色收入、现金交易和非常规银行体系。围剿“伊斯兰国”的金融战争并不容易。

新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活动并没有因为持续多年的打击而减少。美国兰德公司2014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至2013年，“圣战”组织数量增加了58%，“圣战”分子则可能高达10万人。从2014年开始，“伊斯兰国”就开始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新旗手。

“伊斯兰国”以其残忍、血腥以及对传统伊斯兰教义的极端主义恪守，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一批拥护者。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宣布对“伊斯兰国”表示同情和支持，巴基斯坦塔利班下属的“斗士团体”也宣布支持“伊斯兰国”，甚至在东南亚的菲律宾， “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与“阿布沙耶夫武装”团伙已经宣示要效忠“伊斯兰国”。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国”的渗透力正在蔓延。

“9·11”之前，“基地”组织是中央集权式的单一政治军事实体，官僚体系笨重，仰仗苏丹政府和塔利班的庇护而公开行动。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基地”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中央统一指挥减弱。2011年首领本·拉登被

击毙之后，“基地”也开始强调“个人‘圣战’”，呼吁穆斯林“不要依靠他人，自己拿起武器”作战。随着个人“就地‘圣战’”战略的推广，“基地”从组织变成了一种“‘圣战’运动”。现在，这种建立在个人或小团体基础上的“‘圣战’运动”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兰国”征召来的外国战斗人员中，有大约10%~30%（2000~6000人）的人员已经离开冲突地区，大部分返回了各自祖国，还有一部分暂时停留在一些中转国家。他们平日就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在我们身边，一旦有组织命令下来，立刻变成冷血杀手。已经公布的巴黎袭击案中，有几位犯罪嫌疑人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从小在巴黎长大，属于城市边缘人群，有几次犯罪记录，逐渐沦为激进分子。

在全球经济低迷和阿拉伯之春的熏陶下，青年失业率进一步增加，年轻人更容易通过互联网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恐怖组织深知这一点，他们努力比以往表现得更加残忍、更酷。“伊斯兰国”是后本·拉登时代的恐怖组织，呈现出小型化、区域化、本土化的特点。

这种极端分子本土化的趋势是近几年欧洲遭遇恐怖袭击中的常见现象，他们通常由一小撮青年伊斯兰极端分子独立进行。这些青年出生在当地，通过清真寺和邻里们相互认识，在本土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为伊斯兰激进分子。未来几年，诸如“伊斯兰国”这样的新型恐怖组织，会不断借用各国的政策漏洞和民众不满，播撒“圣战”主义思想的种子，激发草根“圣战”。反恐斗争，将超越单纯的军事和金融对抗战，演变成一场漫长的、无处不在的较量。■

（参考文献：《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王晋著；《“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和策略选择》，曾向红、陈亚洲著；《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钱雪梅著）

巴格达迪：新一代恐怖头目

有关他的信息极其稀少，但他却是未来无法回避的关键人物。

记者 付晓英



巴格达迪在 2014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讲话视频截图

“哈里发易卜拉欣”

巴格达迪的首次正式亮相似乎经过了一番精心的设计，颇具仪式感。

那天是 2014 年 7 月 4 日，礼拜五，伊斯兰教的主麻日。留着灰白色长胡须、穿着黑色长袍、裹着黑色头巾的巴格达迪慢慢走上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一家清真寺的布道坛，他站在白色的电风扇前面，开始对着台下的听众发表演说。

作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头目，巴格达迪一直保持着神秘。此前，他从未公开露面，甚至在面对亲信时都戴着面具，还因此获得了“鬼影”和“隐形圣战者”的外号。长期以来，流传在外的只有两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其中有一张还是 2004 年他在监狱时被拍下的，那时候的巴格达迪 33 岁，留着短发，皮肤是棕色的，眉毛黑而浓密，脸颊两侧的胡须修剪得很整齐，看上去与普通的穆斯林青年并无二致。

然而 10 年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巴格达迪带领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掀起了惊涛骇浪。在他公开露面前几天，6 月 29 日，伊斯兰斋月的首日，“伊斯兰国”通过网络向世界宣布正式建立，“领土”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省一直延伸到伊拉克北部的迪亚拉省，达 25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的国土面积，而巴格达迪则摇身一变成为“新国家”的“哈里发易卜拉欣”。

按照伊斯兰主义的认知，“哈里发”应该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共同的统治者，是先知穆罕默德在人间唯一合法的代表和继承人。自从 1924 年 3 月 3 日被凯末尔主导下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废黜后，“哈里发”的称号已经消失了近一个世纪。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易卜拉欣”，在整个世界引发了巨大的波澜，但他对此毫不在意。就像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的领袖发表就职演说一样，巴格达迪扯下面具，走到台前。

这次公开露面极具象征意义，每一个元素都值得玩味。他登上的清真寺建造于赞吉王朝，距今已有 900 多年历史。在赞吉王朝的领导下，穆斯林军队将东征的十字军赶出埃及，而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开国君主萨拉丁年轻时就在这支军队中战斗，后来还率军攻占了耶路撒冷，为穆斯林世界创立了不朽的功勋。巴格达迪对耶路撒冷同样觊觎已久，他告诉下属们，耶路撒冷就是“伊斯兰国”下一个目标。他的黑色头巾在伊斯兰教中一般只有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才可以佩戴，这恰恰是巴格达迪近年来一直对外宣称的身份，甚至连黑色的长袍也包含寓意。8 世纪时，伊斯兰黑袍军占领了横跨欧亚非的广阔区域，领土从比利牛斯山脉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巴基斯坦。扩张领土当然也是“伊斯兰国”的野心，他们声称要在 5 年内占领整个中东，非洲东部、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黑海东部、南部和西部，以及亚洲中部和西部，“理想”中的未来版图甚至比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还要大。

演说时，武装分子布满了现场，清真寺周围的手机信号被屏蔽了，现场的人群也被禁止拍照。此刻的巴格达迪看上去不太像一个野心勃勃、恶贯满盈的恐怖头子，他神色庄严肃穆，偶尔会蹙紧眉头，但语调始终平静威严：“长久以来的痛苦就要结束了，‘圣战’就要胜利了，真主保佑我们胜利。”“我身负领导你们的重担，却不比你们拥有更好的品德。如果你认为我是对的，请帮助我；如果发现我有错，请劝阻我，但要像我服从真主那样服从我……”他似乎有意按照历

史尘烟里的“哈里发”塑造自己的形象，但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几乎让这成为笑话。巴格达迪一直强调自己是反西方生活方式的典范，要求追随者放弃西方观念与生活方式，但在当天的演讲中，他的手腕上戴了一块价值4000多英镑的名表，正来自他所反对的西方世界。

搅动世界的恐怖头目

价格昂贵的手表为巴格达迪招来不少讥讽，欧美媒体打趣他“炫富”，事实上，他的确掌握了大量财富。他领导下的“伊斯兰国”是最富有的恐怖组织，作为精明的“战略家”，他不仅有能力募集资金，还想方设法在财政上实现“自力更生”。

早期，巴格达迪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科威特、卡塔尔以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富人的支持，后来他开始控制油田，并与石油开采地区的部落结盟。知情人士说，位于叙利亚拉卡省南部的一个油田每天能为巴格达迪带来130万美元收益，其他油田每天也能带来50万美元的收益。除了占领油田，绑架勒索也是敛财的手段，美国情报机构猜测，“伊斯兰国”仅仅通过索要赎金就攫取了上千万美元。一名伊拉克官员还相对精确地计算了巴格达迪的财富，他说：“摩苏尔沦陷前，巴格达迪的现金和资产总共为8.75亿美元。占领摩苏尔后，他们从当地银行抢劫了大量美元现金和黄金，后来又从伊军基地内缴获大量武器和车辆，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军援助伊拉克的装备，包括6架‘黑鹰’直升机。如此一来，他的总资产可能增加到15亿美元。”

富可敌国的巴格达迪行事更有底气。2013年3月，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救国阵线”攻破了东部重镇拉卡，巴格达迪的组织在领土、人力、资金等方面取得突飞猛进，他拒绝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职位，并于4月份宣布将伊拉克“基地”组织与叙利亚反对

派武装“救国阵线”合并，成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即ISIS。“救国阵线”头目贾兰尼不愿听命于巴格达迪，“基地”组织首领扎瓦希里也反对两组织合并。但实力强大的巴格达迪拒绝听从扎瓦希里的遥控，他公开说：“你不是我的老板，无权指挥我。”他还进一步控制了“胜利阵线”中约80%的外籍武装分子。

2014年2月，“基地”组织宣布与巴格达迪“恩断义绝”。即使成为扎瓦希里的对头，巴格达迪仍不为所动。他继续从也门和索马里等国的“基地”组织分支中吸收成员，一步步蚕食“基地”的力量，超过1.2万名极端分子投身于他。在狂热的“圣战者”眼中，巴格达迪的威望已超过扎瓦希里，即使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巴格达迪的影响力正日益提高。他横行叙利亚和伊拉克，杀戮无数，被认为是“更暴力、更恶毒、更反美”的人，他成功塑造了自己在伊斯兰国家的权威地位，成为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恐怖头子。2011年5月本·拉登被击毙后，巴格达迪曾誓言复仇，宣称要在伊拉克境内制造百起恐怖袭击。2012年7月，巴格达迪当时领导的组织ISI发布视频，煽动追随者在伊拉克全境实施“劫狱”、“越狱”，随后一年，他指挥了24起汽车炸弹袭击，攻击9座伊拉克监狱，致使数百名极端分子越狱。如今，他自立门户成为最残暴强悍的恐怖组织头目，早已超越了当初立下的目标。

与以往的恐怖头子相比，巴格达迪更加谨慎，也更加狡猾。叙利亚武装分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哈马德曾亲眼见过巴格达迪，他告诉《时代》周刊，巴格达迪非常重视自己和手下的安全，每一次发动攻击前，他都会精心策划退路和营救路线。“他知道人们多么容易被金钱收买，所以从不与人分享秘密。”哈马德说。而对手“真主党”武装情报官员艾哈迈德的讲述则更加富有传奇色彩，他说，巴格达迪不仅擅长伪装容颜，还会讲带黎巴嫩、叙利

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各种口音的阿拉伯语，足以乱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巴格达迪长什么样，即使今天你就坐在他旁边，第二天走过他身边时，你却可能压根儿认不出他。”

巴格达迪还具有一种罕见的全球视野，他不光在中东招募成员，还向欧美“圣战者”敞开大门，这些人被训练得“无畏且残忍”，不光在中东战场上发挥作用，回国后还为巴格达迪招募新成员，在中东以外的国家发动袭击。他领导了一群“最难缠的恐怖分子”，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支持者说，巴格达迪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能力”，“当你拥有他那样的军队、决心和信仰，会让全世界害怕”。他已经成为影响中东地区甚至整个世界未来局势的关键人物。

无名小卒的“逆袭”

巴格达迪早期的人生究竟如何，仍然扑朔迷离。“伊斯兰国”官方的宣传材料称，他从18岁开始进入巴格达的伊斯兰大学学习，最终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亲属中既有教士，也有研究阿拉伯语、修辞学和逻辑学的教授。

但是，在2010年之前，巴格达迪还只是易卜拉欣·巴特利·萨马拉伊，一个无名小卒。1971年，他出生在伊拉克萨迈拉市一个“贫穷但富有教养”的家庭。在当年的邻居哈密德的回忆里，萨马拉伊还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孩，胡子稀疏，穿着日常的伊拉克男性长袍，头戴一顶小白帽。“他很平和，也很安静，不怎么喜欢聊天。他从来不像萨迈拉的其他男人一样穿衬衫和裤子，也从来不在咖啡馆消磨时光，他的自行车后面总会放着宗教或其他相关的书籍，他有一个来自清真寺的小圈子。”

曾与巴格达迪在同一间清真寺做礼拜的阿布阿里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回忆说，那时的巴格达迪并不突出，只在足球场展露光芒。他曾是清真寺

足球队的后卫，因为技术出色被队友们称为“清真寺梅西”。阿布阿里印象中的巴格达迪很少生气，但却是极为保守的伊斯兰主义的拥护者。“有一次区内举行婚礼，男女在同一个房间里兴高采烈地跳舞，巴格达迪在街上走过看到此情景，大喊：‘男人和女人怎么能这样一起跳舞？这是违反教义的！’于是阻止这些人跳舞。”

对于巴格达迪30岁前的真实经历，外界知之甚少，相关传言也有很大分歧。一种说法是，巴格达迪曾在巴格达西部贫民区托布奇一间小清真寺附近租住超过10年，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他没有公然反美，继续过着跟以前一样的生活，但当时的业主要求他加入伊斯兰党，他则以政党违反教义为由坚拒，和业主闹翻，最后迫不得已离开，搬到伊拉克安巴尔省的加伊姆。另一种说法是，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巴格达迪凭借丰富的伊斯兰教学识，在伊拉克东部扮演“布道者”的角色。当时他已经非常崇尚武力，一面在迪亚拉省“布道”，一面招募自己的武装力量，表面“挂靠”“基地”组

织，实际上早已拥兵自重，还担任了“圣战者协商会议”主席。

然而从2004年开始，他的人生经历基本可以确定，萨马拉伊逐渐成为巴格达迪。2004年，在一次针对“基地”组织首领扎卡维的清扫捕捉行动中，他在费卢杰被美军抓住，被关押在伊拉克南部的“布卡营”，身份是“平民拘禁”，意思是他只是与恐怖组织有所联系，但却没有积极从事恐怖活动。

巴格达迪究竟在“布卡营”待了多长时间，现在仍然充满争议，普遍的说法是他被关押了5年，直到2009年“布卡营”关闭时才被释放。然而，无论“布卡营”时光有多长，对他而言都是一段充满收获的时期。那里就像一个为恐怖分子们准备的夏令营，犯人们通过互动、交换信息和战斗策略，为未来的活动建立了重要的人际关系网。“很多‘圣战’分子在‘布卡营’互相结识，潜在的恐怖分子开始变得激进并彼此联结起来。那是一个很多‘伊斯兰国’领导人待过的地方。”“叙利亚危机”网站编辑阿隆·隆德说。对巴格达迪来说，“布卡营”当

然是他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他抓住机会，开始建立自己的新事业。他在那里与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开始了接触，而阿德纳尼现在是“伊斯兰国”的发言人。

被释放后，巴格达迪成为一名真正的极端恐怖分子，并且只用了几年时间就成为“恐怖大亨”。情报显示，2010年，一位前萨达姆军队的将军介绍巴格达迪加入“基地”组织，他手段毒辣残忍，抓到俘虏后一律枪毙或砍头，并拍下行刑过程发布到网上。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巴格达迪嗅到机会，不仅向叙利亚部署队伍，还为“救国阵线”提供资金，一举成为反抗阿萨德政权的生力军。巴格达迪因此被美国反恐部门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后者还曾在2011年悬赏1000万美元捉拿巴格达迪，但为时已晚，巴格达迪已经由一个无名小卒逆袭成“恐怖大亨”，重新缉捕他不再那么容易。■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 *Who Is ISIS Leader Abu Bakr al-Baghdadi* 以及 *Abu Bakr al-Baghdadi, Isis leader* 等资料）

最美的滇与藏

踏寻旅人心目中的心灵圣地
深入绝美与隐秘之境
呈现与众不同的行走记忆

内含周刊：
《最美的滇藏线》
《去墨脱》
《腾冲》
《西双版纳》

可在以下电商购买本产品

亚马逊 amazon.cn | JD 京东 | 当当网 dangdang.com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典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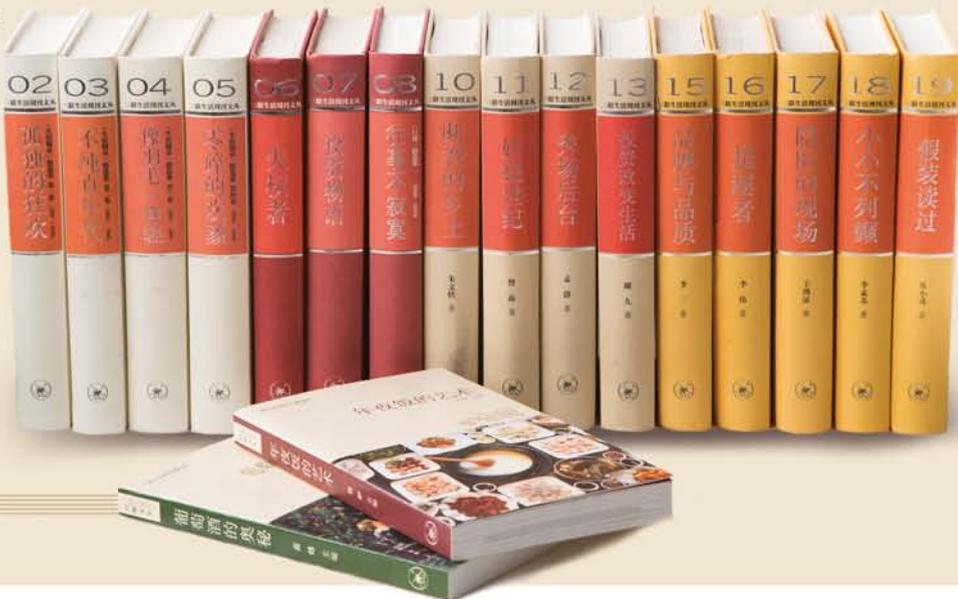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从，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从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 李鸿谷	投资物语 / 邢海洋	往事不寂寞 / 李青	有关品质 / 朱伟	断裂的乡土 / 朱文珏	妖娆世纪 / 曾森	秀场后台 / 孟静	投资改变生活 / 谢九	生命八卦 / 袁越	品牌与品质 / 李三	超越者 / 李伟	隐匿的现场 / 王鸿琼	小小不列颠 / 李孟苏	假装读过 / 贝小戎	廿年「精装版」	廿年「平装版」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88元	78元	56元	88元	88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从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左、右图：2015年11月15日，“伊斯兰国”网站上发布的图片展示恐怖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城市尼尼微的活动情况

新恐怖主义的社交网络时代

“打开家门”和“报平安”让全世界在巴黎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第一时间在社交网络上感到了来自人性的温暖。然而“伊斯兰国”立刻在推特上（而不是自己的网站）称伦敦将是下一个目标，罗马与华盛顿也在劫难逃。

我们离不开社交网络，“伊斯兰国”也一样。

主笔 葛维樱

“曾经我们认为恐怖分子居住在遥远的大沙漠或深山，但现在数据显示更多来自北非、西欧和‘大叙利亚’地区。”反恐专家科尔曼（Evan Kohlmann）说。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显示，通过网站和聊天室传播理念多年后，极端组织找到了“网络圣战”的新阵地。安全智囊机构 Soufan 研究发现，今年5月的某一天内，全球国际问题专家和外交家就叙利亚问题共发出1.07万条相关推特，只得到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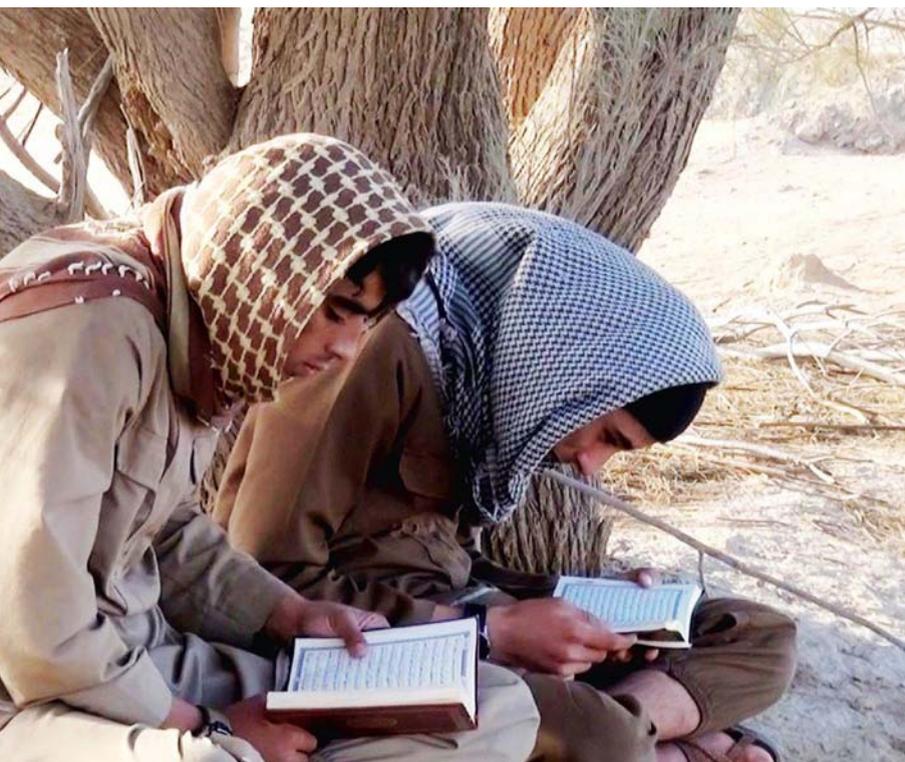
条回复；而叙利亚的“战士”们共发出308条推特，却得到了惊人的1.1609万条回复。旧时认为恐怖分子不愿意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也不具备新知识新技能的猜测彻底破除，“核心成员内部有极强的技术骨干”使恐怖主义进入社交网络时代。

恐怖3.0时代的“独狼”

法国《世界报》报道巴黎自从《查

理周刊》恐怖袭击之后，一直把网络视为反恐新战线。英国首相卡梅伦设计了一个“网络战争演习”小组，希望奥巴马让谷歌、脸书等美国高技术企业允许政府监视加密内容。卡梅伦一直声称情报机构必须拦截恐怖分子的信息，但这个观点也同时触动了欧洲和美国人的敏感神经，在寻找隐私和安全的平衡当中依然不易。

另一层更大的矛盾是政府与资本市场的互相制衡。卡梅伦提出来自英



国情报监听机构国家通信局新局长汉尼根的撰文内容：“如果私人业界包括垄断互联网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不愿提供更大的帮助，英国国家通信局及其姐妹机构英国军情五处（MI5）和秘密情报局将无法应对这些挑战。”2014年6月只要在推特上使用巴格达作为关键词就能出现大量“伊斯兰国”黑旗飘扬的图片。更易传播的信息永远如斯诺登所揭发，英美大规模监控电话、电邮、社交媒体。汉尼根强硬地认为“隐私权从未是一项绝对的权利”。“我理解为什么科技公司与政府关系不融洽。它们期望能作为中立的信息管道，置身于政治以外或以上……它们或许很反感，但事实上它们已成为恐怖分子和罪犯首选的指挥和控制网络。”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中央司令部和大公司网站也常受“圣战”支持者网络攻击。法国警察部门里真正从事追查网络恐怖分子和煽动者的不过几十人。当局想法仍然是把“责任”

转交给社交网络平台运营商，而推特高管和员工也收到了来自极端组织的死亡威胁。扎克伯格曾在其个人主页的声明中称，网站并不是针对任何政策和准则做调整，只是给出更多的指导意见。“人们想知道我们会拿掉或保留什么争议性内容，取舍的原因是什么。”

最新关于巴黎遭遇恐怖袭击的情报是：恐怖分子至少有1台PS4游戏机。比利时内政部长让·让邦（Jan Jambon）甚至肯定，“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使用PS4通信，因为PS4难以被监控。游戏主机是一个开放的独立环境。即使没有外围设备也可以为恐怖分子提供通信的渠道，而且比传统加密电话、短信和邮件更为安全。随着社交游戏的爆发增长，2013年斯诺登爆料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多年以来一直在游戏中寻找恐怖分子和相关信息。真实世界的特工已经开始在虚拟世界

中扮演各种角色，例如《魔兽世界》中的兽人、《第二人生》中的人类化身等等，而且英美和“伊斯兰国”都愿意从一些技术高超的游戏玩家中招募潜在的情报员。

“极端组织支持者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一个结构严密的社区。”前英国安全顾问、现 Soufan 副总裁理查德·巴雷特（Richard Barret）指出，“社区具备自我增强机制，而且对外界免疫，人们一旦进入社区内部，就再也听不进其他声音，从此只活在经过自我筛选的信息世界。”“伊斯兰国”发展虽晚，却在短短10年（尤其是近两年）之内将互联网带来的便利用到极致，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来宣传极端保守的观念，迅猛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加入。

在吸引追随者方面，社交网络展示出此前的互联网没有的长处。据 Technews 报道，“伊斯兰国”具有很明确的社交媒体策略，会通过至少24种语言传递信息。“伊斯兰国”还有个账号专门发布可爱猫咪的照片，这些照片中可爱的猫咪和战士、冲锋枪、健身器材一起入境。他们的推文中暴力色彩淡化，涉及更多社会问题，试图与人们可能面临的难题建立更多联系，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另外也善于运用谷歌的卫星和街景地图来确定攻击计划。

为什么年轻的英国、美国、法国极端分子愿意加入“伊斯兰国”而不是“基地”组织？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巴拉克·门德尔松认为：“‘基地’组织最大的成果是‘9·11’恐怖事件，但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很多现在的极端分子那时还是小孩，他们对那些已经老去的组织没什么归属感。”根据布鲁金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项目公布的报告，推特伊斯兰使用者被定性和定量研究，安卓手机使用者高达69%，苹果手机被“伊斯兰国”基于安全性考量只占30%，并还将开始禁用。国家地点很多没有选择开启。使

用时区集中在巴格达时区、基辅、雅典、利亚德和阿姆斯特丹。42%的账号宣称他们并不是来自叙利亚或伊拉克，而是来自“伊斯兰国”。语言上18%是英语，6%是法语，阿拉伯语占73%。账号针对西方的支持者进行宣传的比例引起瞩目，英语、法语加在一起人数可以占到“恐怖网民”的四分之一。

马来西亚反恐特别行动副总监阿育汉指出，无论是在招募、联络、策划和发动攻击方面，卡伊达等组织都已改变策略。“以前招募新人不仅要面对面，还要花一年时间来训练，但现在通过社交网站，只需数天甚至数小时，这些新成员就能参与恐怖活动，发动恐怖袭击。”他指出，这是因为现在恐怖分子采用的新策略是以“独狼式”发动恐怖袭击，即单独行动，而这也让警方更加难以追查恐怖分子的行踪及采取预防措施。

“独狼”大多为男性，年龄在18~29岁，此前毫无战争经验，与叙利亚也毫无瓜葛。他们往往游离于社会边缘，对国家心怀不满、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他们在社交网络上的活跃，则吸引了更多的新人。很多从西方来的极端分子，在社交网络上总是把自己的生活描述得“充满温情，充满意义”。他们的平均“粉丝”数量1000个以上，远高于普通用户的200个。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他们要对抗陌生环境带来的恐惧”。极端分子们在社交网络上和青少年的“互动”可谓无微不至，从如何获得枪支和防弹衣的途径，再到晚上如何避免蚊虫叮咬，只要对方有提问，他们都会一一予以解答。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网络挑衅美国，近日一个极端分子账号发布了“远眺”白宫的照片，此后被封号。

在恐怖主义3.0时代，社交网络是如何变成极端组织回音室的？支持者们善用特定时间大量推送的战术，使受众误以为推特上“伊斯兰国”势力强大。在大量“我们依然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背离欧洲的父母，消失后突

然成为‘战士’”的欧美报道中，有一个特别之例。2014年8月叙利亚自由军与“伊斯兰国”交战，战后自由军搜检战场，在其中一具“伊斯兰国”士兵的尸体上，找到了800美元和一本美国护照。护照显示，这位美国公民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凯恩（Douglas McArthur McCain），死时只有33岁。西方媒体迅速对麦凯恩的身份和身世进行了深入挖掘。人们很快得以一窥他在美国的早期生活：他出生在伊利诺伊州，后随家人迁居明尼苏达州，在一个郊区小镇度过了平静的童年。他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父母是普通蓝领，一家人每周都会去教堂。他酷爱打篮球，最喜欢的NBA球队是芝加哥公牛队，偶像是迈克尔·乔丹。他最喜欢的食物是比萨，最爱看的电视剧是《辛普森一家》。据明尼苏达州法院记录，麦凯恩先后因扰乱治安、私藏大麻、超速、盗窃、诈骗等罪名9次被捕。再后来，麦凯恩搬到加州圣迭戈，当地法庭记录显示他再也没有触犯法律的记录。

麦凯恩在推特和脸书上的信息很丰富。2004年，他就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的推特ID叫作“杜瓦利·哈立德”（Duale Khalid），脸书ID是“安拉的仆仆杜瓦利”（Duale ThaslaveofAllah）。推特个人简介一栏写着：伊斯兰教凌驾一切。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在社交媒体上十分活跃。但是，直到亲赴叙利亚之前一年，他的两个账号上还尽是些世俗琐事，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朋友讨论篮球，谈论湖人队的球员是多么差劲，很少提及伊斯兰教和安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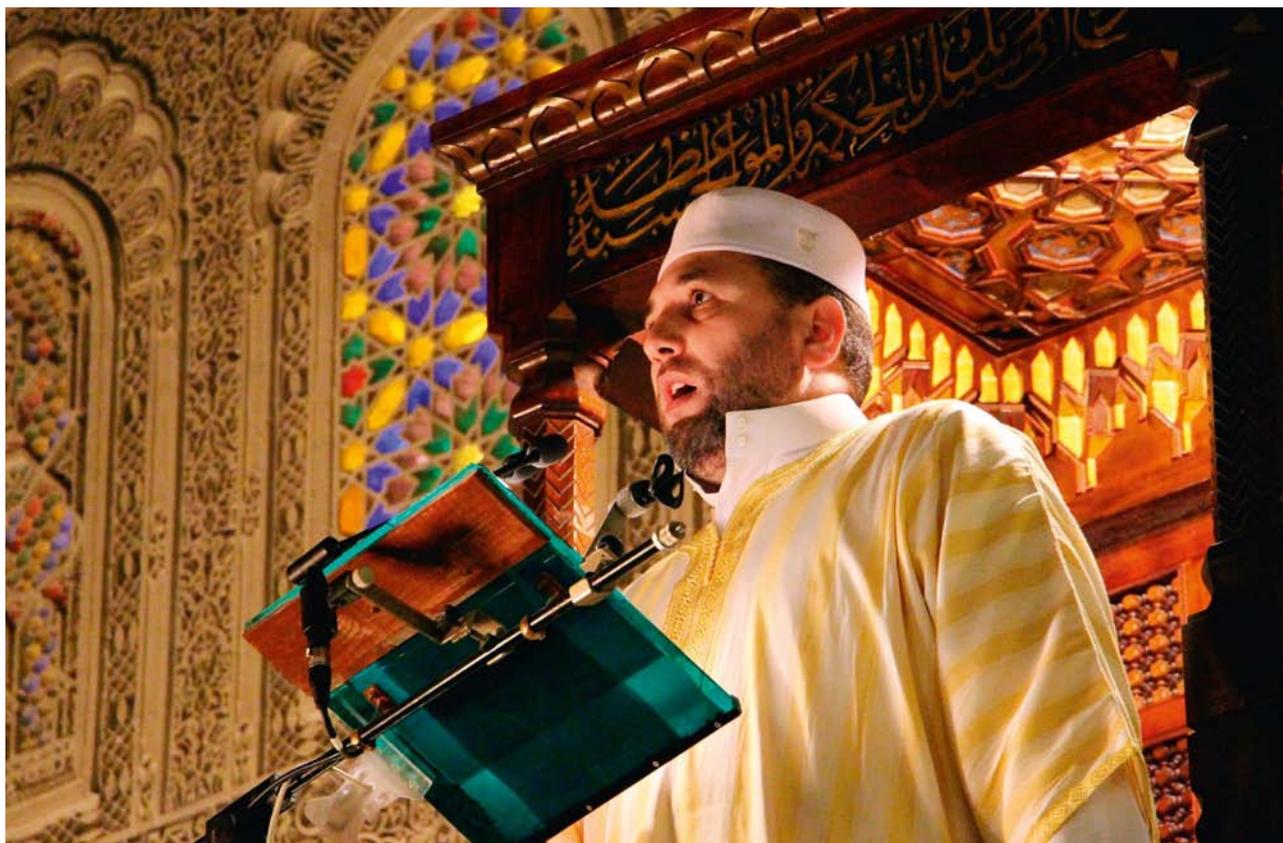
在那之后，麦凯恩的推特和脸书突然陷入长达一年多的沉寂。直到2014年5月中旬，“伊斯兰国”通过公开执行死刑，高调宣示对叙利亚城市拉卡（Raqqa）的控制权，几周后，该组织向伊拉克北部发起军事行动。与此同时，麦凯恩的社交账号也“活”了过来。这一次，他的推特开始包含

更多宗教内容。他主动向其他用户推荐“伊斯兰国”发言人的演讲，与一些自称“圣战士”的人成为线上好友，在与他们的互动中日渐表现出对白人的厌恶。

在脸书上，他的形象也开始走向黑暗。他自称“安拉的士兵”，上传的照片中混杂着普通家庭生活和“伊斯兰国”的黑色旗帜。他谈论吸烟，阅读《国家地理》，谈论他在索马里的朋友，还有他日渐高涨的宗教情绪。更加令抓典型的媒体震惊的是，就在麦凯恩死去几天后，他的推特和脸书账号，连同他社交圈内的大量关联账号，突然之间被删除一空，另一些关联账号则改名换姓、另辟战场。这一切的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势力。

为了重建已经消失几个世纪之久的哈里发王国，“伊斯兰国”正在利用社交网络这一21世纪新生事物，作为其招募成员和筹措资金的关键渠道。欧美国家的年轻人加入“伊斯兰国”的报道屡见不鲜。这些年轻人偷偷从家中跑出去，几个月后，家人们在脸书或推特上看到他们长满大胡子，一手拿着枪，另一手食指指向天空的照片。女孩们裹着黑色长袍，露出一张稚嫩的脸，她们宣布自己爱上了“伊斯兰国”战士。面对VICE记者，来自比利时的父亲阿卜杜拉（Abdullah Al-Belgian）引导儿子相信“圣战”，杀死比利时和欧洲的异教徒。而澳大利亚的父亲卡勒德（Khaled Sharrouf）却让自己年仅7岁的儿子双手提着政府军士兵的人头拍照，并上传到推特炫耀。

“伊斯兰国”的网络目标人群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叙利亚和伊拉克本地居民，对于这类人群它往往恩威并施，一边以武力恐吓，一边以优渥的待遇加以诱惑。第二类是生活在西方和其他某些地区的“敌人”，对这类人群，“伊斯兰国”更急于表达仇恨、炫耀武力和宣示主张。第三类就是“圣战”运动的潜在同情者和支持者，这



2015年1月9日,《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巴黎清真寺为遇难者诵读《古兰经》

些人可能生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他们正是“伊斯兰国”最希望拉拢和招募的对象。

博弈场:技术与传播之战中的恶魔营销

为了争取第三类人群,社交网络成了“伊斯兰国”最重要的博弈场。据 Soufan 估算,2011年至今,已经有来自全球81个国家的1.2万多名外国人加入了叙利亚恐怖组织,其中2500人来自西方国家。“圣战”分子还经常通过匿名的社交平台 ask fm 和即时通讯软件 Kik 诱骗女性加入“伊斯兰国”。长相英俊的英国籍“圣战”分子阿布·奥斯曼 (Abu Uthman) 就曾经在 ask fm 上用 @Uthman 的昵称与别人交流。向他示好、求婚的女性数不胜数。他会鼓动这些“追星”女性进入战区,指

导她们如何到达叙利亚边境。

“伊斯兰国”对网络的发力源自幕后强大的技术支持。意识到手下这些年轻的极端分子主要是冲着教派暴力冲突而来,没有什么职业技能,“伊斯兰国”的“国王”巴格达迪在最近发布的一段讲话录音中召唤医生和工程师,协助建设他的“新国家”。“伊斯兰国”并不满足于在推特、脸书上发布消息,他们研发了自己的智能手机第三方应用程序 (APP)——“黎明”。这个手机应用程序由“伊斯兰国”推出,旨在“为高端客户群服务,让他们能够实时掌握‘圣战’的最新消息”。“黎明”在网上架短短几天就出现在4万多条推特里,应用推送了大量宣传图片,包括“伊斯兰国”战士乘坐卡车经过一个标记为“巴格达”的标牌,旁白为“伊斯兰国,我们正在向巴格达进发”,抑或是一架美国“黑鹰”直

升机图片,旁白为“很快就要加入我们的空军”。很快已有上千人下载了这个APP,填写完极为详尽的个人资料后,就可以注册使用。

曾经,极端组织通过互联网极端思想论坛或下载链接等方式公开各类信息,社交网站更多扮演“配角”。在那种情形下,恐怖组织支持者只能接收,却很难互动和二次传播。另外,类似论坛或下载链接一旦被发现,很快就会被关闭,难以长时间维持。即便相关网站关掉相关账号,恐怖组织由于相对隐蔽,一般不会暴露详细信息,同时还可以随意注册新号,立即“回归”。美国记者 J.M. 伯杰说:“一旦你注册成功,这个APP就会推送‘伊斯兰国’的消息给你,微博的消息也会推送,并且附上文字、图片、视频、链接,以方便你在推特上转载,或是传播到其他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其后



2014年1月21日，肯尼亚内罗毕购物中心恐怖袭击案的4名嫌疑人被军方押至案发现场进行案情调查

“黎明”被封锁。

通过社交网络，“伊斯兰国”能够与支持者直接互动，接受留言和转发，扩大传播范围并提升速度，甚至直接在全球范围内招募追随者。2014年6月，伴随“伊斯兰国”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进展，一段长达61分钟的视频在互联网平台上出现。视频中，“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半夜敲响警方高级官员的家门，蒙住这名官员的眼睛，在卧室中砍下了这名官员的头。分析师认为，正是视频传播的恐怖信息令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接下来的冲突中失去斗志、迅速瓦解，接连丢掉摩苏尔和提克里特两大重镇。

2015年1月，索马里青年党的推特账号@HSMPress向2万名“粉丝”表示，将杀死被俘的法国特工丹尼斯·埃里克斯，随即宣布其死讯。它通过推特网公布了法国特种部队指挥官的一张照片，他在营救埃里克斯的

行动中被杀害。“伊斯兰国”官方控制多个推特账号，让他们的战果、招募信息能大量流传。尽管有多个推特账号因贴出血腥照片和影片被停权处置，仍然阻止不了“伊斯兰国”的宣传机器，新的账号纷纷诞生。另外新社交媒体正在五花八门地应对这个时代最敏感最酷的需要，也是恐怖分子的福音。诸如利用在线文本编辑平台JustPaste这些工具来总结自己的战斗情况、通过在线音频分享平台SoundCloud公布音频报告，并通过Instagram和WhatsApp这些社交应用来发布图片和视频内容。

WhatsApp2014年底增加了端对端加密。社交网络自身有趋私的特点，也让极端组织形成绵密的信息网。卡梅伦连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阻止snapchat和WhatsApp这样主打私密社交的应用。“我们是否允许人们以我们不可能读取的方式来通信呢？我的

答案是：不允许，我们一定不允许。”

此前最善于利用互联网的“恐怖偶像”是已被击毙的奥拉基，在发展社交媒体策略方面，安瓦尔·奥拉基有两个绰号，一个是“电邮上的伊玛目”，另一个是“网络上的本·拉登”。奥拉基出生在美国，在弗吉尼亚州一座清真寺担任伊玛目（伊斯兰教长）。温文尔雅的风格和激动人心的演讲，让奥拉基俘虏了一批又一批“粉丝”。这位“典型的现代恐怖分子”擅长操纵错综复杂的网络，利用社交媒体“反抗西方国家的暴力”，向西方“出口”“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他在支持者建立的网站上写：“互联网已成为传播‘圣战’号召的伟大介质。”2009年他指导的底特律的阿卜杜勒·穆塔拉布被控在圣诞节时将炸弹藏在内衣里，试图炸毁美国西北航空公司253航班。他用电子邮件鼓励美国军方心理医生尼达尔·马利克·哈桑上校杀死美军士兵。

当年11月，哈桑被控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杀13人，打伤43人。

“执法机构或情报机构想要监督社交媒体非常困难。”网络安全智库“美国网络影响部”首席技术官约翰·邦贾尼尔认为，“推特可以踢走那些违反服务条款的人，但没办法阻止那些家伙回来创建另一个账户。”只凭政府的情报机构更多依靠二级和三级网站，而对于那些已经存在的地下网络，就显得被动许多。例如美国的1974年颁布的隐私法，要求政府机构公开对个人的数据，包括很多使用互相信息的规则。当然执法机构有一定豁免权，例如设计虚假网站诱捕恐怖分子，但是这个范围不明确。

反恐专家科尔曼说，目前90%的互联网恐怖活动是利用社交网络工具进行的，社交网络的聊天基地，不但作为虚拟防火墙为这些恐怖分子提供了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场所，而且还让“粉丝”与这些恐怖活动代言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最重要的视频和发布几乎全是密码保护过的支持“基地”组织的论坛率先发出。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被社交网络改变。大量自媒体追求速度和不加辨识，使很多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信息传播媲美路透社的发布形式。

与那些往半岛电视台寄录像带的旧恐怖分子有天壤之别，扎卡维发表在社交网络上的演说，已经有唯一的官方性质。极端组织真实的公报和视频自发从各网站流出。除了注册推特外，他们也开始直接将自己的袭击视频上传到YouTube上。“伊斯兰国”就曾连续多次在网上发布针对美国、日本公民的斩首视频引起全球关注。随着传统论坛逐渐式微，“伊斯兰国”及时顺应了这一潮流，比其他“圣战”组织更快更好地利用社交网络进行宣传，用煽动性的语言和令人震撼的图像成功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运用标签功能，即符号“#”连接特定词条形成“推特”话题，以便被更多人看到。

同时，在发送信息时，他们还会采用类似“病毒营销”的办法，即在极端团体信息中加入“#世界杯”之类的活跃标签，这样当人们搜索这些热点词时，就有可能看到“伊斯兰国”的信息。在世界杯期间，“伊斯兰国”为吸引全球关注，发布推特邀请阿根廷球星梅西加入“圣战”，原因是梅西率队淘汰了伊朗队，而伊朗支持目前伊拉克现任的什叶派政府。这一策划使得发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主义武装组织之乱被刻意包装成这一区域内部教派之争，而非恐怖主义之祸。

由此可见社交网络上的热门标签是极端组织加速信息传播的有效工具。从世界杯到加州地震，只要是热门话题，都曾经被他们利用。2014年8月20日，“伊斯兰国”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公布了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James Foley）被斩首的视频。通过精心设置的标签，视频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用户转发评论，几乎立即就登上了全球各大媒体头条。

军事力量和残暴性成了“伊斯兰国”的“恶魔网络营销”。和“基地”组织总是在不断地宣称成为基地组织成员的种种好处不同，“伊斯兰国”的宣传策略改变了，他们鼓励西方护照持有者彻底毁掉自己的护照，以此来显示自己破釜沉舟加盟恐怖主义事业的决心。“我们的很多兄弟的支持都是来自视频，想想多少人在看了视频之后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吧。”恐怖分子尤尼斯（Younis Tsouli）用账户名Irhabi007说。发布视频宣布为恐怖活动负责已经成了恐怖分子的最主要新闻发布平台。

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一个力作就是对尤尼斯的摧毁。英国调查得出的情报包括汽车炸弹准备过程、在华盛顿特区的指令位置。但这些恐怖分子的学习能力同样惊人，尤尼斯刚刚被抓，避过执法和情报机构耳目的新加密技术手段又在论坛里开始了“新知识”普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

为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封杀那些网站呢？回顾美国联邦调查局上世纪40年代以来收集情报的主要渠道就是敌对势力的报纸杂志，联邦调查局一直在收集和翻译这些危险网站。除了侦测情报，确定哪些极端组织的网站“最重要”一直是美国政府的难解之题。这些网站信息，视频下面更新的“圣战士兵”回复可能是一条重要的情报链。2012年12月，“基地”组织的顶级论坛Shamukh al-Islam被关闭。消息人士认为，该站被关闭，主要是受到美欧情报机构的压力所导致。虽然该论坛在两个月后重新上线，但在这一次关站行动之后，“基地”组织及其全球拥趸们开始加速对他们的网络活动模式进行调整——将“圣战”宣传从Web论坛向社交媒体迁移。

也有政治专家分析，正是因为摧毁了“蜂巢”，蜜蜂才会到处乱飞。确实，欧美人权人士一直反对利用《查理周刊》事件扩大政府监视权的企图。欧洲和美国，有关互联网公司和电信运营商是否应该完全配合情报机构工作的争论始终不休。

新恐怖主义下的新媒体

2014年国际知名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教授、来自以色列海法大学的加布里埃尔·威曼（Gabriel Weimann）发布了报告《新恐怖主义与新媒体》。他呼吁警惕社交媒体变成恐怖组织新阵地，并解释了恐怖组织是如何运用各个新媒体渠道来吸引居住在欧洲、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目标受众——年轻人。“恐怖分子的最重要目的是宣传、激化以及招募新人。”威曼指出，“社交媒体对他们来说是实现这一目的相当好的方式。”根据威曼这份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报告显示，恐怖分子已经把大本营转移到了社交媒体上。“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以保护用户隐私和言论自由而著称的推特。”全世界主流新闻媒体都在推特上

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读者也将其作为主要新闻来源。

2011年3月1日，恐怖分子乌卡(Arid Uka)登上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的一辆大巴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前的小时，他还在网上看“基地”组织在YouTube上的宣传视频。2013年9月，恐怖组织伊斯兰青年党袭击了肯尼亚的一家商场(Westgate Mall)，并在数小时后将袭击过程细节披露在推特上。该组织在推特上的账户在2011年底建立之后一直非常活跃，并获得了超过1.5万个追随者，其中包括不少记者和恐怖主义分析师。不仅是第一手实时报道媒体，推特甚至承担了恐怖组织内部沟通的任务。2014年8月美军空袭叙利亚的时候，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就用推特的实时功能沟通紧急信息并组织反扑。另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是，“叙利亚电子军”在2013年的4月23日侵入美联社的推特账号发布了一条有关白宫遭炸弹袭击、奥巴马受伤的假新闻，资本市场一瞬间蒸发1360亿美元。

恐怖主义发展速度一直紧跟互联网潮流。1988年在全球互联网发展的早期，世界上就已经有了12个恐怖主义网站。2003年4月“基地”组织第三号人物祖巴亚达被捕，他的个人计算机中发现了大量从一个秘密阿拉伯文网站上下载的机密资料。这些材料数量的峰值在“9·11”之前达到高峰。经过美国政府官员调查后证实，劫机者曾利用Yahoo和hotmail提供的免费信箱互相联络，包括接受指令和协调袭击计划。他们是网络工具的最先锋使用者，更令人惊讶的是，首位被监禁的嫌犯使用的hotmail邮箱“pilotz123@hotmail.com”正是他申请美国学校飞行训练的邮箱。本·拉登使用的加密卫星电话compact M型电话，是在纽约德尔帕拉卫星网络公司购买的。拉登用这台电话与阿塞拜疆、巴基斯坦、沙特、苏丹、埃及等地的成员联络了很久。公开运用互联



2013年4月19日，美国马萨诸塞州警方进入一栋大楼搜捕波士顿爆炸案嫌犯

网功能，对于“基地”组织、 Hamas运动以及一些穆斯林武装集团都早已熟练，尤其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圣战”，利用网络指挥恐怖分子一步步完成了“9·11”袭击。

招兵买马、争取资金和“发布指导信息”的宗旨不曾改变。无论恐怖分子的行为宗旨是何等的中世纪，善于运用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已经使恐怖组织的蔓延速度、广度和行动准确性大为提升。早年在美军发动的“蟒蛇行动”中检测到，“基地”组织的指挥人员依然在利用hotmail免费邮件联系。笔记本只要连接卫星电话，信息可以自由在网上互通。邮件有密码就可以共享，不用推送。在MSN、ICQ等早期社交软件中，免费和注册资料不严，也几乎不会暴露真实的身份。经过数据侦查发现有关体育内容的聊天室里，利用暗号和标志性的符号达成的组织内交流几乎很难被发觉。

加密技术在“基地”组织内部诞生出了一种被称作“Steganography”的技术，能够将资料隐藏在声音、录像和图片等类型文件中，只需要一个密码，就可以从一个普通文件中破解出恐怖组织信息。同样，那些维护隐

私的功能也被恐怖分子娴熟利用。美国情报机构发现，隐含信息往往藏在数码图片中或者用暗语写成，然后通过压缩传送。举开头所提游戏机来说，在游戏主机上有三种方案为恐怖分子提供通信渠道，分别是：从PS网络在线游戏服务发送消息、语音聊天、在游戏里沟通。购物网Ebay上也有大量隐藏和加密的“基地”组织信息，当时的源头来自巴基斯坦境内网吧和全世界的公共图书馆。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统计，网络技术的利用效率在逐渐升级。

2004年是一个信息分水岭，互联网上的加密的恐怖活动，被恐怖分子越来越自发性的“分享”和“炫耀”取代了。2008年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下，中心化论坛受到打击之下的活跃分子开展了“六维空间”传播。他们不再惧怕西方政府与情报机构对正统“圣战”论坛的封锁与打压行动，而是更多地通过去中心、扁平化的社交网络与草根支持者们沟通交流。哈马斯就上线了自己的视频分享网站AqsaTube，声称这是“第一个专注伊斯兰和‘基地’组织相关声音视频分享的巴勒斯坦网站”，网站的页面和标

识设计几乎和 YouTube 一模一样。“后拉登”时代里，严密化和松散化双重方向发展，恐怖组织越发国际化。不断有新领导人出现和新成员加入，已经有了自组织性。军事专家把这种组织归纳为“蛇形”。中心性不高的恐怖分子虽然在核心人物被捕之后被打散，但是单一作战的计划却不会受到影响。

“微恐怖主义”、“化整为零”成了新思路，恐怖组织和个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本土化”也随着社交网络发展越来越行之有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彼得·诺伊曼教授说，极端分子从论坛转移到社交网络，传播效应远胜于以前面对面的组织形式。“如果恐怖分子失去社交媒体后，将面对无法生存、无法招人的局面。”越来越多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习惯于建立自己的虚拟身份。通过智能手机和移动终端，社交网络的交流是轻松、即时迅速并且私密的。“独狼”行动强调的是单人也可以实施大规模屠杀的武器行凶。

2013年3月28日，“基地”组织北非分支(AQIM)的安达卢斯媒体基金会创建推特账号。4月初，该基金会宣布“敞开大门”，接受来自国际媒体和公众的提问。问题将被提交给该基金会的领导者谢赫·艾哈迈德·阿布·阿卜杜勒·伊拉。他的回答将被制作成一个文件，以阿拉伯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发布，供人们下载。同时，AQIM连发3条推文，用阿拉伯语和蹩脚的英语向法国总统奥朗德喊话，宣布法国人质菲利普·韦尔东的死讯，并警告说，如果法国不撤走在北非国家马里的4000名士兵，就杀死其余几名人质。最直接的目的是，找到具有各种“专长”的人才，比如具有医学、化学、电子、武器制造、媒体、管理等学科背景的人才。

2014年，全世界范围内极端组织的网站已近1万个，这还不包括社交网络上的影响。大多数恐怖组织联系松散，高技术手段、网络本身的匿名性、交互性以及遍及全球的特点，正符合

新思路的要求。不仅仅是24种语言，除了斩首等视频，还有大量社会生活推送，尤其宣传战争的影片从火爆场面到特技堪比大制作电影。组织成员不再完全诞生自贫困，一些掌握先进技术出身富裕的人也加入了。没有标度特征，也没有小世界性，网络既不规则也不随机，至今也没有研究结论，给恐怖组织构建网络以及网络特性做一个归纳总结。

美国安全局也在一份特别报告中列出了恐怖组织都在脸书上主要干什么：最主要的功能是，散布运作和策略方面的信息，比如炸药配方、武器的保养和使用、射击技术等。其次是联络信息，提供其他恐怖组织的网站链接。再次是作为恐怖组织的宣传阵地，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洗脑”。另外还通过数据挖掘对打击目标进行远程侦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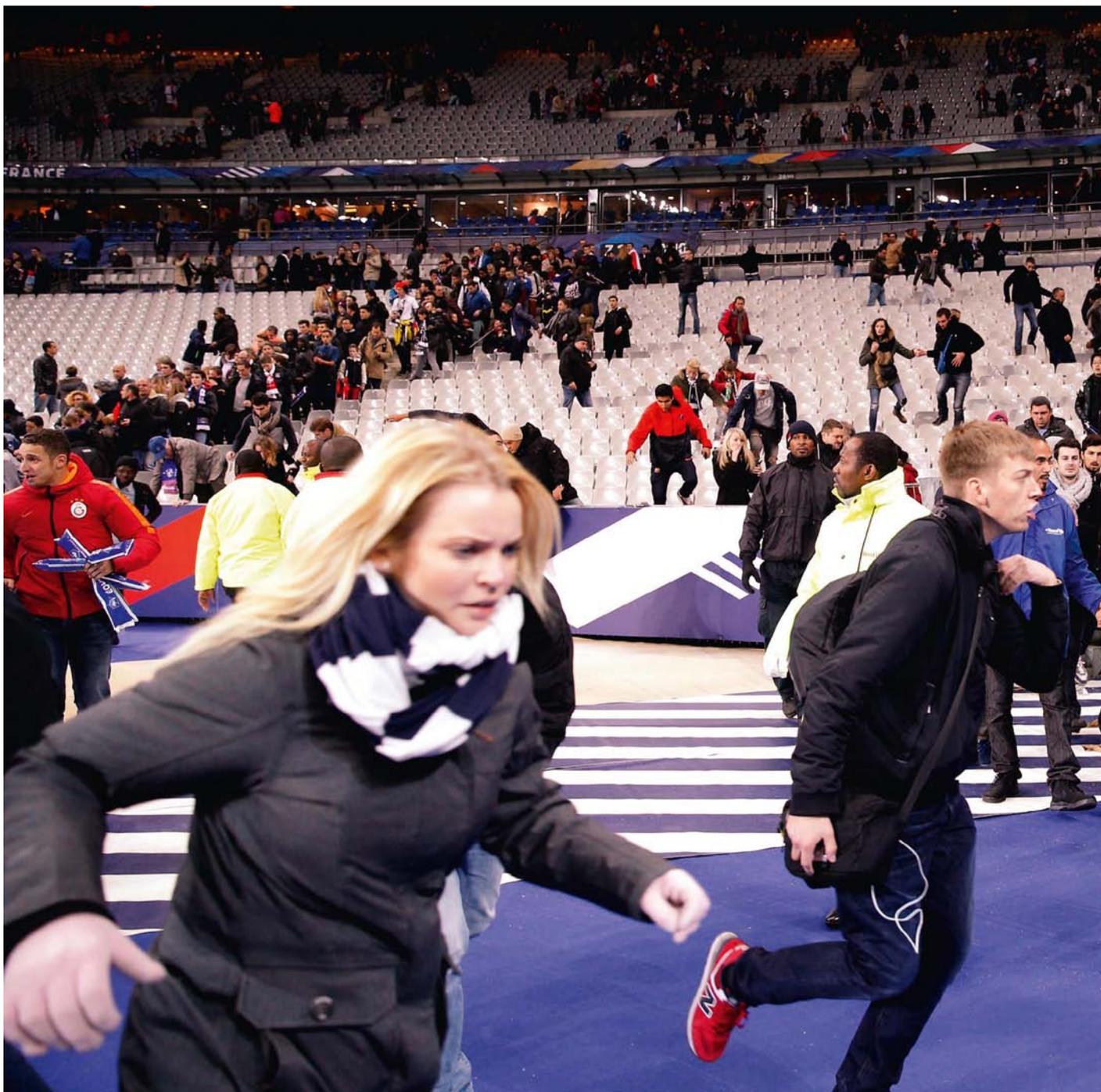
如何界定社交网络上的“圣战”运动？是把它当成一种实质性的安全威胁，还是作为情报渗透来处理？根据各国的反恐经验，如果是前者，政府和科技公司应当投入更大精力，移除或限制极端团体的网络触角；如果是后者，则应当注重监控那些有机会接触极端团体的普通用户。深受困扰的推特和 YouTube 已经实践过第一种方法。它们曾试图清除相关用户和内容，或是把他们驱赶到相对较为封闭的小众网络平台上，可惜收效甚微。因为想要完全清除或者驱赶极端团体，不光费时费力，法律上也存在一定障碍。每一次官方对恐怖组织账号进行查封，只会引来更多草根“圣战”支持者的讽刺。

曾经针对阿拉伯语等语种的反恐监测失效，但同时内部增长出的声音也在产生巨大影响力。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了来自巴基斯坦的17岁女孩“博主”马拉拉，马拉拉由于在 BBC 开设的乌尔都语网站上撰写博客评判塔利班歧视妇女、剥夺当地女孩子上学权利的文章而受到世人关注。塔利班为了报复马拉拉，在2012年10月9

日马拉拉上学的路上袭击了她，几乎夺去了她的生命。幸运的是，马拉拉得到了及时的救治。2013年7月12日，联合国将这一天定为“马拉拉日”。马拉拉在联合国发表演讲呼吁世界各国关注巴基斯坦女孩的教育问题。可以看到，社交网络正在成为战区人民发表自己意见的重要平台。来自伊拉克的推特用户发送了大量的求助信息要求美国对盘踞在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进行军事打击。

今年1月社交网络恐怖遭到戴着标志性的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的黑客宣战。“匿名者”(Anonymous)是一个由大批黑客组成的松散团队，置身于多个全球冲突内，此前在以色列和美国都发起过攻击。该组织发誓将关闭与恐怖分子相关联的社交网络账号。“我们将追踪你们的所有网上活动，我们将关闭你们在每个社交网络上的账号。把你们像病毒一样杀掉。”到2月黑客的#opisid#行动已攻陷数百个“伊斯兰国”账号。但同样是恐怖活动，波士顿爆炸案曾经让《连线》杂志记者发明的术语“众包”——企业将工作分配给互联网志愿军这个形式——受到了争议。当时社交新闻社区 reddit 立刻开始创建“人肉”推理系统，使连续两个美国学生被网民指认成了嫌疑人，后来 reddit 总经理又专门出来道歉。因为警方及时公布现场观众手机照片视频分析，也确实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社交媒体虽然有道德界限不能逾越，但确实激发了公众的创造性应对能力。互联网虽然是被称为海陆空天以外的军事上的“第五空间”，可是实际上这又与互联网精神相悖。两难还在继续。☑

(参考资料主要来自：《福布斯》网、《华盛顿邮报》、路透社、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报告《新恐怖主义与新媒体》、《国际先驱导报》、《联合早报》、《贝尔法斯特电讯报》、Thechnews、Vice、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论文《社会网络分析在反恐中的应用》等)



11月13日，巴黎法兰西体育场举办法德足球友谊赛。比赛结束后，闻知场外发生爆炸袭击的观众跑进赛场内躲避

巴黎，生活仍在继续

文 / 张佳玮



第一声爆炸响起时，应该是2015年11月13日巴黎时间21点半前。法兰西体育场里，看着法国与德国交战的球迷，抬头错愕，彼此观望，低声谈论：“是爆竹？”10分钟左右，

又是一声。声音巨大，地表震动。我坐在H2区，能清楚感受到：两次爆炸声，一次来自左侧后方，一次来自正后方。

我听见后排有人流骚动声与脚步声。但比赛仍在继续，球迷便多少安定下来，没几分钟，又恢复到喧腾。“只要比赛还在踢着，就没事吧？”

上半场结束前，法国队吉鲁进球，1比0。观众山呼海啸。一高兴起来，此前的爆炸声便忘了。

中场休息时，有人群离座而出：去球场走廊抽烟的，打听的，打电话的。下半场开始时，有些人没回来。他们缺席的座位，看去有些触目。事后我才得知，中场休息时，球场外还有第三次爆炸，但我并没听见。

下半场，球迷们情绪还不坏，还鼓起了人浪。比赛后半段，法国队吉尼亚克打进第二球，全场球迷唱歌、欢呼，叫喊：“我们要3比0！”

我并不知道此时，安保和警力已经到达球场周围了。我也不知道，就在第二声爆炸后，有外围的慌张球迷，涌入球场避难。我相信大部分专心的球迷，包括在场踢球的法国队与德国队球员，都不知道此事。对他们而言，爆炸声响过了就响过了。也许是辆车出故障了呢？也许是一个爆竹没放对呢？

只要一切如常继续，似乎便没什么值得紧张的了。气氛开始改变，是在比赛末尾。陆续有球迷看手机，低声对话，嗡嗡絮叨。我一个朋友的短信如是说：“你在体育场？犯罪分子朝那边跑了。”——犯罪分子？

比赛结束后，球迷预备退场时，大屏幕立刻打出字样：

因为巴黎出了问题，请退场时尽量走北门、西门与南门。某几个停车场暂时停用。

此时是11月13日22点53分。

那是球场之中，群体情绪最错综复杂的时刻。已退场的球迷被同伴呼唤回头看大屏幕；站在原位的观众抬

头看大屏幕发呆；没看大屏幕的球迷继续舞动国旗为赢球欢欣。信息以不同的次序抵达每一个人。人群随即分流。我和女朋友走至过道走廊，看见成队安保人员，穿着亮色制服，组成队列引导退场。有球迷见此，意识到问题严重，转身回去内场；有球迷在几个出口之间奔跑，似乎是因为缺了方向感，或是紧张。因为他们跑的速度过快，有目睹的球迷产生了恐惧心理，“难道那地方有枪手？”于是小范围骚乱。安保人员于是提醒大家减速、站好，先确定情况，不要拥挤，不要冲撞。大家开始靠墙边站，彼此望着，等队伍安静了，再依次离场。

我和女朋友出了球场，跨上天桥后，之前人群错杂凌乱、面面相觑的情绪，似乎统一了些。夜色之下，众人迅速地走着。直升机在天空盘旋。没有骚乱与踩踏，于是人群又迅速进入“一切如常继续，好像也没问题吧，快点回家”的情绪。从球场到圣丹尼斯地铁站800米的距离，足够任何人知道了：

——球场外有极端分子企图挟炸弹进门，未遂，完蛋了。他们引爆的所在，是我开赛前排队进门的那条街。

（我想起比赛开始前两小时，我入场安检时，那一脸肃穆，“可乐喝一口，瓶盖扔了”的安检大叔，心里煞是感谢）

——共和国广场发生枪击案。据说有AK47扫射。

（就在9月，共和国广场还是电子音乐游行、某几个演唱会的举办地呢，我每周都会在那里上水彩课）

——某剧院（事后知道是巴塔克兰剧院）有人质被挟持。

从球场到地铁站台沿路的安保、警力、军犬与军人，令人有异样之感。一方面证明问题严重，一方面似乎又予人安全感。13号线地铁站中有安保人员引导，劝大家切勿拥挤。人群没有凌乱，只是沉郁：打电话发信息报平安、骂电信实在太糟糕了没信号，以及后怕：似乎事情很大？



11月14日凌晨，法国总统奥朗德（中）、内政部长卡赞纽尔（左）和总理瓦尔斯在发生枪击及人质劫持事件的巴塔克兰剧院附近接受记者采访

如果不知道当晚巴黎发生了什么，仅仅观察人群，并不会觉得他们太慌张。只在圣拉扎尔站换乘时，看见几对平时想必会慢悠悠闲逛的伴侣，此时手拉着手，快步甚至小跑，着急赶不上车了的样子。在地铁里，大家纷纷骂电信信号差，交流所得情报，摇头叹恨。有一位乘客额头有擦伤，血流至眉，免不得有人好奇探问。他便说：爆炸就发生在球场外，他是被波及的，然后沉默。众人也不再多话了。

回到巴黎13区的家时，是11月14日午夜时分。我和女朋友到家，各自先给家里长辈报平安，再一一回答亲友们的提问。毕竟长辈们年纪大了，经不起吓，倘若不预先报平安，天知道他们会如何恐慌。事实证明，我们报平安时过于情真意切，而长辈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以为是照例的子女表白献殷勤，支吾几声过去了。

亲友们年轻的消息快，问候已经烈火燎原而来。他们过于热情，又以为巴黎已经遍地血流成河，于是我们得一再宽慰：

“没有警笛，没有枪声，现在我们这里都静下来了！”

父母们的反应相对后知后觉，隔了个把小时，许是看了新闻——当然，也幸亏他们后知后觉，否则不免吓到——才发出惊叹：

“哎呀呀！我才知道你们刚才为什么要报平安！！”

于是我得花些时间，给父母们再行科普：巴黎的地形是这样的；出事的地方在11区；我们呢住在13区，没被波及；球场虽然有爆炸声，但只在场外；我们没事；安保工作也加紧了，近期应当无事了……如此云云。

我自己的社交网络和微信公众号，朋友与读者竞相问候。我发了一个微

信朋友圈，在公众号发了篇文章，算是给诸位集体报了平安，孰料出了些未能预料的结果。公众号的文章浏览急速攀升，不断有媒体留言要来访问。因为信息以不均等的速度抵达每个人，亲友们的追问也早早晚晚，于是我报平安，直报到凌晨天将放亮时。

这期间的一切如我们所知。巴塔克兰剧院人质被杀。共和国广场的伤亡统计出来。奥朗德总统（事后证明，爆炸发生时，他在法兰西体育场里面，坐在我们正对面的看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世界媒体震惊，悼念，祈福。

而巴黎这边，朋友们在微信上报平安，各自传递最新动向，感叹、诧异，彼此叮嘱要小心；有朋友说她一时有家难回，“那段路被警察封了”。总而言之，一起赌咒发誓要囤积食物，居家不出。我女朋友叮嘱我：“这几天，

可不要去跑步了！”

然后一夜过去了。

巴黎时间11月14日正午12点，《世界报》网络版的新闻图片，还是灯光闪烁、血迹满地的前夜巴黎，但巴黎13区的托尔比亚克街、国家路、杜尚路几条小街一起，仿佛被灾难遗忘了。吃胖的鸽子继续发愣，摩托车和汽车慢悠悠行驶。超市开着。如果不知道前一晚发生了什么，仿佛就是个极普通的深秋周六午间。谢顶的中年人一路打着电话。白胖子和他的哥们儿相遇后拥抱。带着4个孩子的非洲妇女一路纠正孩子“奶酪”的读音。越南粉店门口，两个亚洲人就站在街口，笑着聊天；店主开门请他们进去等，他们摇头，说等朋友到了再说。

超市里的人流不比平常周六的人少，但也不多，只是每个人都似乎比平时买得多些：牛奶、水果、甜品，等等。一位年轻人，满脸雀斑，拿了一盒安全套，想了想，又多拿了一盒。

我到—个平时常去的、辽宁小伙子和北京大姑娘开的夫妻饺子店带外卖。店依然在营业，虽然来客稀少了些。一位惊魂未定的女士在陈述她昨晚的经历，一位在等饺子的先生间或插几句嘴，谈论—下美国的政策。我与掌柜的聊天。

“不怕吗？”

“不怕。只要不上街，他们总不会专门跑来砸我们这个馆子。就是来的人少点，而且都是叫外卖。”

我提醒他：“但你们这店开着，大家也不太容易怕。有个地方聚聚人心，挺好的。”

“那是那是！”

在拉德芳斯的朋友说，街上大致如常。大人带着孩子溜达，露天锻炼的人还在继续。她自己和楼下的阿拉伯老先生聊天，老先生把极端分子痛骂了一顿。

——在巴黎，有一部分已经融入法国生活的阿拉伯世界移民，发内

心地痛恨极端分子。2015年初《查理周刊》枪击事件后，我去买kebab烤肉吃时，店老板之一愁眉苦脸：似乎因为他是摩洛哥来的，而每年的居留申请，都会因为局势的变化而松紧不一，他自己，及许多阿拉伯世界来的，是最怕极端分子惹事的。“这些人都是疯子！”

我后窗外有一个大屋，平日午间会有炊烟，风向不好时，炊烟直送窗口，令人颇为不快。屋主大爷养两只猫，常放上屋顶玩耍。我回家时，是11月14日13点半了。没有炊烟，没有猫。我担心了一会儿。到两点，炊烟起来了。大爷站到窗口，打开窗，抽烟，若有所思。猫就在窗台上发呆。我放了心。

我女朋友与我讨论，得出的结果是，前一—夜爆炸发生时，德国队与法国队比赛双方都不确认发生了什么。《华尔街日报》说德国队主帅勒夫也吓了一跳，比赛结束后德国队甚至就离开法兰西体育场。仔细想想，虽然比赛踢完了，听起来有些大胆，但如果当场停止比赛，全场7万球迷会紧张成什么样呢？会引发骚乱踩踏吗？所以，比赛继续，而急调安保人员到场控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大多数球迷，是离开之后，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的。但恐慌没有—时爆发，而是一点—点让我们感知的。

爆炸声响过了，—切如常继续，当时似乎便没什么值得紧张的了。后怕是—之后的事。

11月15日，周日，巴黎大晴。打开天窗，阳光如温水塞满鱼缸似的，盛满屋子。街市铺子惯例关门。整个城市都在赖床。趁周日早起跑步的人依然有，虽然少了一些。倘若不知道前一天发生了什么，颇有点学校放假、学生集体回家了的闲适感。鸽子们依然无知无识地乱飞。

国内的亲友还在陆陆续续地得知新闻，探问巴黎是否血流成河。新闻连篇累牍地轰炸，令他们觉得巴黎似

乎已经是座地狱废墟死城。听说我出门购物后，探问的口气，仿佛我是去领战时物资。于是我不由都开始怀疑了：莫非我自己真的是心太宽啦？

出了事后，自有高瞻远瞩的诸位，讨论“伊斯兰国”、阿萨德政权、普京、美国、库尔德人、恐怖组织的渊源、法国的种族问题、欧洲的未来，但于大多数生活在巴黎的人而言，这些议论与评述，似乎不那么切身。实际上，爆炸案发生之后的两天，媒体上的巴黎与现实中的巴黎产生了微妙的反差。现实生活的巴黎，如我所见，略带紧张地沉静；媒体上的巴黎则疮痍满目。结果便是，国内的亲友，开始比我们—自己更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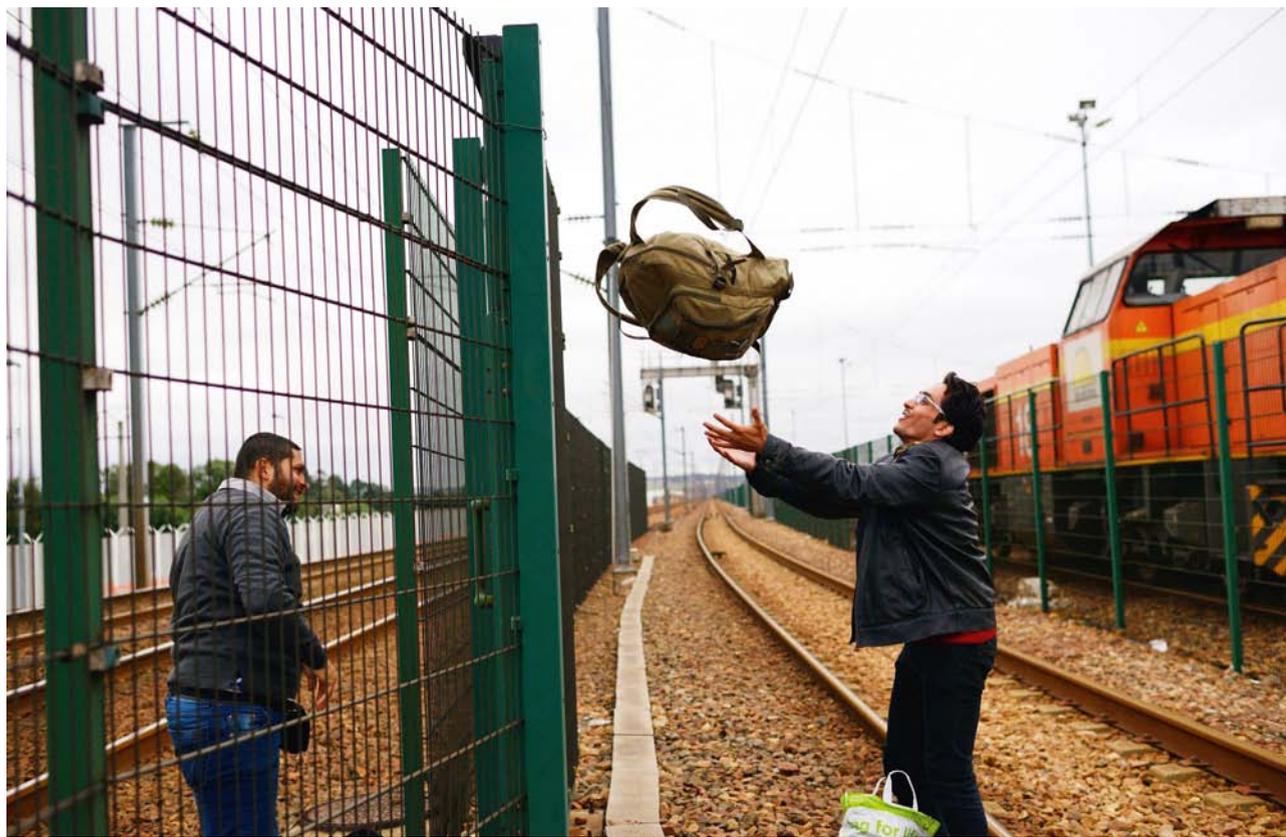
就像那天在法兰西体育场，信息以不均等的速度抵达每一个人，于是人人反应不一似的。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总能送进每个人的耳朵，而由于轻微的信息不对等，大家给出的反应不同。我的反应便似乎不如许多人的预期，以至于有朋友问：

“你们怎么现在—点都不害怕呀？”

2015年初，《查理周刊》枪击案发生地，就在我常去的巴士底市场不远。枪击案后的周四，巴士底市集照样摆开：两大列四大排的市集，蔓延半站地铁的长度。服饰、音像、鸡蛋、海鲜、蔬果、肉丸、烤鸡、奶酪。只是许多铺子支起了“我们都是查理”，以表对恐怖分子的抵制。

恐慌与萧条，乃是极端分子之所欲，恐慌是会彼此传染的。反过来，镇静也可以彼此传染。镇静本身，就是种力量。就像那天把比赛踢完的法国队与德国队，那天在爆炸后在现场看完的球迷，那天赛后有条不紊的安保和平静退场的球迷。当然这种镇静，部分来自“当时还不明真相”，但从结果来看，是好的。

只要—切如常继续，似乎便没什么值得紧张的了。■



10月8日，两名偷渡者试图从法国港口城市加莱一端闯入“欧洲隧道”偷渡至英国

那些愤怒的年轻人

主笔 / 鲁伊

听到巴黎恐怖袭击的消息，是在星期六的早晨。我的起床闹钟设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频道上，因为是周末，8点钟才响起，音箱里传来低沉哀痛的声音，正在一清早袭击发生的地点和死伤人数。

躺在床上，我大约怔了一两分钟的时间。对巴黎，我了解不深，十几年前去过一次，走马观花，所见所闻早成了一个极淡的影子，新闻里的地名完全没有概念。脑子里快速搜索认识的人，似乎也没有谁可能在事发当地。于是放下心来，起床，做早饭，送儿子上中文学校，到图书馆写稿。

打开微博微信，朋友圈里，已经被这个话题刷了屏，但点开看了几条，便决定撂下。

生而为人，我们的注意力和能力实在有限，敬神畏天，爱邻如己，恪尽职守，已经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功课。更何况，在这个众声喧嚣的时代，学会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先保持沉默，往往是智慧的开始。而最重要的还是，读过的众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著作都谆谆告诫，对于借助暴力制造公众恐慌的恐怖主义行动，尽力保持生活如常很可能是对抗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悲观末世论的最好武器。

直到周日下午，新闻里听到的一个名字，让我改变了想法，让我觉得有必要不揣浅薄，不考虑政治不正确的风险，写上点什么。

这个名字是 Ismael Omar Moste-fai，第一个被官方确定身份的恐怖袭击者。在巴塔克兰音乐厅，这个手持AK-47 突击步枪的年轻人，与他的同伴一道，对无辜的观众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血腥屠杀，导致至少89人死亡。被警察包围后，他们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但瓦砾中一根残缺不全的手指，最终泄露了他的身份。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此次恐

怖袭击中的大多数枪手都未曾蒙面。但在公开报道中，迄今为止仍没有公布这些袭击者的照片，让人不由得为欧洲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而生敬意。然而，即便不借助图像，在听到那个名字的同时，我也几乎可以凭想象构建出一张面孔。

这种想象，源自我曾经熟识的那些名字也叫 Ismael、Omar 和 Mostefai 的年轻人。从 2012 年 12 月到 2013 年 5 月，在澳大利亚读社工课程的我被安排在南澳家庭福利署 (Families SA) 的未成年难民安置部门完成毕业实习。当时机构里半数以上的服务对象，是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国，被人贩子辗转带到印尼，然后从那里乘船偷渡到澳大利亚的未成年难民。原本也是难民出身的同事 Asif 是我几届的校友，又同在一个导师的督导下工作。从他那里，我学到许多以往全然不知的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知识。

Asif 给我上的重要一课，就是如何把那长长一大串、读起来佶屈聱牙的名字读准，并了解各自的含义。正因如此，虽然时隔两年，我不用特别费力就能回忆起来，Ismael 的意思是“上帝垂听”，而 Omar 这个十分常见的名字之中，寄寓着强壮、富足、雄辩、长寿等众多美好期望。听到这些名字，我实在无法想象一张冷血无情恶魔般的脸，浮现在眼前的，全是那些似曾相识的阿拉伯大男孩儿们的面部特征：长长的睫毛，羚羊一样温柔的眼睛，高挺而略带鹰钩的鼻子，浓密而自然卷曲的头发……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总体上与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东南亚的难民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年龄集中在十四五岁，通常来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大家子，英语水平不错，言谈举止、服饰爱好都泄露以往曾经有过的舒适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看着他们，我常常会联想起《旧约·但以理书》中描写的那些

在耶路撒冷城破后被战胜者尼布甲尼撒带回巴比伦国的以色列宗室贵族少年：“……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迦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习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这些看似美好的普遍特征，实际上却往往是最残酷的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的结果：身强体健、拥有较多资源的家族，才更可能在连年饱受内战和外国入侵摧残的地方存活下来；偷渡需要支付给贩子巨额费用，常常是一个大家族中挑选出最有可能在目的地找到一份理想工作，从而将一家人救离火坑的人——接近成年的男孩子——然后举家借贷，孤注一掷；偷渡之路，迢迢万里，一路上转换各种交通工具，沙漠密林高山大海，比比皆是危机与考验，真正能够活着抵达目的地并获得难民签证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人死无葬身之地。查看福利署的档案数据库，几乎每一个服务对象的回忆中，都有十几桩甚至几十桩死亡事件投射的阴影。尼采说过：“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那些在眼前死去的亲人朋友，对这些世界观和价值观仍在形成过程中的少年人有着怎样的影响？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又对之有多少了解与同情？

然而，与微妙复杂的内心相比，这些年轻人流于外表的“非典型”难民特征，更能影响公众对他们的看法。尖刻一点的，会认为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而是为了占福利国家便宜而冒险投机的“经济移民”(economic migrant)，因此不应当在他们身上浪费同情心和纳税人的金钱。前瞻乐观

一点的，则寄希望于这些人的主客观优势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本地文化，补充劳动力的缺口，创造更大社会价值。

可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历劫余生的经历和宗教信仰的熏陶，让这些年轻人有着非常强烈的“被拣选”的感觉。然而，异国他乡的现实生活却时时打击着他们对自我的界定和期许。

虽然在自己的国家中通常属于较多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精英人群，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却令他们新的国度每向前一步都举步维艰。政府分配的福利住房通常位于公共配套落后、社会治安较差的区域，作为外来者的他们往往成为本地社会底层人士的欺压对象。只在我实习的几个月时间里，便不止一个少年报告被人暴力侵犯甚至性虐待，半夜砸进院子的酒瓶、门上侮辱性的涂鸦、在学校中无端被窃或被破坏的个人物品更是司空见惯。

在敏感脆弱的青春期远离父母家人，他们常常饱受孤独之苦。而因为难民中以青少年男性占大多数，难以找到异性交往对象更是普遍问题。我认识的一个少年，亲哥哥在偷渡过程中因海浪翻船而被淹死，自己则在难民拘留中心被关了一年，从此性格变得极其孤僻自闭。但在每一次与社工的面谈中，他都会用几乎是侮辱性的下流言语编造出一堆自己的风流韵事，试图给人留下备受欢迎的花花公子的印象。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时我几乎出离愤怒，但在慢慢了解内情后，只觉无限悲凉。

与他们相伴的，还有时时萦绕不去的不安全感。即便是在当时左翼工党政府领导下的澳大利亚，看似慷慨的前期安置经费和服务以及相关福利补助也有严格的时间和年龄限制。18岁是一个坎，这些年轻人往往只有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做好独立生活、独自应付各种挑战的准备。许多

心怀畏惧的少年人会在18岁生日到来前的那几个月频繁地自残或犯点无伤大雅的小罪，以一种看起来近乎愚蠢的方式试图留住福利机构的注意力和资助，但却不知留下的案底，会为日后的就业增加无穷无尽的麻烦。

即便是顺利完成法律意义上从青少年到成年人的转换，他们在阶层已相对固化的社会中也很难找到期待中的专业工作。即使是成绩优异的高学历者，也往往要靠开出租车、在餐馆打零工、在鸡场和蘑菇场加夜班换取生活费。更何况，举债偷渡的他们常常要把收入中的大半寄回故乡，偿还债务，否则留在那里的亲人便可能被黑社会逼迫甚至杀害。而一旦工作单位出现经费缩减机构精简，这些难民身份的人常常是首当其冲的裁员对象。美国“9·11”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著书指出，恐怖分子通常并不穷，相反总体而言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且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如何定义“贫穷”？与之相比，我更愿意接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对于贫困的解读。难民中的少部分精英虽然一时间以收入衡量可以被定义为小康甚至中产阶级，但若以对一个人的幸福影响至深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来衡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赤贫阶级。

此外，基于人道主义所颁发的难民签证，并不保证到期后的续签，办理亲属团聚签证更是难上加难。不要说那些初来乍到没几年、尚未站稳脚跟的年轻难民，就算是已经拥有一份稳定政府工作的Asif，在我毕业后作为技术移民顺利拿到全家人的永久居留权后，他仍在为自己的签证奔走忙碌，更不用提他多年不曾见面的、仍滞留在阿富汗战区、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父母妻儿。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隐伏着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两大体系的相互冲突。表面上的宽容自由背后，隐藏着众多潜规则与偏见。光是不吃猪肉不喝酒，就令许多穆斯林难民被排斥在作为澳大利亚重要社交方式的后院烧烤餐会之外。每日的五次礼拜常被解读为磨洋工，每年的斋月被看作不合情理、无谓降低生产力的过时习俗。一个十分荒谬的现象是，在实习的短短几个月中，我眼见那些刚获得难民身份时对宗教禁忌并不太放在心上的男孩子们，却因为现实中的一步步受挫，转而求助于宗教，将自身感受到的隔离和冷遇合理化，并以一种日渐强势冒犯的态度主张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

……………

平心而论，这些我认识的刚刚以难民身份登陆澳大利亚的少年人的遭遇，会与生活在巴黎郊区的Ismael Omar Mostefai有很多不同。但在巴黎遭遇恐怖袭击之后，人们最担心的，难道不正是这种不同很可能只是一种时态上的差异吗？

今年早些时候，与我同在一个城市、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的Tareq Kamleh，因为出现在“伊斯兰国”招募广告中而成为全球关注焦点。这个同样是29岁、同为难民第二代的医生，其经历和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如同Ismael Omar Mostefai的澳大利亚翻版，只不过，一个是以拿起AK-47疯狂扫射的最终形象定格在媒体视线中，而另一个，则在广为传播的视频里，一边温柔地将一个柔弱的早产儿抱入保温箱，一边真诚恳切地呼吁如今仍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兄弟姐妹，尽快前往“伊斯兰国”，帮助受苦受难的穆斯林同胞获得高质量的专业医疗服务。

阿德莱德是个小城市。根据媒体披露的资料，Tareq Kamleh从毕业后到2013年之前一直工作于城北的妇婴医院(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在我实习期间，曾经几次陪着服务对象到那里做过检查，医生里不乏阿拉伯面孔，那里面可有他？我并不确定。但稍稍打听一下，便通过我认识的人找到了Tareq Kamleh的前同事。问及对他的印象，得到的答案与媒体上的描述十分接近：人帅，有小聪明，但做事有点儿好偷工减料，经常对漂亮的单亲妈妈女病人关怀备至，业余时间好吃好玩爱冲浪打猎，热衷美剧，喜欢赶时髦。

可是，在这些描述中，有多少是客观事实，有多少是基于个人偏见的主观评判，又有多少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诛心之论？在Tareq Kamleh的招募视频流传开来之后，今年6月，澳大利亚警方成功地从阿德莱德地方法院申请到了对他的拘捕令。一旦Tareq Kamleh进入澳大利亚，就可能面临长达25年的牢狱生涯。此外，他的行医执照也被澳大利亚医师委员会吊销。许多澳大利亚媒体进一步将Tareq Kamleh丑化为一个咸猪手、言行不一、因为虚荣好出风头而被人利用的花花公子。然而，没过多久，Tareq Kamleh就在脸书网站上贴出回应：从离开澳大利亚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打算再回来过；这里的高收入和舒适生活同他追求的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高尚理想”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他的道路并不孤单，至少有一名澳大利亚ICU医生在与他并肩战斗，还有更多和他一样的人为招募广告所感动，正在暗中实施加入“伊斯兰国”的计划……

读到这些信息，我联想起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奉为经典的《撒母耳记》中的哈拿的故事：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叫毗尼拿的那个不得丈夫宠爱但却有儿有女，叫哈拿的虽然总能从丈夫那里得到双倍的物质待遇，但却因备受不公的毗尼拿的不断刺激而时常哭泣，食不下咽。面对哈拿真切的痛苦，以利加拿的回应是：“你

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而当不胜愁苦、不被理解的哈拿在神前无声祷告时，祭司以利却以为她是个喝醉了酒不守妇道的女人而加以谴责。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关于偏见的故事。偏见的存在，基于人自身的局限性，不以爱心和权威的存在而或减。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经常反省自己的偏见，对所见的表象给予更有想象力、更具同情心的解释？

无论是医生 Tareq Kamleh 还是枪手 Ismael Omar Mostefai，可以想象，未来会有更多关于他们的生活细节被发掘，也会有更多不同角度的解读。但一个潜在的巨大危险是，假如我们对自己的偏见不予警惕不加批判，贸然接受一个很可能是被妖魔化了的

“恐怖分子”的范式形象，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反而成了通过将他们塑造成英雄而吸引招募理想主义者走上暴力道路的恐怖主义的帮凶。

在悼念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死难者的众多新闻图片中，我看到一张卡片上熟悉的文字：Ubi Caritas et amor, Ubi caritas Deus ibi est（凡有慈悲与爱之处，必有神的同在）。这是法国著名的泰泽团体（Taize Community）一首流传甚广的圣咏的歌词。1940年由罗哲修士（Brother Roger）创立于法国的这个泛基督教团体，一直致力于促进本来门派壁垒森严的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之间的融合，并进一步促成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和解。然而，10年之前，正在主持晚祷仪式的罗哲修士却被一名年轻的罗马尼亚女子刺杀。

看着这张卡片，我忍不住想，写下这行字的人，在那一时刻，是否也想起了罗哲修士的继任者、来自德国的艾思乐修士（Brother Alois）在他葬礼上的那段著名的祈祷词：

因着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向你发声，

天父啊，

原谅她，

她不知道她做了些什么。

真正的宽容与和解，也许，要从把谴责暴行与理解罪人分开开始。在被心中的愤怒与悲伤触动的时候，我们必须挑战本能的不舒服，学习去理解，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能否做点什么，去影响乃至改变那些和他们相似的年轻人的选择？

这是每个人的功课，更要借助超越个人的神圣力量。✍



《寻味套装》
内含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
《最想念的年货》与《春宴》两期杂志

启程最动人的美食之旅
寻找记忆中曾温暖你的味道

踏访20多个省市自治区
记录上百种地方特产
还原中国最本真的饮食秩序

可在以下电商购买本产品

亚马逊 amazon.cn

京东 JD.COM

当当网 dangdang.com



法国：谁在塑造“敌人”

说着没有口音的法语的枪手，向自己的同胞不眨眼地开枪了。为什么？进入法国宗教流变的历史与社会结构，或者是认识的途径之一。

记者 徐菁菁



2015年1月11日，巴黎举行反恐游行，抗议《查理周刊》枪击案等近期在法国发生的一系列暴行。（从左到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马里总统凯塔、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图斯克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等参加游行活动

“一种大写的敌人”

11月13日的巴黎黑色星期五，距离《查理周刊》枪击案只有10个月的时间。被持枪恐怖分子血洗的巴塔克兰剧院与《查理周刊》总部仅数百米之遥。回顾近一两年，以恐怖袭击的频率计算，法国成了欧洲反恐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

“伊斯兰国”在网上庆祝，声称发生在巴黎的袭击是法国的“9·11”。但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9·11”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些举起屠刀的魔鬼并非来自遥远的伊斯兰国度。根据瞳孔检测，一名巴塔克兰剧场恐怖分子身份获得确认。他是1985年出生于巴黎大区埃松省的奥马尔·伊斯马尔·穆斯塔法（Omar Ismail Mostefai），法国人。警方14日晚间在东部奥布省（Aube）的村镇搜查他的家庭，拘押了他的父亲和兄弟。人们对这一结果并不感到吃惊。巴塔克兰剧场的幸存者此前就证实恐怖分子讲法语。

今年1月7日，34岁的赛义德·库阿齐和32岁的谢里夫·库阿齐在《查理周刊》杂志社总部枪杀了12人。兄弟两人出生在巴黎东部，有法国国籍，父母均是阿尔及利亚裔。赛义德和谢里夫早年父母双亡，在法国西部城市雷恩一所孤儿院长大，20岁出头时，重回巴黎定居。弟弟谢里夫喜欢饶舌音乐、喝啤酒、吸大麻，2005年还以饶舌歌手身份上了电视。平时，他是比萨外送员和商店服务生。

在巴黎时期，谢里夫住在第19区。在那儿，他结识宗教人士法里德·本耶图。本耶图在巴黎组织了一个团体，专门向伊拉克等地的极端武装输送欧洲“志愿人员”，被称为“巴黎19区和伊拉克费卢杰的联系纽带”。2005年，谢里夫准备经由叙利亚前往伊拉克，但由于计划出错，他在去机场的途中被捕。在等待审判的一年多时间

里，谢里夫认识了他此后的导师德拉玛·班哈尔。班哈尔由于策划对美国驻巴黎使馆的爆炸袭击而被判10年监禁。2010年，谢里夫参与帮助一名1995年巴黎地铁爆炸案定罪恐怖分子的越狱图谋，再次进入警方视野，被羁押4个月。

2011年，哥哥赛义德也出现在警方报告中。根据后来情报部门披露的信息，赛义德在也门受训了几个月的时间，其间接触了“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重要头目安瓦尔·奥拉基。奥拉基被认为是“基地”招募欧洲和英语母语“武装人员”的重要人物。

最近的几年里，兄弟两人都行事低调。赛义德后来搬到法国东部城市兰斯。他与妻子和两名孩子住在一套两居室小屋内。在邻居们看来，他不过是个低调虔诚的穆斯林：“不爱说话，情绪总是不错，不惹事，平时穿着穆斯林传统服装。”

《查理周刊》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1月9日13时，巴黎一间犹太超市发生枪击及挟持人质事件，导致4人死亡。33岁的阿米蒂·库利巴利是赛义德和谢里夫兄弟两人的朋友。他出生于巴黎东南部郊区一个马里移民家庭。从17岁开始。库利巴利就曾因持械抢劫和持有毒品5次入狱。面对颤抖的人质，他宣布自己是哈里发战士，在以“伊斯兰国”的名义作战。

库利巴利的妻子，26岁的哈亚特·布梅迪恩因为协助丈夫的袭击成为法国头号女通缉犯。布梅迪恩同样出生于巴黎郊外小镇。她的父母来自阿尔及利亚。根据警方发布的照片，布梅迪恩的人生轨迹显然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她曾是穿着比基尼抱着爱侣拍照的甜美姑娘，后来却成为裹着密不透风的黑色长袍，在树林里练习射击的“女圣战战士”。布梅迪恩至今没有被抓捕归案。2015年1月10日，她到达了“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边境小镇特尔阿比亚德，那是人们最后

一次看到她。

今年6月26日，法国东部伊泽尔省发生了另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在美国气体制品公司工厂，两位袭击者冲撞厂区内的多个煤气瓶引发爆炸和大火。一名无辜受害者被斩首。其头颅被插在工厂门口的围栏上，旁边放有一面“伊斯兰国”旗帜。随后落网的主犯亚辛·萨赫利同样是法国人。这位35岁的职业司机住在距工厂所在地圣康坦—法拉维耶镇不远的里昂市郊。他不仅和死者一起自拍，还通过手机即时通信软件把血腥照片向境外传送。调查发现，萨赫利10年前在法国东部接触了一个名叫萨尔维的极端分子，从此思想变得激进，被法国安全部门记录在案，列入监视名单。

屡次袭击之后，人们普遍质疑，为何有过不良前科、被列入法国安全部门监视名单的人员依然有机会成功实施袭击？事实是，这一人群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法国当局的管控能力。《查理周刊》事件后，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夫曾表示，对于欧洲情报机构来说，愈加紧迫的问题是如何监控心怀不满的罪犯或公民，防止其走上恐怖主义道路。法国当局正在监控400名疑似危险分子，这些人与“基地”、“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存在某些关联，可能会像库阿齐两兄弟一样发动袭击。但这些行动并没有阻止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惨案。

根据1月份法国情报部门公布的一组数据，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16日，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牵连的法国人以及在法国居住的人从555人猛增至1281人，年增幅达130%，法国成为欧洲最大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志愿军的来源地。至少有393名法国人或是在法生活的人员在被警方拦截前，已经前往叙利亚参与“圣战”，与前一年相比上升了75%。一名情报官员向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表示：“这意味着，平均不到一周就会新增10到15

起与‘圣战’有关的案件。”当时，情报部门预计，仍有250名法国“圣战”者正在“辗转前往战区的路上”。其中一部分人选择坐大巴取道巴尔干地区或者突尼斯，途经当地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大本营稍作休整，然后继续出发。另外一部分人则经日内瓦、法兰克福、巴塞罗那或者马德里乘飞机前往中东。

2014年11月19日，法国巴黎检察院办公室确认，“伊斯兰国”公布的杀害美国人质卡西格及叙利亚囚犯视频中，共有两名凶嫌为法国人。其中22岁的马克西姆·霍尔查德来自诺曼底。他曾于2012年在毛里塔尼亚短暂停留，2013年8月赴叙利亚。另一人名叫迈克尔·多斯·桑托斯，是一名法国穆斯林，来自巴黎郊区。就在今年7月，在“伊斯兰国”发布的另一则视频中，一名法国籍武装分子枪毙一名叙利亚士兵，并把他一脚踹下悬崖。一语成谶，在行刑前，这位“法国人”在视频中叫嚣，要让巴黎血流成河。

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为什么要屠杀法国人？这一问题所激起的政治、文化讨论比“伊斯兰国”更加激烈而复杂。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称，恐怖主义的目标不是打败而是根除或者消灭“异类”。以自由、博爱、平等闻名的法兰西——“一种大写的敌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共和国之梦

《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在节目中称法国的某些地区已经沦为“穆斯林飞地”，甚至说巴黎一些街区“很像伊拉克或阿富汗”了。这些言论激起了巴黎女市长伊达尔戈的严重抗议，她说要将福克斯告上法庭，因为它的报道“侮辱并诋毁巴黎的荣誉与形象”。

伊达尔戈的激动显示了问题的敏感。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更加积极地在国家性质的层面看待伊斯

兰化。2009年11月，由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总理菲永牵头，移民、一体化、国家认同和团结发展部组织实施，法国从上至下掀起了一场历时4个月之久的“国家认同大讨论”，话题涉及爱国主义、法兰西民族精神、民族主义、法国价值观、移民的社会融入与整合、伊斯兰教法国化、欧洲认同等等。

人们很容易从穆斯林群体的数量上来理解法国的困惑。根据2013年的统计，法国大约有600万穆斯林，约占总人口比例的10%，是西欧国家的最高水平。但是从整个欧洲来看，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俄罗斯拥有2700多万穆斯林，占总人口的近20%。绝对数量上，德国拥有300万穆斯林，英国拥有280万穆斯林，都是不小的数量级。在2015年的叙利亚难民潮中，德国收到了80万份难民申请，其政坛和社会依然保持了较为开放的态度。

多元文化对欧洲的冲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人口结构并不能充分解释法国异乎寻常的全方位敏感。在英国，一个锡克族警察包着有强烈宗教象征意义的头巾巡逻并不是问题。而在法国你绝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象。自2014年以来，法国至少有130名学生因为穿着显示其宗教性的服装而被撵出了教室，主要都是黑色长裙。

作为“国家认同大讨论”的附带成果，法国议会于2010年初提交了《禁止在公共场所掩藏面部法》。该法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表决中都只有一张反对票。2013年7月18日，在大巴黎地区的特拉普市，一名佩戴穆斯林面纱的妇女被警察要求取掉面纱。她21岁左右、信仰伊斯兰教的丈夫当时就掐住了警察的脖子表示抗议，随即被警方逮捕。19日晚间，镇上将近300人袭击了关押这名男子的当地警察局，闹事者向警察局投掷石块，导致4名警察和1名年轻人受伤。20日晚上，有20辆汽车遭到烧毁。

就在巴黎黑色星期五发生前，猪



2015年1月19日，穆斯林民众在法国驻伊朗大使馆外抗议《查理周刊》刊登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

肉又成了法国形象和伊斯兰教地位激烈争论的新战场。住在巴黎附近小镇上的护士阿伊莎·塔巴希发现从11月起，孩子学校菜单上的餐食是芥末味烤猪肉和烤小胡瓜、斯特拉斯堡香肠和有机扁豆，或烤火腿意大利面，原本标注谁不吃猪肉的小格子不见了。她打电话给市政厅，被告知：“从现在起，表格就是这样的。要么吃猪肉，要么饿肚子。”在整个法国，右翼市长们陆续宣布在学校食堂取消无猪肉餐，声称这是依照常识让公共部门保持“中立”的做法。

从服装到餐盘，反对者称法国正在陷入一场歇斯底里的伊斯兰恐惧症，其症状是将一切政治化，种种行为都在激化穆斯林群体和法国主流社会的尖锐对立。但在另一面，任何关于法国不宽容的判断都将得到驳斥。从历

史、文化和传统上看，法国是西方国家中接纳移民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法国人中有近1/4具有外族血统，是外来移民的后代。理解这种法式矛盾，需要回到那场“国家认同大讨论”的核心问题上：“什么是法国人？”

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说：“德意志人与其他欧洲民族的分离则是基于天然的东西。……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特点，这些共同的东西把德意志人相互统一起来。”而在法国，戴高乐将军说：“身在法兰西，皆为法国人。”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法国采取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1789年法国发生大革命之前，法兰西民族认同基于一条简单原则：“国王的，就是法兰西的。”语言与习俗的多样性对于君主体制而言并不构成一

个问题。那时的法国社会像一幅杂拼画，语言文化异质性十分明显。大革命时，为凝结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力量，一种新的法兰西民族定义被提出来：它与族群特征无关，指向任何有法国公民身份的人。凡支持革命者，包括外国人都可以成为法国公民。这种身份的关键在于同一的价值体系。第三共和时期的政治理论家勒南在《什么是民族》中说：“人不是他的种族、他的语言、他的宗教、江河流向及山脉走向的奴隶。一大群拥有健硕的精神和热切的心灵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种道德意识——这便是民族。”

为捏合新的“法国人”，雅各宾派在“单一不可分”原则下否认族群多元化存在的主张，展开了族群整合，对当时的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其标志性举措就是在全境强制推行法语。经



2011年4月20日，穆斯林妇女穿戴蒙面罩袍在法国国民议会前抗议法国颁布的禁止穆斯林妇女穿戴面纱的法令

过200年的整合，到20世纪，法国主流政界和思想界都认为，强调价值认同而非文化背景的政治民族主义则成为共和国的核心精神。

“共和同化模式”是法国对外来移民实行的基本原则。19世纪中叶，自由派思想家已开始担心人口减少会导致法国国际地位下降。1809到1941年间，法国死亡的人数大于出生的人数，如果没有外来移民，法国人口便会出现负增长。法国接纳外来移民曾出现过三次高峰。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叶第二帝国时期。当时法国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进程之中，因此需要大量引进移民劳动力。当时的移民主要来自比利时、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等邻国。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开始从波兰等地大量引进移民。历史上，这些移民

并非没有造成过尖锐冲突。1893年8月，在法国南部埃格莫尔特的盐场，法国工人与意大利劳工之间曾发生大规模械斗这一事件还影响到两国关系。法国驻罗马大使馆遭到围攻；在都灵、那不勒斯等城市，愤怒的意大利人砸毁了当地法国商店的橱窗。在法国国内，“意大利佬滚回老家去！”的呼声甚高。但无论如何，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和人种、文化、宗教背景上与法国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共和同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二战”后，从1954年起，为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法国从北非等前殖民地招募了大量移民劳动力。其中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人居多。70年代后，石油危机造成经济滞胀，法国收紧移民政策。但出于人权考虑而制定的家庭团聚计划带来了更多穆

斯林人口。这些移民和先期的欧洲移民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他们有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的教育水平普遍低下，他们甚至缺乏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他们接受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价值观，成为“法国人”？启蒙运动的先贤们并没有提供经验。

界线

巴黎市区以塞纳河上的西岱岛为中心起点，顺时针画圈，按照阿拉伯数字排序分成了1到20区。19区位于巴黎市东北部，与塞纳-圣丹尼省毗邻，那是全法国穆斯林聚居最多的省份。

在巴黎，一个居住区的编号涵盖了一个人的全部背景信息。5、6区代

表文化和知识分子；7区代表着政治、官员；16区代表着右派、有钱人。19区的代名词则是贫穷、混乱和非洲移民。在《查理周刊》大开杀戒的谢里夫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他被称作“肖蒙山团伙”一员。这个团伙成员的父母来自黑非洲或者马格利布（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他们是学校里的坏学生，有着多次青少年违法犯罪记录。

谢里夫并不是这里产生的第一代恐怖分子。“肖蒙山团伙”的先驱是持有突尼斯和法国双重国籍的布巴克·阿尔哈基姆（Boubaker al-Hakim）。2004年，布巴克·阿尔哈基姆和弟弟就远赴伊拉克，加入萨达姆的“阿拉伯军团”与美军厮杀。19岁的弟弟在战争中死去，被称为“第一个牺牲的法籍圣战者”。萨达姆倒台后，阿尔哈基姆一直在“基地”组织控制的费卢杰地区活动。2010年12月“阿拉伯之春”爆发，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倒台。阿尔哈基姆摇身在突尼斯境内组织起极端武装。2013年7月，突尼斯两位左派领袖遇刺身亡。2014年底，阿尔哈基姆宣布这是他的杰作，以“伊斯兰国”之名。那个时候，他已经身处叙利亚北部。

左派人士多以不平等来解释法国社会出现的穆斯林族群问题。对于那些北非移民的后裔，法国社会有一个专门的称谓“Beurs”。尽管在一项针对全欧洲的调查中，72%的法国人声称对穆斯林抱有好奇，但这无助于一个事实：他们是整个法国最难找到工作的一群人。巴黎索邦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组为同样一份简历安上有不同族群特征的姓名。“皮埃尔”收到的面试机会不出意料地数倍于“穆罕默德”。

另一个广泛被批判的现象是“隔离区”。法国的穆斯林人口中心位于巴黎、马赛、里昂和它们的城郊。其中巴黎聚集了35%到40%的穆斯林，他

们都集中住在巴黎的几个经济治安情况落后的区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政府为了缓解日益紧张的住房需求，设立了“公共住房项目”。在城市郊区建造了大量高密度分布的高层公寓型住宅，并收取相对低廉的租金以吸引经济收入较低的群体入住。刚刚大批进入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家庭很快成了这些区域的主要居住者。不幸的是，战后法国经济的“光荣三十年”很快过去了。移民家庭没有成为新一波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他们滞留在这些区域，受困于代际贫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生活模式。大城市的城市规划和行政规划直接构成了他们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地理界线。

但是，单纯的贫困和不平等并不能解释恐怖主义所能代表的残酷对抗。法国社会中的另一条界线更具有观察的价值。

60年代以来，面对文化多元的现实，西方许多国家都开始考虑应对措施。英国政府确立了“多元文化模式”作为处理手段，并通过立法手段予以保障，鼓励各族裔保存其文化传统。加拿大出台《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并设立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部，以法律保障和机构保障的形式推行多元文化。美国采取“积极性差别待遇”的方法，赋予少数族裔在就业及教育方面的特别优待，以弥补少数族裔由于缺乏语言竞争力和各种社会资源所带来的缺陷。这些措施的共同点在于承认和接受不同族裔的差异。

80年代以后，法国左翼政客和媒体也开始强调法国的多元文化。但法国的多元文化模式中包含了更多的“融入整合”的观念，其目的仍是将每个社会个体整合到法兰西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做法在法国都存在“政治不正确”的风险。一个简单的例子集中体现了观念差异：当法国人讨论伊斯兰化的时候，他们并不确切知道自己在讨论多少这样的同胞——这

个国家禁止按照宗教信仰来进行人口统计，按照法兰西共和国的传统，以肤色和信仰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是不合法且不道德的，更不要说差异化地制定政策了。

在今天的世界上，英美国家的模式更为盛行（尽管这种社会文化模式也出现了危机），但法国的共和同化原则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挑战。对差异的否认丝毫未能缓冲穆斯林群体与法国的主流文化的直接冲撞。

1958年的《法国宪法》第一条规定：“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世俗化的、民主和社会的共和国。”世俗化是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法兰西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的历史就是宗教与政治逐渐分离的过程。大革命以前，国王的“绝对权力”来源于上帝。世俗主义为现代法国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它既打击了天主教会和绝对权力，又通过将个人信仰与公共生活分开使天主教徒归顺到共和的旗帜下。200多年来，根据这一原则，法国有效地消除了宗教纷争对国民的离心作用，而且也成功地实现了对欧洲移民的同化。

法国支持世俗主义之下的宗教自由，规定宗教不能逾越私人生活的范畴。但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这条界线难以理解。伊斯兰教的鲜明特点之一是它涉及一整套生活规范，当这种生活规范与公众发生关系的时候，它究竟属于私人生活还是公共事物？伊斯兰原则和法兰西原则究竟该服从谁？从面纱、长袍到猪肉，法国社会近30年来都在围绕这些问题争执不休。

1989年10月5日，巴黎远郊克雷伊镇的加布里埃尔·哈维中学的三名女学生因佩戴伊斯兰头巾被校方开除学籍，引发了“伊斯兰头巾危机”。1992年，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一所学校在校园内禁止所有宗教、哲学标志，包括穿着的规定是违反世俗化原则的；1994年，最高行政法院判定一所学校

禁止任何头戴物是过于极端的；2004年3月，这种争论才在法律层面上宣告终结。新拟定的《世俗法》规定在公立小学、初中和高中禁止明显的宗教标示，十字架、面纱（hijab）和帽子（kippa）在教室出现都是不容许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法国人支持这个法律，在他们看来，伊斯兰头巾有污蔑年轻女性勾引异性的含义，它在本质上是与法国社会提倡的男女平等的原则相矛盾的。2010年的《禁止在公共场所掩藏面部法》拥有同样的逻辑。用总统萨科齐的话说：“我们不容许妇女成为面纱后面的囚犯，没有社会生活，所有的身份都被剥夺。”违反规定的妇女将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她们还将被安排去上课，学习法国公民的价值观。但这两项法律颁布时却都遭到一些穆斯林妇女的抗议。

2007年，《查理周刊》曾发表两幅被穆斯林视为羞辱的漫画。那时“法国大清真寺”、“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和“世界伊斯兰团体”联合将其告上法庭。最终仍然是败诉。法国法庭驳回穆斯林组织的理由是一条共和国的基本原则：言论自由不容挑战。

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法国社会中消解“他者”，但事实上，它却让“他者”的身份更加鲜明了。在就学校取消穆斯林饮食事件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采访时，法国护士阿伊莎·塔巴希说起儿子和反对此举的家长协会一起挨家挨户请愿。在这个母亲看来：“他本不用去担心这些。学校就是一起学习生活的地方，和这些无关。现在我9岁的儿子开始问：‘我为什么与众不同？’”

在巴黎19区，布巴克·阿尔哈基姆的成长与家庭环境密不可分。他从小跟随寡母长在19区的筒子楼里。他的母亲为了保留面纱而辞去了工作，只依靠社保福利生活。因为同样的理由，在对宗教虔诚的信仰之下，母亲要求几个孩子停止了在法国免费公立

学校的学习。顺理成章，“巴黎19区和伊拉克费卢杰的联系纽带”法里德·本耶图成了他们的精神导师。

“没有其他地方像法国世俗主义一样宣称人们必须吃一样的、穿一样的、喝一样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宗教和国际关系历史学家瓦伦蒂娜·祖贝尔（Valentine Zuber）说，当世俗主义原则脱轨，它就反过来成为法国社会融合的障碍。

缺位

法国历史学家贾斯汀·韦瑟和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乔纳森·劳伦斯曾在他们合著的《溶解伊斯兰》一书中大胆预言：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最终也会从“在法国的穆斯林”转变成“法国穆斯林”。这一身份转化显然含有一个必要条件：法国的穆斯林社会必须完成现代化的过程。这个乐观的估计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全世界范围内，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都面临着巨大困难。当代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都是依靠威权主义强人政治来推动的。但是在法国，1905年《关于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法案》第一条规定了国家世俗化原则：“共和国不会认可、财政支持或者补贴任何宗教。”这客观上为将伊斯兰教纳入法国共和制度制造了障碍。而在全球伊斯兰世界的复杂格局下，这种国家政权的长期缺位变得格外危险。

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穆斯林社团基本上是依照国籍组织起来的。第一代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都经历了残酷的独立战争。每个家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在持续七年的战争中遭到法军的摧残。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而且确信伊斯兰教在他们民族的历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初到法国时，他们仅以谋生为目标，并没有追求获得法国国籍，相反他们将这样的目标视为对祖国反对殖民统

治事业的背叛。而当他们聚集在巴黎时，并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处理自己与法国的关系。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政府通常把巴黎大清真寺作为例行对话的对象。可是它并不真正属于法国。巴黎大清真寺最初与摩洛哥关系密切。1962年后根据法阿两国协议，阿尔及利亚政府取得了对该寺的主导权，为其提供资助，并任命阿訇。

在独立后领导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一直在采取“去法国化”的政策。他们纪念为独立事业献身的“150万烈士”（实际上死难者人数更接近30万），加深阿裔移民对那段历史的群体意识。如同整个伊斯兰世界呈现的趋势，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势力不断膨胀。极端组织“伊斯兰拯救阵线”使负责分发财务和提供救助的清真寺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中心，并在1990年的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市政选举的胜利，1991年又在第一轮议会选举获胜。那个时代，居住在法国的每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都有亲戚或者家庭成员投票支持过“伊拯”。当时“伊拯”中最激进的萨拉菲派持有这样的观点：可憎的法国殖民主义所遗留的各种“毒药”中，有两种最为可怕：一是政教分离，二是民主制度。

伊斯兰世界发生的变化与法国国内掀起的“头巾危机”迎头相撞时，法国精神并没有胜利。1996年，本·拉登首先向世界穆斯林发起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圣战”号召。在法国穆斯林居住区，建筑物墙壁上的涂鸦将本·拉登奉为捍卫伊斯兰世界尊严的英雄，甚至公立中学校园内也出现了这类涂鸦和标语。

曾经，一些学者认为，法国第一代穆斯林移民遭遇的融入问题可能会在第二代、第三代后裔身上自然消解。但现在，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共识：如果说法国的第一代穆斯林移民还有对祖国的民族身份认同，那么第二代、

第三代的穆斯林既对他们遥远的母国没有概念，又不认为自己属于法国，他们的伊斯兰身份认同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2010年丹麦奥胡斯大学伊斯兰主义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在法国里尔进行了一项针对青年穆斯林族群的田野调查。接受采访的教育工作者普遍感到，17岁到25岁的年轻人更愿意在身上穿戴一些能够表现穆斯林身份的东西。一位性教育辅导员发现女孩子们开始热衷重建处女膜。他们的伊斯兰思想并不来自父母——因为父母并不解释，只是命令。许多人是在清真寺参与宗教活动、接触到一些穆斯林兄弟后才建立真正的宗教热情的。

法国社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1993年，右翼的夏尔·帕斯格瓦出任内政部长，决定自上而下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继续致力于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他着手组建全法伊斯兰代表机构。但1995年5月，让·路易斯·德伯雷出任内政部长后一改帕斯格瓦的政策。虽然他承认，如果不将伊斯兰教纳入国家政教关系的框架，将无助于法国穆斯林移民特别是第二代移民的融合。但他更看重的是，政府参与创建“法国的”伊斯兰教可能会违反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也可能触及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引起外交纠纷。

2003年4月，法国终于成立了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举行代表选举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模糊处理公民宗教信仰的国家，谁有权利参与投票？一个折中的办法是，由各清真寺推举出代表。大清真寺会得到更多的席位，因为理论上他们代表着更多的穆斯林。但是一个清真寺的建立、规模和活动能力都需要有财政经费的支持。根据1905年的法案，这笔资金不能由法国的公共机关支付。而错综复杂的各种境外伊斯兰势力欣然填补了空白。法国当局却无权对资金总额进行评估和控制。

一个惊人的数据是，一项调查显示，2005年，在法国各地清真寺负责传教的1200多名伊玛目中其中75%不是法国公民，1/3的人不会说法语。

2003年选举中，在25个代行中央委员会职权的地区委员会中，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赢得了12个委员会的控制权。这个组织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家获得大量资金。伊恩·约翰逊在《慕尼黑的清真寺》一书中提到它填补了一项官方不愿插手的社会服务。它属下的清真寺为妇女们提供校后辅导和日托服务。这会对法国穆斯林社会造成何种影响？法国穆斯林社会学家都娜·波扎尔曾是这种模式的支持者。她在2001年的一本书中提出，这类组织在法国社会和穆斯林移民之间起到了极有价值的联络人作用。它们的服务是在帮助穆斯林融入社会。但在观察了其后的事态发展后，波扎尔改变了她的看法。她认为，这种兼容并包的伊斯兰形式在人们四周编织起了一道屏障，让他们不必再与主流社会接触。教育往往受到阻断，职业生涯十分有限。“这是一种将社会割裂成两大阵营的观点：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他们有把一切都伊斯兰化的需求。”通过接受像法伊联这样的组织，西方政客们参与到这样一种范式中，默认伊斯兰激进分子所声称的，只有伊斯兰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的教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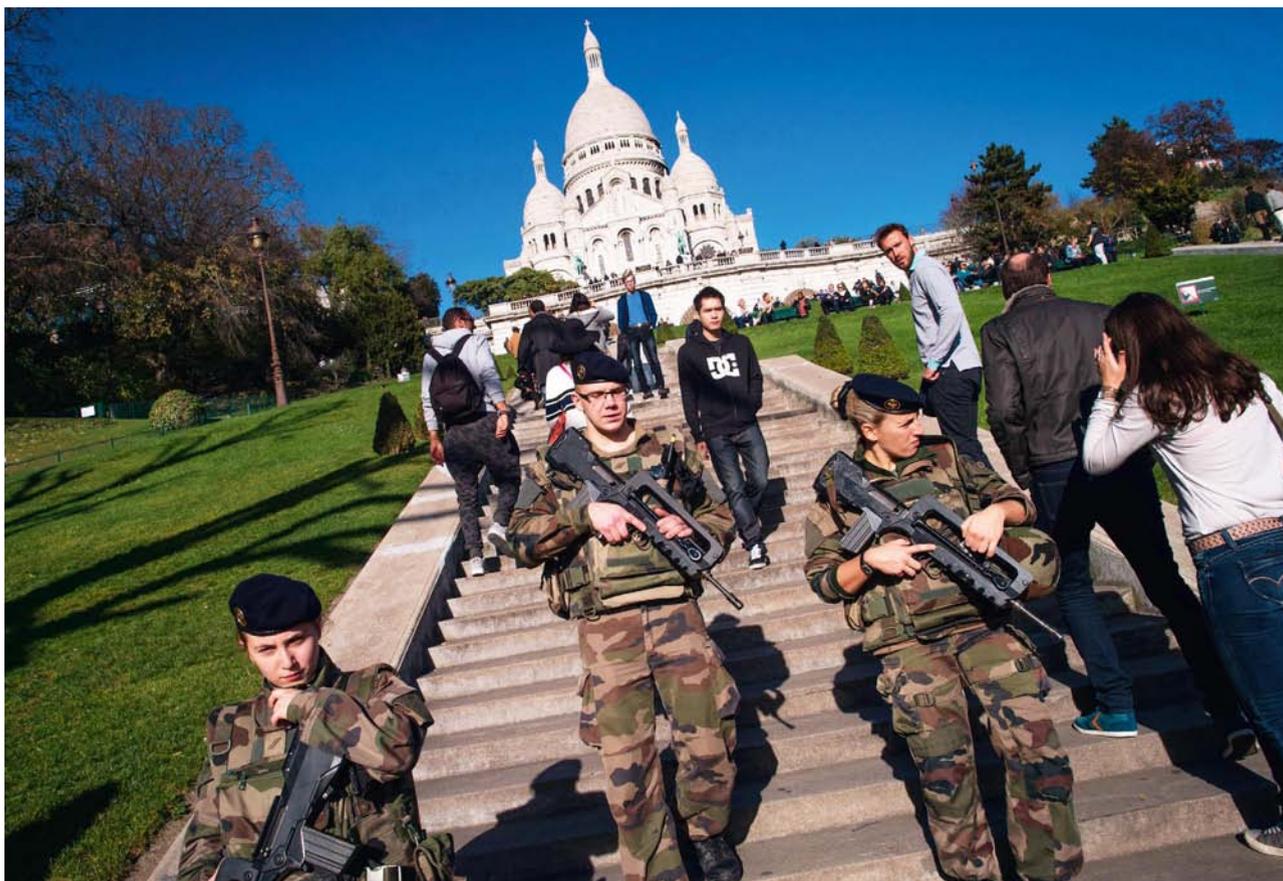
2007年，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受欧洲委员会之托进行了一项名为“伊斯兰武装组织在欧洲的招募与动员”的调查。一位法国极端分子告诉调查人员清真寺对于穆斯林社区的重要性，在那里，人们会就一些社会和宗教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好的穆斯林？我们必须去伊拉克捍卫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吗？如果我们一些穆斯林兄弟被媒体所宣扬的错误的伊斯兰形象所蒙蔽，我们需要去纠正他吗？清真寺正是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的地方。”

2004年，法国政府关闭了造就阿尔哈基姆兄弟的巴黎19区清真寺。近些年来，安全和情报部门对清真寺的监控越来越严格。一些激进的传教活动越来越转入地下。但它们依然能够占据任何属于防范的空间。无论是袭击《查理周刊》的两兄弟，随后在巴黎犹太超市劫持人质的枪手库利巴利，还是近年来法国伊斯兰极端运动中其他一些主要人物，他们都曾在入狱期间发生了转变并走向激进化。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教授法哈德·霍斯罗哈瓦尔(Farhad Khosrokhavar)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据估计，穆斯林占法国监狱关押人数的一半左右。在一些大城市附近的机构中，穆斯林所占比例还要更多，尤其是收容短期服刑犯人的拘留所。这些监狱往往并不理解穆斯林的宗教诉求。一位阿尔及利亚裔的年轻法国囚犯在2013年对霍斯罗哈瓦尔说：“假如你是个穆斯林，又要求参加周五祈祷会，他们就会把你的名字记下来交给情报处（相当于法国的FBI）。”他还说：“如果我想要带着我的祈祷垫去院子里，他们会不允许。如果我留了胡子，看守就会叫我本·拉登，嘲讽讥笑我。他们就是恨伊斯兰教。但伊斯兰可以报仇！”

根据霍斯罗哈瓦尔的统计，在全国范围的监狱中，大约每190名犯人才拥有一名穆斯林牧师，剩下由那些自我任命的乌里玛来做宗教指导。这为极端思想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空间。“伊斯兰在法国已经变成了一种反抗压制的宗教。”在一个充满边缘心态和受害、受困感知的环境里，基于对伊斯兰教的大概理解，暴力诉求和宗教狂热很快就能嫁接起来。■

（参考文献：《共和同化原则面临挑战——法国的移民问题》，马胜利著；《法国穆斯林为何越来越激进：边缘人群的反击》，法哈德·霍斯罗哈瓦尔著；《慕尼黑的清真寺》，伊恩·约翰逊著）



巴黎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加强了警备。图为法国士兵在巴黎圣心大教堂附近巡逻

欧洲的反恐困境

与资金困境相比，欧洲反恐更大问题则在于“人心”的争取，即与宗教极端思想的斗争。

文 / 李伟

管控失效

11月13日晚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自然让人想到了3个月前发生的“大力士”国际列车枪击事件。

今年8月21日，由荷兰阿姆斯特丹驶往巴黎的“大力士”国际列车在途经比利时境内时，列车后部车厢内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三人受伤，凶手最终被车上乘客制服。众多乘客侥幸逃过一劫。

经确认枪手身份是25岁的摩洛哥人阿尤布·哈扎尼。尽管哈扎尼辩称，他只是偶然捡到一批武器，并只想实施抢劫，但警方找到的记录显示，他曾经前往叙利亚。而西班牙情报部门早在2014年就通知法国哈扎尼与极端活动有关，他也因此被列入法国“S”级监控对象。事实上，在年初法国《查理周刊》编辑部遇袭后，法国升级了反恐措施，其中一项是建立极端分子信息库，对这些人实施监控。其中与

哈扎尼同为“S”级监控对象的大约有5000人。但“大力士”列车事件说明，这样的监控并没有起到作用。

3个月后，悲剧在巴黎上演。从目前的调查结果看，针对重点人员的监控系统再次失效。在一具自杀式袭击者的尸体旁，警方发现了一本叙利亚护照。上面显示，就在一个月前，护照持有者刚刚从希腊边境进入欧洲。另一名参与剧场袭击的恐怖分子出生于巴黎郊区，不久前从叙利亚返回，

他有多次无证驾驶、偷盗及贩毒记录。

据媒体报道，截至今年5月，法国已有800多人前往中东参加“圣战”，其中超过半数人的行踪法国情报机构并不知晓。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比利时一位反恐专家就表示，“我们不可能监控每一个人”，因为过去两年比利时因恐怖活动罪名被指控的人数已经超过过去30年的总和。

这些从海外回流的极端欧洲人不断加剧着欧洲的风险。他们不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而且掌握作战和武器使用技巧。愈演愈烈的难民潮，让这种风险不断放大。欧洲刑警组织主管罗布·温赖特最近表示，大约3000~5000名欧洲人可能已经在海外加入极端组织。其中大部分为青年男子。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宽松的管控政策，在过去的30年间，欧洲一直被极端恐怖分子视为基地，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七国。恐怖分子在这些国家避难、筹集基金、宣传、招募人马。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完成人员、资金、货物与服务四大流通的内部单一市场后，欧洲似乎成为恐怖主义向世界传播思想与策划恐怖行动的最佳掩护地区。反恐专家认为，“基地”组织在欧洲的指挥中心目前设在比利时和荷兰。“9·11”事件的制造者就是由德国出发前往美国的。现在，欧洲也成为恐怖分子主要目标。

但欧洲今天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远比“9·11”时更加复杂而严峻。

恐怖组织已化整为零，过去严密的阶层组织，转变为少数人员甚至个体的行动。组织成员逐渐本土化，许多成员都具备合法的公民身份。恐怖分子不再锁定政府为恐怖攻击标靶，改以在各地制造恐怖氛围为目的。恐怖主义逐渐与各国国内激进组织团体挂钩，后者成为资助恐怖主义发展的重要金主。

这种后“9·11”时代的新型恐怖活动，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为引起公众关注，即便是小型恐怖组织也会寻求制造大型屠杀与破坏事件；恐怖分子完全可以在没有头目指挥或是没有组织结构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恐怖行动将涉及每一个人，袭击无需进行过多准备，也能造成与大规模行动同样惨重的损失。

与此同时，恐怖组织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活动方式。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宗教场所招募新人，而是改在居民家中、书店、廉价快餐店甚至乡间村舍等场所秘密发展组织。

欧洲反恐专家们认为，现在已经很难确切知道恐怖分子何时会发动袭击。面对新型恐怖活动的挑战，原有的法规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了。欧洲国家的情报与社会管控体系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如允许人员自由流动的《申根协议》便为恐怖袭击提供了“方便”。《申根协议》规定在申根国家内部不限制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一方面增加了监



欧洲要想有效防范恐袭，无论是在经济成本方面，还是在人员自由流动的理念方面，都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控难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边境管控力度，妨碍了对乘客及其行李实施有效安检。欧盟委员会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修改《申根协议》。

欧洲要想有效防范恐袭，无论是在经济成本方面，还是在人员自由流动的理念方面，都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就像英国军情六处前局长约翰·索厄斯所说，目前恐怖主义对欧洲构成的安全威胁堪比“冷战”。

“战争”还是“斗争”

欧洲国家对恐怖主义并不陌生。

欧洲历史上出现过各式各样的恐怖主义，例如因意识形态而有左翼、右翼、分离主义、极端主义，或依性质划分，则有社会性的、宗教的、国内、国际恐怖主义。

这些发生在欧洲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其组成分子主要来自国内团体或组织，多数基于有限的政治目的或特殊诉求，欲以激进的手段迫使政府让步。因此欧洲各国普遍认为，恐怖主义所涉及的是内部，而不是对外的安全问题。更由于欧洲国家重视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价值，因此只是将恐怖主义界定为内部治安问题，对恐怖主义罪行仅建立刑法层面的联结。

换句话说，在传统欧洲国家看来，“恐怖主义”是一场犯罪。这种定性与美国完全不同。

美国认为，“恐怖主义”源头在于对西方文明的敌对。因此“反恐”是一场战争(War)。对抗恐怖主义蔓延最有效的办法是主动压制，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先发制人。但多数欧盟国

家则很难接受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欧盟国家认为，恐怖主义在欧洲只是一种工具，其本身并非目的。恐怖主义发展的背后有更为深层复杂的文化、宗教、哲学以及社会等因素，采取长期的政治途径才是彻底解决恐怖主义的方法。他们认为反恐并不是“战争”，而是“对抗”或“斗争”——不是“War”而是“Fight”。

由于越来越多在欧洲行动的恐怖分子已是欧盟公民，欧盟官员也并不喜欢以美国的方式对自己的公民“发动战争”。最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坚信恐怖主义现象是对特定政策与军事部

署，如中东和平进程与伊拉克战争等议题的反应，而不是如美国所描绘的对西方的敌意反应。

因此，在反恐手段上，欧洲国家更倾向于选择预防性而非压制性手段。他们通常视武力为最后手段，对于美国以军事优势先发制人的做法则感到担忧。他们认为，美国的军事行为一方面损害反恐行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更担心其成为国际社会的坏榜样，让其他可能意图侵略的国家获得出兵理由。

今年初，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事件爆发后，多国政要参加了在巴黎的反恐大游行。但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了这次活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欧美之间在“反恐”态度上的分歧。

前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曾这样阐述欧盟的安全理念——“欧洲人相信单凭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反而可能增加不对称威胁的风险。新的全球安全原则必须结合预防、保护和压制（repression）战略来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欧盟凭借其独特的建立在冲突预防、对话和慎重对待暴力现象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基础上的安全文化，将在这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

但在经历了2004年的马德里“3·11”恐怖袭击、2005年伦敦连环爆炸，欧洲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已悄然变化。反恐的军事力量逐渐加强，不再将其完全限制在民事领域。就在巴黎遭受袭击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戴高乐号”航母将前往波斯湾，与部署在约旦和阿联酋陆上基地的法国空军战斗机一起执行对叙利亚东部的空袭任务。

“战争”还是“斗争”，代表了不同态度。但不管做出何种选择，欧洲都会面临复杂的局面。《查理周刊》事件爆发后，法国极右翼势力立刻兴起，很多清真寺受到暴力攻击。欧洲的反恐力度增强，往往会使得国内矛盾进



2015年8月22日，在法国“大力士”列车上与恐怖分子搏斗受伤的美国空军士兵兵斯通出院

一步恶化，从而使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形势更加严峻。

钱的问题

2014年，欧盟反恐协调官戴科乔夫曾警告英国政府，国家预算中对反恐投入在减少，而“我们面对的威胁正在变得更加多元、不断扩散，也更难预测”。他还呼吁，欧洲国家应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避免不稳定，避免给恐怖分子搭建安全港”。

尽管恐怖袭击的威胁不断增加，但受困于资金之苦的欧洲各国政府多选择限制国防和反恐预算的增长，作为减支和紧缩的措施。

8月“大力士”列车事件爆发后，公共交通的安全检查制度备受质疑。“大力士”列车的乘客，上车之前行李无需过安检，也没人检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很多国家的火车都是如此。但要加强火车站的巡逻、对乘客行李实施安检，就必须投入相当大的人力财力。这让一些欧洲国家望而却步。

法国国营铁路集团主席纪尧姆·佩

皮就表示，鉴于火车站人流巨大，对行李进行系统性安检的做法难以付诸实施。反对者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欧洲多数火车站都是开放的，安检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也不可能覆盖所有火车站，恐怖分子总会找到漏洞，因此加强安检只能是费力不讨好。

自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开始展开艰难的财政减支行动，最终目的是将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降至3%以下。这被视为能够根除债务危机根源、重振欧洲经济竞争力的必要举措。

以英国为例，卡梅伦为了削减政府支出，于是拿国防和反恐费用开刀。2010年，卡梅伦内阁发布《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一举削减10%的军费。当年，英国赤字率达到多年最高的11.4%，2014年已降至5.8%。

英国下议院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也显示，近年来，用以支付军情五处、军情六处以及政府通讯总部三大反恐机构开支的“单一情报账户”呈整体下跌趋势。

在法国，国防部门在去年10月宣



2015年8月21日，法国警察在站台上逮捕疑似参与“大力士”列车枪击案的恐怖分子

布大幅度减少国防开支，2015年裁减7500个职位。法国防长勒德里昂当时表示，国防及解决政府赤字对国家主权同样重要，防长需协助改善预算状况。

法国曾承诺2015年把赤字率降至3%以下，但这一目标一拖再拖。财长萨班称，2015年法国赤字降到4.3%，2017年才可降到3%以下。

《查理周刊》事件后，英国前安全大臣韦斯特在《每日电讯报》撰文，呼吁“英国应当给予安全部门更多资金”。韦斯特说，现在应当提供更多安保资金了，因为要在24小时内监视一名恐怖分子的行踪，就需要至少30个特工。按照目前推算5000个重点监控分子，则至少需要1.5万名训练有素的特工持续工作。

人权与安全

与资金困境相比，欧洲反恐更大问题则在于“人心”的争取，即与宗教极端思想的斗争。反恐智库奎利姆基金会总经理拉菲克曾表示，对于反恐必须做出两种反应。一方面，“我们

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防止袭击——包括干预、逮捕、对犯罪分子采取强硬措施”；另一方面，“长期来看，要想赢得这场战斗，必须与极端主义思想做斗争，这才是长期的战略”。

解决“人心”问题，铲除宗教极端思想，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工程。

欧洲面临日益上升的恐怖主义威胁并非偶然。它是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政策多重矛盾相互交织，并长期发展和发酵的结果。债务危机引发经济低迷，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排斥问题日益严重，恶化了欧洲社会长期存在的移民融入困境。这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提供了土壤。整个欧洲有上千万的穆斯林移民，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有限的教育机会和社会网络，加上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他们逐渐成为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与主流社会渐行渐远。

这些困境在年轻的二代移民身上有更明显的体现。他们生活在高福利的欧洲社会、接受西方的主流文化教育，却面对被排斥的现实，时刻面临失业和歧视，由此产生更加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据《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目前欧元区的失业率仍高达11.2%。外来移民的就业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斯坦福和索邦大学的学者曾通过炮制“能力相当的”虚构简历去申请工作，发现拥有穆斯林名字的“虚拟人”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远低于其他人，雇主普遍对穆斯林有歧视。危机冲击下的欧洲，年轻人成为失业的主要人群。尽管没有具体的穆斯林移民失业统计数据，但根据经合组织移民融合报告显示，欧洲国家移民的贫困率和失业率都显著高于非移民群体。他们是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查理周刊》事件后，发生了100多起针对穆斯林的威胁行为，40%的受访者表示，法国的穆斯林团体是对法

国身份的威胁，只有25%的表示可以丰富法国的文化。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社会的人权并没有得到很好保障，他们更有可能接受极端主义思想。

同时，欧洲社会内部，在反恐和公民权利保护之间也无法厘清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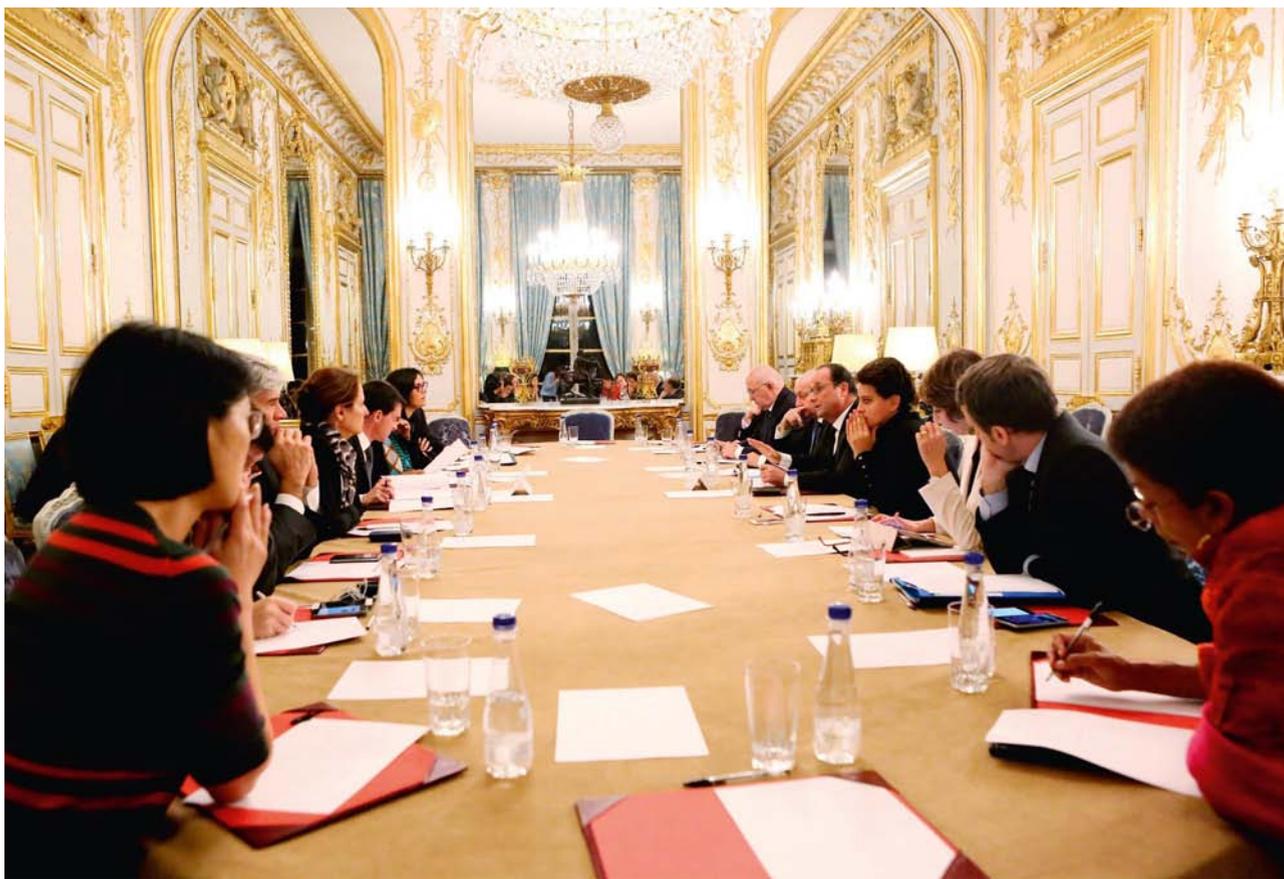
2010年，欧洲议会以侵犯公民隐私权否决了欧美之间旨在加强反恐而进行共享银行信息合作提案。2014年，欧洲法院以违反《联盟根本权力宪章》解除欧洲数据保持法令以及搁置4年的欧盟旅客姓名记录指令。欧盟陷入了反恐与保护欧盟公民权之间难以平衡的困境。重视行动合作，促进情报交流，必然会引发透明性、责任性以及民主控制等敏感性议题。

要想获得更高的安全度，必然要让渡一定的公民权利。但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欧洲，人权与安全的抉择并不轻松。

以巴黎袭击事件为代表的新型恐怖活动，不仅增加了预防难度，更重要的是会继续恶化欧洲当前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引发欧洲社会进一步陷入分裂，最终导致反恐进入恶性循环的死结之中。

欧洲虽然是美国的主要盟友，但在反恐议题上，却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仍以移民为例，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中东和北非有大学文凭的移民54%到了加拿大和美国，而在欧洲的移民则是87%的没有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的人。”最优秀的、最有才能的移民都去了美国，而未受过培训和教育的移民却被欧洲接收。

长期以来，欧洲军事上受制于美国领导的北约；在经济上仍难摆脱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的发展变化；国内面临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与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本土极右势力、极端种族主义的排外困扰日趋突出；对外受困于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以上种种矛盾与问题都在制约着欧洲反恐的能力。■



2015年11月14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爱丽舍宫就巴黎13日晚发生多起枪击爆炸事件召开紧急会议

法国“9·11”：“大西洋同盟”复兴的契机

在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后，纽约帝国大厦和全球许多标志性建筑一样，在屋顶亮起了代表法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灯光特效，似乎在向世界传达一个讯号，此次恐怖袭击固然是一场灾难，却是重新弥合美国与法国，乃至其他欧洲盟国关系，重建“大西洋联盟”的契机。

主笔 朱步冲

新任务，新北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一天之前，奥巴马还信誓旦旦地在“早安美国”电视节目中宣称“我们遏制了恐怖主义”。今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为了

配合奥巴马政府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筹划，美国将在年内关闭包括英国米登霍尔空军基地在内的15个军事基地，以节省至少6亿美元的国防开支。然而不过24小时后，“伊斯兰国”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在欧洲中心城市制造大规模灾难，并信誓旦旦地声称罗

马、伦敦、华盛顿也即将受到类似的浩劫，从而清晰无误地显示了欧盟国家在国土反恐安全防御与情报交流方面惊人的缺失与滞后，也证明了奥巴马政府关于“伊斯兰国”仅仅是地区性冲突与不稳定策源地的判断彻底倒塌，进而证明其“新战略”远远低估

了“后基地组织时代”恐怖主义的破坏性。美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无力单独应对这种非传统式威胁，即城市恐怖主义战争。

在恐怖袭击发生的当天，奥朗德总统宣布，“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前往波斯湾，与部署在约旦和阿联酋陆上基地的法国空军战斗机一起执行对叙利亚东部的空袭任务。法国军用飞机已经在15日对叙利亚东部城市拉卡附近的“伊斯兰国”指挥中心、武器库和训练营进行了空袭。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德表示，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进行了两次紧急磋商，更大规模的空袭即将于叙利亚与伊拉克境内展开，以确保“恐怖分子没有安全的藏身之地”。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数月内，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以及位于南部蒙斯的北约军事指挥部，注定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其成立条款第六条规定：“对于条约组织成员国任何一国或者多国，发生在欧洲或者北美的军事袭击行为，将被视为对于全体组织国的袭击，并根据《联合国宪章》51条，行使单国或者集体自卫权。”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正是基于这一条款，发动了在阿富汗针对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军事行动。去年，土耳其在遭遇“伊斯兰国”恐怖袭击后，曾援引条例，要求召开北约成员国紧急会议，依据此项条款启动军事行动，但最终未遂。11月15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卡西奇亦公开呼吁，美国与其北约盟国应当以《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进行联合军事打击。

“北约成员国共拥有超过2.5万架军用飞机、800艘主要水面舰只，以及超过300万兵员，理论上它是全球最为强大的多国军事力量体系。曾经

在空袭利比亚行动中，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北约联合军事指挥部很可能成为未来军事行动的中枢。”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席弗朗西斯·海森堡说：“伊斯兰国”对巴黎的袭击是否能够定义为其胜利，取决于法国及其盟国随后的反应。根据研究所的估计，北约可能采取的战略是，在第一波空袭后，北约联合特种部队或许将渗透入叙利亚境内进行特种作战，并为进一步的空中打击提供引导，随后，北约军事顾问与约旦等阿拉伯盟军即将深入库尔德地区，为已经与“伊斯兰国”武装奋战已久的“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和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队提供训练与装备。“此次行动正是实践北约‘后冷战’新型伙伴关系的良好契机，并成为未来欧洲以及泛大西洋合作的宝贵经验。”海森堡表示，在“9·11”事件后，英法盟国曾对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做出了坚定的支持：“现在该美国投桃报李了。”

分裂的同盟

为何直到“9·11”之后，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依旧在反恐战略上步调不一，分歧不断。美国著名智库“大西洋委员会”在“泛大西洋联盟与全球反恐报告”中争辩说，“9·11”事件发生后，本土遭遇直接袭击的美国将恐怖活动看作一场新型非对称战争，需要使用武力将这个敌人不惜代价地根除；而欧洲国家则项多将恐怖主义看作一项犯罪，只能动用司法与行政措施进行预防、制止，控制其危害。在手段方面，欧洲习惯于确立框架再磋商与合作，美国则要求迅速而有效地行动，哪怕孑然一身。很显然，在巴黎事件后，法国，乃至欧洲以往对于恐怖袭击遥远而模糊的感觉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和欧洲分享共同的传统，具

有牢固的文化纽带，在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的漫长岁月里一起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些条件使得他们在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牢固的同盟。”查尔斯·库普乾在《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地缘政治》中说。而它们之间的分裂，被库普乾比拟为罗马分裂为东西两部，都具有灾难性的后果。

库普乾认为，欧洲统合的意义，堪比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成立合众国对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冲击。有趣的是，这一运动的奠基人正是一位法国人——法国前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覆盖西欧至中欧、经济总量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相当于美国大约80%的欧盟，既是美国越发重要的战略伙伴与国际政治中的平衡体，也是其竞争对手。“冷战”结束造成的强烈后遗症之一，就是欧洲的安全防务依旧严重依赖美国，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中依旧要仰赖美国。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政府无数次喋喋不休地指责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来自长期免费或优惠享用美国全球军事安全体系保护伞的“搭车效应”，所谓欧洲“缺少保卫自己的决心”。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卫自身的决心与自身对威胁的感受是直接相关的，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也许将宣告法国与欧洲国家将改弦更张，彻底改革自身的国防与安全保卫体系，并摒弃其外交政策中一贯残余的“戴高乐主义”孤立倾向。

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与欧洲关系自“二战”以来的“冰点”，库普乾说，美国吝啬的自由主义和刚愎的单边主义，向世界和欧洲传递着反复无常的混乱讯号。一边抱怨负担过重，要求伙伴负担应有的义务，一边又漠视伙伴，自作主张。科索沃冲突之后，克林顿政府一方面要求欧盟建立能够与美国军事力量并肩作战的武

装力量，一方面又宣称，在北约内部存在一个欧盟核心小组是无法容忍的。随着美国总体力量的衰落，似乎昔日盟友走向对抗的大趋势不可避免，幸而“9·11”事件改变了一切，遏制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一个宽泛而松散的国际反恐多边联盟诞生了。然而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伙伴关系依旧遥远，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司长理查德·哈斯形象地称之为“菜单式的多边主义”，美国要求欧盟伙伴行使一系列精心制订的义务，然而却依旧把它们当作必须跟随自己指挥棒演奏的乐队。

2001年10月7日，在对阿富汗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开始实行军事打击的那一天，华盛顿与五角大楼并没有通知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时任首相盖·维霍夫斯塔，只有英国坚定不移地用部署地面特种部队和发射巡航导弹对美国的单边行动表示了支持。在阿富汗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时，美国要求欧盟、加拿大、土耳其、新西兰派遣地面正规部队参与行动，但始终遭到拖延和阻挠。在小布什政府宣布将伊拉克等国列为“邪恶轴心”并着手筹备针对伊拉克的另一场反恐军事行动时，“大西洋联盟”的关系又跌至破裂的边缘，德国外长费舍尔发出警告说“联盟伙伴不是卫星国”，美国是在利用“反恐战争，巩固自己自私的超级大国地位”。

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的结尾，库普乾认为“9·11”后席卷全球的非对称式恐怖威胁，可能使得传统超级大国的军事机器并无用武之地，美国必须重拾罗斯福时代的伟大智慧，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没有制约的单边主义会把盟国推向反对者阵营，而另一个极端则是滑向孤立主义与封闭。接受替代性权力中心的崛起并心甘情愿地让渡部分权力与主导性，未来的美欧关系，更加灵活，摒弃了“冷



2008年5月28日，时任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威廉·沃德在突尼斯召开新闻发布会。该司令部于当年10月正式运行

战”时代陈旧过时的领土防御保证，转而着重于协调维和行动，打击恐怖主义。

现实而直接的恐怖主义威胁，将促使美欧重拾“泛大西洋合作”的传统智慧。未来的各种低烈度战争与威胁，无论是来自中东恐怖分子，抑或巴尔干半岛持续不断的民族冲突，欧洲在需要美国军事力量后盾的同时，也应当要求建立一种全新的伙伴关系。早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美法两国已经逐渐开始了尝试，非洲成为这种全新反恐合作联盟的试验场：2001年9月11日之后，非洲骤然成为美国全球反恐战略中的新热点，在阿富汗被击溃的“基地”组织迅速在炎热、混乱的非洲找到了全新的立足之地，从而为非洲的内战增添了额外的助力。2008年，五角大楼正式宣布组建了美军非洲司令部，以便在对这块资源丰富的大陆实现有效控制的同时，打击愈演愈烈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卡特·汉姆将军警告说，至少有五至六个非洲国内激

进武装派别，诸如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和索马里的阿尔·沙巴布（al Shabab），与“基地”组织残余建立了联系、合作关系。在法国政府的允许下，美国空军迅速在吉布提与尼日尔建立了情报与无人机起降基地，在2009年重返北约军事指挥体系后，法国在 NATO 框架内参与了从阿富汗到利比亚，一系列不同规模针对恐怖主义的军事打击行动。

2013年，奥朗德政府亦宣布在马里进行军事干涉，对抗反政府武装阿扎瓦德全国解放阵线，旨在应对“威胁到整个西非地区的恐怖主义侵略”。霍普金斯大学非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阿玛多·谢分析说，利比亚局势恶化之后，法国对撒哈拉非洲这一“欧洲近邻”，且与法国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地区的担忧升级，恰好与奥巴马政府对于派遣地面部队干涉的踌躇契合在一起。法国将得益于美国全球性情报网络与发达的军事物资补给运输系统，而法国对前殖民地文化地理的熟稔也将使得其军事存在更有效用。



2001年10月7日，美国空军士兵在“企业号”航母上为战机装弹，准备执行轰炸塔利班据点的任务

美国必须退居二线？

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法国内务部长伯纳德·卡泽纳弗对媒体表示：盟国之间关于预防极端恐怖主义犯罪的司法合作应该立刻升级。巴黎袭击的策划者伊斯梅尔·奥马尔·穆斯塔费与萨拉赫·阿卜德斯拉姆等人，是在法国司法与情报部门“可触及范围”之外策划了这起袭击事件，这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在婉转地承认法国与盟国之间反恐情报侦测与分析工作依旧滞后。其实早在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情报改革与反恐怖预防法案，确定与盟国建立广泛的交流机制，与可信赖的盟国实行反恐情报交流与合作。

2004年6月3日，最为危险的“基地”组织欧洲分支头目克里斯蒂安·卡扎斯基在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被捕，幕后操作者即是被中央情报局称为“联合中心”，由美法两国情报机构——CIA与法国对外安全部（DGSE）共同建立的联合调查与交流机构。在2005年退休的中情局行动主管约翰·E. 麦考

林声称，这种合作是全新“试验”式的，但效果显著。美法两国情报人员编制成精干的小组，每组负责跟踪一个或者几个与“基地”等极端恐怖组织有关联的嫌疑人，通过监控手机通讯、银行转账与旅行记录对其进行跟踪与缉捕。然而“卡扎斯基案”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一全新反恐合作体制已经就位：许多欧洲国家的司法体制，出于保护公民自身隐私权利与自由的优先考虑，以及罪犯引渡条例的严格规定，对美国情报机构的做法嗤之以鼻。而美国则痛恨这些繁文缛节：同年，意大利就驱逐了13名试图在米兰“秘密控制”一名疑似埃及恐怖组织成员的中情局特工。

“新世纪中的欧洲安全问题，无论是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与洗钱，抑或地区间民族冲突，较之‘冷战’时代来自苏联的核武器与常规战争威胁，都更像是欧洲地区内部事务，再由一个大西洋彼岸的超级大国充当仲裁与高高在上的领导人不合时宜，哪怕其表面态度极为友好。科索沃战争即

是一次旧‘冷战’美欧合作模式的失败代表。”布鲁金斯大学研究院教授、曾担任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科丽·沙克表示。而在今年初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研究专员克里斯汀·阿奇克撰写的《2014美国与欧盟反恐合作报告》中，美国终于开始强调在平等基础上的信息交流、司法执行与监督接轨，才是有效遏制恐怖主义袭击的利器。法国国内安全总局（DGSI）开始收押并审讯来自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的恐怖组织嫌犯，从2014年开始，美国财政部的“恐怖分子资金追踪项目”（TFTP）终于可以从位于比利时的国际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总部直接调取，监控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与嫌疑人的金融记录，欧盟也同意响应美国的《集装箱安全倡议》以及在多国国内安全部门之间分享“航空旅客姓名记录档案”（PNR），以遏制危险爆炸品、军火的运输以及降低恐怖分子劫持民用航空运输工具的可能性。

“奥巴马的新战略，零星的空中精确打击、星罗棋布的军事顾问团与特种作战部队，不但无法短期奏效，也无法使敌人产生敬畏感，反而坚定了其坚持作战的决心。”科丽·沙克表示，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全球反恐打击中，美国应“退居幕后发挥隐形领导作用”。其任务职责除了派出军事力量，也包括积极斡旋，与埃及、土耳其乃至伊朗达成协议，至少使其对北约即将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表示默许，并积极与欧盟国家一起，在叙利亚寻找能够堪当大任、实现政治稳定与和平的领导型力量，然后把光环与欢呼让给法国。❏

（部分参考文献：《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地缘政治》，查尔斯·库普乾著；《新大西洋反恐联盟——全新的必要性》，韦恩·里斯著；《2014美国与欧盟反恐合作报告》，克里斯汀·阿奇克著）



政治的报复：“新中世纪时代”的恐怖主义威胁

多元主义思潮和“去国家化”观念在战后欧洲的兴起，使一般大众倾向于将宗教和族群对立视为单纯的文化或经济问题。恰在此时，恐怖主义以高度政治化的方式做出了报复。

文 / 刘怡



2015年3月13日，巴林麦纳麦市民众举行抗议示威纪念“阿拉伯之春”4周年。图为示威者躲避防暴警察的装甲车

如果将时间往前推100年，2015年11月13日发生在巴黎的连环恐怖主义袭击，势必会成为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来自美、欧、非三大洲11个国家的132位平民在袭击中遇难，超过400人受伤需住院治疗。枪手在巴塔克兰剧院的暴行已不能被归类为劫持或政治示威，而是赤裸裸的反人类屠杀。在那之前十几个小时，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同样发生了由“伊斯兰国”（ISIS）策划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倘若再加上10月31日神秘坠毁的俄罗斯KGL9268号航班，短短两个星期内，已经有逾400名平民死于“伊斯兰国”制造的恐怖袭击。

然而迄今为止，除去“伊斯兰国”本身外，没有一个遇袭国家公开喊出“战争”这个词语。法国战斗机在11月15日空袭了“伊斯兰国”自命的“首都”拉卡，所用的名义是克制的“反击”。俄罗斯海空军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干预仍在持续，秉承的则是“打击极端主义分子”的宗旨。大家似乎都更倾向于使用“还击”、“平息”这样克制的术语，而小心翼翼地绕开了政治色彩更鲜明的“战争”。与此同时，全球舆论也正围绕宗教、社会乃至种族等话题展开激烈辩论，试图从经济、文化等“柔性”视角辨析巴黎袭击的根源。这类谨慎、克制、分散的努力，恰好和“伊斯兰国”的残忍强横构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越发肆无忌惮，前者则依旧慌张软弱。

20世纪初的欧洲国家可以因小小的萨拉热窝事件发起普遍战争，100年后却会面对恐怖主义攻势丧失自陈政治理念的勇气。如此鲜明的反差，印证了法国国际关系学者皮埃尔·阿斯奈（Pierre Hassner）关于“新中世纪时代”（Neo-medieval Era）正在到来的预言。这个词包含两层含义：首先，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事务中的政治色彩正在消退，道德内涵则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相信“世界是

平的”，相信“地球村”的神话，相信全球化可以造就一个普遍均质、依靠统一而明晰的国际法进行治理的世界，这恰好等同于中世纪时代规诫繁琐的基督教道德。另一方面，国家或永久性国际组织在践行这类道德方面的作用却被弱化了，媒体、社交网络以及其他非官方群体构成了公众意见的指导和发动者。它们传递给外界的信息内容含混、反复无常，与中世纪时代诸侯林立、群龙无首的状况别无二致。一切都在指向“历史终结之后”：一幅去政治化的图景。

然而“伊斯兰国”及其背后的极端主义宗教势力，却是一波高度政治化的潮流。它们建立在否定和拒斥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之上，并通过游击战式的机动转移和城市恐怖主义袭击，对所谓的Jahiliyyah（阿拉伯语“蒙昧时代”，指未获真主引导之人）阵营发动进攻。毁灭文物、“人弹”爆炸乃至针对平民的屠杀看似毫无理性可言，却是在以近乎无限的手段达成清晰明确的目标。恐怖分子不惮于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更不惮于发起和扩大战争——克劳塞维茨所谓“政治混合以其他方式的继续”——而这恰恰是“新中世纪时代”最大的弱点。以相对主义和去政治化为特征的全球现代性，正是在恐怖主义的进击中，遭遇了政治之决断性的残忍报复。

中立化与非政治化

2011年秋冬之交，当“阿拉伯之春”的狂飙席卷整个中东之际，西方世界的中心美国也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数千名抗议者通过社交网络组织起来，以反对贫富分化为口号，在华尔街金融区和祖科蒂公园举行游行、静坐示威和抗议活动。尽管示威人群最终在11月中旬被警察驱散，但它的行动主义、无中心化和反政治特征，依然为诸多观



2015年11月13日，黎巴嫩士兵在贝鲁特自杀式爆炸事发现场警戒

察家所注目：这也是“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最大的差异。

西方语境下，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标志着非西方世界青年群体在经济、社会和政治诉求方面的觉醒，“占领华尔街”则象征了后现代情境下的浪漫主义大众运动。《彭博商业周刊》试图为占领群体找到一个理念和精神上的旗手，他们最终发现了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一位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兼反权威主义者。尽管始终有人质疑格雷伯究竟对街头运动发挥了多大作用，但他的知识背景和精神归宿，显然契合了“新中世纪主义”的期待——科学精神至上、以社会否定国家、多元主义乃至最终的去政治化。发起占领运动的加拿大非营利杂志《广告破坏者》更是公开宣称：“主流媒体不断询问究竟什

么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他们大错特错了。我们的初始目标就是占领本身，而占领将催生直接民主，在那之后才谈得上后续目标。”

这种“行动第一”的主张，不免让人想起19世纪末兴起于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正是后者在1907年庄严宣判：“国家死了。”当然，鉴于刀斧手尚未就位，国家直到今天还苟延残喘地活着，但这并不妨碍新一代的工团主义者在伦理上对它进行消解。他们要么宣称，作为最高社会组合体以及最高伦理的承载和创制者的国家并不比其他社团或伦理更高明；要么干脆抛开国家，直接去和“大众”、“全人类”或者“历史潮流”对话。正是在否定国家之伦理地位而鼓吹“社会第一”的基础之上，诞生了作为20世纪末时代精神的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的拥趸们大多希望国家仅仅充当利益的平衡者，充当一个对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权力做出妥协、因之不具有独立内涵的中立角色，一个“调停但不决定”之人，一个仅在必要时才出场的隐形人。另一方面，国家中立化的鼓吹者往往也是高度的程序正义论者，在他们的概念里，理想的政治运作乃是一种法理化过程，是一种由法学概念和术语环环相扣而成的逻辑推理，不需要价值判断，也不需要倾向性——一言以蔽之，不需要决断（Decision）。而当这种中立化的观念侵入到国际事务领域之后，又会加速道德和法条对政治的消解过程。

这种消解过程，经由两次世界大战达到了高潮。1918年之前，大多数欧洲人都集结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旗帜之下；他们相信世界历史就是“绝

对精神”通过一系列演化以实现其自身的过程，载体则是民族国家。个人的自由和追求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个人献身于国家、化身为“国家理性”的一部分时，人生才有价值。但这种观念随着德国的战败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鼓吹传教士般的普世主义、抽象的“人类共同利益”以及完全基于投票表决的政策流程。尽管德国人试图以政治领域的法西斯“总体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生存空间”与之相对抗，然而另一次大战之后，抵抗最终被瓦解，欧洲的黄金时代也宣告终结。

尽管在“冷战”的40余年间，欧洲作为美苏对抗的最前沿，始终被两个超级大国所分割和控制，但西欧恰恰是最少受到那种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标准所影响的地区。在这一点上，联邦德国的特殊性尤其值得一提——“二战”后的新德国是秩序自由主义的产物，任何一种带有显著的民族主义或特殊地域感情的符号在这里都被禁止了，剩下的只有哈贝马斯所说的“马克民族主义”。德国马克这种稳健货币作为秩序自由主义者的武器，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扮演了勃兰登堡门驷马车的角色，以至于当2002年马克完全退出市场时，许多德国人都痛心不已。但德国政府很快借助其经济影响力，在欧盟内部秩序的塑造中掌握了主动权。这个“去民族化”的国家在政治理念方面的匮乏以及对政治决断性的噤若寒蝉（担心被指控为法西斯复辟），深刻影响到了欧盟的精神面貌。

构成欧盟另一精神资源的则是俄裔法籍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遗教。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为20世纪贡献了两项教诲：一是在1945年的《法国国是纲要》中系统提出了欧洲一体化的设想，建议法国以环地中海经济圈、天主教和法非特殊关系为基础，建立独立于美苏两极的“拉丁帝国”；二是根

据他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再发展，创造出了“历史终结”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均质国家”状态。今天以《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闻名于世的弗朗西斯·福山，正是科耶夫的再传弟子和忠实信徒。

建立“拉丁帝国”、实现美苏法三强并立的状态，看似与历史终结论不相吻合，但在科耶夫那里被有机统一了起来。在历史终结的时刻到来前，尚有一个过渡阶段，民族国家以“联合帝国”的形式暂时持存。在科耶夫的帝国里，作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投资于欠发达地区，以促成整体工业水平的提升和收入均衡，同时以共同的宗教、审美和感情为基础，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与德国的“马克民族主义”实际上不谋而合，也是法德共同建立和扩张欧盟的理念基础。而科耶夫同时还认定，“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和拉丁世界的天主教就已经在若干综合性观点的问题上，通过彼此的对立而统一了起来”。法国可以借助观念上的共通性和经济上的地中海一体化来召唤伊斯兰世界，给予非洲和中东移民以宽松的待遇，使其不至于倒向美国或苏联。

而在“冷战”结束之后，科耶夫关于“历史终结”的预言，又和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结合到了一起。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那两部广为人知的作品《理解全球化》（2000年）以及《世界是平的》（2005年）中描述的那样，“全球化”似乎代表了这样一幅图景：军备竞赛让位于普遍的防止核扩散和裁军，冲突被更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所化解，更多科技创新、惠及更多人口的持久经济繁荣以及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步向前，最终实现福山关于历史理念之战的全部预言：“战斗圈内的竞争者只剩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此时将再不存在实际的政治决断以及

任何非自然的差异性，人类达到了普遍均质状态。而欧盟在21世纪初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正是“历史终结”的一次小范围彩排。

保守主义的焦虑

与科耶夫的创见几乎同一时期，两位和他亦敌亦友的政治哲学家同时发出了对政治中立化前景的质疑。他们中的一人日后成为欧洲右翼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导师，并被自由派贴上了“危险心灵”的标签；另一位则在远走美国之后，被奉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鼻祖。前者是曾为纳粹党员的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后者则是近年来在中国备受关注的犹太裔政治哲人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作为威尔逊主义和魏玛共和制的反对者，施密特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政治法学领域的中立化现象进行了持久的批判。他的论点简洁明白：“划分敌友是政治的首要问题。”而这种敌我划分或曰决断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下却被有意地淡化和遮蔽了。在施密特看来，“民主的第一个要求是同质性（Homogeneity）；第二个要求是，当形势需要的时候，排斥或剪除异质性”；“平等的问题绝对不是抽象的逻辑和算术游戏，平等（必须）意味着实质上的平等”。从国内法意义上说，即使是在实行现代民主制的国家，民主红利也不可能且不必要惠及全体大众，因为只有当掌握政治权力的核心市民阶层将其政治、经济意图注入代议制政体时，后者才具备了决断性，因之能产生实际的政治效力。作为民主政治、实际上也是任何一种政治之核心要素的权力（Power）在政治运作开始之前就已经被确定的同质共同体所掌握，这个共同体在历史上曾无数次以完全违反程序正义的方式，确保并强化自身在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同质性。而国内法意义上的“中



2015年10月13日，俄罗斯战机会空袭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阿勒颇省达雷埃沙地区

立”，也须以同质性为前提。

反之，在国际法领域，“现代帝国主义创造了无数与其经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统治形式，这些统治形式和殖民宗主国内部的民主发展步调一致”。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十四点宣言”之时，类似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这样的地区并未由衷生出独立的愿望，但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也匆匆建国了。然而伊拉克究竟何时才能达到“自立之时”，依照《国际联盟盟约》，仍须由托管国决定。从程序上说，该国的独立完全是一个纯法理过程，似乎合于威尔逊的主张；但幕后的决断者才拥有真正的权力，只是以一套更加现代化和更有效的手段进行了掩饰。决断者不仅能决定如何维护其统治基础，甚至可以重构一切相关术语和概念的内涵。比如，“维护地区和平”就比“武装干涉”文雅得多，最终出现

的将是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场景——“战争即和平！”

自由主义者真诚地信奉价值中立、理性主义和程序正义，但自由主义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决断性。只有在基于同质性和权力性的民主政体提供了舞台之后，“中立”才有发挥效用的可能性。否则，抗议也好辩论也罢，只不过像“在冷却的暖气片上涂上红油漆，让人觉得它能像壁炉一样燃烧”那样，徒有其表，毫无意义。

施密特曾经盛赞过19世纪以来存在于美国和英国的那种民主，但不是因为它们的中立，而是因为它们“通过真正权力的交接和转换，迫使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或社会力量亮相；而作为这种亮相的结果，政府就总能够在表象和现实的‘美妙的’协调之中代表最强大的力量”。换言之，中立化和非政治化无法基于其自身而存在；只

有当某一个同质的市民阶层共同体已然成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基于自由原则的公开辩论和对峙，才能促成真正掌权群体的“亮相”。而今日欧洲政治家的困境，恰恰在于他们未能实现对伊斯兰移民群体的同质化，但又对程序正义和中立化过分偏执，试图以虚妄的绝对平等替代政治决断。而他们的对手完全不会为程序正义所限制，更不惧于通过赤裸裸的暴力“亮相”，这反过来又会摧毁民主的基石。

至于施特劳斯，尽管他对现实政治甚少置喙，而将毕生精力投入古典学研究，但借由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溯，他同样意识到了绝对中立和非政治化的最终前景——各种终极价值（包括宗教）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不可能被消解，而是以一种更隐秘、更顽固的方式维持了下来，并将在适当的时候

重新爆发。自由主义者认为，形式上的宗教、种族、性别和文化传统的平等足以消解不同价值的内在差异性；但在承认“一切价值绝对平等”的同时，他们也将自己一贯依存的文化传统和道德标准驱逐到了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沦为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者。由于认定绝对中立足以规避所有矛盾，自由主义者拒绝正视不同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内在歧异，宁可以一种和稀泥的方式进行法律和行政调节，这正是今日欧盟国家的现实政策——在缺乏同质性的基础上搞调和。

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发表于1993年的雄文《文明的冲突》，则将施特劳斯揭示的问题以一种直白和简洁的方式进行了呈现：由于异质文明之间的差异无法在一种非政治环境下获得消解，它们最终将被付诸决断，并以战争这种最激烈的政治决断方式进行裁决。在该文发表后的前8年，“文明冲突论”蒙受了广泛的质疑和攻讦。但就像亨廷顿的主要批评者福阿德·阿贾米指出的那样，“9·11”中袭击美国的那19个年轻阿拉伯人给了亨廷顿他永远想象不到的历史证据”。保守派的焦虑，最终被一种实际的战争行为所证实。

库特布主义的兴起

在2007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中，《纽约客》资深撰稿人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将当代伊斯兰主义的精神源流追溯至20世纪中叶的埃及作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这位博学的才子曾经流亡美国多年，带着同时代殖民地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对于“我是谁”的困惑，他对美国这一现代文明的样本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1952年“七月革命”后，库特布返回了祖国，纳赛尔总统希望他出任教育部长。但库特布从根

本上反对埃及政府的世俗化改革目标，他加入了著名的逊尼派泛伊斯兰主义社团“穆斯林兄弟会”，为其编写宣传品，并参与策划了颠覆纳赛尔政权、暗杀政府首脑的激进政治活动：这些活动一直得到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极端恐惧的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资助。

如果说列宁的《怎么办？》为20世纪之初的俄国革命提供了最富现实意义的行动纲领，那么库特布1964年在纳赛尔政权的监狱中写成的《里程碑》(Milestones)一书就是伊斯兰世界的《怎么办？》。在该书中，库特布指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制所依据的经济决定论在基础上的狭隘性，并断言这一缺陷注定了西方现代性必将走向失败的宿命。穆斯林为了自救和拯救全人类，必须恢复古老的伊斯兰律法(Sharia)，建立统一的“真伊斯兰国”。但这个国家不可能在现有的、基于民族认同而建立的国家架构中获得实现；后者是西方现代性的遗产，已经沾染了Jahiliyyah(蒙昧时代)的毒素，而“真伊斯兰国”必须是政教合一的。

如果说到这一步为止，库特布的思想还与“二战”后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性的相当一部分观点不谋而合，那么《里程碑》接下来的部分就显得惊世骇俗了。库特布宣称，真正的穆斯林并不以种族和形式上的信仰作为标准，那些为世俗国家效力之人已经被施以Takfir(阿拉伯语“放逐叛教者”，《古兰经》中所载的伊斯兰刑律之一)，自动归入了Jahiliyyah的阵营，可以随意斩杀。真正的穆斯林应当严格遵守最初的伊斯兰教义，首先以中东地区的Jahiliyyah政权为目标、发动“圣战”，最后在一场决战中消灭整个西方文明，使现实世界与伊斯兰教法最终合而为一。今日“伊斯兰国”的政治蓝图，可以说和《里程碑》的构想几无二致。

由于《里程碑》的煽动性和穆斯

林兄弟会多次发起武装暴动的图谋，库特布多次被纳赛尔政权逮捕。1966年，他被处以绞刑，成为“殉教者”，并直接引发了埃及“圣战者”组织的蓬勃兴起。而当初在法庭上为库特布辩护的那位律师马赫福兹·阿扎姆，就是后来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赫里的舅舅。在这些反对世俗化、抵制泛阿拉伯主义理想(不管其领袖是纳赛尔还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激进分子看来，基督教—犹太人联盟摧毁伊斯兰世界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世俗主义者则是其同谋。穆斯林要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彻底弃绝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按照库特布的训诫对“Jahiliyyah阵营”发动“圣战”。

恰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场改变“圣战者”命运的战争在遥远的中亚国家阿富汗爆发了。在世俗化的阿拉伯世界无法找到位置的一切政治失意者，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激进派、被叙利亚政府驱逐的政治流亡者、苏丹哈桑·图拉比派的余党到不甘成为沙特王室附庸的奥萨马·本·拉登，相继飞往阿富汗和巴勒斯坦边境准备参加“圣战”。本·拉登与巴勒斯坦流亡学者阿卜杜拉·阿扎姆合作组建了白沙瓦“圣战者服务局”，由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教官对“圣战者”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还开设了神学图书馆，印行自己的报纸和宣传品，甚至办了一所“圣战大学”。

自1984年起，越来越多身份不明的“圣战者”从世界各个角落涌入白沙瓦的独立王国。这些人绝非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边缘人，他们大多出身富裕的地主或官僚家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有些还是在欧美国家出生的第二代阿裔移民，对现代科技和自然科学极为熟悉。他们对库特布主义的精髓理解得最透彻，浑身上下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但这类激情在常态的国家里往往超出现实政治的藩篱，这

使得他们或者沦为异见分子，或者成为不受欢迎的少数派。只有在白沙瓦，这些人才能无拘无束地发泄自己的情感，探讨“圣战”的前景，并且找到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

从1984到1986年，抵达白沙瓦营地的各路“圣战者”总数超过3000人，其中真正进入阿富汗作战的还不到1/10，其余则长期滞留在此，成为“职业圣战者”。同一时期，还有上百万阿富汗难民越境进入巴基斯坦东北边疆省份。近乎无限的资金来源、专业的军事训练、狂热的政治气氛使白沙瓦变成了库特布主义的“反应炉”。这一切随着扎瓦赫里在1986年的到来达到了高潮——阿扎姆是天才的政治吹鼓手，本·拉登是慷慨的资金赞助者，但这两个人都缺少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的经验和组织才能。而扎瓦赫里把整个埃及“圣战者”集团的核心人物都带到了白沙瓦，这些人在监狱中几进几出、经验丰富。只有当这个埃及人集团担负起领导职责后，“圣战”运动才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要素。

1988年春，苏联开始自阿富汗分阶段撤军。尽管这场战争的胜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阿拉伯人值得怀疑，但白沙瓦的“圣战者”们由衷地相信，正是他们的斗争挫败了无神论者灭亡伊斯兰世界的阴谋。当年8月，围绕着“圣战往何处去”的问题，阿扎姆、本·拉登、法德勒等七名“服务局”首脑在白沙瓦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本·拉登在会上发表了决定性提议：成立一个新组织，在苏军撤出阿富汗后继续进行全世界范围内的“圣战”，这个组织将承担对职业圣战者的训练工作，目标是“训练年轻人与压迫民众、不敬真主、奉行恐怖手段的国家战斗”。这一提议随后以6：1的多数获得了通过。8月20日，新组织被正式命名为“基地”（Al-Qaeda），其政治目标被以一种库特布式的语言被发表出来：“树立真理，祛除邪恶，

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2004年，“基地”组织接纳了一个下属团体“伊斯兰国”；又过了10年，一个真正的、恐怖的库特布式政权终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领土上横空出世。此时，距离《里程碑》出版刚好过去半个世纪。

恐怖主义游击战

巴塔克兰剧院惨案发生之后，有评论者将事件的性质称为“城市恐怖主义游击战”。这一描述凸显出了整个事件的政治性：从词源上说，“游击队员”（Partisan）一词源于拉丁文 *partita*，意为“加以划分之物”，暗含着冲突和对立；倘若进一步注意到其与“党派”（Party）一词惊人的相似性，则游击队现象背后的政治内涵也就逐渐清晰了。他们的冷血与残酷和我们熟知的“土匪”并无二致，但普通的劫匪却不可能成为游击队员——草莽之人是不可能喊出“树立真理”、“祛除邪恶”这样充斥着政治术语的口号的。而喊着这些口号，同时还以现代化的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作为通讯手段，以简陋但不乏技术含量的爆炸装置和AK-47作为破坏工具，借助电视新闻等大众传媒扩大其影响力的恐怖主义游击队员，恰恰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存在。

与装备有精密、昂贵的高科技武器的对手相比，游击队式的恐怖分子将机动性这一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将从互联网、皮卡车、手机到遥控爆炸物在内的一切取自日常生活的要素作为武器，同时完全不遵守正规战争的法则。高度的机动性使其免于被分割包围、消耗殆尽的处境，而非正规性的进一步增长意味着培训一个恐怖袭击者只需要极少的金钱和时间。而进剿者却须耗费百倍以上的成本，才能将其铲除。

更重要的是，借助对平民目标和

非武装者的袭击，“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游击队员试图将对手的道德水平拉低到和他们相同的水准——假使欧美各国试图从经济上消灭“伊斯兰国”的战争潜力，就不得不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民用设施进行轰炸，从而引起平民的伤亡，那将使阿拉伯世界的中立分子转而对“伊斯兰国”产生同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国”那些看似反文明的破坏和屠戮举动，恰恰是经过精密的算计和规划。他们懂得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更窥见了现代化进程内在的阴暗面和虚弱。而倘若他们的对手将目前这种节制、有限、缺乏决断性的回应继续维持下去，将永远无望根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自由主义大师雷蒙·阿隆曾经断言，游击战只会在较穷的国家出现，言下之意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简化成发达和不发达、富裕和贫穷、教育和缺乏教育的问题。他还曾宣称：消灭了贫困，也就消灭了游击战乃至恐怖主义。但恰恰是阿拉伯世界最具前瞻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了作为“伊斯兰国”思想基础的激进主义，而由另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恐怖分子加以实行。倘若西方政治家意识不到存在于政治决断性方面的危机，并以一种比其对手更明确、更有力量的方式实施反击，恐怖主义游击战的幽灵将继续在欧洲上空徘徊。☑

〔参考文献：Justice Among Nations: On the Moral Basis of Power and Peace, Thomas Pangle;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Lawrence Wright; 《政治的概念》，(德)卡尔·施密特著；《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德)卡尔·施密特著；《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法)奥弗莱著；《自然权利与历史》，(美)列奥·施特劳斯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WISSEN

与那些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闲言碎语相比，它不关心每天都在变化的事情，它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全年6期
96元

零售20元，
全年订阅8折

双月刊，
单月中旬出版

最后的发审

文 / 邢海洋

IPO 重启前，证监会二号人物，有着“发审皇帝”之称的副主席姚刚陨落，一个被精心营建的投融资童话，15 年来多方共赢、其乐融融的 IPO 发审奇迹或被揭开冰山一角。

即使没有这个变故，本次重启，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IPO 重启。按官方说法，IPO 注册制的实行，只欠《证券法》修订这最后一步。而自 4 月《证券法》修订草案提交人大，按常规流程，新法本应该年内通过审议并颁布。6、7 月份的股市动荡，恶意做空、程序化交易和股市期货联动等多种情况修订草案都没有考虑到，于是延迟了审议日程。无论如何，注册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中国股市 25 年的发展史上，IPO 暂停了 9 次，这次是第九次重启。每一次似乎都在诉求变革，力求毕其功于一役，却都无功而返。本次重启 IPO 最大的亮点是中签后再缴款，针对的是“打新”热钱东奔西突给资金市场带来的动荡。“打新”比拼的将不再是调动资金的能力，而是拥有股票市值的多寡，产业资本无疑拥有最大的优势。而向大资本倾斜的规则势必带来新的不公正，令中小散户分享到新股“红利”的机会再次降低。如果还有发行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下一轮的“打新”是否还要延续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

姚刚自 2002 年在证监会任发行监管部主任等职，直到 2015 年 3 月证监会调整领导班子分工，发行才转由他人负责。其掌控 A 股市场 IPO 发审大权长达 13 年之久，一度被业内戏称为“发审皇帝”。由于拥有企业上市的



7 月 3 日，在浙江杭州一证券营业厅关注股市行情的股民因大盘下挫备感沮丧

（龙鑫摄/新华社供图）

生杀大权，掌管着亿万人的财富命运，证监会无疑是中国资本市场上最有权势的部门。也正因此，新股的 IPO 众目睽睽，接受着千万投资者的审视，也试图修补不断呈现的新问题。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步伐从未停止，成为调整次数最频繁的管理规范。

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的更改跨越四任证监会主席任期，却基本在姚刚的领导下。2000 年以后 IPO 由此前的审批制全面转向核准制，揭开发审的帷幕。2006 年开始，IPO 定价引入了询价机制。2009 年 6 月的改革则完善了询价和申购报价约束机制，消除了一、二级市场的巨大价差，减少了大量资金云集在一级市场追逐无风险暴利，同时提高了认购的公平性和中小投资者的中签率。可问题接踵而至，股票高价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的“三高”严重侵蚀了二级市场的后劲，新股高开低走，二级市场投资者被产业资本“请君入瓮”。随后的发审改革不得不

再度“完善”询价和申购报价的约束机制，低市盈率发行、严格发行额度，产业资本向投资者让利，可“打新”热钱又如影随形，演变为数万亿热钱围堵 IPO 的场面。无论怎么改，新股发行因为没有涉及审核机制改革，均被市场批评为“没有触及灵魂”。

郭树清主席的任期内，曾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IPO 清淤行动，对排队待上市的 800 余家企业财务打假。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坦白从宽”，对主动撤销材料的企业保留上市机会，而明知造假或违规仍瞒报，则保荐机构和上市公司一同接受处罚，直至终止上市或保荐资格。IPO 清淤行动是在万福生科和绿大地等上市造假暴露后，一场证监会发审形象的自救。证监会抽调人员组成专项检查组，抽调人员不仅来自发行部、创业板部、法律部、会计部，还来自具有证券执法权力的稽查总队，对欺骗造假甚至祭出立案稽查的重招。不可谓不严峻

法。结果，自查截止日有48家企业主动撤回了申请。

加强了对企业的违规监管，证监会本身的问题却暴露出来。今年8月，对股灾的严查中，证监会工作人员刘书帆在接受调查时供述，其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事项顺利通过证监部门发审会，并帮助该公司股票价格维持稳定并增长。为此，该上市公司负责人吴某向其行贿数百万元。刘书帆还利用该公司定向增发的消息，炒股获利。刘书帆供职部门正是证监会发行部，他做处长的三处主要负责创业板企业发行的法律审核工作。刘书帆的被查处不仅因为他的内幕交易和收受贿赂，还因为他突破了更低级别的法律底线，比如私刻公章，制作假离婚判决书。当然，这里并不是用道德标准“绑架”证监会官员，而是想强调，一个缺乏道德底线的人，若恰巧被安排在为全国一亿多的A股投资者来挑选供给品，将给投资者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可怕的是，投资者没权利挑选自己的“看门狗”，更没有办法监督他。

去年底，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被中纪委调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李量就参与了新股发行审核工作，并于此后的创业板筹备中成为主力。2009年，创业板发行部成立，李量任副主任。之后三年多时间里，创业板迎来井喷式发展，数百家公司上市，高价发行、超额融资渐成气候。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的PE公司汇金立方在此期间创造了A股IPO史上的奇迹，从2009至2010年间，与汇金立方有关的三家企业相继上市，分别是神州泰岳、乐视网和东方日升。另外，汇金立方还先后“突击”入股海南瑞泽、东富龙、光一科技、腾信股份等四家公司，上述七家公司均在汇金立方介入后成功挂牌交易。

从李量被调查的时点，监管层似乎并非冲着证券市场而来。今年的股

灾却将证券市场上的腐败大白于天下，对证监会的监管也开始由表及里、抽丝剥茧地展开。9月，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被查，张育军在证监会内分管“大机构”，即机构部、基金部、期货二部，“救市”中充当着总指挥的角色。股市暴跌一地鸡毛，但被“救市”资金染指的股票却纷纷一飞冲天，也不管它们是否是绩优、有没有投资潜力。市场人士猜测，张育军主导“救市”，多次召集券商、基金等业内高管研究策略。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享有信息优势的“救市主力”摇身变成“套利先锋”。张育军背后更大的“老虎”则是证监会二号人物姚刚，他的被查，外界更是传言满天飞。一种说法是其子接受了方正证券李友的巨额借款，通过购买方正证券获利；另一种说法则指其与境外合谋做空A股，在救市期间，违规把巨额资金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做空中国股市。

监督与管理合二为一的道德风险，在这里被演绎得无可复加了。证监会对企业上市，这一中国资本市场最稀缺资源拥有着绝对的权力，如果不能对中国股市的这种绝对权力进行约束与监管，那么这些绝对的权力势必产生绝对腐败。当前中国股市种种乱象，正是在这样一群代股民挑选优质上市资源的人中滋生的。

按理说，IPO从审批制转向核准制，所谓核准，就是按照标准来审核，上不上市不由监管者来选定，而是只要上市企业达到了标准就需发行。如主板和创业板均对要求企业持续经营年限、发行后总股本、经营财务指标和企业管理层构成有着明确要求。核准与时下投资者期盼的注册似乎很接近，有了标准，负责把关的“看门狗”的权力就小多了，照章执行即可，而有了严格的章程，申报上市的企业也有据可循，被刁难了也可据理力争。证监会甚至还主动公布了发审流程，试图用公开透明的流程来回击外界的

猜疑。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企业经营千差万别，而财务指标颇具弹性，给发审委员充足的寻租空间。而IPO资源的稀缺以及上市后巨大的利益，更使得企业背后的控制人有充足的利益冲动，为上市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围绕着发审，一个巨大的谜团始终在发酵。两年前就有传言，当时的价码，一个发审的投票权值上几十万元，与一名发审委员吃一顿饭也明码标价几十万元，甚至获取发审委员的名单都是投行孜孜以求的商业秘密。随着IPO排队超过了800家，各种费用也水涨船高了。

所谓“纸里包不住火”，IPO内外处处充满诱惑，十余年时间却鲜有发案，不能不说这又是制度设计上的进一步高招：且不论证监会是否监察与管理身兼一人，就是IPO链条中的所有相关方，若出现了欺诈行为，只有二级市场是公开透明的，也只有这里的参与者是受害者。而上市前的所有流程都不公开，所有参与者都是受益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退市制度的缺失甚至为IPO利益链上了安全锁，再烂的企业也能够借着壳资源大发一笔，当年为上市付出的贿赂款项不足九牛一毛。这样的制度设计，监管者与企业焉有不闷声发大财的道理。进一步揣测，控制新股的发行速度，不断地停发新股里面也包含着监管者自私的逻辑：因为只有当新股资源供不应求的时候，他们手中的权力才真的有效。而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表面上似乎获益于新股的停发，实际上却是不得不为虚高的新股价格，乃至A股整体虚高的股价买单。

但愿，随着“发审皇帝”的陨落，注册制加速到来。中国企业或许缺乏诚信、投资者辨别水准或许还低下，法律法规或许有不完善之处，但交予市场评判、两家证交所竞争的注册制总比证监会一家独揽的发审好得多。■

IPO 重启：回归常态

11月6日，证监会宣布重启IPO，在经过股灾之后的一系列整顿之后，市场逐渐开始回归常态。

主笔 谢九

从7月初暂停IPO到现在宣布重启，此次IPO暂停时间只有4个月。尽管IPO重启时间略早于市场预期，不过管理层对于此次重启还是异常谨慎，尽量避免重启对脆弱的市场带来剧烈冲击，一是年底前先恢复前期暂缓发行的28家已缴款的企业发行，预计两周左右的时间内先发行10家企业。同时对新股发行制度做出了重大改革，针对巨额打新资金对货币市场的影响及部分投资者卖老股打新股问题，取消现行的新股申购预先缴款制度，将申购时预先缴款改为确定配售数量后再进行缴款，减轻此前巨量打新资金冻结对市场带来的冲击。另外，在证监会宣布IPO重启的前后，A股市场的金融权重股突然发力，带动指数迅速反弹，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权重股的崛起是为IPO重启护盘，但时间上的高度巧合，还是难免会让投资者产生遐想。

此次IPO重启的时间虽然略早于市场预期，但其实也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当前中国经济背景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股市的融资功能。在过去几个月为救市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如果换回来的只是一个没有融资功能的股市，那么救市就显得毫无意义，因此，从中国经济的角度来看，IPO重启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越快越好。

今年10月下旬，央行再次宣布“双降”，至此，央行从2014年以来已经实施了5次降准、6次降息，在持续

宽松之后，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空间已经不大，对刺激经济的边际效应也持续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股市的融资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过连续6次降息之后，目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已经降至1.5%，低于9月份的CPI指数，使得国内利率开始进入负利率区间，如果继续加大降息力度，会使得负利率程度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从8月份央行下调人民币中间价以来，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明显上升。负利率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交织，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外流的压力。为了避免资本过快外流，央行消耗了不菲的外汇储备维持人民币的稳定。2014年6月份，我国外汇储备到达3.99万亿美元的峰值，随后便一路下降，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被迅速消耗，截至今年10月底，外汇储备余额下降至3.52万亿美元，一年多时间消耗近5000亿美元，距离峰值下降了12%。如果货币政策继续大规模放水，我国的资本外流还会加速外流。虽然中国一直以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自傲，但如果以这样的消耗速度，再多的外汇储备也是枉然。在这样的压力面前，货币政策的空间其实已经比较有限。

在展望下阶段的工作重点时，央行在第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既要防止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总需求的惯性下滑，同时又不能过度放水、妨碍市场的有效出清，为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

货币金融环境。”这也是央行近期首次做出“中性适度”的表态，而且也是首次对“市场的有效出清”做出重点表述。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挑战在于去产能，大量僵尸企业带来的过剩产能需要得到有效出清，才可能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增长带来空间，而在现有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大量银行贷款流向僵尸企业，极大妨碍了市场出清。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被行政力量所影响，导致资源配置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而股市的直接融资体系更为市场化，很多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更好的融资渠道。

在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发挥更大的作用时，股市的作用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今年上半年牛市背景下，沪深两市的IPO数量及融资额均为全球之首，沪深两市IPO共计187宗、融资总额1461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同期分别增加260%及314%。而央行最新公布的10月份数据显示，10月份的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这两大指标都出现雪崩式下滑，10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136亿元，而9月份为1.05万亿元，10月份的社会融资规模4767亿元，而9月份为1.3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这两大指标出现雪崩式下滑，一方面说明当前实体经济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萎缩，同时也是股市IPO关闭之后带来的后果。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鼓励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行业

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创业和投资热潮，不过，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一度疯狂的投资热潮开始降温，越来越多的创投界人士开始惊呼资本寒冬已经到来。而导致局面逆转的主要因素，除了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下滑，更直接的原因在于 IPO 暂停，关闭了风险资本的退出渠道，由此破坏了大众创业的生态链条。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资本市场所能发挥的作用远非传统银行所能替代，而股市的 IPO 长期停摆，显然和整个国家战略背道而驰，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启 IPO 自然也就是宜早不宜晚。

行政干预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市场，其实在全球市场都没有一个可靠的结论。股市的运行自有其内在规律，通过 IPO 关闭和重启 IPO 这道闸门，对于市场的走势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今年 7 月份紧急叫停 IPO 并没能止住市场的下滑，同样的道理，现在重启 IPO，市场的走势也不会因

此而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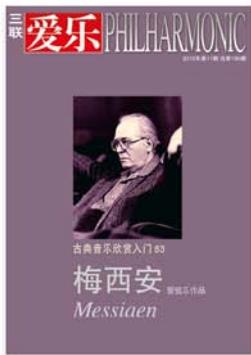
在历经 4 个月之后重启 IPO，也意味着股市在政策面上开始回归常态。6 月份股灾以来，股市一直处于一种非常状态之中，国家队大举入场、IPO 暂停、大规模清理场外配资、严打金融市场的违规违法行为等等。这一轮行政力量对股市的强力干预，虽然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但客观上也使得投资者担忧中国股市的市场化进度是否会因此被破坏，从长远来看，中国股市依然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自身的制度缺陷，短期的行政干预显然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

在 IPO 重启之后，股市的下一个期待的事件是注册制改革，这将是中國股市里程碑式的改革。由于 6 月份以来的股市动荡，注册制改革其实已经在事实上被推迟。在正式实施注册制之前必须首先修改《证券法》，按照原先的计划，最快可能在今年 10 月就有望落地，不过在今年 4 月份全国人

大第一次审议《证券法》之后，始终还没有进行二审，按照议程，今年 12 月份还有一次全国人大的常委会会议，这就意味着《证券法》二审最快在今年 12 月进行，而注册制在年内推出基本无望。

更为关键的是，在经过了 6 月以来的股市剧烈波动之后，注册制这样市场化程度极高的改革，是否会被无限期延迟。长期以来，股市出现剧烈波动时，通过控制 IPO 的闸门来影响市场走势，是我国监管层的常规武器，如果实施注册制改革，也就意味着监管层要放弃调控股市的重要手段。对于中国股市而言，暴涨暴跌始终是常态，如果将来再度出现股市暴跌，这将对监管层的调控能力带来挑战，注册制推出之后，如果下一次面临暴跌时再次暂停 IPO，这样的注册制其实也就只是虚有其表。在经过了 6 月份以来的股市暴跌之后，注册制何时推出，以及最终以怎样的面目推出，现在都已经变得悬念重重。☑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5 年第十一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83

- 漫步鸟儿的天堂：当我们谈梅西安时，会谈些什么
- 孙健、詹湛、王晨子对梅西安《图伦加利拉交响曲》、《时间的色彩》和《星空下的峡谷》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布鲁克纳《纪念日康塔塔》的首演

专访 德国指挥家君特·旺德访谈录

爱乐笔记 东西方交汇的格鲁吉亚古乐（民歌篇）

作曲家档案 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

演奏家档案 小议三代加拿大钢琴家

歌唱家档案 记伊恩·波斯特里奇

作品 马勒第七交响曲导赏

资料库 美丽的磨坊女（一）

听片购片与收藏 霍夫曼和弗里德曼唱片盘点

《爱乐》2015 年订阅须知

2015 年《爱乐》月刊，每期 240 页，全年 12 期，零售单价：20 元，全年定价：240 元。

2015 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 8 折优惠，订阅年价：192 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清华附小通过弹性的课表安排，保证每个学生每天都能上一节至少 30 分钟的体育课

清华附小课改：小学怎么教

“儿童的世界是不同的，他们从‘真’出发，我们在小的时候肯定也有类似的疑问，但长大了，大多数人都把这些真问题忘了。”从学生的立场出发，为儿童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系统性知识，这是清华附小的探索路径。

记者 吴丽玮



弹性课表

在清华附小很难回答几点上课、几点下课的问题，课程表上的科目也和传统教学显著不同。比如这个学期一年级的课表，科目分成“语言与人文”、“数学与科技”、“体育与健康”、“艺术与审美”、“品格与社会”五大模块，



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

课时也长短不一，有10~15分钟的晨诵、习字和暮省，35分钟的基础性学科教学，还有长达60分钟的阅读课、科学实验课等，最长的是应用创新和戏剧课程，课时长达90分钟。

在一年级当班主任的代养兵主讲“数学与科技”，内容涵盖了数学、科学、创新思维课、实验课等，每节课几乎都是数学和科学两个科目的有机结合，所以统一概括为“数学与科技”。给一年级小朋友讲抽象的数学，他们很难理解，所以老师们常常会用卡通动画的形式。比如讲加法，代老师在幻灯片上投影一个南极企鹅的图片，冰川的这一侧站了四只小企鹅，另一侧站了五只。“给这么小的孩子讲课要揣摩好他们的心理，提前做准备。我猜到他们一定会被图上的小企鹅吸引，果然课上学生问：‘这些企鹅长得不一样，老师不是说过，不同类不能做加法吗？’所以课的前几分钟先给他们讲企鹅的分类，告诉他们虽然样子有差别，但它们都是企鹅。这就不是数学课了，而是科学课。”

不算晨练和下午15点半左右放学后的课外兴趣小组，清华附小的学生

们每天还会上一节不少于30分钟的体育课。总的课时没有增加，体育、阅读、戏剧等课程所占比重却不小，教学大纲里要求的40分钟课时被缩短到了35分钟，这才给那些额外增加的课程腾出了时间。海淀区几次对高年级学生进行成绩测评，清华附小一直排名前列，说明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基础教学内容并没有受到影响。清华附小的孩子几乎全都是清华子弟，学生家长整体素质高，孩子的基础也好，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有限时间之所以能用来扩展更多的内容，要归功于清华附小不断探索的课程整合项目。

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很早就注意到，有些课堂，孩子显得特别心不在焉。《长江之歌》分别出现在六年级的语文和音乐教材里，语文课上，老师带着学生了解背景、阅读、听歌曲，到了音乐课，老师又从零起点教学，大量铺陈关于长江的背景知识，然后让学生视唱，学生丝毫没有跃跃欲试的感觉，似乎只是在耐心地配合老师。她发现小学的不同学科内容里，有很多交叉的知识点，不但损失了学生的时间和注



(黄宇摄)

每周一次展示学生特长的“水木秀场”能激发很多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

意力，有时也给学生的理解造成困难，比如三年级上学期的语文第一单元学习颜色的词汇，但下学期的美术课才重点教授色彩，“学生对很多颜色都还不了解时，很难去掌握那些复杂的词汇，像这样的课就应该整合在一起上”。

当然，整合并不限于将不同学科内容合并同类项。清华附小有一个“1+X课程”的提法在全国基础教育学界非常有名，“1”是指优化后的国家基础课，“X”是学校研发的个性发展课，两者的比例大约为7:3，相互之间也并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合理的课程结构，既学好核心知识，又培养运用知识、探究问题和动手实践的能力。比如数学的“1+X课程”，“X”是指数学阅读、游戏与探索、数学建模等内容，代表“1”的基础内容也要注重数学与儿童生活的融合，并努力改变长久以来学生只是把数学当作技术和工具、缺失理智情感和文

化意识的问题。比如四年级“人与工具”的主题课程，课本中只有关于人类计数历史的简单介绍，但学校老师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专门开发了一节《从古人计数说起》的课程，让学生回到远古时代，没有数字，也没有纸和笔，要想办法记下猎物有多少。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一一体会从身体计数到石子计数，再到一对多的简化计数、绳结计数、刻痕计数等，接着又尝试用古埃及象形数字、玛雅数字、中国算筹来解决大数产生后的计数问题，由此体会中国算筹采用十进制的简便和神奇。

经过合并和深化的课堂内容变得越来越综合，有时甚至在努力消弭学科界限，在这一点上，清华附小站在了世界基础教育的前沿。芬兰一直是基础教育领域强国，该国强调，基础教育要去学科化，提倡从现象学的视角研究教育。实际上，这种提法早已在很多教育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体现。丹麦学

者克努兹·伊列雷斯在《我们如何学习》中将儿童期的学习特征描述为儿童与“复杂的物质、人际和社会环境整体进行关联”的生命阶段。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赞可夫的专著《论小学教育》里，将小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析，他提出小学教育“直接的完整性”的观点。两人都在强调小学教育对儿童整体素养的全面提升。

窦桂梅告诉本刊记者，她在美国考察的时候就注意到，美国的小学课程几乎都是按照不同的主题来讲授的，这些主题和实际问题密切相关，各种知识都依附在主题上，目的是给儿童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策略。“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一直都是以展示知识为核心目标的，按照这个目标，学习分成了不同的科目，但孩子们在面对实际生活时，不是靠不同科目的知识来解决问题的啊，一定用的是一个很综合的能力。尤其是包括情感、态度、



戏剧课是将各种知识、体验结合在一起的综合课，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获得成长

价值观在内的综合素养，是我们现有教育体系里面没有明确涉及的。我很赞成有位专家的说法，小学教育应该提供的是‘顶灯’式的教育，而不是现在像‘探照灯’一样的教学方式，展示给学生的只是离散的知识。”

全学科阅读

窦桂梅是语文老师出身。刚工作时她教过数学、美术、音乐课，最后还是觉得要教语文，“小学语文太重要了，我们说‘语文立人’，语文课就是人生课”。她从一开始就没想着只把语文当成语言和文字来教。“让学生大量阅读，六年下来摘抄300~500首古代诗词，领着学生一起读120本书，每个星期写一篇‘东方时空’的观后感，让学生通过这些途径认识社会生活。”她早年带的学生里出了吉林省高考文科状元，让窦桂梅特别欣慰的是，

这位学生最感谢的老师就是她。

窦桂梅到了清华附小之后，一直都在强调阅读的重要性。“阅读是进行课程整合的重要载体，知识、人的故事、伦理道德、情感美学和理想人格都在里面呈现，学生通过阅读来获得综合素养的提高，而不是生硬地灌输思想，我们叫它‘盐在汤中’。”

我在清华附小随机听了一堂四年级的语文课，班主任申旭兵讲的是一篇关于规则的课文。课文内容是一首描写不文明行为的小诗，老师挖去诗中做出回答的一部分，让同学们针对这些不文明行为发言，并试图启发大家应该用和缓的态度来制止这些行为。“你看，‘他笑着说，别人都这样’，是不是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了，那我们应该怎么说？”结果同学们还是认为应该“义正词严”、“一脸严肃”，申老师决定先把这种引导放下，并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这节课在同学们仿照着小诗的结构写一

封校园秩序倡议书中结束了。

课后，副校长王玲湘和中年级段的负责老师一起给申老师的课出谋划策。王玲湘觉得这节课思辨的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们学校教学的核心思想是‘情感思辨，深刻体验’，我觉得你的课里，‘体验’还没有做到。学生们一上课时就提问了‘为什么别人不遵守规则’，在他们看来，这种不文明行为很不能理解。但如果你拿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两难情境下的选择举例，比如，时间来不及了，我如果翻越护栏就不会迟到，这时我该怎么办；电视新闻里也有很多社会事件都可以拿来举例，让学生们讨论，如果他们在那种情况下，会怎么选择。这样不断挑战学生的思维，才是真正的思辨，只有这样，他们在课下才能真正地去遵守规则。”

思辨性一直是窦桂梅所强调的教学核心任务。她准备《晏子使楚》时将这节课的主题定为“尊重”，让学生

们对此不断讨论，楚王到底尊重的是晏子呢，还是鉴于晏子的使节身份，尊重的是齐国呢？晏子和楚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此基础上，她又拿出两篇文章：《过秦论》和《狼和小羊》，学生们发现，小羊尽管善良，还给狼讲道理，但最后还是被狼吃了，因此有人总结道：“尊严来自于实力，国家的强大不能依靠一个人。”这堂课当时在全国产生了轰动的效果，很多人觉得主题鲜明，但也有人评论说，这节课变成了政治课、品德课，甚至有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窦桂梅在瞎整，谈得太远，语文不像语文。后来《人民教育》杂志发表了评论文章力挺窦桂梅，说她的语文课提供一个好的案例，是触动人思考的，而不是提供一种结论。广东省也特别推崇窦桂梅的这节课，各县市都拿它做教材来研究，也就是从这堂课之后，窦桂梅开始沿着“思想性教学”的道路一直往前走。

现在，这种教学模式已越来越被国内的教育界接受，但质疑声依然不断。上个月是清华附小建校100周年的纪念日，学校邀请全国各地的很多小学老师来参加纪念活动，并上了几节公开课请一些教育专家点评。李春虹老师和五年级一个班的学生代表学校上了一节60分钟的阅读课，教材选择的是绘本《铁丝网上的小花》，讲的是一个德国小女孩帮助集中营里的犹太小朋友，最后被纳粹枪杀的悲剧故事。李老师是学校的优秀教师，这堂课的设计也是她和教研组的其他老师一起多次备课讨论出来的方案。

这本绘本里只有简短的文字，绝大多数信息都需要从图画中获得。李老师让学生们从图里分析小女孩情绪上的变化，有人看到她一开始手里拿着蝴蝶结，觉得她应该很开心，后来看到很多孩子被纳粹士兵抓走了，小女孩变得紧张和害怕起来。李老师不断引导学生观察图片中色调、色彩和人物的表情、动作。有人说，关在铁丝网后面的犹太孩子面色苍白，还有

人说，地上光秃秃的都结冰了，一起风会很冷，这些人穿得都很单薄。最后小女孩因为给这些孩子们送饭被纳粹枪杀，老师让同学们注意小女孩手上的蝴蝶结没了，挂在铁丝网上的小花从最开始的红色逐渐枯萎，天色也在变化，让学生从画面中的这些细节来理解作者所要传递的信息。在授课过程中，老师组织了几次主要的讨论，为什么小女孩会从开心变成恐惧？如果你是小女孩，你是不是会像她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去给犹太人送饭？战争改变了什么，又改变不了什么？

在评课阶段，有一位来自山东的小学校长直言不讳地说：五年级的学生，为什么还要读绘本？当学生已经有了基本的阅读能力之后，语文解决的到底是语言的感悟能力还是读图能力？他直接否定了中高年级绘本教学的价值。

绘本是窦桂梅在十几年前刚到清华附小时就引入的阅读教材。当时她去台湾交流学习，看到台湾的小学课堂里已经在大量使用绘本教学，效果很好。“美国和欧洲使用得更早，我觉得不能再等了。在台湾看了很多好的绘本，说实话，比大陆的儿童文学要精彩得多。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很少有写给孩子的书，但国外的绘本作者是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编写内容。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提供适合他们的书，怎么能埋怨孩子不喜欢读呢？”

窦桂梅把绘本加入到她编写的小学生阅读书目推荐单里，按照经典性、序列化和趣味性的要求，给几个年龄段分别提出阅读建议。低年级学生要注重感官和想象力的培养，清华附小一年级的必读书目包括《猜猜我有多爱你》、《小狐狸买手套》、《蚯蚓的日记》、《我爸爸》、《一粒种子的旅行》等外来的经典绘本教材，以及制成绘本形式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精选等选读内容；中年级对绘本中文字量的要求大大增长，高年级就开始读较难的《城南旧事》、《小王子》、《苏菲的世界》、《基督山伯爵》等等。经

过几年的考验，窦桂梅推荐的书目被很多学校接受，并拿去当作参考，甚至有人杜撰出“窦桂梅推荐教材系列”在网上兜售一些并没那么好的书，足见这个品牌的影响力。

但阅读绝不仅仅属于语文课，清华附小的英语、数学、科学课都有大量阅读内容的课程安排。《一粒种子的旅行》是一篇科学阅读课文，将科学知识渗透在文本中，能给学生提供更丰富和原生态的学习资料，图文结合的故事形式也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他们往往是被绘本的内容所吸引，再结合文义进行理解，这种方式更有助于培养科学思维。科学老师先让学生们自行梳理书中的内容，把每一种植物名称和旅行方式写在便签上，贴在这一页的旁边，梳理完后发现内容过于分散，再启发同学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将各个部分汇总在一个大的层级关系图里。整理之后，老师再进一步启发学生，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种子的旅行方式究竟跟什么有关？”并想办法自己解决，让学生理解种子结构和功能之间的联系。

有时，综合性的文本内容也要求数学和科学阅读同样承载育人的功能。数学阅读课有篇经典文目叫《宇宙小子》，主人公吉姆非常喜欢吃宇宙小子牌能量棒，现在搞活动，集齐1万张包装纸就可以参加太空夏令营。吉姆很想去，但一周只收集了10张，他开始向同学求助，向校长求助，在社区贴广告，最后还上了报纸，最终如愿以偿。在这个过程中数学帮了他大忙，老师让同学们一边读绘本一边用手中的糖纸帮吉姆计数，很快大家就体会到了十进制的好处。但这课并没完，有的同学情不自禁地说：“吉姆太棒了，他懂得坚持。”“怎么这么多人在帮他啊？”数学老师这才意识到，原来学生对绘本的认识和老师并不相同，他们看到的不是数字，而是故事的情节和情感态度。后来教研组把这堂课的思路改为关注情节的发展，在大家帮助吉姆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让学

生体会到：“数学太伟大了，要不是数学帮吉姆，他的梦想就难以实现，所以我要好好学数学。”

在引入绘本之后，清华附小又开始进行非连续性文本的探索。非连续性文本与句子和段落组成的连续性文本相对，学生们在生活中见到的图表、图画很多，在全球举行的国际阅读 PISA 测试中，代表中国参加测试的上海小学生在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方面，成绩不佳，而他们在传统阅读项目上连续两年蝉联第一。清华附小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缺失，语文团队选择了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雾霾，围绕这个主题开始进行非连续性文本教学。这样的课程并不是一节课可以完成的，除了学习如何读单幅图、看多幅图的联系，老师们还要唤醒学生关注和改变的意识，再往更高的层次走，让学生们讨论，是否应该关闭重污染企业。有些孩子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特别简单的事，老师再拿国外的先例向学生们展示，原来这是一个远比想象中复杂的问题。

教学，谁的立场

每周三中午是“水木秀场”时间。这是一个学生展示自己的舞台，谁都可以报名，自己制作宣传海报，想展示什么，就展示什么。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赶上一个五年级男孩展示他编程的特长，他用 PPT 介绍自己从一岁多就迷恋上电脑，后来在父母的帮助下学习了多种编程语言，自己现在能编出哪些指令，还做了一个抽奖软件，让台下的观众上台抽奖，奖品有铅笔、签字笔和笔记本。最后在全场见证之下，他设定了 10 秒自动关机程序，全场一齐倒数，关机的一刻所有的小朋友都欢呼起来。

“水木秀场”的灵感最初来自一个喜欢昆虫的学生。他在家养了几百种昆虫，经常从外面找虫卵带回家孵化，搞得满阳台都飞着蛾子，还跟着父母去旅行，把研究的足迹延伸到美国、新加坡、印尼和厄瓜多尔，回来制作了很多标

本。二年级时，他就在老师的鼓励下将自己写的昆虫日记和昆虫绘画编辑成书，学校为了展示他的研究成果，从此就有了“水木秀场”这个舞台。

惠特曼曾在诗中写道：“一个孩子，向最初的地方走去，那最初的，便成了孩子生命的一部分。”让孩子按照最初的人生意愿来完善人格，是清华附小希望学生呈现出的状态。今年 8 月，窦桂梅去芬兰参加第十二届国际校长会议，她在演讲中介绍了包括爱昆虫的孩子在内的几个小故事，展示了清华附小鼓励学生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一起去参加会议的老师林长山告诉本刊，演讲一结束，窦桂梅就被很多国家的校长围住了。“他们都没想到，中国也有这样的学校，清华附小的教学思路和西方国家倡导的个性化教学非常相似。当时 BBC 一部关于中国老师在英国中学授课的纪录片正在播出，很多人对中国教育的理解就是以老师作为主导，清华附小所展示的完全是相反的教学理念。”

站在儿童的立场上看问题，思路的转变早已在清华附小老师头脑中启动。王玲湘记得有次去一年级听课，老师在讲《乌鸦喝水》。一上课，小朋友们都先纷纷举起手来，一个小朋友问：“为什么是乌鸦，怎么不是麻雀和天鹅呢？”王玲湘说：“如果站在成人的视角来看，问为什么是乌鸦喝水，就是明知故问，但儿童的世界是不同的，他们从‘真’出发，我们在小的时候肯定也有类似的疑问，但长大了，大多数人都把这些真问题忘了。”好在台上的老师并没有放过这个问题，他让学生们讨论一下，为什么喝水的不是别的鸟，小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说，因为乌鸦聪明，因为乌鸦长得黑，黑色吸光，所以容易渴，最后大家得出新的结论，如果是仙鹤，嘴巴又细又长，没有小石子也能喝到水，如果是小麻雀，嘴巴太小，衔了石子也喝不到。

这节课给王玲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引发她更深入地去思考。“老师放

手让学生发挥想象力是明智的，但离开老师的引导和提升是事倍功半的。学生说因为乌鸦很聪明，引来了同学们的笑声，因为乌鸦在中国文化里是不祥之鸟，孩子们的反应可以理解。但《乌鸦喝水》选自于《伊索寓言》，在古希腊，乌鸦是能够预言的智慧象征，在《伊索寓言》里，乌鸦担当了祭祀或先知的角色。学生的提问涉及一个传统课堂长期忽视的文化知识点。”

为了能让老师更多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清华附小实行了双班主任制。两个老师分别主要负责语文和数学、科学，但职责也并不是泾渭分明。班主任的办公桌就在教室里，语文和数学、科学课上，两个班主任同时在场，其中一人是另一人的助教，同时也能全面地观察学生。“以前数学老师只知道这个孩子数学成绩不好，但现在她可能会发现，原来这个孩子在语言表达能力和阅读能力上非常有领悟力。”窦桂梅这样解释双班主任制的优势，“两个老师和一个班一起待 6 年，他们会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每一个学生。”

清华附小的课表里每周有一节戏剧课，是该校的特色，由两个班主任一起负责，这堂课被看作综合性最强的一门课。林长山在这门课上做过很多研究，他告诉本刊，除了能学到戏剧知识、进行戏剧体验外，戏剧课可以给每个孩子施展的空间，就像是一堂“个体定制”课。有个班里有非常腼腆倔强的小男孩，平时当众发言都常常会吓哭，更别提让他上台演出了。后来经过老师和家长的百般劝说，他同意演一块一动不动的大石头，身上还要套一只空调箱子，把自己藏起来。一次两次上台，这个小朋友都吓哭了，练习了若干次后，终于渐渐好转起来。老师给他加了一句台词，让他躲在箱子里说，最开始声音极小，后来逐渐放开了，还敢跟着大伙儿一块谢幕。再后来，他居然在课堂上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这是老师们几个月一对一心理辅导都没有达到的效果。■

迪耶家族藏品：



路易十五 铜鎏金音乐钟



清康熙 五彩花卉大碗配路易十六风格鎏金基座



清康熙 五彩花卉笔筒

迪耶家族

迪耶家族正是深谙艺术品交易之道，通过不断学习并最终发展出一个包罗万象的收藏，值得后人一再铭记。

记者 / 李晶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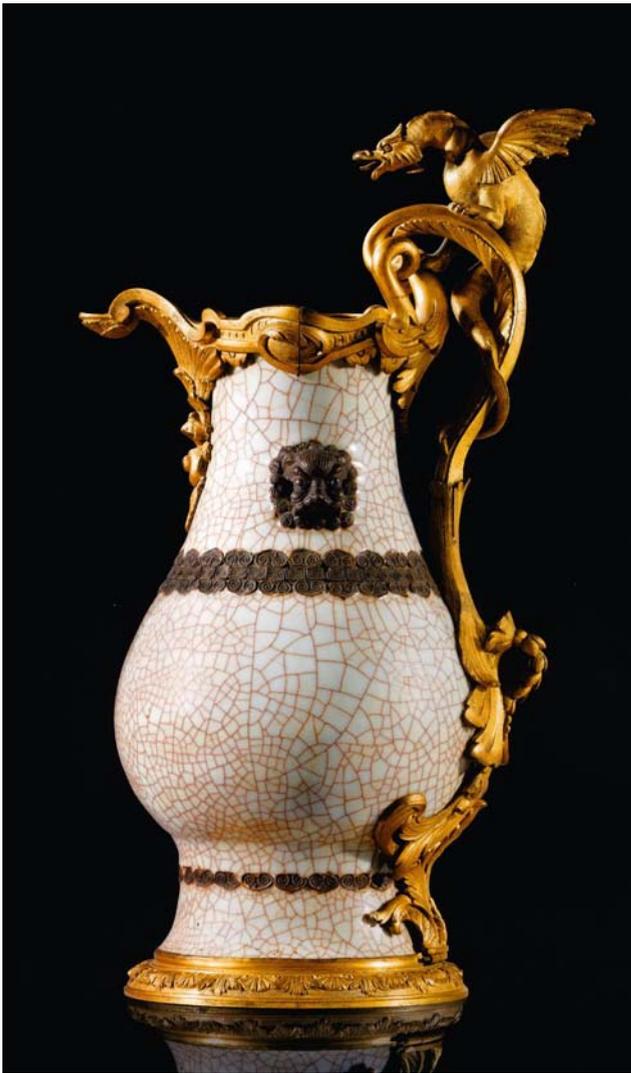
迪耶家族的故事开始于19世纪后期。

迪耶家族整整三代都在法国艺术市场上声名显赫。伯纳德（Bernard）、

尚-皮耶尔（Jean-Pierre）和纪尧姆（Guillaume Dillée）在收藏界、拍卖行和博物馆内都极有影响力，他们偏爱18世纪的风格，收集了各种各样的

藏品：金属的器皿、青铜和陶瓷、雕塑等。

说起迪耶家族的伯纳德、尚-皮耶尔和纪尧姆，则不能不提到他们



清康熙 仿哥窑瓶 鎏金部分为法国摄政时期（1730~1740年）



路易十四 装饰盒

的叔叔菲利克斯·德瓦斯图（Felix Doistau, 1846 ~ 1936）。菲利克斯是卢浮宫重要的赞助人之一，他继承了父亲酒精提纯的产业，于1873年在巴黎庞坦区开设了自己的酿酒厂。

可能是受到家族中的艺术品商人路易斯·德瓦斯图（Louis Doistau）的影响，菲利克斯成为一位热爱艺术品的收藏家，涉猎甚广，从欧洲18世纪装饰艺术到中国瓷器、日本漆器、印度的细密画等，无所不含。其中一对带有铜鎏金装饰的康熙时期仿哥窑瓶涵盖了中西方工艺，瓷器部分由中

国的景德镇完成于1662 ~ 1722年，铜鎏金部分为法国制造，完成于摄政时期（1730 ~ 1740）。这代表了当时两国最高的工艺水平。

1747年，一位瓷器经销商在他的商品目录中写道：“我们提供各种色彩的瓷器，最常见的当然是黄色，因为那是中国皇帝才可以使用的颜色。青色和浅灰色的瓷器在法国不太多见，通常都带有纹片。纹片分大小，我们称呼大的纹片为碎纹，小的则叫裂纹。”这位经销商所说的则是哥窑的特点。

在这对仿哥窑瓶上，鎏金部分采

用的是龙的造型。龙是一个永恒经典的设计，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艺术中都反复出现。17世纪后半叶，对中国器皿的追求在欧洲达到巅峰，路易斯·勒·康特神父在1701 ~ 1702年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描述了“龙”在中国装饰艺术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对花瓶铜柄上的龙和火焰自然地契合在一起，龙对面的贝纹体现了当时最为精美的做工。

仔细检查会发现，其中一只瓶子裂纹要比另一只大许多，龙首位置也更靠近中部黑色的腰带，同时两只瓶

子微微隆起的部分也略有不同。两只铜柄确实是完全一致的，大约制作于1730～1740年，这对花瓶应该和苏富比早年于摩纳哥拍卖出的瓷瓶上的铜柄出于同一个匠人之手，这四只瓷瓶可能原先是为同一个主人所拥有的。

在18世纪欧洲兴起中国风的带动下，这类花瓶都被外销至巴黎，再由巴黎的工匠按照本国的审美，在瓷器上做出精美的鎏金装饰。迪耶家族的这对仿哥窑瓶是1743年为路易十五购入的，一直保存在凡尔赛宫内。

菲利克斯·德瓦斯图常常无私地将自己的收藏租借给博物馆，如1900年的世博会和1911年都灵博物馆的展览等。在朱利斯·马赛（Jules Maciet）去世后，菲利克斯成为都灵博物馆艺术品安置与修复委员会的主席。

对博物馆整体的发展，菲利克斯有自己的一套哲学，这使他在一系列著名博物馆中担当了不少职务。他曾就任卢浮宫协会的副主席、卢森堡协会主席、卡纳瓦雷博物馆的艺术与装饰联盟的执行委员。菲利克斯赞助过卡纳瓦雷博物馆、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瑟夫雷陶瓷博物馆、装饰艺术博物馆，以及阿兹雷希都城堡。

菲利克斯与卢浮宫艺术品策展人加斯顿·米金（Gaston Migeon）是非常好的朋友。米金曾于1923年写道：“你知道么，我是多么喜欢德瓦斯图这个人啊！”菲利克斯从1903年开始捐赠艺术品和资金给卢浮宫。1904年的时候，菲利克斯提出将他收藏的西班牙圣米良德拉科戈利亚地区（San Millan de la Cogolla）的阿拉伯莫札拉布（该族是阿拉伯人中一支信仰基督教的人群）象牙十字架捐赠给卢浮宫。



路易十五 中国漆木摆钟

1906年，菲利克斯将自己收藏的中世纪细密画租借给卢浮宫展出。加斯顿·米金于1908年写道：“如果每一位收藏家在收藏生涯的终点，能够像菲利克斯一样将藏品租借给博物馆展出，那我将多么高兴啊！”1919年，菲利克斯将租借的艺术品改为捐赠，又向卢浮宫捐出169件细密画，以及其他25件艺术品，其中包括利摩日珐琅制品、意大利罗马天主教的弯头司权杖、一尊13世纪的圣母玛丽亚坐像、14世纪的一幅基督像，以及三面哥特式镜子。

菲利克斯的作为深深影响了他的侄子辈：伯纳德在1925年成立了迪耶展览馆，尚-皮耶尔和纪尧姆也为卢浮宫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专业收藏家，迪耶家族藏品中的家具、瓷器、油画和素描的拍卖在巴黎举行，主要为17、18世纪的法国装饰艺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此次拍卖超过450件藏品，主要分为三部分：17～19

世纪的装饰艺术、油画和素描，青铜动物雕塑和狩猎武器等。占主导地位的18世纪的家具、装饰品、油画和素描表现出收藏家族三代人精致的品位和广博的见地。

其中一件路易十六时期的珍珠母贝装饰盒曾是12世纪汉密尔顿公爵的藏品，于1882年7月19日在佳士得巴黎拍卖行出售。其油画作品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图上的两位女子，马苏蕾夫人和她女儿手上握着的那只拼贴盒同此次拍卖中的拼贴盒是同一类藏品。虽然此次拍卖中的装饰盒同油画上的那只在大小上差异很大，但是它们的外形、装饰和用料都非常相似。可以推测这两只拼贴盒应该是1710～1720年间产于同一

一个巴黎作坊，这种精美的做工很可能出自伯纳德二世·冯·李桑博格之手。李桑博格曾制作过一个类似的装饰盒，盒盖上是维纳斯女神。像这样的拼贴盒在汉密尔顿公爵的私人收藏中还有许多，美国盖蒂博物馆及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也有收藏。这些藏品展现了迪耶家族代代相传的狩猎爱好，及在法国18世纪的生活艺术上卓越的品位。

苏富比欧洲部副部长马里奥·塔维拉说道：“这次迪耶家族的拍卖工作，是我曾经所有工作经历中最令人瞩目的。即使不提迪耶家族的赫赫名声，仅就作品本身的美感、估价也令我们备受鼓舞，我希望这次拍卖能够激发收藏界新的火花。当代艺术史终究会对艺术品市场及艺术本身所做出的贡献有一个正面的评价。而迪耶家族正是深谙艺术品交易之道，通过不断学习并最终发展出一个包罗万象的收藏，值得后人一再铭记。”



Biemifolkk
比音勒芬

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指定品牌

公司官网: www.biemlf.com 全国服务热线: 400-113-2228



关注比音勒芬官方微信



11月12日，全新雷克萨斯RX在深圳上市发布。雷克萨斯高层到场出席发布活动

雷克萨斯的中国目标

今年雷克萨斯的交付数量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一位，目前位居中国豪华车市场第五位。

主笔 / 李三

雷克萨斯中国执行副总经理江积哲也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三个月前，他曾放言雷克萨斯将要发生巨大变化，所说的“变化”虽已发生，但或许还不够巨大，不足以兑现江积哲也更大的野心。“我认为我们仍然处于一个追赶变化的过程之中，可以说雷克萨斯还蕴含着很大的潜力。”江积哲也告诉记者，新车型基本已经到位，2016年雷克萨斯将在中国冲击首个10万台的销量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市场的竞争情况激烈，各品牌纷纷加大折扣。为什么雷克萨斯目前折扣率仍然保持在10%左右？

江积哲也：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有效的供需管理。经销商从厂家进车时，一般都要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以便保证一定的库存，但如果库存积压过多，经销商就会面临严重的变现压力，就会因此急于抛售手中的车辆，最终陷入不断地降价、打折，形成恶性循环。现在豪华车市场的平均库存不到2.5个月，而雷克萨斯能够把经销商的库存控制在0.6个月水平。

三联生活周刊：雷克萨斯经销商这么低的库存是如何做到的？

江积哲也：基于事实供应的做法，我们让供需保持较好的平衡。有大量的库存，意味着必须支付高额利息。一旦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是为了客户，而不得不为银行打工，这样可笑

的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

今年是雷克萨斯的变革之年，我们推出了大量新车型。一年前，发布了NX车型，上市之后每个月平均销量达到3000台，非常畅销。据统计，购买NX车型80%的消费者都是第一次来到雷克萨斯的经销商店，NX车型的推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消费群体。今年8月推出了新ES车型，迄今已经获得1.3万台的订单，可以说，ES车型是我们量销车中的主力车型。9月推出LX车型，订单数量超出了期待，遗憾的是，目前LX产量还赶不上客户的需求。全新RX也是非常重量级的车型，希望能够借助全混动科技与市场中的其他车型一争高下。

三联生活周刊：正在推进过程中

的“黄金定律”是怎么回事？

江积哲也：“黄金定律”是雷克萨斯一以贯之的杀手锏，具体来说，就把高品质的新车通过高品质的销售提供给客户，进而提供高品质的车辆养护服务，以便让客户的车辆拥有更好的保值率，在换购时能够以更高的折旧价格予以回购，更换雷克萨斯的新车。

去年中国的新车销量达到2400万台，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但二手车的销量只有新车的一半左右。与之相比，美国的二手车销量是新车的3倍。中国总有一天也要进入这样一个循环市场——自己拥有车辆，再将所乘坐的车辆销售出去，换购新车。

我们的目标就是，不仅在销售新车时给客户id提供最高价值，而且在客户保有车辆期间都享受到最高的价值。以购买一辆混合动力新车为例，在整个保有期间，支付更少的汽油费，享受免费保修、保养服务，而车辆本身又结实耐用，不会有太笔额外支出，也就意味着整个车辆拥有更高的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评价雷克萨斯近年来的一些变化？

朱江（雷克萨斯中国副总经理）：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雷克萨斯被讨论甚至批评，在设计上模仿欧美成熟的品牌，在技术上不够先进。雷克萨斯是一个只有26年历史的年轻豪华车品牌，现在，它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未来清晰的方向，在各个层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5年、10年中，雷克萨斯会在高端豪华车市场上引发颠覆和革命。不久前丰田集团发布了全新的未来新能源战略，到2050年基本上看不到传统汽油机的汽车了，辅助型自动驾驶在2020年就有可能实现商业化。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年轻的豪华品牌，雷克萨斯如何表达自己的

调性？

朱江：在中国市场，雷克萨斯品牌开始进入到一个特别大的转换时期。过去20年，我们基本上是在摸索、观察和学习，在找自己的那一条路。从2012年开始，雷克萨斯的设计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2012年的GS、2013年的全新IS，到2014年的NX和RC F……当雷克萨斯确定了方向，就完全找到了自己的调调。

今年，雷克萨斯突然变成一个“黑科技”的公司了，磁悬浮滑板之前几乎没人相信是真的，但雷克萨斯做出来了。LF-FC旗舰概念车的人脸识别、透视监测、车联网交互、氢燃料电池动力、全息投影手势控制、高速自动驾驶……雷克萨斯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只要车做出来，说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后来越来越理解雷克萨斯为什么在未来的交通解决方案中，会选择氢燃料电池而不是纯电，因为丰田或者是雷克萨斯，所有技术的出发点都以人为本，都是为了不让用户改变车辆的使用习惯，让人更方便、更便捷。

这个品牌经过前20多年的蛰伏，现在要开始发力了，从技术、工程以及产品等各个方面。今年也是雷克萨斯进入中国的第11年，前10年雷克萨斯在中国的蛰伏、学习、摸索，使我们得到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宝贵经验是无价的。从第二个10年开始，该轮到我们的了，借着整个全球向好的势头，让产品变得更好。

三联生活周刊：谈谈全新RX车型的市场定位和目标消费人群？

朱江：中国乘用车市场在过去20年基本上是被德系所垄断的，日系品牌从没有真正讲过日系造车理念。以未来的最终解决方案为例，日系车相信氢燃料，德系车相信电，这其实并没有对错，最终目标是一样的，只是道路不同。造车理念也是，像RC F，有人觉得不够运动，其实大家潜意识

里有一个“德系标杆”，日系定义的运动车应该是什么样，大家没有印象。轴距决定一辆车的空间，德系车的一套理念，如果把日系车强制放在这套理论里，就显得不那么公平。再说价格，RX 200t的定价其实非常合理，甚至有人担心是否会伤到NX 200t，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种上下通吃的局面，能够更积极地去抢更多的市场份额。NX和RX的目标人群区别相当大，通过价格、产品配置，如果最终可以实现一半一半的销量，我觉得是最好的。

雷克萨斯的四款SUV形象都很鲜明，GX、LX的越野取向非常明显，RX和NX就是城市型的SUV。其实雷克萨斯在紧凑型SUV上还没有产品，将来如果有这个产品的话，产品线就非常全了。

三联生活周刊：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是否已经提到议事日程？

朱江：国产化是雷克萨斯绕不过的话题，当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实现产品国产化后，我们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雷克萨斯什么时候国产。集团层面还在讨论，但更重要的是在国产之前，凭借过去10年在中国收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如何更积极进取扩大市场份额。

我个人认为国产无非是实现两个目的：价格和产品本地化。最重要的是价格，因为进口和国产，国家对产品征收的税费是不一样的。表面上看，如果把拳头产品国产化，能够让产品价格更有竞争力。所以在过去几年当中，雷克萨斯曾经被诟病说价格高。我们对此不做争辩，看一看NX之后所有上市的新产品定价策略，自然会看到雷克萨斯以进口形式是否仍然具有价格优势。比如IS 200t F SPORT，和同等动力数据的德系竞争对手比，我们的价格已经相当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产不国产还那么重要紧迫吗？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第六季剧照

“请问我们是什么阶级？”

在英国，阶级消失了吗？或者说，阶级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演变？

文 / 驳静

英国阶级与文化

《唐顿庄园》第六季不久前播完了最后一集，这也是这部一度风靡世界的英剧的最后一季。尽管还有圣诞特辑，主创朱利安·费罗斯（Julian Fellowes）表示，“随时都会结束”。

其实从一开始，《唐顿庄园》就定位在以“古老阶级制度”吸引眼球，同时，也将这种制度的逐步消融作为戏剧冲突。尽管就整部剧而言，如费

罗斯所说本质上仍然是以“情感故事为主”的肥皂剧，而且，批评者对此剧评价为“一部消除丑陋与严重阶级冲突的虚构作品”，但是世界观众却以纪录特征对其称颂不已，听上去，《唐顿庄园》所表现的英国社会的阶级制度，并不是那么令上下都愉悦的。

另一个令批评者不安的事实是，“人人都爱王室”或“人人都爱女王”，行脱帽礼，或16点钟聚起来喝下午茶，只是世界对英国认知偏见的其中之一。

而在英国文化出口层面，《唐顿庄园》只是新生代表，在这张试图代表英国“古老守旧”形象的长长单子上，更早的还有《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诺丁山》等。

至于《唐顿庄园》在中国的流行，《纽约时报》写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对“管家”这一职位需求最大的市场。更有趣的是，一位长驻中国的英国商人，在凯特王妃诞下乔治王子前后接到了“不少于100通的恭喜电话”。

以上事实，都在表明“阶级”自有它吸引目光之处。对国人而言，“阶级”既是一个斗争年代的旧词，又是一个新词义还未来得及普及于日常生活中的概念。普通人所执著的自我定义，很少会包括从小向父母提出疑问：“请问我们是什么阶级？”

但是在英国社会，每个人都会遭遇这道考题，从社会层面，更是一个写入国家基因的概念。

2012年，BBC2播出了一部三集长的纪录片《阶级与文化》(Melvyn Bragg on Class and Culture)，梳理自1911年起至80年代，英国社会发生的阶级与文化上的变革，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梅尔文·布莱格(Melvyn Bragg)是BBC的资深制作人，1978至2010年制作播出的《南岸秀》(The South Bank Show)，结合高雅艺术和流行文化，算得上电视艺术专题节目的常青树。

布莱格1939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父亲是一名技工，母亲是一位裁缝，正如在纪录片中他本人一再提到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但是这个工人阶级出身，并没有让他像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毕业后进入工厂，而是在当年的BBC里获得了一席之地，从此逐渐成为“媒体中产阶级”，并最终获得了勋爵封号(Lord Bragg of Wigton)。

正是经历了这种典型的上升，加之30多年的《南岸秀》带来的文化积淀，布莱格借助纪录片，表达了自己对“阶级与文化”的理解。通过访问文化人物、实地走访，以及大量的资料引用，过去一个世纪里英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纪录片中作了紧凑的呈现。

一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对英国这种古老等级制度的好奇与兴趣，另一方面，则是英国人自己对“阶级制度怀旧”的无奈，但按《阶级与文化》

的分析，英国社会各方面都在为“阶级消融”努力，各届内阁政府更是以此为主要任务。

的确，“阶级消融”贯穿三集纪录片，是一个主题式的存在。围绕着这个主题，布莱格提出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思考题。

1911年，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盛极一时，并引发了空前壮观的游行活动。繁盛的表面下，的确也是各个阶级对现状的满意。这种同心同德，正是被喻为“时代之声”的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观察到的“著名的阶级系统彼时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首先打破这种稳定的，是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阶级传统而言，是第一次庞大的漠视，在战壕、前线、死亡前，人人平等，而后，阵亡的战士又得以葬于同一个墓地。同时，国难也的确使人们忘却阶级之分，而是同舟共济一致对外。

“一战”后，如英国现代史学者彼得·轩尼诗(Peter Hennessy)教授所言：“阶级地貌的确发生过一些动摇



平衡关系被打破后，随后就是各个阶层对未来的拷问，战后的英国社会何去何从，阶级差别是否从此要开始消解了？

和滑坡，只是并未深入根基。”特别是当战争结束，战士们回到工业社会后，旧的隔阂陈列如初。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唐顿庄园》中的格兰瑟姆伯爵退伍后，雇用了他战时的勤务兵贝茨的鲜明对比。

紧接着是“二战”。这种临时性的平等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只不过，战后，一切也不复原来的样子。

平衡关系被打破后，随之而来的是各个阶层对未来的拷问，战后的英国社会何去何从，在所有不安面前，核心的疑问是：阶级差别是否从此要

开始消解了？

早在1895年，师从赫胥黎(T.H. Huxley，达尔文的忠实门徒)的威尔斯(H.G. Wells)就在他著名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ime Machine)中提出了他对未来的构想：阶级会持续分化，甚至到野蛮的程度。小说描写的未来世界里，上下两个阶级，进化成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埃洛伊人(the Elois)和莫洛克人(the Morlocks)。前者柔弱精致，生活在地面，以瓜果为食；后者则强壮而残忍，终年生活在地下，以埃洛伊人为食。

有趣的是，包括威尔斯在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 T.H. 赫胥黎之孙)，这些文学界的先知，所预见的未来都是一个阶级严重分化的社会。与之相对的则是政治家们鼓吹的“同一个大家庭”。但是纪录片从广阔的角度切入，来印证这百年前的言论，究竟哪一方称得上高瞻远瞩。

相应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崛起的工人阶级，坚守阵地并且志向高远希望更进一层的中产阶级，以及逐渐丧

失话语权的贵族和上层阶级，三者之间，是否正在走向广场的中心，然后融为一体。

工人阶级向上

20年代，第一家百乐门(Palais Door)开张，穿着得体的工人阶级蜂拥而入，成为这一波舞蹈流行中的潮人。尽管舞厅各有不同，跳舞的确在战后成为上至贵族下至清洁工共同爱好的活动，布莱格在纪录片中评论，“这好比是不同阶级的强力胶”。除此

之外，另一项风靡大众的活动要数电影。布莱格继续举例：“在那股电影热潮中，仅在我居住的工业城市博尔顿（Bolton）的切齐盖（Churchgate）就有 47 家影院。”电影，如同跳舞，都在最初出现时，成为各自时代中最受欢迎的全民活动，“这确实跨越了阶级”。

在这两股覆盖所有阶级的文化活动中，当然是以工人阶级为数最多，只不过贵族和上流社会看电影的方式是在今天看来也难以想象的“事先预约，而且会有经理出来迎接”，抛开这些不谈，“这也是文化平等的一种形式”。

另一个对旧秩序具有强大破坏性的，是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这支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摇滚乐队，吸引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中年人和中产阶级。在乐队压倒性的力量面前，“阶级属性显得没那么要紧”。但是按照出身中产的乐队经纪人布莱恩·艾普斯滕（Brian Epstein）的观点，披头士最初的形象不尽如人意。于是他着手去除了后者身上若干明显的工人阶级特征，比如机车服和牛仔裤，转而在用阶级特征毫不显著的制服取而代之。不久后，约翰·列侬（John Lennon）开始抵触这种为中产阶级降服的倾向，而是被美国黑人蓝调音乐鼓舞，并将工人阶级的天才“猫王”（Elvis Presley）视作偶像。

竭力从工人阶级吸取灵感的列侬，却在日后被中产阶级捧为英雄式的人物。

从披头士，再到奇想（The Kinks）和谁人（Who）以及滚石，同一时期的这四支乐队被称为英国四大摇滚乐队，并在上世纪 60 年代迅速超越阶级，轰轰烈烈地裹挟了整个社会，其可贵之处在于，乐队成员们毫无高高在上之姿，摇滚乐在每个人触手可及之地。“正是这种 60 年代的精神，将所有社会阶层囊括在内，成为阶级的熔炉。”



BBC 资深制作人梅尔文·布莱格

音乐之外，工人阶级的英雄也出现在其他艺术领域。纪录片列举了时尚领域的约翰·史蒂芬（John Stephen）、生物学家保罗·纳斯爵士（Paul Nurse）、矿工之子 D. H. 劳伦斯，以及今天人们心目中最特殊的工人阶级成功表率，那个和威廉王子平起平坐的贝克汉姆。

那么问题来了：工人阶级成功后，还属于工人阶级吗？换句话说，成功后的工人阶级，是否就能自称中产甚至上层阶级了呢？布莱格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每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受访者，而他们的回答自然不尽相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创造了阿莫（Adrian Mole）形象闻名的小说家苏·汤森（Sue Townsend）。出于不想脱离工人阶级身份的原因，汤森将她的写作真相隐瞒了 20 年之久。她担心，工人阶级首先会因这种遗弃而鄙视她，而中产或上层阶级，也会因她的出身而鄙视她。如此夹在两种鄙视中间，是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作家的梦魇。此外，工人阶级也不习惯拥有大量可支配的金钱，以及可以凌驾于人的机会。“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古老的进退维谷的困境。”

中产阶级坚守

中产阶级的文化特征之一是戏剧，布莱格在纪录片中这样评论，“戏剧成了只吸引中产的艺术”。

尽管在伦敦的任何一个夜晚，有适合每一个人的任何样式的艺术，可是“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之间，总有一条不可明言的界线，这条界限的外在表现，则是人们总是认为《妈妈咪呀》属于后者，而《哈姆雷特》显然属于前者。

所以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和他的音乐剧（Musicals）在两者之间的领地做起了文章。事实上，以《猫》（Cats）、《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等为代表的音乐剧主导了伦敦西区，甚至其他国家首都，这些作品的神奇之处，在于融合了三层社会等级制度的文化特征，用流行音乐的通俗性弥补了作为歌剧的“高冷”，成为持续扩张的中产阶级的同好。

口音是另一个中产阶级迷恋的细节。社会学者认为，仍有许多人将此

作为区分和辨识社会地位的标准，因此布莱格在纪录片中自称自己的口音是“粗鲁的小人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政府认为，融合各阶级和文化的的需求日渐高涨，BBC应运而生。创立者认为，他面向的观众，应当是坚定的中产阶级，而BBC应当以提升他们的品位为己任，潜移默化中达到“比他们自己喜欢的品位略高一些”的程度。除此之外，BBC扮演的角色，从阶层的角度，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所选择的口音。

“英语口语委员会”于1926年规定，“一种有教养的英语，应以英格兰南部狭窄地区口音为标准”，从此这个地方的口音成为BBC的通行标准。这种口音，曾一度是工人阶级出人头地的必备武器，其中最著名的使用者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前者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下层阶级家庭，并训练出一种上层阶级的发音。与此相对的，是毕业于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另一位首相布莱尔，他采用的方式，是刻意使用了一种更贴近工人阶级的口音，即便是当今首相卡梅伦，在口音这个选项上，也是“由上而下”的靠近。

人们被口音定义，被口音所欺骗，甚至伪装自己口音，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立。《权力的游戏》中，斯塔克家族的阿娅（Arya Stark），曾因为“My lord”和“M' lord”两者之间的发音区别，而险些暴露身份。今天的BBC自然不同往日，已经可以听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口音。

但至此，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认为口音的混合就是阶级融合的标志了，并且，这是否进一步意味着社会正在走向无阶级化？这个问题，显然布莱格也无法给出正确答案。

贵族和上流社会嬗变

布莱格在片中，对每一个阶级都提出了三个同样的问题：他们拥有什

么、消费什么，以及制造什么。

如果追溯到100年前，贵族仍然拥有大部分的土地和庄园，可以随意挥霍，同时，他们是“实实在在地拥有文化”。同时，也为文化活动承担资助者的角色，比如供养芭蕾舞团。真正论及制造的东西，似乎并不多。

时至今日，当我们谈论上流社会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不如上个世纪般显而易见。无论是着装、口音和教育背景，还是住房与头衔，这些有的早就在半个世纪前消解，有的，其实用钱就能换得。

因此涌入精英阶层的人们，首先要保证的一件事，就是金钱，大量的金钱。贵族古老文化象征，正在被金钱代替。而这些新贵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流行明星。当阶级与文化两者间产生你来我往的因果关系时，需要探讨的哲学问题是：究竟是谁创造了谁？在流行明星这个层面，不是阶级创造了文化，而是文化通过不同方式，创造了一个叫作“社会名流”



上层阶级并未走向穷途末路，如今还加入了新生的超级阶层，这部分人组成了“经济意义上的上流社会”。

的超级阶层。

但事实上，早在50年代，上流社会作家南希·米德福德（Nancy Mitford）就提出了著名的“上流社会和非上流社会”（U and Non-U）的概念，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细节上逐一提示，小至称呼信纸为“notepaper”还是“writing paper”，或者喝茶时先倒或后倒牛奶，上流社会自有其固定格式。这位当年名噪一时的米德福德六姐妹之一，正是成长于显赫的贵族家庭，而后又因承担不起庄园生活而举家搬至小型宅邸。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势利而崇尚自由的贵族长女，正是《唐顿庄园》中玛丽小姐（Lady Mary）的

无数原型之一。

而这种诸如“写信时如何称呼对方”的微弱阶级差异，反而令许多人产生了奇妙的迷恋。今天的人们显然对此怀有好奇与兴趣，否则，又如何解释《唐顿庄园》的风靡。

最终，很难说得清，过去10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层阶级并未走向穷途末路，一直存在的同时，如今还加入了新生的超级阶层，这部分人组成了“经济意味上的上流社会”。

而这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则在不断壮大。是他们组成了人口当中的大多数。从艺术节到美术馆和戏院，再到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中产无处不在，并且拥有在这些文化领域发布指令的空前欲望。至于工人阶级，文化品味多样，他们组成了新的全民知识分子，看上去，他们的文化地位正在上升。

就像布莱格称自己为“阶级混血

儿”，而《唐顿庄园》展示的，也仅是“阶级互相走近一步”式变化的横切面，阶级之间或许有可以握手言和的一天，却没有完全消解的时候。

历史学者彼得·轩尼诗所举的新闻报道的例子，有种令人恍然大悟的效果——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崭露头角，初次成名，他的出身和学历等背景，往往会被庄而重之地作为背景材料，在报道里面一览无余，而一旦成功轨迹展现了由下至上的惊人曲线，那么，这一段更是会成为报道重点，因为这正是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地方。最后，他总结道：“这便是阶级的根深蒂固之处，它永无休止，无法摆脱。”

历史学者彼得·轩尼诗所举的新闻报道的例子，有种令人恍然大悟的效果——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崭露头角，初次成名，他的出身和学历等背景，往往会被庄而重之地作为背景材料，在报道里面一览无余，而一旦成功轨迹展现了由下至上的惊人曲线，那么，这一段更是会成为报道重点，因为这正是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地方。最后，他总结道：“这便是阶级的根深蒂固之处，它永无休止，无法摆脱。”



电影《老炮儿》剧照

老炮儿，冯小刚

上一次采访冯小刚是2013年的年尾。当时已作为2014年春晚总导演的冯小刚，几乎是刚到采访的房间，没来得及坐下就准备离开，而记者早挤满了那个房间，工作人员尴尬地解释导演还赶着去与领导开会。春晚、《私人订制》，冯小刚三字是那年的岁末热词，接受全国一片热议。然而那个冬天，对冯小刚而言，究竟是巅峰还是低谷，或者只有他自己可以定义。如今再见，记者来来去去，冯导稳当坐在沙发上，少了冯氏幽默，没了绕弯沉吟，字字句句，更多些实打实的分量。

记者 李东然

《老炮儿》有个纪实小品式的别致开头。冬日北京街头，无照经营的煎饼摊小贩跟城管起了冲突，为了保住糊口度日的家什，小贩撞坏了城管警车车灯，而城管扬手就打了小贩一记耳光。紧要关头，六爷出场（冯小刚饰），他主事儿，先说明白自己的规矩：

无照错在小贩，煎饼摊三轮车归了城管，而且小贩还得把人家的车灯赔了，但那一巴掌，小贩倒是可以还给城管。当然赔车灯的钱和重新做个煎饼摊的事儿最后都是六爷担了下来。规矩之外，还得仁义，这些都是六爷眼里的理儿。虽然他总瞧着眼下的世界，大

家伙好像都不那么讲究了。

老炮儿在北京话中，专指提笼遛鸟、无所事事的老混混儿。六爷也曾是“横行”老北京的老炮儿，年轻时茬架围下一圈朋友，老了改不了管闲事的脾气，如今开间小杂货铺，养只八哥，他想守着胡同里最后这点兄弟

义气过生活，直到儿子晓波（李易峰饰）惹下祸端，逼他得再跟胡同外头那个有点陌生的世界交回手。

演老炮儿，对冯小刚而言也是意外，尤其在他计划好“好好歇着，好好玩儿”的这两年里。当然也不是那种一不留神的意外，打从看了剧本，冯小刚说自己心里就一丝犹豫都没有了。“首先居然有人拍一部描写这种人物的电影，而这人又是我特别熟悉的某一类人，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认可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丰富，有性格。再一个就是我觉得终于有一个导演发现我其实最适合演的角色是这样的。”

“（导演管虎）跟我说，你就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演。之后谈剧本，我们都是在一个频道上的。我们感兴趣的都不只是那么一个小老百姓的故事，六爷的故事实际是个很现代的故事。六爷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守着因为旅游之类原因幸存下来的胡同，当个领地，幻想能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安稳太平，但是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就跟洪水来了似的，他想脚不沾地的活着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也必然是被裹挟在现代的潮流里边，然后他的内心又对这东西产生隔阂和抗拒。这样的抗拒和隔阂，其实不只是六爷心里有，我和周围的同龄人，大家伙都有。”

冯小刚说塑造一个人物是需要有演技的，需要专业的训练，演出来的角色和演员得完全不像一个人，像另一个人。而他演六爷，是完全不用去塑造，就完全胜任。“首先我和他是同代人、同龄人，从我们年轻时到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巨变，这是我们的共同经历。我也是从那过来的，再加上像他这种有江湖气的、有血性的这种人，从我们那年代过来的人有不少是这样的，所以我不去体验生活，一切都是熟悉的。”

《老炮儿》拍在2014年冬天，北京最冷的三个月，雪是真的大雪天，冰是真的三九天，起早贪黑，在冯小刚眼里，因为它值得。他觉得《老炮

儿》是那种类似瑟吉欧·莱昂（Sergio Leone）的《美国往事》、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的电影，导演都应该拍一部和自己的生活特别照应的东西，起码在导演的履历里应该有几部这样的作品存在。“管虎是胡同里长大的，所以他对这个很有感情，他对这里面的人物很有感情。这是他心里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冯小刚觉得《老炮儿》比那些瞎编的电影有意思之处是它围绕着人物在拍摄，事件是在人物之下。这跟眼下的绝大多数电影实际恰恰相反，大部分电影都是事件大于人物，电影院里热闹热闹，看完就一整个留在电影院里。而那些事件大于人的电影，张三李四都能演，一个符号，留不下什么。《老炮儿》却是先有这些人，再围绕这些人发展这些事。“我们中国电影，其实也有好些难忘的人物，比如说李向阳，发生了什么事你已经记不清了，但他鲜明地留在你脑子里。再有比如《芙蓉镇》、《红高粱》，这些电影都是以人物兜起来的，甚至《集结号》里的谷子地，哪怕说《编辑部的故事》里的葛优，他能够在《编辑部的故事》里让观众记忆深刻，也都是李东宝那个人物，不是编辑部里那些事儿。我觉得，这个六爷，再过很多年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是记不清了，但这个人能给你留下印象。”冯小刚告诉本刊。

而电影里六爷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游手但不好闲。大到出头城管小贩纠纷，倾其所有搭救遇事弟兄出狱，小到给朋友做三轮车，给胡同门口的大爷点烟，哪怕事不关己，为了自己认着的规矩，也惹事到自己身上。点点滴滴，很容易就联想到如今越来越以“炮轰”著称的冯小刚本人。从连发七条微博驳斥对自己电影的恶评，到斥责春晚节目审查制度、电影院里的排片制度、分级制度，炮轰综艺大电影……甚至“休息”的这两年，《速度与激情7》在中国狂揽20亿票房时，他直言电影“不走心，看不下去，没

看完就走了”。甚至网友曝光冯小刚在机场贵宾室发飙，质问某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充分展示他的冯式幽默，“把航空公司的代表说得一愣一愣的，不时博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所以有不少人说，冯小刚发飙频率随着年龄增长明显提升。

冯小刚不否认自己和六爷性格上有脾气相投的部分，他用“我们这一代人”开头的句式解释自己眼里那些六爷的规矩，不只是茬架，说开了去比如孝敬父母、邻里互助、兄弟相帮，最基本的小事都是规矩，也就是是非。“可现在好多人好像真是非完全颠倒混淆了是非，比如说我始终不太明白前一阵子发生的一个事。国庆节，好像有一个女演员在自己微博上晒了自己孩子的一张照片，就受到了特别大范围的攻击，直弄到她还公开道歉来着。我不太明白，你有愿意晒阅兵的，你晒你的飞机，这一个女人，母亲，她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作为一个母亲，她就晒了一下她的宝贝，自己的孩子，她犯了什么错了至于就变成这样？这就是没是非，没是非就群起而攻之，那不又成纳粹了吗？我觉得挺吓人的是没听到有谁站出来说，她没错，反而越来越多的人都在骂她、攻击她、侮辱她。其实这个是非就需要一点正常人的感知就可以辨明，一个母亲喜欢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错呢，欺负人啊这不是吗？”冯小刚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和当下最格格不入的就是如今大伙好像都不那么讲究是非了。可在他眼里，辨是非，守规矩，说到底是对自己的尊重。

当然，冯小刚是冯小刚，老炮儿六爷是故事里的角色。“我本人和这个六爷来说，还是有很多不同，六爷是相对来说更单纯一点、简单一点的。我很熟悉这样的人，身边有很多人，到现在这个岁数了，一句话说不对，还想动手，我始终觉得，打架的人，他总还是思考得相对简单，我还是会前思后虑的一个人，我比他更复

杂。何况，比如那个晒娃女演员的事情，我媳妇警告我别再在网上招事儿，我还有徐老师指正。”

所以冯小刚觉得自己肯定不如六爷性情恣意，做人有徐老师把关，演戏有导演在拿捏，自己就是兢兢业业干好自己的那一圈事情。他倒是挺欣赏导演管虎把那只有点“跳”的鸵鸟放在故事里，老炮儿去决战的早晨，那只给胡同里富人家圈在笼子里养的鸵鸟也跑了出来，在北京早高峰的车流里，跟赴死般上路的老炮儿前脚后脚地，一路狂奔。“管虎这一笔是非常有意思的。老炮儿这一架是承诺、信仰、理想，鸵鸟是老炮儿的内心的一个伏笔，他们之间有非常有趣的照应，但是它的出现，它和老炮儿之间的关系，全部是松散的，纯粹闲来一笔。有些东西普通观众是不见得明白的，甚至不见得接受的，但是你放在那儿，也不会干扰他看他的故事，这就挺好。”

三联生活周刊：导演重新做回演员，会有想现场忍不住想把戏重导一遍的问题吗？请你做演员对导演而言会不会是压力很大的一件事？

冯小刚：我没有这个问题。我就觉得特别单纯，就想演好我的戏，连对手戏的演员都不操心。主要是觉得好不容易能有一次单纯做事的机会，那我才不掺和其他的事。管虎已经把这部戏琢磨了很长时间，在拍之前他的脑子里头就有这部电影，我们就是他的棋子，我也愿意服从他的差遣，何况我们比较聊得来，对这个剧本的认识也都在一个频道上，他知道我就是来兢兢业业做好演员的事，况且我真的很配合，我感觉整个电影过程中都没有谁顶着很大压力的问题，从头到尾大家伙也都是好兄弟。

三联生活周刊：不只是《老炮儿》，你自己的新片也即将开拍，阔别两年回来，你怎么看如今的市场环境。好像从前5亿、10亿元票房是年度票房大片，现在动辄就二三十亿元的票房



冯小刚

目标，似乎整个市场一片欢腾，喜剧、掘金。在你眼里，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冯小刚：如今我们年度能有450亿元，美国不过也就是600多亿元，差不了多少，我看明年底都有可能赶上了，最大的市场，当然是件大事了。说明不断有新的观众进来电影院，最简单的消遣就是看喜剧。我自己也是从那（喜剧阶段）过来的。拍了几部（喜剧）之后，觉得，哦，行，有了话语权了，市场期待度有了，就夹带私货，拍点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当然就算喜

剧，我也得自己觉得有意思，否则我也不会干。

看这些年轻导演们也都挺有意思的。我们是拍了好几部才去转变，徐峥他第二部就要想把情怀放进去。我相信这些导演，他们一旦在市场有话语权，取得了投资方的信任，他们都会有一种往前多走几步、多做不同的尝试的欲望。你看这一次徐峥和大鹏他们，这批年轻导演现在都在派拉蒙感受美国的电影工业，他们会知道电影还能做成那样，以后能更好。现在短时间内有一点忽略了电影本体，但

我觉得这东西还是会回来的。

至于我自己呢，我是个比较拧巴的人。别人都拍文艺片的时候，我就在拍商业片，等到市场上所有人都在说商业片的时候，我又去开始拍文艺一点的电影。对我来说，我都是在做跟大家不同的事，主要一窝蜂地去做一件事，是没什么太大意思的。而且我不信一窝蜂地去做一件事就很保险。比如所谓的大数据，我就觉得在电影上如果可以用大数据，好莱坞八大公司怎么会倒闭两家成六大呢。电影这个行业挺特殊的，它不是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的。不断地有一些黑马杀出来，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东西出来，也要有老将兵败山倒。所以这一行也教育了我，去做一件事最大的乐趣，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我变成可能了，这种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三联生活周刊：印象里这两年常见你发些比如在洛杉矶包饺子喝小酒的微博，惬意的度假生活。你把很多时间花在后莱坞吗？

冯小刚：其实也就每年都去一两个月。主要我在上海喝小酒大家都以为常没人注意，到洛杉矶就有关注了。

一来休息，二来我也有些在美国的朋友，又认识些当地的朋友。跟大伙儿聊聊挺有趣的，看看人家做电影的能力，比如好莱坞的编剧能力确实远远强过我们。其实电影特别需要一个好的剧本。我觉得一部电影里应该给编剧很大的预算，不能说都到明星那儿去。

三联生活周刊：看来是完全悠闲和学习状态的两年。如今再回来，你自觉有什么不同呢？

冯小刚：基本在放松，见见人看看书。这两年我也拍了两个娱乐节目，那些其实我是兴趣不大的，但它确实挣很多钱。我因为有这些钱，在拍电影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有底气，就是这事（拍电影）不挣钱，我喜欢干，

那我也干。

我这么想明白之后，甚至觉得，以后拍电影得换个办法了。比如投资人这事儿，如果你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你别投资，我自己投资。对我做电影而言，这事儿反过来说是营养了我。我不主张拿别人的钱做实验，你要真的觉得好，你要真的做一个挑战观众观影习惯的事，你不只要自己有决心，还得花你自己的钱，赔你自己的。你赔别人的钱，满足你自己的艺术追求，你当然是不心疼了。你花自己的钱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这么做？如果你还要这么做，证明这事儿确实是应该做的，赔了也值了，赚了就是又一回人生实现。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这个不拿别人钱做实验追求艺术的想法，多少有那么点六爷的感觉，还挺老炮儿的。

冯小刚：我作为一个导演能够去接演一个戏，尤其是主演，这个价值观跟我肯定是一致的。而且我认为，我做这事，演这人，不丢姿势。

三联生活周刊：很有趣的是《老炮儿》和刚刚在国庆档期里大卖的那些喜剧片，尤其《夏洛特烦恼》这样的青春喜剧相比，呈现的是完全两极的世界观人生观，老炮儿反而比年轻人更像个斗士。

冯小刚：《夏洛特烦恼》我也去看了，一开始我也是在笑，看到一半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意思不大了。可是观众不但都能够接受，越来越多观众蜂拥而至，我也在思考是什么原因。那天马云到我这儿来聊天，他就说，如今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处在压力特别大的状态里，压力特别大的人就想到电影院去看最不需要大脑处理的电影，消费最直接最简单的开心，甚至就他来说，他就爱看那样的电影。反正你不能说马云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但他不愿意到电影院里去思考。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观众无知低级。我觉得有一部分确实是头脑特别简单的观众，还有一部分是有头脑的精英，

但抱着娱乐放松的愿望去电影院的，他想到电影院里坐着，看完就把电影还给电影院，他不把电影带走。至于那些人去看电影，把电影带走，带回家，一直在想这件事的观众，确实是小众，不多。

刚好《老炮儿》是属于你想还给电影院也不一定还得回去的电影，它能跟着你出来，跟着你上车，你脑子里还萦绕着这个人。我们点映《老炮儿》，好多人是当时没什么反应，发来的好评都在第二天。但客观而言，院线的人看完这电影都说很好，但是都对它的市场表现无从判断。不像别的电影，行或者不行，这些经验丰富的人在一起，一般不难拿个准主意。所以我觉得如果《老炮儿》这次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票房的表现，意义还是挺大的。不仅给我们打了气，也给很多导演打了气，也给很多制片公司上了一课，观众远不是你们判断的那么简单。这就像我们当初的《集结号》，那边是《投名状》，金城武、刘德华、李连杰，我们这边张涵予才出来，几乎还没有人知道，但这个电影票房就超过了《投名状》，示范作用特别强，其实把故事讲好了，人物立起来，东西照样可以卖，不会赔钱，这两年好像还没有电影能起到这种示范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重新回到导演的的位置，你觉得市场压力反而让你更加自在了？

冯小刚：市场压力可能更进一步激发了我，恰巧我这两年也没拍，我去看，去琢磨更多，我们怎么去拍一个，市场也接受，观众看起来也好看，同时它也是一个高质量的电影，能文学性、认识价值、观赏价值兼具，这个环境刺激我去想要做这样的电影。

我是希望能够自己做一个公司，能够拍我认为有价值的电影。这也等于是花自己的钱在做这些尝试。那种用一个很大的投资，这钱又不是我的，明摆着会损失，但也要去实现了再说的事，以后我想就不会干了。■



电视剧《琅琊榜》剧照

权谋剧的阴影和光明

国人对于古装宫廷剧的情结由来已久。历来古装宫廷戏受欢迎，无外乎都是因为一个“斗”字，这一定程度上也暗符东方社会的丛林法则。曾经女性宫廷戏的受欢迎还因为争夺背后的“为自己”，与当下中国社会女性逐渐增强的“自我意识”相吻合。现代女性，于职场、家庭、感情，无不要为自己“争”，否则似乎就很难保留阵地。

记者 张月寒

《琅琊榜》出现后，这种古装权谋剧似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趋向。在《琅琊榜》之前，宫廷剧有的偏悬疑，比如《神探狄仁杰》；有的偏正史，比如《雍正王朝》等皇帝列传；更容易也较泛滥的是各种穿越、虐心、女人间的

斗争，比如《金枝欲孽》系列以及《甄嬛传》、《步步惊心》、《宫锁心玉》。从曾经后宫剧的阴柔暗黑，到现在的正义召唤、兄弟情谊，它看似“斗”又不只是“斗”，因为它“斗”的背后，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洗雪逝去的亡灵，

甚至或许可以说是为“一种更好的未来”。《琅琊榜》虽然花了53集说明一个人是如何通过层层计谋得到自己之想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想要”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这就使得“权谋”主体背后透出了一丝光亮，并终于在



54 集成功升华为：国泰民安；只要换一个好的君主，那么或许一切还是有希望的。

一部《琅琊榜》，总结到最后还是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古装权谋浸润恰到好处，也让观众同时在这部剧里体会到了和以往权谋剧不同的阴影与光明。

“这部剧有一种‘情怀’。”《琅琊榜》导演之一孔笙对本刊说。

此剧与以往宫廷剧不同的另一点在于其间浓厚真挚的“男人间的友情”。小殊和靖王的生死默契，景睿对苏兄的崇拜珍惜，豫津和景睿的脾性相投，蒙挚对小殊兄长般的爱护，梅长苏对飞流的宠爱呵护，蔺晨对梅长苏的殚

精竭虑……在原著小说中，梅长苏就曾说过：“很多事，我不能让景睿和我一起去承担。如果要坠入地狱，成为心中充满毒汁的魔鬼，那么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景睿的那份赤子之心一定要保住。”

萧景睿和言豫津的友情也是剧中较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对，并且扮演言豫津的演员郭晓然在剧中的表现后来还着实让导演“亮眼”了一下。“‘小豫津’拍完以后，觉得这个人物让他给演出来了，有点意思。”孔笙说。

在剧中，言豫津的戏份有可能不像梅长苏和靖王那样多，但由于他实在讨喜的个性，还是能给人留下鲜明印象。在原著中这个角色承继了贾宝玉的某些性格特点，喜欢怜香惜玉、打抱不平，又少了宝玉的狷介气，更

随和些。当然这个角色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即使是一个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喜欢胡闹又娇生惯养的侯门公子，在关键时刻还是能舍身救人、为国杀敌，而他对于女孩子的“怜香惜玉”又着实是广大女性观众的软肋。

原著中是这样点评言豫津和萧景睿的友情：他们二人出身相仿，年龄相近，性情相投，本以为可以一直这样莫逆相交，本以为一定会有差不多的人生轨迹，谁知旦夕惊变，到如今眼睁睁天涯路远。

这是在本剧第一个较大转折——萧景睿的生日宴后一切都颠覆，作者对于二人友情的评价。在电视剧中这句话没有具体呈现，但长亭送别时的镜头语言或许依稀说明了这种画外音。

类似此类男人间的友情，从纸页贯穿到电视剧，使得这些形象、这些“感情”，更加鲜活了。

相比于原著，电视剧已有意加重了“男女情”，将原来书中与林殊手下另一副将聂铎相恋的霓凰郡主改为对梅长苏痴心一片。这或许是因为从电视剧角度来说，缺乏一个典型的“女主角”，一条“感情主线”，始终骨架不够丰满。但是，原著作者海宴曾经在小说网站更新的文字中说，她并不认为一个故事，是非要有所谓的“女主角”的。

如果说曾经的宫廷剧某种程度上



“就是想把那种古代的味道，古人、古事、古韵、古风，这些东西给‘拍’出来。除了讲故事，还想追求点这样的东西。”

说还有具体朝代和人物可考，《琅琊榜》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架空”。所谓“架空”小说，是指时代背景、人物、时间为虚构或半虚构的小说。导演孔笙告诉本刊，一开始拍这种“架空”题材古装剧，他们心里还是比较没底的，因为“不知道具体按哪个年代来做”，但是最终，剧组还是商量得出，把凡是大家认为具有美感的中国古典元素，都运用到这部戏里。“‘架空’反而某种程度上给予了我们一种‘自由’。”孔笙说，“我们的建筑物按照唐之前的标准，服装按照汉朝，道具基本参考宋朝，包括板凳、桌椅、纸张。因为太往前会受到制作上的障碍。明、清的东西我们觉得太‘近’，所以基本就没有运用。剧中人物的礼仪也多是参考汉朝的标准。”

《琅琊榜》受欢迎的另一隐性原因还在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一种较综合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时由于剧组确实在服装、道具、场景、礼仪等方面下了一番工夫，也使得这种“综合展现”较为精美和严谨。“《琅琊

榜》为何在光影、场景、服装、礼仪上下这么多工夫？”孔笙说，“其实就是想把那种古代的味道，我们所谓的古人、古事、古韵、古风，这些东西真正给它‘拍’出来。除了讲故事以外，我们还想追求点这样的东西。”

据说，剧中关押谢侯爷的那个牢房、梅长苏那个云淡风轻的亭子等场景，都是一点一点实景搭建出来的。

孔笙告诉本刊，剧中我们看到的宫廷舞蹈从编舞到服装设计都是专门请的老师，礼仪老师也是全程跟剧组。“有些礼仪太繁琐会影响节奏，但你又不得不要，于是就和礼仪老师商量怎

样设计转化，以达到较好的效果。”孔笙说。

剧中人物的诸多礼仪，比如拱手礼和揖礼等，大都来源于汉代。剧中家具也诸多考究，据孔笙介绍，《琅琊榜》中军人多是坐在凳子上，比如靖王府诸将多是坐在凳子上议事；而文人、大臣、王贵之间的谈话，比如苏兄和景睿、豫津、靖王、誉王谈话时，还是席地而坐。在拍梅长苏祭奠聂峰那场戏时，我们会发现梅长苏祭奠用的梗草、拱手礼、顿首礼都是一气呵成。画面的充实感也需由史实堆砌。

《琅琊榜》是孔笙第一次拍摄古装剧，他觉得，古装戏比现代戏拍摄要难。“因为有宫殿、战争等场景。”他说，“战争戏尤其不好拍，因为要重新还原古代的宫城、战斗等，如果只是简单的单打、武打、两个侠客之间的打斗，只需把风格定下了然后交给武术导演即可，想要多大的夸张度，整个导演组定下来以后，他们去执行完成就行，但是拍剧中大梁的战争戏，人要多，士兵也要多，马匹也用得多，这都是

难度。”

《琅琊榜》中演员的服装也让不少观众觉得比起之前很多宫廷剧戏服的潦草大意似乎更进一步。孔笙告诉本刊，拍摄的时候是6月底，天气已经很热，但为了保持服装上的“质感”，演员的戏服还是必须穿好几层。“只穿一层轻飘飘的就没意思。”孔笙说，“你看剧中的演员，服装基本上都是穿三层，各种衣服都穿得比较厚，再加上棚里还有大灯，确实拍摄时比较艰苦。”

曾经有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于是很多人开始拼命改变性格，以期获得更好的命运。但在《琅琊榜》中，却无时无刻都横着一种叫“靖王底线”的东西，这种“底线”让全剧权谋不至于太走偏，也是它不太不同于以往宫廷剧“一味暗黑狠毒”的地方。在剧中，靖王首先的性格基调，就是刚直不阿、不善变通。这种性格，从厚黑学角度来讲，在朝堂本是不易获得成功的，但他与梅长苏结盟之初就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改变这种性格，梅长苏最伟大之处也在于他将暗黑权谋自己承担，从而最大程度保全挚友的“赤子之心”。剧中誉王利用赤焰旧案在御前挑衅靖王，靖王明知为逆犯辩护不好，但他的“底线”还是让他倾力直言；赤羽营副将卫峥被捕，当时从计谋上说最好的办法是“不救”，但靖王的底线还是让他执意冒险营救这个昔日好友曾经的副将。这是他为争夺皇位不愿妥协的一点，也是这部权谋剧中光明面的所在。

无论何时，很多国人仍会对我们的古典文化有着一种情结，这种情结是不应该被湮灭的。不是说一味拍古装或一味讲虚构，我们的作品就是不反映当代，而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自己最喜欢的“古代”，聪明的电视剧制作方可以无限捕捉，然后用一整个光影的梦境，去实现它。■

（实习记者付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有人七年写 1 个剧，有人一年写 7 个剧

——专访《琅琊榜》制片人侯鸿亮

“比如说，在河南一个村里拍戏，整个村子的人就几乎全成了剧组的人。这些人哪知道我喝香槟用什么杯子，喝红酒用什么杯子。”

记者 张月寒



侯鸿亮

(黄牛摄)

的编剧，可能就拿个几十万元甚至更低。所以说这个差距特别大。但是演员费用的增长的确是像追风一样快。2006 年我们拍《闯关东》，当时主演价格是全国最高的，而现在可能已经是那时的 10 倍了。

三联生活周刊：电视剧的收益模式，目前还只有卖版权这一种吗？

侯鸿亮：到目前为止，电视剧的收入模式还很单一，就是一个版权的销售。大多数电视剧卖给传统媒体、互联网，有些还可以卖一点到海外。音像版权现在可以忽略不计。不像国外，国外电影和电视剧有大量的音像收入，音像是影视剧衍生品的一个重要成分。中国的音像现在已经基本上死了，一集几千块钱，到这么低了。好多年前一集音像可能卖十几万、几十万元。当然这个现象也很正常，是科技发展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电视剧市场的投资方越来越多，所从事的产业也是各种各样。你觉得会影响电视剧的制作质量吗？

侯鸿亮：因为门槛降低，的确是各色人等都进来了。很多挖煤的、盖房子的挣了钱，都觉得这个行业很神秘很好玩。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只有文化产业还没有做到完全真正的市场化，一直以来像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就这三五年，国家在慢慢放宽，要制播分离，又希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个产业就被各行各业的资本盯上了。但是大量资本进入，就开始导致这个行业的人是太容易挣到钱了。比如说，以前常年赋闲在家的四五流演员都有戏了，编剧在家库存了多年卖不出去的剧本也都卖出去了。大家都来抢占这个领地，都想做项

三联生活周刊：从 2011 ~ 2012 年的《甄嬛传》、《宫》、《步步惊心》等电视剧开始，国产电视剧越来越喜欢从网络小说中取材，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侯鸿亮：我一直认为全中国最大的 IP 是《西游记》。这么多年来，电视剧、电影、动画片，都改编过《西游记》。从影视诞生以来，文学作品就是题材和内容的源泉，近些年，传统文学已经被消费得差不多了，所以开始拼命地从网络小说中去找、从游戏中去找，从各方

面能够形成知识产权或者是形成文化品牌的行业去找。在我看来都差不多，这个事情没有特别大的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一部电视剧的投资，前期策划、编剧、导演、演员的费用等，各占比重大概是多少？

侯鸿亮：这个问题有很多可能，不大适合回答，因为情况也不一样。一个很著名的编剧稿酬可能 20 万或 20 多万元一集，一部戏如果是四五十集，编剧就可以拿走 1000 万元。但如果是刚入行

目，于是就造成了一些泡沫。人家发现原来挣钱这么容易，就越来越多人舍得再费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好的项目。像刘和平这样7年写一个剧本的再没有了，有的团队可能一年写7个剧本，都大有人在的。

三联生活周刊：电视台买剧集的价格有增长吗？

侯鸿亮：有相当的增长。“一剧两星”政策后，我估计今年电视剧单集销售价格，两个电视台加到一起可能超过300万元。当然这是属于高点，正常的都出不到这个价钱。但是电视台也分不同等级，单纯从购买价格上讲，湖南台可能一个台就超过200万元，很高了，甚至比央视还高。湖南台后面的排名或许就是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安徽这些台。整个电视剧市场一年下来，真正能获得较大利润的剧也就一二十部，不会特别多，所以大家就集中力量去抢那些他们认为好的戏。到了三线台，类似于东三省那几个台或者河南、广西等台，现在都越来越困难，连拿钱出来买剧都很难。电视台已经走过了它最好的十几年。

三联生活周刊：那现在视频网站和电视台的播出剧关系是怎样的？

侯鸿亮：电视台原来很强势，互联网不能和电视台同步播出。电视台如果7点半播，互联网要到晚上12点才能播。互联网渐渐觉得这不公平，我出的钱不比电视台少啊，为什么还要依附电视台，电视台播完后我们才能播？后来就干脆不带电视台玩了，都自己推出网剧。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视频网站争相推出自己的“网剧”有什么看法？

侯鸿亮：我认为“网剧”的拐点应该是在《盗墓笔记》。不管这个戏口碑怎么样，它对整个互联网视频行业来说算是一个拐点。原来视频网站有很多家，现在剩下的已经差不多了，这么多年他们都是一直在买视频，但一直赔。花100万元买个片子，可能赔50万元。

《盗墓笔记》播出的时候，爱奇艺就提出来，这个IP够大，他们也有一

定的信心，所以有没有可能付费播出。就是必须要是爱奇艺会员才能看到。这个“付费播出”，估计使他们的会员增长了可能有一二百万，具体数字我不是很清楚。

网络付费就是未来一个趋势。既然是付费，就需要好内容。所以互联网现在就想，与其买电视台播出的内容，不如自己做。当然，目前有海量内容还是要靠电视剧和电视台合作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趋势会不会导致今后电视剧的题材和口味都会更互联网化？

侯鸿亮：年轻化就是互联网的需求。但是我一直认为市场需求是一个波形状态。等到电视机前的观众真没东西可看了，传统剧集就又会变得物以稀为贵了。这两年很明显的变化就是题材比较厚重的剧拍得越来越少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曾经的作品《闯关东》，算是这种“厚重题材”的剧吗？

侯鸿亮：算。

三联生活周刊：最新推出的《他来了，请闭眼》可以说是“网剧”，它在生产方式上和你们一直以来制作的传统电视剧有什么不同？

侯鸿亮：《他来了，请闭眼》我并没有想拍成网剧。这部小说挺受欢迎的，我就想买一个电影版权，放在那儿慢慢留着做个储备。是搜狐他们找过来，说服我，说这个小说的互联网属性和他们的受众特别吻合，希望我来拍。他们还说，这个东西你拍了以后再做电影也没问题啊。他们是这么一种概念，所以我去拍。我个人觉得，每一个平台的观众一定会有不同，只有合作一次才能知道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们公司专有一个部门，平时去关注这些网络小说，看看有哪些适合拍成电视剧。这是你们未来的方向吗？

侯鸿亮：不是。其实我们一直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和传统形式的、有专业能力的编剧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像

高满堂、刘和平等。他们真的都是我挺景仰的编剧，是能够自己在文字上构建一个世界的人。但是他们产量不是那么高，心里有触动的时候才去写。我们和高满堂从《闯关东》开始，包括《钢铁时代》、《温州一家人》、《温州两家人》都是和他合作。《温州两家人》将会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播出。

原来我们影视行业的人都在看小说，现在只有小说已经不能够满足这个行业需求了，大家又把触角延伸到了网络，而且网络小说里也真有好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像英美剧里，对于细节的追求有时严苛到有点变态的地步。但是很多国产剧，一眼看上去就能瞥见大量漏洞，史实错误、科学常识错误、道具不对，等等。你觉得国产剧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侯鸿亮：各方面原因吧。聚拢不来人才是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拍电视剧，底层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一些不要生活保障的人来参与。比如说，如果在河南一个村里拍戏，整个村子的人就几乎全成了剧组的人。这些人哪知道他们喝香槟用什么杯子，喝红酒用什么杯子。

三联生活周刊：但你们《琅琊榜》整体看上去还是一部用心的剧。

侯鸿亮：《琅琊榜》的确会给国产电视剧一种暗示：只要用心去做，在道具、场景甚至礼仪方面都用心，观众会买账的。但业内有很多人把这些东西都忽视了。

三联生活周刊：《琅琊榜》、《伪装者》、《他来了，请闭眼》，这三部剧制作成本大概各是多少？

侯鸿亮：《琅琊榜》的总成本不到1.2亿元，每集的话就是200多万元。《伪装者》差不多每集150万元，《他来了，请闭眼》也差不多。

三联生活周刊：《琅琊榜》第二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侯鸿亮：做第一部的时候，第二部的剧本已经在写了，海宴目前已经写完了。☑

（实习记者付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梦想“价”到!

新速腾/高尔夫全系享受购置税减半政策，更有专享超值礼，超乎所想



1.4T舒适型及豪华型

专享超值礼

¥999 仅差

☑️ 氙气大灯

舒适型及豪华型

专享超值礼

¥999 仅差

☑️ 7英寸电容屏多媒体导航

免费升级 质惠包

时尚型	☑️ 蓝牙手机免提系统
舒适型	☑️ 头部气帘 ☑️ 5.0彩屏 ☑️ 膝部气囊 ☑️ 钥匙遥控
豪华型	☑️ 旗舰型轮毂 ☑️ 5.0彩屏 ☑️ 膝部气囊 ☑️ 钥匙遥控
旗舰型	☑️ 6.5彩屏 ☑️ 膝部气囊 ☑️ 钥匙遥控

超值装备升级 梦想触手可及

把握大好机“惠”，让梦想不止于想！即刻行动，购买新速腾或高尔夫指定车型，专享超值大礼，率先出手升级驾乘体验，先到先得，惊喜不容错过！所享，超乎所想！详情敬请垂询一汽-大众特许经销商。

预约试驾梦想车型，敬请登陆官网vw.faw-vw.com。

即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购买高尔夫多款指定车型或新速腾1.4TSI自动旗舰型，加享国家节能惠民补贴3000元，心动更要马上行动！



Das Auto.



萧敬腾在福建老家和一位早年也去过台湾谋生的老人聊天

客从何处来：走近历史之镜

人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的反应，才是最好玩的。

记者 ✎ 艾江涛



佟丽娅在新疆伊宁市某建筑公司仓库翻阅爷爷当年的上工卡

契机

“我们这次真像马戏班，背着步枪子弹包袱，一处跑过一处，我们每到一处，汉奸的情报就送到敌人耳里，敌机就在我们背后跟来……何处是安全土，逃也无处可逃，唯有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

多年之后，当金士杰踏着父亲金英的足迹，来到位于今天巴基斯坦拉合尔的空军军官学校（笕桥航校）分校旧址，才真切触摸到了父亲这位同期同学家信中所描写的滚烫的时代。坐在他们休息的树下，坐在他们上课的教室，坐在他们训练的跑道上，看着他们当年用过的厕所和篮球场，他感到一个遥远的时代正哐哐地向他走来，耳边则是隆隆的炮火声。

几个月前，父亲刚刚过完百岁生日，最终打动金士杰参与央视“客从何处来”第二季的拍摄、踏上这趟寻根之旅的关键，是他觉得旅途之中的发现将会是一份特殊的礼物。而在双方的最初接触中，还有个小小的误会。电话那头，金士杰笑着说，他曾参演过一部叫《征婚启事》的电影，为了成功应征，片中的他向刘若英讲了一段爸爸当年追求妈妈的故事，还唱了一首叫《永远的微笑》的歌。“他们大概很喜欢这样的故事吧，其实那段戏是我编的。”

对于执行制片人金辉来说，找到

既有勇气又有智慧参与寻根的嘉宾并不容易，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碰”的过程。与其他真人秀节目不同，由于参与嘉宾没有任何报酬，而且要经受将家族私密历史公之于世的挑战，因而选人的标准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片子能否最终完成。“首先要对这件事情真正有兴趣，其次还要足够真诚。”总导演郑波对钮承泽的第一印象很深，两人见面第一句话是：“我们这个节目是玩真的，特别需要你勇气面对。”对方的回答也很坦率：“我这个人脾气特别直，过程中难免碰撞，但我只对事不对人。”

第二季六位嘉宾的寻根契机不尽相同。从好朋友也是第一季嘉宾曾宝仪那里了解了节目的整个流程，谢娜决定加入进来。她的诉求是尽孝和勇气，因为她之前的生活态度是“我是一个有选择性记忆的人，对于痛苦的事情，从不去碰它”，而在外婆去世后的一年里，甚至那个词在她那里都是禁忌，找寻无疑会挑战她敏感的神。萧敬腾的奶奶对他有着同样重要的意

义。撒贝宁希望通过寻根，找到与父亲交流的方式，一度以来，习惯于发问者的职业身份，他甚至找不到与家人闲聊的感觉。作为锡伯族的形象代言人，佟丽娅很想了解本民族历史上的一次西迁故事。钮承泽的内心则充满好奇，他出身满族钮钴禄氏的父亲为何选择从军，并在1949年只身赴台？而那位被称为陇南王的曾外祖父又是怎样一个人？

这种天然的情感诉求，也是节目组在前期着力挖掘的线索，只有沿着这些通道找寻先辈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才能首先击中嘉宾，进而引起观众的共鸣。与第一季迷恋于寻找某个历史中的重要证物相比，在第二季中，节目组更关注如何运用各种手段，去讲述“他们的父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的故事。最大的区别在于创作理念的明确——“寻找人的故事，而不是历史的故事”。

通道

1938年12月，金英毕业于著名的笕桥航校，在轰炸总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大马力飞机训练后，被分配到战斗部队第一大队，7个月后，又被调去开侦察机。1943年，他被派往拉合尔，担任分校飞行教官。在那里待了3年，金英后来随空军参谋学校去了台湾。

对于每组嘉宾的家族历史，节目组都经过大半年的亲属访谈、资料搜集与实地查找，作为知情人，如何建立起让嘉宾尽快走入历史情境的通道，第一时间击中他们，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起初，为了调动拍摄悬念，摄制组将螺丝钉、庙的照片等后期用到的元素拿给金士杰看，可对于搞了一辈子话剧的金士杰来说，戏剧性似乎并不是他期待的东西，踏上旅程，他把自己清得很空，只想重新感受一下年轻时父亲的生活。

为何选中拉合尔作为第一站？金



寻根途中的谢娜和父亲



钮承泽替1949年离开后就再没回去的外公回了趟合肥老家

辉和同事讨论了很久。很重要的考虑还是，那个场景完全超出了他的经验，与他对父亲的理解也有强烈的反差。在金士杰的记忆中，家里有许多父亲当兵的照片，从只言片语的聊天中，他只知道父亲当过飞行员，还从印度带回过许多时髦的东西。而现在，逸事将成为眼前的真实。

在拉合尔闷热的天气里，金士杰看到了父亲当年学校中残存的机棚和宿舍，他还专门去了一趟那里的厕所，站在大树下，他想象当年也有蚊子曾那样叮咬过父亲。“他们为什么会被放逐

到这里？他们没有立即上战场，而是被放在这慢慢训练，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知道和历史的前后关系是什么吗？这不但是我追不上的一个时代，也是我们都追不上的一个时代，中国人都追不上的一个时代，八年抗战的尾巴，这一群异国游子们，他们几乎快被时代遗忘了，极少有史书会提到他们”。而在节目组从英国找到的一段纪录片上，看到年轻的学员光着膀子正在做操，金士杰突然有一种很不忍的感觉，不管是作战还是被放逐，“朝生暮死”的压力都让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



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空军军官学校分校旧址，金士杰（左）来到70年前父亲工作过的飞机仓库，才知道家中的一张旧照片就拍摄于这片异国天空

在昆明的龙树庵，研究者告诉金士杰那里曾是停放死难空军灵柩的地方。据统计，与父亲同期的147名学员，超过三分之一在抗战中牺牲。在泰州，分集导演谢琳找到了父亲当年的学生徐世椿，96岁的老人像个孩子一样唱起期歌（航校每期毕业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期歌）：“冒着风暴，驰向云天，任烽烟浸湿了热泪，任黑发散披过双肩……”和他拥抱在一起的一刻，金士杰仿佛也与父亲的青春岁月抱在了一起，尽管那已是一个“追不上的时代”。

在郑波看来，脚本的功能只是GPS，拍摄现场随时发生的意外，才是纪录片创作的魅力所在，意外才是真故事。在拍摄钮承泽父亲那一集时，当分集导演王映潼将父亲当年写给大陆亲戚的厚厚一摞信递给他时，钮承泽摆手拒绝阅读。赴台后，作为军人与画家的父亲颇为失意，更在他小的时候患上肌萎缩侧索硬化（俗称渐冻人），卧榻17年之久。他对父亲有疼惜，

有怜悯，却没有尊重，在他的潜意识里，最担心的事就是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多年过去，那段隐秘的伤痛对他还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在北京，当钮承泽终于了解了父亲当年19岁上军校，20岁离家再也没有回来的报国之志，他仿佛与父亲还有过去的自己实现了和解。郑波曾在采访中问他：“是不是可以说你开始以你的父亲为荣了？”他点了点头，说可以这么理解。

为了拍摄到嘉宾面对真相时最真实的反应，节目组一直对台本设计的行程与路线守口如瓶。在第二季拍摄中，郑波稍微松了一下口，会告诉他们下一站去哪，一方面出于操作性的考虑，方便嘉宾准备行程，另外他也不想让嘉宾显得如此慌张。

知道了行程，钮承泽马上会判断出下一站拍什么东西，有时也会提出自己的诉求，比如他发现行程里没有他的外公张载字的老家合肥，便提出想去那里也看看。即使如此，对于一

个惯于操控局面的导演来说，钮承泽还是不太习惯被别人掌控。有一次他告诉郑波：“你知道我坐在那块石头上用手画了哪两个字吗？操弄。”另一方面，他担心自己的旅程会是对先辈们的一种消费。对于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郑波只有拿出自己的专业和善意，来赢得他的信任。

真相

最初，出于呵护，萧敬腾的父辈对他的寻根之旅有所担心，在蓝绿阵营分明的台湾，他们担心萧敬腾的大陆出身会影响到“粉丝”的数量。此前，他们曾经四次前往福建寻根，从未在萧敬腾面前提起过。

萧敬腾显然更加自信，他前往福建之时，还带着爷爷临死前的一个心愿：在祖先的坟上带一抔土回来。然而，在拍摄现场，祖坟早已被平掉，节目组事先搜集的信息是，当年那些无人认识的遗骸被收集了起来，但存

放地方不得而知。意外的情况再度出现，他们拜访的那位老人的女儿忽然提了一句，她知道有一些遗骸存放在一座小庙里。节目组决定立即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在现场拍摄，一路则前往探寻小庙中的遗骸。

果然，节目组在一座非常小的路王庙中发现了一堆遗骸，里面还住着一个流浪汉。看到遗骸，萧敬腾马上崩溃了，他对着遗骸恭恭敬敬地鞠了几个躬，又抓了一把旁边的土，准备带回台湾。然而，问题随之而来，那么多遗骸，如何确定哪些是自己祖先的？开始，节目组为他联系了相关机构，准备对这些骨头做DNA测定，后来由于技术原因不得不放弃。

况且，即使测出了自己的祖先，剩下的遗骸又如何处置？萧敬腾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在当地买了一块地，将这些骸骨统一下葬，并起名“义冢”。如此一来，尽管最终无法辨清自己的祖先，但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祭奠的对象。

撒贝宁在前往武汉寻根的途中，意外碰触到一个让他紧张的事实，他的爷爷曾经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加入过伪军队伍。是什么原因使他做出了那样的选择？进一步调查的结果是，爷爷当年的家庭过于贫穷，他甚至无法养活刚出生的孩子，只得在一支伪军队伍里当伙夫谋生。对此，节目组把评价的权利交给了撒贝宁。在金辉看来，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给历史贴一个标签，而“重要的是把人物还原到他生活的逻辑中去，看他经历过什么东西”。

与撒贝宁不同，钮承泽在出发之前，就耳闻了他的曾外祖父孔繁锦的一些事情，毫无疑问，在混乱的民国，军阀从来不是一个好词。在最初的拍摄里，研究者给他看了一些回忆文章，里面记录了孔繁锦乱用武力的劣迹，钮承泽的内心很忐忑。在水天，当他被带着看到曾外祖父当年兴建的工厂、

铸造的孔币，乃至被称为“天水的现代化之父”时，他一下子放松下来，忽然激动得想哭，觉得这位曾外祖父是一个梦想家。

其实，在孔繁锦的资料搜集过程中，王映潼也很紧张，生怕辜负了这个人，因为她发现：“查史料是一个样子；接触他的家人和见到他的人时，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当去到连他家人和见过的人都不知道他做的事情的地方，再根据当地东西拼接，发现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你会发现，有时候多加一个信息，英雄就变成了叛徒；多了解一点，那个坏蛋就变成了一个好人。”

失势去官后，孔繁锦后来又回到了天水，并在那里终老。据他的儿子回忆，诱使父亲回去的一个缘由是，他们一起看了一部美国电影，电影里闪过开发西部森林的镜头，激起了父亲开发林业的念头。没有剪入片子的部分是，孔繁锦死后骨灰被迁到郑州的孙辈那里，“文革”中被抛撒在垃圾桶中，并且连带改变了他一位曾孙女的命运。

从那位表姐家中出来，钮承泽很感慨但也很释然，其实人死之后，撒灰何处又有什么所谓呢？而历史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存在真相，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了这样一段旅程，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它能不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收获

“15岁，身高1.49米，体重35公斤，没有沙眼，左右眼视力10，左右耳听力7，仪容仪表甲级，义卖第四中队文天祥小队小队长。”谢娜大概是第二季所有嘉宾中哭得最多的一位，尤其当分集导演朱凌卿在查了2000多件卷宗，将这份详细反映她外婆这位中江县女子中学386号学生的资料拿

给她时，她更是完全失控。

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份小学升初中的考卷和一张照片。在谢娜的印象里，外婆与外公感情非常好，耄耋之年两人还会吃醋，她好奇于他们年轻时的爱情，更从未想到可以看到照片中如此年轻的外婆。外公的经历也足够传奇，当年的富家公子哥，年轻时组织过一个声名大噪的沙龙，还参加过一场有2万观众的足球比赛，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足球队，看台上还坐着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

如果说对外公外婆的寻根，给予她许多美好而珍贵的家族记忆，爷爷的历史则让谢娜更深地理解了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中，担任过旧保长的爷爷差点被处决，多年以来，她的父亲和伯伯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着祖辈的故事。谢娜从未见过父亲在她面前流着泪讲述家里的故事。多年前，担任县曲艺队队长的父亲遭遇一起强拆事件，10年上访，愣是没有告诉过她一句。

跟随摄制组，佟丽娅去了一趟蒙古国，了解了锡伯族西迁的艰苦历程。而在伊宁，当她打开爷爷当年的上工卡，开始逐渐理解她出生前就离世的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当时所做出的重大选择——举家从察布查尔搬迁到伊宁，从而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多年之后，佟丽娅孤身一人在北京打拼，她开始为自己锡伯族人生性喜欢闯荡的基因而骄傲。

在外婆的家乡甘肃民勤拍摄的最后一天，佟丽娅变得很激动，她开始第一次注意到姥姥的衣服上有个牙膏印子，妈妈的头发白了，而自己原来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去了解与关心，“能跟家里人在一起，讲什么都好”。

这个细节，也让金辉印象深刻。“所谓历史，不就是过去的生活嘛！过去的生活，不正是由无数渺小的人，无数琐屑的现在组成的吗？”而人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的反应，才是最好玩的。■



给四月的信:我们如何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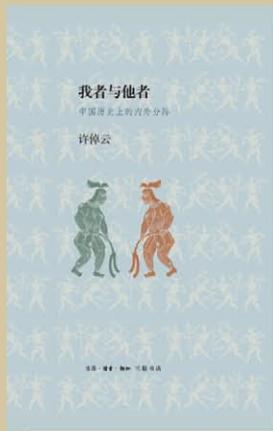
[英] 艾伦·麦克法兰 著 马啸 译 定价: 22.00元

我们如何才能知道? 如何认识世界? 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 我们了解身边的世界, 是善用感官的结果。实际上, 我们的理解来自于许多文化和精神力量的熏陶。这本小书旨在考察最近一万年不断变革的世界范式, 从早期诗史的传唱者到 21 世纪的社会媒体。

童年哲学

[美] 加雷斯·B·马修斯 著 刘晓东 译 定价: 32.00元

马修斯儿童哲学三部曲中最新的一部。作者将哲学和童年联系起来, 为童年哲学建构了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他认为, 以哲学的方式阐述童年、认知儿童的哲学潜能、探索孩子的思考方式, 有助于反思成人对孩子的观念, 并将童年与成年间的裂缝弥补起来。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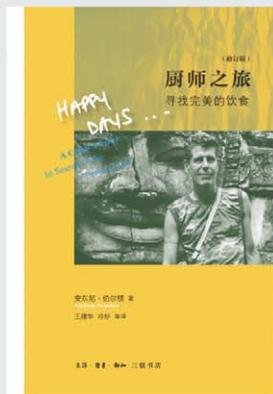
许倬云 著 定价: 30.00元

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 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 “中国” 是不断变化的系统, 不断发展的秩序。到了今天, 经过八次锤炼, “中国” 已不再是传统的中国。“中国” 竟在几个古老文化体系之中, 经历了最大, 也可能最为彻底的变化过程。我们甚至可以提问: 原来的“中国” 是否还存在?

神游: 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

田晓菲 著 定价: 39.00元

无论在中古时代还是在现代中国, 物与人都在不断移位, 界限被打破, 文化被混杂和融合。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游历: 头脑中的游历, 身体的游历。本书的标题《神游》, 指的是那些精神之旅: 充满了创造力和想象力, 以一种高瞻远瞩的视野所做的漫游。



厨师之旅:寻找完美的饮食

[美] 安东尼·伯尔顿 著 王建华 冷杉 等译 定价: 30.00元

与俄国黑帮同桌共座, 参加中世纪宰猪仪式, 在撒哈拉沙漠北部与莱里萨尼部落土人同尝烤全羊……厨师作家伯尔顿在寻找完美饮食的旅途中, 一再发现美食所具有的魔力, 也在发现内心的满足, 搜索愤怒的出口, 找到通向安宁的道路, 捕捉与过去有关而又新奇有趣的影像。

卡路里与束身衣:跨越两千年的节食史

[英] 路易丝·福克斯克罗夫特 著 王以勤 译 定价: 29.00元

为什么两千年来, 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地投身各种减肥方法? 书中深刻揭露了推动节食业发展的种种虚构的“童话”, 在介绍各种减肥方式的同时告诉人们如何以正确的方法来对待饮食和自身, 从而获得身心愉悦。





卡奇社乐队主唱颗粒（左）和编曲于鸿飞

卡奇社，慢板的美景

卡奇社的音乐描述了许多自然场景，静止的云、流动的河、冰冷的日光，他们觉得那像是某种躲避现实的内心，如同“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

记者 / 黑麦



第一次看到卡奇社的专场，是2007年鼓楼的MAO，当时他们刚刚踏上一场名为“蜜月”的全国巡演，那是卡奇社自2006年正式出道以来最完整的一次演出，也是卡奇社一周年的纪念。主唱颗粒和编曲于鸿飞（fly）并非情侣，“蜜月”是一个比喻，因为那是一支初出茅庐的乐队最单纯的一段时光，青涩且完

整，灵感几乎伴随着整个巡演的旅途，“它如同一场不期而遇的蜜月”。

那天的台下挤满了观众，他们安静地注视着舞台上的二人，刚刚成为歌迷不久的人群轻声合着主唱的歌声。当《日光倾城》的前奏响起时，人群里响起了一阵欢呼，那是一次齐声的高声合唱，唱到“天空之下我们轻的像羽毛”时，于鸿飞含蓄地笑了一下。令于鸿飞和颗粒没有想到的是，这首他们曾经修改过数次并不看好的这首歌，竟然成为他们的主打曲目。

那时候，卡奇社创作的灵感主要来源于一些能刺激到他们的文字或者画面，有一阵，于鸿飞喜欢读帕拉纽克的《恶搞研习营》，他认为好的音乐都是能唤起人们的画面感的，而卡奇社的音乐正是这样仿佛自然流淌的色彩和图像。他说：“我在创作上他们也不给自己什么压力，也许有时候一天能出10首歌，有时候可能10年出不了一首，我不想只追求数量，只是想做出真实的声音。”

2000年时，于鸿飞从艺校变相退学，开始和高中同学尝试着组建乐队，水中、Fancy World是他最初的两支乐队。在经历过一些翻唱和创作尝试之后，于鸿飞开始想要做一支相对自我的、简单的乐队。“我在2004年底开始接触编曲，因为乐队的成员常常有不同的想法，当时编曲对我来说是个诱惑，因为我可以自己在电脑上完成我自己的创作和整个制作，这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音乐人来说太‘带感’了，我可以随意发挥自己的想象，那个时候有朋友建议我为音乐找合适的女声。”

2005年初，于鸿飞开始寻找主唱，他在一个朋友的唱片中听到了一个别致的声音。他将自己的一首音乐DEMO给了与他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这位女孩，女孩也很快完成了歌词与演唱部分的旋律，不久这位名叫“颗粒”的女孩成了他的主唱。在于鸿飞看来，颗粒是一个自由随性的女孩，饱具灵性、水到渠成的唱腔，自然而然的歌词形成了她独有的演唱风格。二人试图尝试一些新鲜的，

有一点儿流行、摇滚，声音优质的，而不是一味模仿的音乐。某天，于鸿飞在家弹起吉他，颗粒在旁边唱了起来。“那首歌就是卡奇社的第一首歌，名叫《猫咪》。”于鸿飞说道。两个人开始以“分别创作”的方式组建起卡奇社。颗粒一直从容地保持着她自己的个性与精神世界，她对音乐有着自己的见解和思想，她的天赋让她的创作力和音乐想象力都在这里得到自由的展现，这也恰恰符合她的性格，似乎一切都是随心随性，没有什么固定的框架，也不需要刻意去安排，只要感觉好就行。于是，于鸿飞和颗粒眼中的青岛、蓝天、猫咪、大海，咖啡馆里的小说、黄昏下的路灯、街上的行人……都被写进了音乐。

2009年后，卡奇社似乎遇到了音乐人的“普遍困境”，与公司的不同理念、演出的减少，最终导致了经济上的压力。“了解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并不是高产的乐队，那个时候很多公司也像当时的独立音乐人一样在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机会也不像今天这么多，所以那时我们选择了离开。离开一段时间。”于鸿飞说。此后的颗粒回到青岛，于鸿飞来到福州和妻子开了一家小酒吧，“可能每个喜欢音乐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开一家自己的小酒吧，我就这样从一个不会喝酒的人变成了调酒师，生活由此朝另外的方向行进。其实我挺喜欢酒吧这个场所，它让我和音乐产生了某种新的关系，它让我看到了很多人的生活，看到了夜晚的另一面，它像一部不间断的电影剧集，给我不同的灵感。”

2015年，虾米音乐的寻光计划再次拉近了卡奇社成员的职业音乐状态，他们又开始写歌、创作、录音。“我们现在开始和不同的乐手排练，准备跨年演出。”于鸿飞说，“一切仿佛都没有改变，只是顺其自然地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于鸿飞都回想不起来为什么会给乐队起卡奇社这个名字，在最近的一次排练时，颗粒开玩笑地说，卡奇社的名字好像就是“卡在了奇怪的社会”的缩写，于鸿飞觉得这个讲法挺恰当的。☑

“十年一晃而过，留下几首歌”

——专访于鸿飞

三联生活周刊：还记得你是怎么接触上音乐的吗？

于鸿飞：与很多“80后”一样，从听打口带摇滚乐开始的，那些音乐就像刚刚认识的新朋友，总会给我带来很多想法。我在初中的时候就组过乐队，成员各自分工，我是鼓手，可是那时候我连鼓都没碰过。

我从来没有学过乐器，家里也没有人是做音乐这一行的，虽然家里有些反对，但是我总会想方设法去学习。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把吉他，是花58块钱从二级市场买来的，奶奶给我的钱，我不敢告诉我爸，每天放学后就去奶奶家练琴，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接触上音乐的。

早期玩过朋克音乐，自己做主唱，写了很多今天看起来很幼稚的歌，后来鼓手去参军了，我就接替鼓手，总之那个时期把金属、英伦、车库音乐都玩了一遍。也算是接触过当时最流行的音乐风格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卡奇社选择了流行音乐？

于鸿飞：其实到现在我们也没有为卡奇社选定过音乐风格，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音乐，它流行是因为相对好听，我们本身的创作是独立的，两种想法的相互碰撞产生了这样的音乐，或许我们都不是那种特别张扬的人，所以音乐会显得单纯一些。其实所谓的“流行”中包括了很多元素，它可以是电子、摇滚、民谣的，摄取了不同的元素而已，总之这种选择是多元的，不是刻意的。

三联生活周刊：卡奇社最早出现在青岛，你和颗粒成长的城市，后来你到了北京，现在又去了福州，这三个城市对你和你的音乐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于鸿飞：我觉得音乐和城市的关系是密切的。我出生在青岛，它曾经是个小城市，这里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单纯、怡静、松散、慵懒，所以卡奇社成立之初我们做的音乐都很轻松，这个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后来青岛这个城市开始发展了，我离开了那里，后来也离开北京，去了福州，好像一直在寻找有些“出世”的生活。青岛近些年有了变化，让我觉得熟悉又陌生，当过年的时候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才会觉得这个城市变得清晰了一些，变得缓慢了些。

很多人说《日光倾城》是写青岛的，也有人说像是写西藏的，其实歌词是颗粒在从北京回青岛的路上写的，它有一种流动，是一种离开大城市的感觉。这也是我喜欢福州的原因之一，它很市井，发展缓慢，似乎给了我更多的时间去生活。这可能也是我给酒吧起名enjoy的原因吧。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卡奇社开始重组？

于鸿飞：其实我们也从未结束，偶尔有些演出，我和颗粒一直和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偶尔会去成都和星期三旅行乐队排练，也会和朱婧汐做一些音乐。我们前不久在虾米发布的《蜚》、《涟漪》和《云》都是这些年来积累下来的音乐和素材，也没想到已经有600万的收听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现在是如何创作的？

于鸿飞：我们还是分别创作。我总在起床后打开电脑软件，试着

做些声音，我觉得它就像一个钓鱼的场景，就是等待。可能一天的工夫，也可能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那条鱼总会上钩，我也能在脑子里捕获到我脑子里想象出来、并且让我满意的音符。

其实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我的编曲软件从初期的“水果”变成了Ableton Live，我觉得只是音色变得成熟了。我现在听我最初的那些音乐也会发现一些规律，比如我常常使用那个名叫Lead的音色，它具有流动感，我觉得如果说鼓声是骨骼、旋律是肌肉的话，那么这些音色就是流淌的血液，它让一首歌变活。

音乐上感觉比过去成熟了一些，可能现在能给人们带来的刺激太多了，它已经见怪不怪了，真正能启发我的是一些真实、真切的感受。做音乐的时候，我希望保持初心，虽然在当下比较困难。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听些什么？

于鸿飞：我喜欢泽维尔·杰马克斯(Xavier Jammaux)，他是法国音乐家，曾经给《文雀》等一些电影做过配乐。还有克雷格·阿姆斯特朗(Craig Armstrong)，他是专业的电影配乐师。我也会听一些电子和爵士，也会把好听的音乐带到酒吧里去播放。

三联生活周刊：做音乐这么久，有没有什么遗憾？

于鸿飞：有一件。那是我们乐队刚刚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双方都有些缺乏经验，我不太满意《日光倾城》的MV制作，就自己去后期监制，结果错过了久石让的音乐会，这件事一直让我觉得遗憾。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想到乐队刚刚组建，又觉得这10年过得很快。■

当中国古建筑遇上雪花

鲁迅笔下的阿Q，是根据我国衰落时期国民文化心理的普遍特征而概括和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每当阿Q意识到别人瞧不起自己时，他就搬出那句口头禅：“我祖上比你阔多啦。”在中国古建筑领域，“祖上”的“阔”，如果没有保护与传承，估计早就不被人记起、谈起。

在这条路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建筑历史研究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最早可追溯到80年前，在爱国志士朱启钤先生资助下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古建筑首次成为研究对象；60年前，梁思成先生把这份事业带到清华，第一次系统地写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钢筋混凝土的商品楼取代了深深庭院，当“民族的”被改造成“世界的”统一模式后，雕梁画栋逐渐成为远去的记忆，一个民族文化及智慧结晶亟需得到保护与传承。

清华建筑历史研究所第一次系统地、成规模地开展中国古建筑的科普、传承活动，始于2008年，这得益于华润雪花啤酒的资助。时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朱文一回想起当年的谈判说：“1000万元之巨的资助总经费，只是资助清华开展中国建筑研究与普及，这对于像中国传统建筑研究这样的纯理论领域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

从知道这个项目的那天起，朱文一院长就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建筑还能与源自西方的啤酒产生关联？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群后来解释了他的疑问：在“大国”、“崛起”成为热词背后，中国人不乏智慧、决心，甚至不乏财力，但唯独缺少了一点“独立性”。产品也好，思想也罢，没有“独

立性”，就不会有“独特性”；没有“独特性”，连“识别”都无法建立。

从雪花啤酒的角度，为中国古建筑知识的普及做一点事情是初衷，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通过专家给大众写书的方式，使中国古建筑知识得以普及和传承，并为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古建筑提供一点工具，是其二。这些共同来构成“独立性”。

就这样，双方合作了7年。盘点这些年做了什么，无论是雪花啤酒，还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都隐藏在那数百万人为之痴迷的中国古建筑书籍与照片的背后。

2013年，在央视热播的纪录片《中国古建筑》是被广泛知晓的，随后该纪录片又登陆全国13个省、市电视台共计27个频道，掀起了人们对于古建筑的广泛关注。“普及与传承”中国古建筑系列丛书是另一硕果。丛书从北京古建、中

国民居、装饰、古都、园林五个维度每年各出一套，在双方合作的第一个五年里，年年不落。2013年底，华润雪花啤酒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续约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继续资助中国古建筑项目的研究工作，并从2014年起，出版中国古建筑地图年度丛书。

目前雪花纯生匠心营造·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已经成功举办七届，累计收集作品超过670万幅，吸引了超过360余万人参与，已经成为目前全国规模较大的摄影赛事之一。

欣赏和拍摄中国古建筑，就如同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对大众而言，古建筑的魅力更多体现在人文意境上，这也是雪花纯生所倡导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品位与品质。今年5月启动的摄影大赛的主题是“雪花纯生匠心营造·斗拱”，并首次将拍摄主题聚焦于“斗拱”

这个中国古建筑的一个细部结构。今年大赛收集到近200万幅作品，斗拱这样的古建筑细节正在被更多的摄影爱好者所认知、了解，并传递到普通百姓的眼中。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楼庆西教授表示：“号召大家用镜头去寻找、发现古建筑之美，捕捉其中承载的前人智慧是一项壮举，只有知道了这份遗产有什么价值，公众才会有传承的意识。”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畅的眼中，啤酒、古建、摄影都需要匠人情怀，对于“匠心”一词，他有一番这样的深情诠释：“一切匠心，都始于你在匆忙奔波生计之中停下脚步的那一刻；都始于你在无神论的社会中，重温敬畏的那一刻；都始于你端起相机，屏住呼吸，按下快门的那一刻。”





奢侈品，何种未来

品牌必须“提升专属感和VIP体验”，不论是作为奢侈品牌还是奢侈品电商。

文 / 杨聃

布莱克·莱弗利个人生活方式网站 Preserve 在 10 月初关闭了，短时间内看不到网页那如独立电影般的页面，和上面具有地方文化的小作坊果酱、烘焙点心和首饰了。莱弗利在接受《Vogue》采访时说：“我们没有完全准备好就发布了网站，它并没有实现最初的使命——改变人们的生活。”然而，新电商项目正在酝酿中，她想创立一种“购买得到的生活方式”（shoppable lifestyle）。莱弗利补充道：“我们的目标是以叙说故事的方式与‘00后’一代沟通和接触，为志趣相同的人提供一个便捷的平台。”如今，太多人想打造有内容的电商平台了。赫斯特集团推出了 BestProducts.com，它将由集团执行总监瓦隆（Patrick

Varone）负责运营，通过九个类别帮消费者决定什么是值得购买的。这跟另外一家出版巨头康泰纳仕旗下的 Style.com 的转型策略方向一致，战略重点仍然是内容为王，并以最简单便捷的方式在线上杂志购物。Yoox Net-A-Porter 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尔凯蒂（Federico Marchetti）曾表示，Style.com 的转变是一个冒险，因为 Net-A-Porter——像一本线上时尚购物搭配指南的电商也没有逃离亏损的厄运。不得不说这种转变是大势所趋，即便是最保守的品牌也开始拥抱电商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言必称“专属”的奢侈品零售业是老派消费方式最后坚守的阵地，哪怕那些有网上销售的

奢侈品牌也会谨慎对待 Instagram 或 Facebook 的曝光，只让其最新颖的陈列出现在麦迪逊大道的橱窗里或杂志广告上。“对于这个传统的行业来说，客户的体验永远是最重要的。”麦肯锡合伙人里米（Nathalie Remy）对《华盛顿邮报》说，“但如今，21 世纪的消费者对客户服务的定义和以往不同了。”据麦肯锡的数据表明，2014 年几乎全球奢侈品市场的增长都来自电商。2009 年，电商的奢侈品营业额增长率仅为 2%，而今这一数字已攀升至 6%，总计 140 亿欧元。如果持续以此速度增长，5 年后，奢侈品行业的线上消费额能够达到 200 亿欧元。这将主要由品牌自营的网站推动，其次是百货商店。品牌越小受互联网的影响

将越大。麦肯锡通过对全球 7000 位奢侈品消费者“购物行为”的研究发现，目前四分之三的奢侈品消费者会受到数字化信息的影响，比如网页浏览和社交媒体。

在历峰集团香港和澳门营业额持续下滑的背景下，集团正加速电商在中国市场的试水。10 月底，卡地亚开启了电商平台，每个产品的关键信息如系列名、型号、表壳材质、尺寸等主要信息清晰展示在页面上，连不去店询问不易拿到的表款零售价格也明确标注了出来。曾坚定抵制奢侈品电商的香奈儿，也计划于 2016 年底正式推出全球性电商网络。除了化妆品，香奈儿年初也首次尝试了网络销售，在跟 Net-A-Porter 的合作中，Coco Crush 开售 6 小时就售罄了。Fendi 宣布在今年推出电子商务网站，希望将送货服务覆盖范围逐渐从欧洲拓展至美国和日本。Hugo Boss 正在进行技术投资，计划实现消费者线上购买，线下提取西装、领带和鞋履。

奢侈品分析师认为，品牌进军电商只是时间问题。伯恩斯坦研究公司 (Bernstein Research) 高级分析师马里奥 (Mario Ortelli) 预测在未来 5 年到 10 年内，电商渠道将占据奢侈品营业额总数的 15% 以上，这主要受益于新兴市场的推动。电商已经影响了奢侈品消费者的查询和采购方式。然而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开放，奢侈品的价格势必更加透明，如何调整不同市场和渠道之间商品价格和折扣，又该如何切换实体店的角色是品牌即将面临的问题。

在“2015 年奢侈品数字化研讨会”上，来自全球出版社、传媒、广告、IT 等行业的高管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讨论：奢侈品消费者体验能否在线完成？哈罗德百货客户关系主管塔蒂阿娜 (Tatiana Ohnyeva) 认为，消费者对线上服务的高要求不亚于对实体店，一旦让他们失望一次，就不会

再有第二次机会。巴黎丽兹酒店总经理博严斯 (Christian Boyens) 则强调了数字化体验与传统的平衡，毕竟，奢侈品牌要讲求历史传承。“科技的作用体现在改善客户的体验上，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但同时它也有可能对老牌构成威胁，因此，如何恰当运用，在改善体验的同时又不会让品牌走偏非常重要。”曾经的 Net-A-Porter 为此想了一些办法，就像用印着品牌标识的黑色厢式货车配送，所有物品都被装在黑色盒子里系上品牌的缎带。

“设立电子商城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扩大销量，而是为了提高我们的顾客服务质量。”香奈儿时尚部门总裁帕夫洛夫斯基 (Bruno Pavlovsky) 对《WWD》说。近日，品牌于美国开始了眼镜产品的线上销售，公司表示最终计划是增设更多配饰品类，并继续扩大电商市场。“我们希望为用户提供多渠道购买方式。”帕夫洛夫斯基将电商描述为“品牌、精品门店和顾客之间的纽带”。电商和门店的平板电脑订单已能够通过一个集中的分配中心进行调配。线上渠道将成为尤为重要的环节，因为它能够记录产品走向。帕夫洛夫斯基表示，接下来香奈儿将在欧洲扩大眼镜的网上销售渠道，随后可能会进军亚洲。但品牌仍对于将全部产品投入电商的做法持保留和谨慎的态度。“对于奢侈行业而言，电商的作用并没有显而易见。”毕竟，奢侈品价值高产量少。

“虽然许多重复的门店，已经无法带动品牌利润的增长了，但当品牌开始运营线上销售时，消费者又会活跃起来。”巴黎银行奢侈品分析部主任卢卡 (Luca Solca) 表示。线下实体店将成为消费者互动和体验的地方。另一个能让品牌迅速了解客户需求的方式就是手机，尤其是中国消费者。里米感叹：“智能手机是一个触发器，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用户行为。”移动网络

不仅方便了消费者网购，也方便了商家系统地收集消费者的兴趣爱好等信息。

《2015 年中国奢侈品行业趋势》报告指出：中国网民数量已经从 2006 年的 1.37 亿人增长到了 2015 年的 6.68 亿人，约有 90% 的人使用移动客户端搜索；奢侈品行业的搜索量呈双位数稳步增长，其中手表部门的搜索人气最高；时尚类搜索规律显示出很强的季节性，成衣 (RTW) 搜索约 56 万次，其中夏季和冬季是搜索高峰，无品牌关键词占成衣搜索的 57%；“混搭”、“街拍”、“时装周”等跟时尚生活方式相关的词语被搜索频率高。

化妆品是最受欢迎的网购产品，其次是女鞋、箱包皮具、女装及配饰。推动网购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折扣，虽然西方奢侈品牌专卖发展了一套针对顾客“情绪管理”的学科，但在中国，尤其是电子商务里，消费者最敏感的还是“低价”。幸好，另一份报告里有三成的受访者曾以正价网购奢侈品，这预示着有价格以外的因素影响人们的购买行为了。

如今，很多国产品牌和机构也开始有意识地纠正消费者的“坏习惯”。吉芬的 APP 虽然与店面同价，但实行了积分机制，消费者可以在体验店所在的商场里享受健身、奢侈品保养护理等优惠。亨得利旗下的“盛时网”500 多家门店提供了预约试戴服务，进而实现了选表、咨询、比对、购表、维修、售后的完整购买程序。不仅如此，所有的用户都将接受一对一的钟表私人管家服务。在大连，思凡体验店里的每一件摆设都是从米兰采购的，品牌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除了没有厨房和卫生间，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家。”与客厅、卧室、试衣间分别陈列的三大系列服装一样，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接受订购。品牌甚至有想法让 VIP 客户做一天思凡家的女主人，邀请其好友到店内喝下午茶。■



英特尔和时装品牌“开幕式”合作的 MICA 手镯

智能穿戴的“潮”流

智能穿戴在设计上必须“潮”起来，它们看上去应该是一件你会佩戴的东西。

文 / 杨聃

虽然在电影《007：幽灵党》中，让Q能随时找到邦德的“smart blood”离现实还有点远，但可穿戴智能的概念的确已经开始渗入各个领域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工程师构想出一款smart泳衣，它的作用不是帮助你游泳而是帮助清洁海水。据报道，这种新材料可循环利用，在防水的同时能吸收水中的污染物质，就像海绵（sponge）一样，所以泳衣也被称为海绵套装（sponge suit）。通过3D打印技术将这种特殊材质塑形成比基尼，在清洁海水的同时看起来也不失性感。基于材料的纳米级构造，它能轻松吸收高达自身重量25倍的污染物。所以即便是比基尼这么省料的设计也能吸收不

少呢。吸收的污染物只有通过特殊的处理方式才能释放，不会有跟皮肤直接接触。“海绵套装的目的是把游泳转化成环境友好型运动，算是一箭双雕。”开发人对《Tech Times》说。

通过NFC这种高频无线电波让电子设备短距离内通信的技术，斯沃琪贝拉米腕表可以充当一张银行卡，使佩戴者在非接触POS终端实现支付。“技术产业需要与时尚生活方式交流互动，这是共识。”伦敦时尚学院代表马修·德林克沃特（Matthew Drinkwater）说。日前，英国市场研究机构Juniper Research发布了一份有关智能穿戴设备的报告，数据显示了该市场的高盈利前景。尽管可

穿戴设备仍将和智能手机搭配应用，Juniper Research相信到2017年，智能手表将全面取代健身用途的可穿戴设备。想想Zero One的功能：计步，计算卡路里消耗量；还能针对沙滩排球达人随时测算击球及步数；与手机连接后，还可以展开虚拟教练定制运动计划。如此一款时尚手表必定是健康追踪器的劲敌。

英国《连线》曾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可穿戴设备不可穿戴？因为它们实在是太丑了。“在美学上，可穿戴设备是一个新门槛的示范。”《连线》杂志作者比尔（Bill Wasik）曾说：“精通技术的公司现在需要征服的是完全不同的时尚领域。技术人员需



要忘掉所学，才能设计出人们想要的产品。”面对可穿戴设备，时尚界最初的反应是一脸不屑。模特艾里珊·钟曾说它们“傻乎乎”的，《Vogue》法国版主编卡琳·洛菲德给它们的评价是“又冷又锋利”。事实上，想把时尚和科技结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种僵局需要逐渐缓和。尽管有美国设计师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的设计，谷歌眼镜还是没能扳回一局。随着瑞贝卡·明可弗（Rebecca Minkoff）和汤丽·柏琦（Tory Burch）展示了结合时尚和科技的单品，纽约时装周首先对可穿戴设备开放了大门。像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和纽约时装学院这样的院校，也开始鼓励学生科技与设计方面的创新。

智能服装（smart clothing）是收集并整合我们身体一举一动数据的最好媒介，但仅有一堆数据对我们来说看不出什么现实意义。今年的纽约时装周上一款智能运动内衣让 smart 的概念从数据收集层面迈出了一步。这款由莱卡、网眼、氯丁橡胶材质做成的智能运动内衣，通过追踪体温、汗水和压力程度来改变形状，从而达到最舒适的状态。它运用的智能

合金，有记忆的功能，在针对身体状态做出改变之后，内衣还能恢复原始状态。除了运动内衣，还有一件能根据生命体征改变形状的裙子，那个造型，说实话有点哥特式。这两件智能服装的内核都是英特尔最新的 Curie 模块——一个聚合了电池、传感器和无线连接功能的微型硬件产品。

“此次，两件由英特尔技术驱动的设计揭示了未来科技与时尚的结合，这无疑会带来全新的概念和渴望。”英特尔副总裁阿瑟·艾登尼兹（Ayse Ildeniz）在博客中声明。目前，Curie 模块还在等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授权，智能运动内衣和裙子尚处于概念阶段。然而，新产品何时上市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真正想通过纽约时装周发出的信息是：基于这个技术，设计师们将大有作为。英特尔在过去几年的追赶中终于有望在可穿戴市场上占一次先机。艾登尼兹对《财富》杂志说：“这是一个付出和索取的过程。我们需要时尚设计师这样的‘颜控’，是他们创造了这么多美丽的事物。我们将要做的是给他们提供技术支持，依附于我们的技术，制作出大家都乐于佩戴的产品。”

为了吸引时尚达人们的注意力，苹果也推出了搭配爱马仕表带的 apple watch。不仅是手表，就连珠宝也被冠以“智能”的头衔。10月初，苹果一项关于智能戒指的专利申请被曝光。据《The Verge》描述，在小小的指环上苹果将配备一块极小的触摸屏，它可以和更大的设备进行互动，例如手机。为了提示佩戴者，戒指还需要有触觉的反馈功能。它还可能包含一个麦克风，以便下达指令。事实上，苹果公司并没有揭示更多关于智能戒指的实质计划，这只不过是一个专利申请而已。毕竟，很多苹果的专利并没有最终被制造成产品。

即便不如 apple ring 描述的这么强大，智能珠宝的概念在市场上已经很广泛了。英特尔和时装品牌“开幕式”（opening ceremony）合作的智能手镯证明了可穿戴设备在时尚领域的可行性，尤其是在女性市场上。

据 NPD Group 的研究，在未来可穿戴设备市场中，女性消费者多于男性。她们更乐于用智能手机解决一切问题。智能珠宝针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挑剔的客人。很多场合里，频繁看手机是有悖于社交礼仪的，珠宝上植入的跟手机关联的震动提醒功能便可以很自然地化解这一切。Totwoo 在做技术研发时，做了大量的女性用户的市场调研，除了具有计步、久坐提醒等针对 OL 的功能以外，还设置了紫外线监测功能。其推出的“绽放”系列甚至将吊坠充电盒设计成了带镜子的粉饼盒，让男生完全摸不着头脑。除此之外，智能珠宝品牌针对女性更好地利用了“情感联系”，例如“我想你”这类信息会以特定频率的震动提示，前提是彼此都在珠宝相应的手机应用中。“最重要的是，无论有没有功能，它们看上去就是一件你会想佩戴的东西。”Citrine Media 品牌资讯公司总监谢丽尔（Cheryl Kremkow）对《纽约时报》说。■



小巧玲珑的机器人“Nao”给法国伊西莱穆利诺养老院的老人们带来新奇。“Nao”具备一定水平的人工智能，能够与人亲切互动

寻找机器人的自我意识

我们在科幻电影里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具有自我意识仿佛成了邪恶的代名词。机器人能具有自我意识吗？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真的那么可怕？

记者 ✍ 曹玲

Miro 和 iCub

11月上旬，托尼·普雷斯科特(Tony Prescott)第一次来到中国，带着他的小机器人 Miro。见到他时，他正跪在采访室的地毯上和 Miro 说话，并不时轻抚它的后背。Miro 转动脑袋，眨着大眼睛，背上发出绿色的光，不时发出小动物一样的呜咽声。

普雷斯科特不想让 Miro 成为某种特定的动物，就把它设计成四不像：

兔子的耳朵，狗的脸，海洋生物颜色的外壳，发怒时像人红的脸。

Miro 能分辨出声音的来源，朝声音方向移动，普雷斯科特讲话时它就一直蹲在他脚下。如果普雷斯科特大声训斥它：“走开！”Miro 立刻转身，转着轮子远去。“大声训斥它，它就会暂时躲到一边去。如果你抚摸它，它又会变得温顺。”Miro 对触觉很敏感，头部和背部有触觉感受器，轻轻抚摸了会让它感到舒服。

Miro 是一个宠物样的陪伴机器人，目前正在开发中，偶尔也会卡壳需要重启。“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人们的寿命都延长了很多，这是好事，但也意味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从身体和精神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开发帮助老年人的机器人，能学习语言，探索自己感兴趣的東西，和人类互动。”普雷斯科特说。

普雷斯科特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认知神经学教授，也是机器人研究

所的主任，他所在的研究所有形形色色的机器人。比如救灾机器人、辅助机器人等等。他们正在开发的机器人大部分都像玩具。“我们期待将来商业化的机器人能和人类建立更丰富的关系，而不仅仅像个玩具。”他说。

在第二天举行的腾讯WE大会上，普雷斯科特展示了伸展着很多触角的机器人，灵感来自一只叫作Nibbles的老鼠。Nibbles在实验室的窗前爬来爬去，通过前后移动的胡须了解世界。于是他们开发出来一个Scratchbot机器人，带有很多胡须一样的传感器，它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完全通过胡须一样的结构来了解这个世界。它能轻轻扫过人脸，通过胡须获得的数据构建人的面部轮廓。

对于一个有心理学背景的人来说，普雷斯科特的最终目标是制造出有自我感知能力的机器人。他展示了一个和蹒跚学步的孩童差不多大小的人形机器人iCub，长着一个圆头的脑袋和一对天真的大眼睛，双眼可以闭合。iCub价值25万英镑，由意大利理工学院制造，目的是研究人类认知能力及人工智能。目前，全世界共有30个iCub机器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谢菲尔德大学是几个参与测试的学校之一。

iCub是最为先进的类人机器人之一，它拥有视觉、听觉和触觉，还有本体感受，能够感知自己身体各个部位的位置，协同运行身上53个关节。它可以做出多种动作，比如抓物、接球、随着音乐跳舞等等。它会说话并与周围的世界互动，还能通过学习来改善表现。在谢菲尔德机器人实验室，iCub的头上装有一个控制系统，在过去几年里，他们一直尝试让它拥有自我意识。

目前，根据传感器接收到的信息，iCub能做到目标和情绪不断变化，还能对胜负做出恰当的反应。比如在游戏中丢分时，它会皱眉和挑眉，有时

还会像脾气暴躁的人一样咒骂；而在得分时，它会微笑并说出“拿下”、“很棒”之类的词；还会在球弹出界外时大笑，输掉比赛时表达不满。

iCub的系统模仿人脑的认知结构，所以能像蹒跚学步的孩子那样思考，并从周边的世界中学习。在过去的几年里，研究人员不仅构建了它识别物品的技巧，让它感知自己的身体，而且给予它自传式记忆，来创建“自我”的感觉。“下一步是让它具备理解能力，可以根据自身经验对未来做出判断。但是，我们或许不会让他进化出自己的动机和驱动力。那样做有点危险。”普雷斯科特说。

自我是什么？

机器人怎么才能具有自我意识呢？普雷斯科特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自我。

17世纪，笛卡儿写道：“我思故我在。”他认为自我永恒存在，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世纪以后，大卫·休谟认为，没有“简单而持续”的自我，只有流动的经验。休谟的看法和佛教“无我”的观点相似，认为不变的自我只是一种幻觉，也是烦恼和痛苦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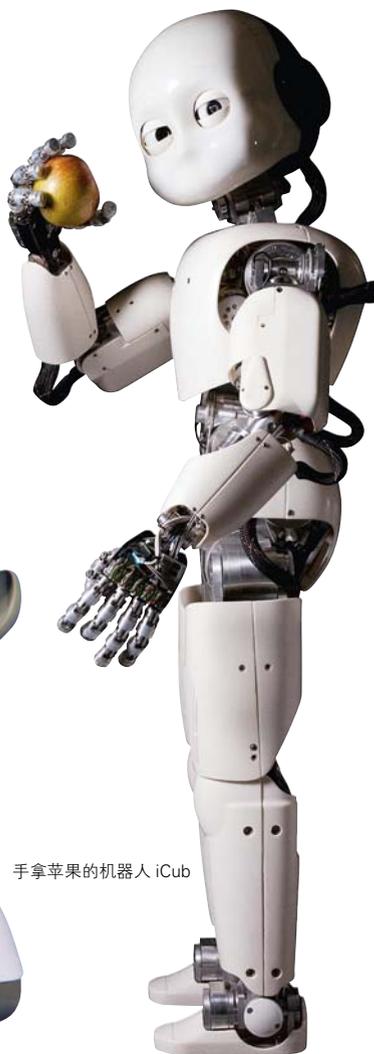
源。

如今，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自我是一种错觉。普雷斯科特认为，即便几个世纪以来把自我看作存在的本质，认为它恒常不变的观点具有误导性，但是现在依然有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

比如，如何区分你的身体和周围的世界？为什么你总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体验这个世界？你是如何回忆过去、畅想未来的？为什么你能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普雷斯科特认为，自我不应该被

宠物样的陪伴机器人 Miro



手拿苹果的机器人 iCub



11月8日，托尼·普雷斯科特在2015腾讯WE大会上将具有初步自我意识的机器人iCub和罗丹的“思想者”进行对比

看作是一种本质，而是一组过程。就好比人体内有一部运行着的虚拟机器，和电脑上运行的程序一样。大脑活动的一些模式构成了一系列的过程，从而产生了人类的自我。这符合休谟的直觉：如果你停止思考，自我就消失了。

“自我是从一组程序中产生的”的想法启发了他和他的同事，让他们相信可以在机器人中建造这个过程。通过把它拆开并一个个组装起来，从中能学到更多关于自我的知识。他承认：“这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建造一个人工自我意识，如果不能，至少能拥有最基本的智慧，我们的工作将会帮助解决自我的谜题。”

对他而言，研究人工智能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智能。“通过

寻找机器人模拟人类思维的方式，从而对人脑的机制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很高兴能通过机器人测试这种理论。”

他曾在英国的科普杂志《新科学家》撰文说：“要将自我意识植入机器人的大脑，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将它拆解开。人类的自我意识由什么组成？成人、婴儿甚至动物如何识别和估量自我的各个方面？这些问题，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我们的尝试开始于心理学，但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逐渐开始理解大脑活动是如何产生了心理上的自我。”

20世纪90年代，被誉为“认知心理学之父”的美国心理学家奈瑟尔提出了自我的五个关键方面：生态的

自我、人际的自我、扩展的自我、概念的自我、自私的自我。其中，生态的自我：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知道自己的身体所属；人际的自我：就像一面镜子，把他人当作像自己一样的个体，对人有同情心；扩展的自我：意识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概念的自我：知道你是谁，有自己的生活故事，个人目标、动机和价值观；自私的自我：一系列的意识，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生活。

普雷斯科特认为，奈瑟尔的理论并非一锤定音，但它源于对人类认知发展的理解，有助于一步步构建起人工的自我意识。“人类形成自我意识的重要三个方面，第一是认识到我们的身体处在什么状况，第二是识到过去与未来，第三是认识到周围其他事物

的存在。”

在创造机器人自我意识的路上，他又进行得如何？他们使用了一种被称为神经机器人（neurorobotics）的方法，采取了大脑运作的方式来设计机器人。iCub 的控制系统模拟了哺乳动物大脑中的关键过程。“如果我们要着手建立一个模拟人类的生态自我的过程，关键在于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以及它如何和世界互动。”他们赋予 iCub 自行解决的能力，它进行一些微小随机运动，并观察行为后果，从中学习。人类在子宫内和婴儿早期展现出相似的探索行为，这意味着人类以大致相似的方式了解自己的身体。

利用这种方法，iCub 正在被研究人员训练如何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做出区分，这正是生态自我的一个基本方面。程序还让机器人学习如何摆出特定的姿势，再加上对附近物体的了解，使得 iCub 能够在不碰撞东西的情况下四处行动。

如何让 iCub 获得人际自我呢？“人类能做到移情，一种可行的办法是设身处地地去想别人的感受。”普雷斯科特认为，一个重要的基石是模仿学习的能力。通过模仿学习系统，iCub 仅靠观察别人就能迅速习得新的手势，或者意识到游戏、解谜中某些行为的后果。这一系统还将进一步扩展以实现移情，这样 iCub 就能识别并反射他人的动作和情绪了。

概念的自我更难模拟，如何让一个机器人知道它是谁，并且意识到它拥有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对于这一点，普雷斯科特承认非常难做到。“过去 30 年我们主要目的是让机器人感知周围的世界，现在是让机器人像人类那样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这是人工智能最大的挑战，需要很多年的努力才能达到。”

什么是机器人最难掌握的人类能力？“语言。虽然当前的机器人能够识别语言，甚至能够说话，但是这和

根据语境理解语言差距甚远。”iCub 对于语言的有限理解局限了研究的进程，目前它只能在少数几个话题上进行对话。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如何让机器人操控一些软的物体和材料。“控制一些并不是那么硬的物体，对机器人来讲还是很难的。经过很多年的进化人类的手指才如此灵活，机器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说。

接下来，他们准备将 iCub 的自我处理功能做得更加真实，但是并不想模仿人类所有的特征。“机器人被设计的初始动机和目标都是很明确的，不应该允许它们像人类一样衍变。”

“总是有人觉得机器人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威胁，事实上机器人技术离所谓恐怖的机器人还非常遥远。人工智能和人类是互补的，人类特别擅长的东西，目前人工智能做得还不太好；但是在某些方面，它又比人类要强。我们应该让它们做它们擅长的事情，把人们解放出来，做更加自由的工作，享受自己的时间。历史上很多技术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机器人也会这样。”

“我们能看到这种机器人潜在的实用性。生态自我使 iCub 更安全地待在我们身边；扩展的自我使它记住过去，预期未来；社交自我使它懂得和预测人类的需要和行为。这样的机器人可以与人一起在很多领域工作，例如制造业、搜救与照顾老人。”

会更像人吗？

在机器人的自我意识领域，研究人员取得了一些进展。今年，美国纽约伦斯勒人工智能和推理实验室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们使用了三台叫 Nao 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非常可爱，是在全球学术领域内运用最广泛的类人机器人。

研究人员问三个机器人中哪两个吃了哑巴药，三个机器人都尝试回答

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个大声喊出了“我不知道”。这些机器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沉默了很久，似乎在进行思考，准备好后才站起来回答。讲话的那个机器人在辨识出自己的声音后补充道：“抱歉，现在我知道了。我能证明我没有吃哑巴药。”

实验中，机器人很好地理解了问题，并识别自己的声音。这个小小的进步让人类惊呼：机器人有了自我意识，会更像人吗？

“我们关于自我的想法与‘生而为人’的意义紧紧相联。你能想象么，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认为一个拥有自我意识模拟的机器人是拥有人格的。”普雷斯科特说。

17 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把人定义成一个有理性，可以交流，理解信仰、渴望和意图，能处理关系，可以为行为负责的个体。美国塔夫斯大学著名的现代哲学家、神经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基本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要加一个重要条件：一个人被其他人当成个人时，意味着我们同样把人格赋予了其他人。

普雷斯科特提醒道：“注意，洛克和丹尼特都没有说人是生物体。”

即使这样，目前还没有机器人能满足所有的条件。iCub 已经拥有理性，会使用语言，有信仰和意图，能建立人际关系，甚至还可能发展出评判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它还没有一整套和人类交流的处理过程，所以研究人员也无法肯定它的心境是和人相近的。它也不是一个道德体，不根据价值观进行选择。

尽管这样，普雷斯科特依然觉得在和 iCub 交流时，大家的一言一行都在塑造一个全新的人，而并非是机器人。他认为丹尼特的观点很对，人格部分体现在旁观者的眼里，而并非一些空洞的哲学概念。所以，普雷斯科特写道：“有时候，它甚至让我有种家的感觉。”

足球：捍卫自由的战争

文 / 张斌



11月13日，巴黎市郊正在举行法德足球赛的法兰西大球场附近遭遇恐怖袭击。图为现场受惊的法国球迷

那个周五的夜晚，法兰西大球场，法国与德国的热身赛进行到第17分钟，场外传来一声巨大的异响，座椅有些轻微摇动，不像是焰火发射，那又会是什么呢？暂且没人在意。3分钟后，又一声闷响，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英国《独立报》的特约记者杜鲁奇站起身来，他看到奥朗德原来坐着的位置上已经空了。“总统离场，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对了。”

勒夫和德尚在中场休息时得到了巴黎城中发生恐怖袭击的确切消息，携带炸药冲击法兰西大球场的恐怖袭击被粉碎也应该知晓了，但两位主帅做出决定，对球员们封锁消息。法兰西大球场内的记者们开始聚拢，他们已然知晓，恐怖降临这座城市了，为眼前比赛准备好的思绪和文字瞬间纷乱了。终场前5分钟，球场内的广播告知：“体育场外发生事故，请所有球迷避免从东门离场。”比赛结束后，广播又响了起来：“有事故，保持安静，

别走东门，地铁照常运行。”那一刻，不少球迷对于东西南北完全没有了概念，继续执意要从东门出场，而正是在东门外发生的恐怖爆炸，事后证明恐怖分子身背炸药就是袭击奥朗德总统的。一阵慌乱后，1000多名球迷无所适从地涌进球场内，因为有传言说，恐怖分子在出口处扫射。45分钟后，法兰西大球场球迷散尽。场内，原本解说比赛的德国评论员也变成了战地记者。

赛后回到休息室，法德国脚们才知道恐怖来袭。德国队被告知只有待在球场内，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代表团60人挤在70平方米的更衣室里，没有一丝困意，大家都在回复亲友关切，恐惧一时难以消散，赛前就曾因为下榻酒店据称暗藏炸弹而受过了惊吓。深夜1点半，默克尔总理给比埃尔霍夫打电话询问球队状况，内政部长德迈齐埃应德国足协的请求派出空军专机飞抵巴黎，接德国队回家，飞

机秘密地停在距离航站楼最远的跑道上。

早晨7点，德国队离开法兰西大球场，警车为两辆大巴车开道，而车上仅仅拉着球队行李，代表团成员则通过另外的路径直奔机场。此前，配合法国警方，德国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早早离开球场的假消息。最令人感动的是，法国队拒绝提前离场，始终陪伴着德国队。回到克莱枫丹训练基地后，法国队在完全封闭的状况下，默默地训练了一天，全队上下等来的是，与英格兰队在温布利大球场热身赛继续的决定，法英两国足协咨询英国警方后，坚定比赛信念，绝不向恐怖低头。德尚召开内部会议给每一位国脚选择的权利，可以放弃去伦敦比赛。但周日出发时，全队悉数到齐，包括在惨案中失去堂妹的迪亚拉也没有离开队伍。

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温布利大球场就利用其所有的电子显示装置呈现着法兰西三色旗，甚是感人。在英国人心目中，足球终于有机会加入到捍卫自由的战争中了，人类文明需要捍卫的自由，包括到剧院看演出、到餐厅愉快进餐以及在运动场内看比赛的神圣自由。11月17日19点41分，在赛前，全场将齐声高唱《马赛曲》，球场大屏幕上一字一句打出歌词。同一天，德国队与荷兰队在汉诺威的热身赛也如期举行，默克尔总理将现身球场，以证明生活仍将继续，现场也会出现“恐怖分子永远不会胜利”的巨幅标语。如今，人们依旧支持法国办好明年欧洲杯，理由只有一个，再难也不能让属于我们的快乐被恐怖主义轻易夺走。■

对“伊斯兰国”军事打击的问题

文 / 宋晓军

11月14日，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基本确定是由“伊斯兰国”所主使后，第二次叙利亚问题外长会议也在维也纳落下帷幕。虽然会上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欧盟、阿盟以及域内相关国家代表就未来叙利亚政治进程的时间表达成了一致，但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去留问题上仍有分歧。具体说，分歧主要存在于目前对叙利亚军事介入最深的美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之间。而如何化解存在于三国之间的分歧，将关系到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对“伊斯兰国”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

为了把军事打击的问题说清楚，有必要先说一下存在于美、俄、伊三国之间的“微妙”分歧。首先美国的态度十分明确，要求阿萨德必须离开。而伊朗则坚持认为目前阿萨德政府是叙利亚唯一合法的政府，不能被排除在下一步的政治进程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国中俄罗斯态度上的变化最微妙。俄在维也纳会议上最新提出的“八点建议”中称，阿萨德不能参加下一步的宪法改革，但可以参加总统选举。也就是说，所谓存在于三国中“微妙”的分歧，恰恰是俄罗斯与伊朗之间在阿萨德去留问题上的“微妙”分歧。

实际上，之前有关俄、伊在阿萨德去留问题上的“微妙”分歧，在伊朗最新一期《外交》杂志上的一篇题为《为什么伊朗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不像你想的那么近》的文章中已有所披露。文章的作者，也是该杂志的执主编萨迪基（Saheb Sadeghi）在文章中称，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介入，让人觉得俄、伊之间似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利益是高度一致，但这只是短期现象。

其原因在于俄对叙利亚军事介入的目标有二：一是维持俄罗斯在地中海的长期军事存在；二是在乌克兰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因此，在是否保住阿萨德的问题上，俄罗斯远没有伊朗坚定。与一个由什叶派完全控制的叙利亚政府打交道相比，俄罗斯可能更习惯也更愿意与一个偏世俗的军人政府打交道。

通过美、俄、伊三国之间在巴沙尔去留问题上“微妙”的分歧可以看出，表面上美国在下一步对“伊斯兰国”军事打击上似乎握有一定主动权，比如美国既可以利用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进行利益交换，也同样可以利用“伊核协议”与伊朗进行利益交换。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行性，而在现实中，奥巴马政府的叙利亚政策不仅会受到国内政治、经济生态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土耳其、沙特和以色列等坚决不能让伊朗在中东“坐大”的域内国家利益诉求的制约。总之，随着俄罗斯2016财年军费开支的下降和时间的

推移（俄国家杜马刚提交的国防预算仅为3.145万亿卢布，按最新卢比对美元汇率计算仅约为490亿美元），最终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一线战场上，很可能就剩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都派有军事顾问的美国和伊朗两支主要作战力量了。

说到这儿，再看一下美、伊双方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潜力。表面上看，美国拥有强大海空打击能力和国际及区域联盟能力，同时还在出钱出武器培训域内的库尔德武装和所谓“温和逊尼派”。但从实际作战效果上看，美国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潜力和可持续性，未必比只有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军及什叶派民兵支持的伊朗更强。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巴黎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后，对叙、伊境内“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很可能还会是一场消耗性的“持久战”。而这对于未来的国际反恐形势未必是一个好的征兆。☑



11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左一）、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左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叙利亚问题第二次维也纳外长会议后出席新闻发布会



《苏格拉底之死》(局部, 雅克-路易·大卫绘于 1787 年)

古希腊人的开放性

伦敦国王学院古典学教授伊迪丝·霍尔说, 雅典人成功的要素是他们的十种性格特征: 擅长航海、好奇心强、怀疑权威、推崇竞争、善于表达、爱笑、爱享乐等, 但他们每一项集体成就的基础是他们的开放性格: 对创新、外来思想和自我表达开放。

主笔 / 薛巍

希腊奇迹

公元前 800 到前 300 年之间, 希腊人做出了一系列智识上的发现, 把地中海世界推向了一个新的文明水平。这一现象被称为“希腊奇迹”。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 “希腊人好像生来就具有比其他民族更利于从事艺术的感官。他们有一种天生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更细腻、更敏锐的气质……美丽的建筑, 精美的雕塑、绘画, 优美的音乐, 真正的诗歌, 真正的雄辩术, 正确编写历史的方法, 最后是哲学,

所有这一切, 都是由希腊人传至各国的。后来者居上, 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比老师强。”

但过去 20 年间, “希腊奇迹”这一概念遭到了质疑。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批评者倾向于贬低古希腊人的特殊性。伦敦国王学院古典学教授伊迪丝·霍尔认为这种做法有些矫枉过正, 她在《介绍古希腊人》一书中说, 赫梯人读写能力很强, 埃及人讲述了奥德赛式的船员失踪的故事, 波斯人擅长建筑, 但“这些民族中没有一个是产生出任何可以跟雅典民主、喜剧剧

院、逻辑学或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媲美的东西”。

霍尔概括了古希腊人的十个特征: 擅长航海、怀疑权威、个人主义、喜欢探究、乐于吸取新观念、风趣、推崇竞争、敬佩天才们优秀的品质、善于表达、沉迷于享乐。她认为其中前四个特征密切相关, 也最重要。古希腊的历史也被她分为十个阶段。她还找出了十个关键的地点。在确立这个框架后, 她按照年代顺序记述了古希腊的历史。

如英国书评人苏丝·费所说, 这

本书“几乎每一页都有一些迷人的观察或洞见：比如希腊人跟海豚的亲近，这表现在他们对德尔菲的阿波罗的崇拜，以及艺术作品中到处可见的海豚图案”。书中还写道，雅典人认为，每个父亲都有责任亲自教他们的儿子阅读和游泳，不识字也不会游泳的人最没文化。“亚述人和希伯来人都描写过他们的敌人如何溺死，但古希腊人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擅长游泳的人，这是他们的集体认同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都是非同寻常的潜水和游泳好手。波塞冬的儿子特修斯在去杀牛头怪的路上，接受过一项挑战，潜入海底找回一枚戒指。”

航海是比较形而下的事情，但霍尔认为，古希腊人探究的心灵跟他们的航海经验密切相关。“开船航行代表的不只是了解自然界一种基本力量，而且会运用这种知识。航海是人类最早的控制一种非畜力力量来提供能源的做法。这种推动船只快速前进的力量促使希腊人把船想象成有生命的巨兽。古希腊船只的船头上都画着眼睛，这一习俗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晚期。”

她举出的希腊人信奉个人主义的例证包括：两个斯巴达人出使波斯，在觐见波斯国王时，被要求跪拜波斯国王。这两个人坚决拒绝，解释说希腊人只会向神像行这种大礼。

斯巴达人也许是最好战的希腊人，但在霍尔看来，他们也是最风趣的，是仅有的两个修建了笑神 Gelos 神庙的城邦之一。古希腊神话中唯一的女性单口喜剧演员是伊阿姆柏，她讲的荤笑话曾经逗笑了因为女儿被抢走而难过的得墨忒尔女神，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伊阿姆柏到底对得墨忒尔女神讲了什么笑话。

竞争是希腊人看重卓越品质的表现之一。霍尔说，古希腊语中表示公共竞赛的词是 agon，意思是斗争，从这里引出了英语的 agony（痛苦）。希腊人不只把体育设想为比赛。奥德赛曾经要跟他妻子的求婚者比耕田，唱

歌的少女比谁最可爱，柏拉图把苏格拉底跟智者派的对话设计为辩论赛。“竞赛假定了对手之间的社会平等，他们通过比赛提高各自的技能。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描写了两种类型的冲突，一种是会导致战争的、有害的，另一种更温和，会激发懒惰的人去干活。农夫看到他的邻居富裕起来时就会努力干活。陶工跟陶工竞争，手艺人跟诗人相互竞争，连乞丐们也相互竞争。”

节日与献祭培养的身份认同

古希腊人并不是多愁善感的文化多元主义者——认为其他文化跟他们的文化是平等的，在他们看来，不会说希腊语的都是野蛮人，他们经常嘲笑有趣的外国人。但他们却乐于吸取他人的思想、技术和故事。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拿来了字母表，从吕底亚人那里学习了如何铸币，好像在毕达哥拉斯之前巴比伦人就知道了毕达哥拉斯定理。

雅典人每一方面成就的基础是他们的开放性格，伯里克利在演说中说：“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我们没有定期的放逐，以防止人们窥视或者发现我们那些在军事上对敌人有利的秘密。”这句话表明，雅典人的开放不是单向的。雅典人欢迎他们城市里的非雅典人，不断地从外界接收新思想，而且他们也不怕让他人从内部审查他们的生活方式。雅典人积极地欢迎移民。雅典人自豪地成为跨民族的熔炉。他们鼓励外人从他们那里学习。批评民主制度的人甚至抱怨，雅典的奴隶如此自由、如此大胆，以致很难分辨出谁是奴隶、谁是自由人。关于要把公民权扩大到多少外人和奴隶的头上，雅典人发生了争论。公元前 404 年，雅典进入了

30 位僭主的可怕统治。5 年后，重新恢复的民主制宣判了苏格拉底死刑，因为他就城邦事务的开展提了太多问题。雅典民主制提出的问题是，它的基本原则是每一位公民都有权表达其意见，但公民权和允许表达的意见的限度如何划定？雅典帝国在公元前 5 世纪的兴衰史就是雅典人对开放理想的斗争史。这段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只有三四万的公民在三代人中涌现出了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哲学家苏格拉底、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以及哲学家柏拉图等人。此外，雅典还从海外吸引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辞学家高尔吉亚、科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数学家特奥多鲁斯等人。他们的谈话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谈话之一，所以诗人品达说雅典是一个喧嚣的城市。

雅典人是通过节日来形成他们的身份认同的。贵族们说，很不幸雅典人一年里只能在某些日子开展公共事务，因为他们的节日比任何其他希腊城邦都多，过节的时候城邦事务就无法实施。雅典人无论多穷都能想办法献祭、建庙。在“三十僭主”统治期间，民主派遭到放逐，他们组织了一支军队，打了一场胜仗。之后民主派的发言人对被打败的贵族发表了一场演说：“公民们，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挡在雅典之外？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因为我们没有伤害过你们。我们跟你们一起参加了大部分神圣的仪式和献祭，以及最美妙的节日。我们跟你们一起跳舞，一起学习，一起打仗。”这句话的含义是，一起过节、跳舞建立的纽带比一起学习、打仗建立的纽带更加坚固。

霍尔还描述了古希腊人情感上的真诚，尼采所说的“强烈的、极度的、坚定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对于人性的黑暗面。他们说，复仇能带来“最强烈的快感”，他们知道奴隶会憎恨他们的主人，他们喜欢看到有钱有势的人倒霉。他们对人性不抱幻想，他们是深刻的悲观主义者，但仍然对生活充满热爱。☑

展示中国

文 / 马凌

2015 年米兰世界博览会，中国国家馆以“金色麦浪”亮相，虽然在争奇斗巧的一众场馆中不算最出色，但是在建筑象征语汇上，终于洗脱了外国人对于中国建筑的刻板印象。

追溯历史，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国家身份参加的世界博览会，是 1876 年费城博览会。当时，主场馆是现代建筑的杰作，高达 184 英尺，用熟铁和玻璃结构，使用奥蒂斯公司新近发明的蒸汽升降机，处处标示该届博览会主题：机器。而中国馆独处一隅，用高墙自我封闭——中国木匠们在展会大厅里为中国馆营造了屋顶，又用预制件搭了三道高达 14 英尺的大门，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为了“实现心理上和物理上的隔绝”。虽然中国馆因数百种瓷器、50 种茶叶、售价仅仅 320 美元的顶级牙雕艺术品而显得门庭若市，却与该届博览会的现代化主题格格不入：中国馆展示的全是传统手工艺。

时至今日，费城博览会上中国馆的种种遭遇，不大为国人所知。倒是一位美国学者约翰·海达德（John Haddad）写了一本《中国传奇：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不仅涉及费城博览会的详情，而且一直上溯到 1796 年荷兰裔美国人范百澜在费城营建“中国休闲居”，那是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中国展览会”。约翰·海达德将中美第一个百年交往中，美国人如何“展示中国”和看待“中国的自我展示”，特别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如何从“理想”到“堕落”，条分缕析、剥茧抽丝，堪称一部另辟蹊径的早期中美文化交流史。

范百澜作为东印度公司员工，有机会陪同荷兰使节赴京。机缘巧合，大使染病，他便代行大使职责，包括去紫禁城觐见皇帝。1793 年，英国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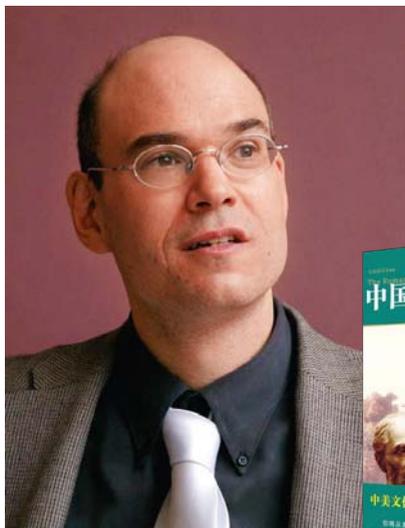
节马夏尔尼拒绝朝拜，范百澜却五体投地、跪拜、三叩头，由于行礼时帽子脱落，逗得乾隆开怀大笑。当时中国极为封闭，所谓“一口通商”，外国人被限制在广州城外的弹丸之地，禁止在中国旅行，空有对于中国内陆的无尽想象。范百澜利用这次朝觐机会，以日记和速写的形式详细记录这片“欧洲人未曾踏足的土地”。不仅如此，他还委托两位中国画家画下 2000 幅画作，不遗余力收集中国文物，个人藏品规模远超东印度公司的中国收藏。1796 年，他在费城的“中国休闲居”（China's Retreat）向公众开放，他可以算作第一个举办“中国展览会”的美国人。

范百澜属于那一类来过中国的美国人，包括商界人士、传教士、外交官、工程师、画家和游记作家，他们记录观察、采集标本、搜集物品、会晤土著、描绘景色，回国后，他们重构海外经验，建构中国形象。这些“文化产品”自然有相当多主观成分，但言人人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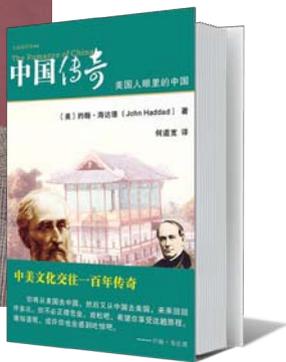
其总体特征是大量的冲突和争鸣，而非陈陈相因的滥调。

在中美交往早期，普通美国人只能通过日常使用的青花瓷和茶叶包装盒建构中国形象。在一个视觉图像还相当稀少的时代，中国形象被简化为青花瓷盘上的“山水”，飞鸟、果树、柳树、渔翁、小桥、小岛、宝塔、房舍，一派田园牧歌情调。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于真实中国的“误读”，亦有商人牟利动机的添油加醋。譬如，英国人根据中国画工的作品“发明”了“柳树图案”，并将假冒中国瓷的“柳树图案”英国瓷大批量卖给美国人。有趣的是，出于营利的动机，中国商人又让画工模仿英国人的“柳树图案”，作为外销瓷大量出口美国。到最后，不仅这种“蓝色图案”走入万千家庭，“张生和孔茜的故事”广为人知，一个“迷人的中国”在各方的共谋之下，成为 19 世纪早期美国人的“集体想象”。

1834 年，“华盛顿号”商船从广州返回纽约，船长带回一位“漂亮的中国女郎”，好奇的观众只需要花费 50 美分，就可以看看这位“阿芳妹”（Afong Moy），还有她的三寸金莲。虽然实为促销中国商品的手段，纽约一时观者如堵。随后，雇用中国人成了美国茶叶店的常见景观。不过，与上述哗众取宠的噱头不同，也有美国商人以公共福祉为己任，愿意向公众“全面展示中国”。1838 至 1846 年，在



美国学者约翰·海达德及其著作《中国传奇：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为巨富的费城商人内森·邓恩，以惊人的个人收藏在费城和伦敦举办“万唐文物”(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大展，涉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邓恩赞许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儒家文化，以正面态度肯定中华文明，批评英美商人走私鸦片的行为，甚至寄望于这个展览能影响英国的对华政策。可惜，鸦片战争使邓恩的努力化为乌有，鸦片战争以后，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评价一落千丈——滑稽的外观、荒唐的骄傲、怪诞的习俗、无谓的礼节、可笑的仪式——一个被矮化的中国形象迎合了正在崛起的美国的需要。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1847年，英国船长查尔斯·凯利特以欺诈手段指挥中国船只“耆英号”抵达纽约，他收取门票，让美国人观看中国船员“吃老鼠肉、吸食鸦片、敬拜菩萨”，尽管这种闹剧场景实则是凯利特自己导演，但是强化了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

“耆英号”是以清朝官员耆英而命名的，耆英签订了众多不平等条约而在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时，与美国签

订了《望厦条约》。当时，美方的代表是顾盛，顾盛固然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中国，认为“我们成了老师的老师”，但他的两位副手——约翰·彼得斯和乔治·韦斯特——却在中国爱上了中国。回到纽约后，彼得斯创办了中国博物馆，韦斯特则展演中国全景图，试图抗衡美国主流舆论对于中国的负面评价。

对于美国“汉学之父”、传教士、外交家、语言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作者海达德给足了篇幅。卫三畏在华传教43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耆英号事件”后，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一个新的计划：不再说服中国人皈依上帝，而是向美国同胞传教，介绍中华文明的价值，解释中国人的行事之道。其最后结果，就是长达1200页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中国总论》。

1876年，卫三畏的好友容闳、“中国学童留美教育计划”的执行人，将113名中国学童带到了博览会的现场，力图挑战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展现中国面向未来的新性格：年轻、敏捷、勇敢、强健、灵活。如果说那些传统手工艺展示的是中国式的中国，

学童们作为“第二展”，展现的则是美国式的中国，二者其实都不能准确代表真实的中国。可惜数年后，留美计划瓦解，即便卫三畏发动给李鸿章和曾国藩的连署请愿信也都无效。同时，美国的《排华法案》生效，直至1943年“二战”期间才告废除。

海达德希望说明，在建构中国形象的美籍美国人中，并不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他们的文化产品也没有一以贯之的反华信息。的确，美国人的主流态度使得《排华法案》通过并实施，这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或者没有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愿望，他们的中国观来自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大众传媒，比如布道、报纸、书籍、政治讲演、日常俗语、闲聊的玩笑。与此相对抗，建构中国形象的人常常肩负抗衡主流民意的作用，他们的博物馆、全景图、书籍、游记和演说，虽然影响有限，却以形象的多样性动摇了美国的反华情绪。声音虽然微弱，毕竟曾经存在。☑

(《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约翰·海达德著，何道宽译，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2015年)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新浪微博 @新知

《新知》2015年第5期即将上市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2015 年第五期要目

Entrée

人生的叙事弧
万物的签名
阁下的大脑谁当家？
硅谷教你静观术
蚂蚁与人类

Main

无尽的现实
为什么《权力的游戏》不只是幻想？
一场虚拟现实电影节
分一半世界给妖怪

Fusion

金庸小说中的阿甘本
花花公子、越狱者和暴君
争夺永恒之城

44 岁的阿桑奇有什么新动向
“倾斜的弧”
“后九七”时代的香港电影

Dessert

里希蒂耶街 10 号住宅
梦的老鼠地图
《史托纳》：没落帝国的文化反思
昂贵的打字机
勃朗特三姐妹的足迹

小说

秋

影像报道

螃蟹的面孔

1BOOK140 短书评

《新知》2015 年订阅须知

2015 年《新知》双月刊，每期 160 页，全年 6 期，零售单价 20 元，全年定价 120 元。读者可到三联生活网订阅：www.lifeweek.com.cn，全年订阅 8 折优惠，订阅年价 96 元。或在卓越网、京东商城等订阅：www.amazon.cn / www.JD.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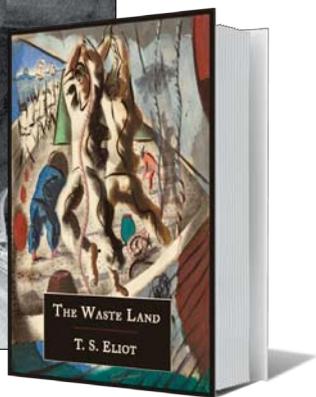
2016 年刊亦开始征订！



扫二维码即刻购买新刊



1959年，艾略特与第二任妻子瓦莱丽在英格兰南安普敦



艾略特诗作《荒原》

谁是 T.S. 艾略特？

艾略特在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个人经验，但却拒绝透露隐藏在这些经验深层的真实自我。

记者 周翔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戴维·洛奇在《小世界》的开篇，让内心满怀孤寂的青年柏斯·莫克加里格尔透过污迹斑斑的玻璃窗，凝视着鲁米治大学校园草坪上不合时令的雪，如此吟出《荒原》的句子。当然，今日有文艺气质的青年不必像柏斯那样完成一篇关于 T.S. 艾略特诗歌的学位论文，而仍然可能在春天的某一个不确定的情境里突然回想起他的这句诗。提供这样的诗句似乎是这位整整 50 年前逝世的诗人独具的才能，在他的作品里，类似的诗行俯拾皆是——例如：“那么就让我们走吧，你和我，/ 趁黄昏正铺展在天际……”

《普罗弗洛克的情歌》或是同样出自《荒原》，“在这暮霭渐浓的时刻，蹒跚归去的黄昏 / 正把海员从海上带回家去……”还有，“一条暗黑的街道的意识 / 急于要掌握这个世界”（《序曲》）。这些句子，简洁、清晰、坚硬，而又有一种神秘的、萦绕不去的特质。

艾略特诗歌的这种神秘特质，来源于将一种现代生活的感性与古老文学传统相结合的风格，这或许是使之成为近百年来注解者大感兴趣的对象的一个原因。实际上他本人也正是这种注解之风的一个早期鼓动者，如今我们读到的《荒原》诗后的“原注”，是最初出

版单行本时艾略特加上的。之所以要有这么多注释，部分原因其实是诗歌的本文不够一本书的篇幅，要用注释来填充印张。然而，尽管艾略特在自嘲的时候会称之为“伪博学的展览”，埃兹拉·庞德却以一种典型的、庞德式的实用理性指出，可能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注释，《荒原》才那么迅速地引起了上世纪 20 年代批评家的注意，为他们提供了将现代英语诗歌当作新范式下学术研究对象所急需的素材。

在近百年浩如烟海的研究之后，作为“素材”的艾略特似乎仍是学术文章的无穷无尽的源泉。英国的艾略特协

会 (T.S.Eliot Society) 近日刊出了艾略特诗歌爱好者戴维·里斯顿 (David Liston) 的文章, 考证的是《荒原》里的两行诗——

我看见一个熟人, 我叫住他: “斯特森!

你不就是在梅利和我一起在舰队里的吗!

……”

这两行诗在普通的文艺爱好者那里并不见得特别著名, 至少不见得会有紧跟着的那些诗行那么著名。“去年你栽在你花园里的那具尸体 / 开始发芽了没有? 今年会开花吗? / 要不就是突然来临的霜冻惊扰了它的苗床?” 不过, 艾略特为何在这里用“斯特森”(Stetson) 这么一个不常见的名字, 倒本来就是《荒原》研究中一个始终没有定论的问题。谁是斯特森? 通常的说法有: 这是伦敦一家出名的制帽商的名字; 这源于美国的一个银行家; 这是来自同时代的美国女权运动者和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斯特森; 这是美国的圣路易斯, 也就是艾略特家乡的一个地名; 这是暗指埃兹拉·庞德; 最古怪的一种解释——也许其实并不比前面几种说法更古怪——这是指“一战”加里波利战役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 (Anzac) 戴的一种帽子。

里斯顿提出的新说法是, 如果把艾略特的中间名和姓——斯特恩斯·艾略特 (Stearns Eliot) 的字母打乱重排, 就可以得到爱丽儿·斯特森 (Ariel Stetson) 这个名字。在《荒原》里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精灵爱丽儿的话: “那两颗珍珠就是他的眼睛。你瞧!” 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 也许艾略特其实是将自我用字谜 (anagram) 的方式拆解成两个, 分别嵌入《荒原》第一章《死者的葬礼》, 仿佛他正以某种方式埋葬自己。

在学术界, 里斯顿的新说引起的反响褒贬不一。牛津的柴休教授、英国诗人克莱格·雷恩 (Craig Raine) 便对这一说法深表怀疑。在他看来, 艾略特在这个关键的诗行中运用这个名字, 当

然是要唤起关于 19 世纪至 20 世纪之交美国的一种意象, 而这个当代意象又在伦敦街头与数千年前罗马和迦太基争霸的梅利海战 (Battle of Mylae) 现场之间来回震荡, 从而创造出与《荒原》全诗结构相统一的基本模式——当下感受与历史隐喻之间一种尖锐的张力。

对于研究者之间的争论, 艾略特如有所知, 可能未必在意, 毕竟他一向以自己特有的“斩钉截铁的含糊其词”方式主张“人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 但并不必相信它们”。不过, 里斯顿的说法确实关乎艾略特的某些重要方面。除了他对字谜的强烈喜好——艾略特的传记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便认为这种喜好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风格——之外, 还有就是, 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生活中, 艾略特的确是一个喜欢甚至热爱分裂和隐藏自我的诗人。在发表《荒原》的同一年, 他在家信中如此写道: “我过着双重甚或三重生活, 这终究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伯特兰·罗素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内 (两人最终都不喜欢他), 许多朋友都提到过“艾略特的怪异的遮遮掩掩作风”, 而在诗歌中, 在早期最优秀的诗之一《一位夫人的画像》中, 他写道: “而我必须借来每一种变化着的形状 / 来表达自己……”

对于艾略特来说, “借来每一种变化着的形状”, 首先意味着对既往文学风格的大量戏仿和借用。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诗歌学徒期, 他便特别善于模仿过去的诗人——模仿那些在某个特定阶段吸引了他, 甚至令他痴迷的诗人的风格, 这不仅意味着诗艺的磨炼, 而且体现了一种更深刻的倾向, 好像他格外喜欢——如果不是不得不——“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因此, 不止一个批评家曾指出, 艾略特的诗歌风格包含着某种“角色扮演”的、戏剧化的成分。他将多种多样的声音囊括并包, 收入自己的诗行。在自我意识里“一百次想入非非又做出修正”的普罗弗洛克, 用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既吸引又拒斥的声音说话, 是艾略特本人, 但同时也是莎士比

亚的哈姆·雷特, 是《圣经》时代的拉撒路和莎乐美。于是诗歌所展现的当代生活场景便与更古老的时间联系起来, 甚至获得了某种神圣性, 成为一个仪式, 关于那些可能实现与不可能实现的自我的仪式。

像斯特林堡和福楼拜一样, 艾略特其实也有某种从外部观察自我处境的意识。在一封私信里, 他曾戏谑地把自己比作肝脏永远被秃鹰啄食的普罗米修斯, 这既是一种来自自身的痛苦, 同时又是一种他似乎可以从外在视角去观看和处理的痛苦。当他成功时, 我们便感到他为我们表达出了某种更普遍的经验, 一种现代性特有的苦难。

这种戏剧意识不是不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在个人生活里, 他是一个常常愁闷的、孤独地沉浸于内视的、引人不快的角色。在萨特说出“地狱即他人”的同一个世纪, 艾略特让《鸡尾酒会》中的一个人物喊出了“地狱就是自己”。二者很可能表达的是同一种观念。艾略特的一个女友布里吉·帕特莫尔直率地说, 他“不仅喜欢自己痛苦, 而且喜欢别人痛苦”。他与第一任妻子之间毁灭性的关系被罗素评论为他们“享受自己的痛苦”。此外, 这一点也常常以尖刻乃至无礼的嘲讽方式表现出来。除了他在文论中对大量前代诗人的苛评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艾略特式”的例子——D.H. 劳伦斯去世时, 作家福斯特写了一篇悼词, 以这一类文章常见的套语称颂他为“我们时代最伟大、最有想象力的小说家”。艾略特读后立刻去信, 要求福斯特确切解释他究竟是如何定义“伟大”、“想象力”和“小说家”这三个概念的。这一类举动中, 其实包含着某种深刻的虚无感, 源于对即使是在最有才智、最优秀的人身上依然清晰可辨的人类有限性的洞察。

对于这样一个提出了诗歌的“非个人化”概念并以此隐藏自己的诗人, 如何回答“谁是 T.S. 艾略特”这么一个问题? 也有不少作者试图以传记式研究的方式来给出答案。这一系列中最新的一部是罗伯特·克劳福德 (Robert

Crawford) 的《年轻的艾略特：从圣路易斯到荒原》(Young Eliot: From St Louis to the Waste Land)。基本上，传记写作特有的好处是每一部传记起码在理想上是可以比先前的著作拥有更多新得到的材料，克劳福德新著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通过对材料的详尽发掘，克劳福德重新强调了早年记忆在塑造《荒原》文本中的作用，例如 19 世纪末在圣路易斯可以听到的瓦格纳和早期爵士乐 (ragtime)，最终又重现在《荒原》的诗歌节奏中。

奥登也曾指出艾略特的诗歌包含着早年经验中强烈的“视觉感受”。与普鲁斯特一样，对于某些特定的经验，艾略特拥有惊人的记忆能力，直到几十年后，他还能忆起当年在哈佛寝室里用过的落地灯。就像里尔克曾经写到的那样，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看似“久已消沉了的往事”才是诗思的泉源，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惊异与孤独并存的体验。阿克罗伊德写过童年的艾略特喜欢偷偷溜进住家附近的玛丽学院，拉开围墙上的小门，在空无人迹的校园和长长的回廊中漫步。某一次，还没离开的学生们看见了他，便叫嚷起来……这一切记忆在《四个四重奏》的《烧毁了了的诺顿》一章中得到了再现——“快，鸫鸟说，找他们，找他们，/ 在附近。穿过第一道门，/ 进入我们的最初世界。……隐在灌木丛里我们听不见的美妙声音，/ 和我们看不见的扫来的目光，因为那玫瑰曾有过 / 我们现在看到的花容。”

艾略特的声音是如此微妙的精确，而又包含着如此多的不安。人们会感到被谐和的乐感拉在一起的诗句之间那巨大的分裂的力量。归根结底，尽管艾略特写了长诗，他根本的才华却在于压缩和精炼。在评论《尤利西斯》的文章中，他称赞乔伊斯（尽管他从未喜欢过这位小说家，而后者也一样）——以文学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有序的世界，这正是他在诗歌中所做的事。然而在内心，他可能从未真正感到任何地方是自己的归宿。这位几乎成了哈佛哲学教授的诗



艾略特的传记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

人，思想上迈出的第一步正是背离家族传统的神体一位论 (Unitarianism)，反抗这种否认原罪与救赎、坚信人类进步的“美国式”乐观主义的信仰，承认人类状况中存在的某种根本的疏离是不能通过自我完善克服的；尽管就另一方面而言，在生活方式上他又恰恰实践了从小养成的神体一位论的美德——有计划地、艰苦地工作。

阿克罗伊德认为，在艾略特身上顺从与逆反同时存在。人越是怀疑世界上存在着普遍的秩序与真理，就越是渴望这些。这既是智性的，也是情感的自我对立，这种对立却使得他可能“把最深刻的怀疑主义与最深厚的信仰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新的诗歌空间，在这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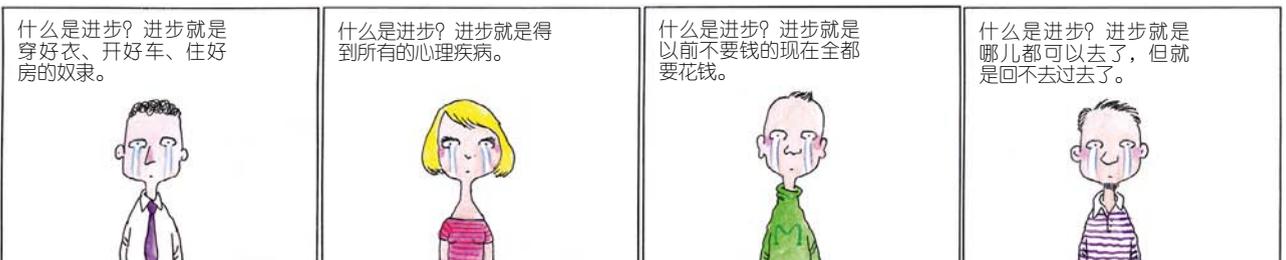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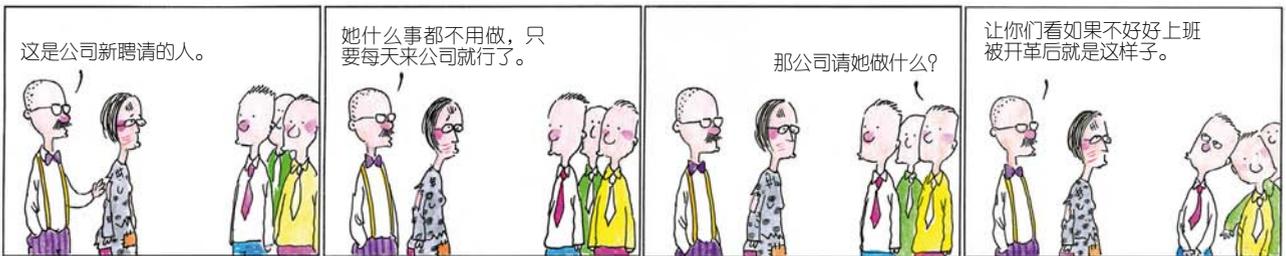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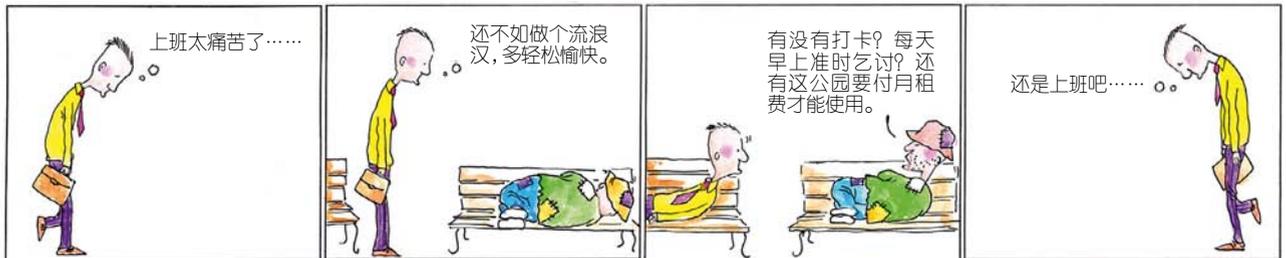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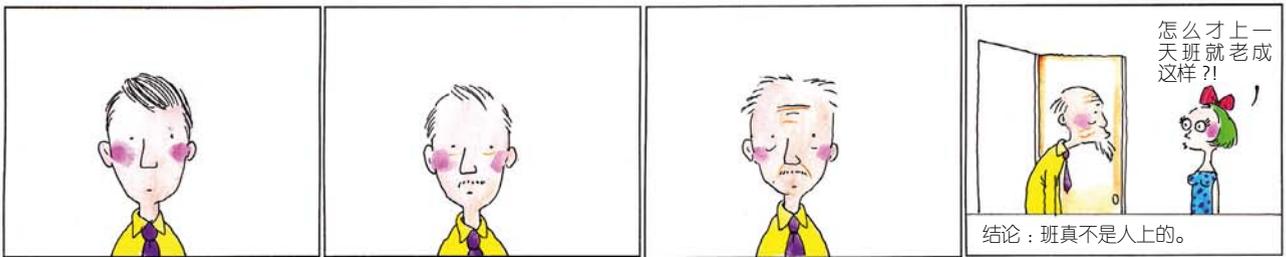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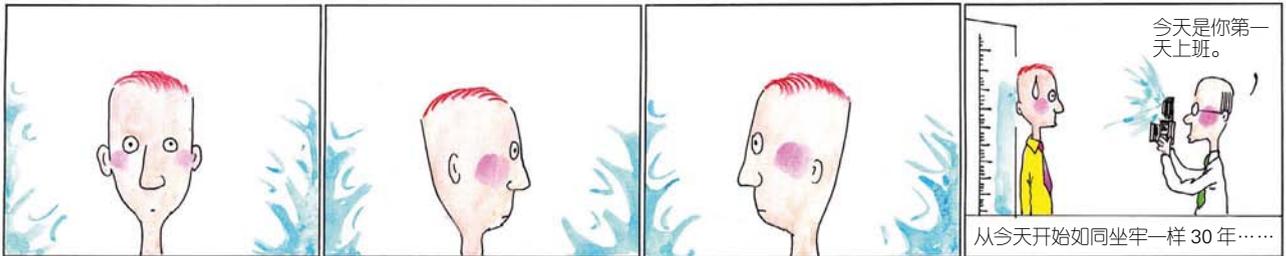
空间里，诗歌就好像人们在空旷教堂中的喊叫。

现代生活的纷乱与分裂本身却成了一种新的普遍经验。今天，在纽约，在东京，在北京，正如在《荒原》的伦敦，每天早晨的通勤时刻，会有多少人回想起艾略特的诗句？——“虚幻的城市，/ 在冬天早晨的棕色浓雾下，/ 人群流过伦敦桥，那么多人，/ 我没有想到死神竟报销了那么多人。/ 偶尔发出短促的叹息，/ 每个人眼睛都盯着自己的脚尖。/ 他们拥上山冈，冲下威廉王大街，/ 那儿，圣玛丽·沃尔诺斯教堂的大钟 / 沉重的钟声正敲着九点的最后一响。”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诗能给出的唯一真理是它有能力提供一个形式的秩序”。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要有光

文 / 冯大夏（北京） 图 / 陈曦



老家的表侄和表哥几乎是同时进城打工。表嫂说：“你就带你侄子一起干嘛！”表哥说：“我做小买卖，开始肯定苦，还是等我有了基础，再拉他一起干。”我们知道，帅气幽默的表哥让表嫂在某些方面不太放心。进城之后，表侄在一家小剧场负责检票，他叔跟朋友批发小商品。

剧场白天事情不多，除了去找他叔，表侄经常去附近一个公园转悠。那天表侄在人群里好像看到了他叔，身旁还有一个女人，可不是他婶子，是个跟自己差不多年龄的年轻姑娘。他叔看着她一直激动地在说啥，根本没意识到侄子擦身而过。后来表侄跟我说，那天阳光明媚，可是他觉得天突然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所有的光刺眼得让人发疯。他想起婶子对他一家人特别是对他的好，觉得他叔真是个混球。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考虑是不是要把这事告诉嫂子，这个问题折磨了他好长时间。最近，剧院新接了一出戏，因为情节设置原因，特别要求入场观众要关掉手机。表侄也给了我张票，去看的时候，发现他在检票口非常严格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不仅仅是口头提醒，而是当场要求每人把手机拿出来关上，并瞪个大大的牛眼说进场后确定不要打开，否则要把您请出去。

演出开始了，原来戏有一大段是黑夜的情节，关闭手机是让观众一起来完成和体验黑暗的感觉。然而，如今这人机一体的时代，要想让人分分钟不看手机对很多人简直是种酷刑。所以，还是有人把手机打开了。在一片黑暗里，一丝光都非常明显，尽职的表侄赶紧过去轻声提醒。然而，在我不远处有个家伙实在是过分，他不是在有事接电话啥的，而是在用微信的语音功能在一句一句地聊天。表侄已经提醒他两次了，他非但没有歉意，而且聊天的间隙还开始玩游戏。表侄过去请他出去，他既不关手机也不道歉，只是说他买票了就有权在这里待着。表侄说这是剧情需

要，请他配合。他说：“前面那个光头的还发亮了，你怎么不让他戴上假发？”在周围的笑声中，我仿佛听到了表侄攥拳头的声音。

果然，曾经练铅球的一米八几的表侄把他像拎只鸡一样提了起来。他说他要报警，但回答他的只是他身体与周围椅子的碰撞声。显然，台下的戏比台上的精彩，大部分观众把目光和表情都给了他们。那人出去的后果是，观众席再没有发出一点儿光芒，成就了一片美好的黑暗。

演出结束，我看到警察正在调解此事，各打了五十大板。剧场老板对表侄说：“你先别干检票了。”我说：“你都工作了咋还那么冲动呢？”他说：“表叔你知道吗？在黑暗里一有手机发亮我就觉得很刺眼，就想起我叔在公园里的事儿，我纠结痛苦怎么跟婶子说。这些光刺眼得让我恶心，我都想吐。那个家伙太没规矩了，他那大手机的光简直让我无法忍受，我就出了手。不过，总之是三个字——他活该！你知道吗，现在有太阳时我都不敢出门，我难受！”我说：“如果这事要是真的，表哥确实真不是东西。”他说：“是啊！”

那天天气很好，表侄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是要跟我打篮球。我说：“你不是怕光吗？”他说，昨天他去了他叔做买卖的市场，旁边铺子的大妈说：“你叔最近可是做了好事，对面卖鞋家的姑娘被男朋友给甩了，哭着喊着要跳楼，爹妈都拦不住。你叔说：‘他爸他妈，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带她去公园溜达一圈解解疙瘩。’后来，那姑娘哭哭啼啼地走了，嘻嘻哈哈地回来了。我们都问他是用了啥办法，他说这个只传儿子。”表弟细问，果然是同去公园的那天。大妈说：“这姑娘重感情，要不把她介绍给你。”表弟说：“性子太烈，我接不住，还是忙工作吧。”

表弟说，前两天老板过来拍了拍他肩膀，让他去市场部了，关键是还加了工资。他说，憋屈太久了，昨晚睡觉都开着灯。☑